講談全集第壹六

御城演説集

青空文庫校訂



ISBN 957-9297-32-1(平) N.T.$300元 E00382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Taipei Taiwan R.O.C.

諦觀全集雜說六

獅城演說集

演培法師著

獅城演說集

諦觀全集
E 0032
雜說 6

著作者：演培法師

定　價：平裝260元・精裝300元

郵撥帳號：0111208-1號

發行者：李雲鵬

出版者：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68號1-2樓
1-2F., 168 Sec. 2 Chungcheng Shihlin Taipei 11126 R.O.C.

電　話：電話：(02)873-6629 (八線)

傳　眞：傳眞：886-2-8736709

印刷者：電話不通時，請撥查號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679號

民國79年10月天華一版・80年9月二刷

HEAVENLY LOTUS PUBLISHING CO., LTD.

2nd Fl, 47 Tien Mu E. Rd., Shih Li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TEL：886-2-8736629　　FAX：886-2-8736709

ISBN 957-9397-83-X N.T.$260元(平)・957-9397-82-1 N.T.$300元(精)

爲尊重作者出版者・未經許可請勿翻印

調價恕不另通知・未滿三〇〇元者另加掛號費九元

電話更改或不通時，請撥查號臺：104(北市)或105(外縣市)

目次

一　從水供養說到德水的長流……一
二　從香供養說到戒香的徧聞……一三
三　從華供養說到朶朶的心華……二一
四　從燒香供養說到精進德行……三三
五　從食供養說到以禪悅爲食……四三
六　從燈供養說到各自的心燈……五五
七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六七
八　拿出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的精神來……九七
九　拿出願代衆生受無量苦的精神來……一一三
一〇　拿出不惜生命護持正法的精神來……一二七
一一　拿出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精神來……一四一

一二 拿出無求卽時成佛貪心的精神來……一五五
一三 拿出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精神來……一六九
一四 拿出冒險犯難爲法忘軀的精神來……一八三
一五 佛法所認爲的圓滿人生……一九七
一六 一般奉佛兩般結果……二〇九
一七 如何做到處世無怨……二一九
一八 新春前後的習俗淨化……二二九
一九 效法龍施女的堅定意志……二三九
二〇 從爲人超薦說到自己清修……二五一
二一 誦經超度與焚化紙錢是兩回事……二六三
二二 學習地藏菩薩的孝親精神……二七七
二三 以佛法談龍年……二八七
二四 擔金又棄金……三〇三
二五 歸依與受戒的關係……三一五

二六　持戒與毀戒的德失……三二五
二七　略談不殺生戒……三三七
二八　七月普度聲中談佛家孝道……三五一
二九　維摩經中所說往生淨土法……三六五
三〇　佛教有些什麼思想特質……三七九
三一　堪爲清信女模範的末利夫人……三九三
三二　佛陀處理息諍的方法……四一一
三三　弘一律師對地藏菩薩的禮讚……四二五
三四　地藏菩薩的深弘誓願……四三五
三五　從虎年說到「日日是好日」……四四五
三六　以佛法談虎年……四五五
三七　防止犯罪的根本之道……四六五
三八　求生淨土與創造人間淨土……四七九

從水供養說到德水的長流

——佛曆二五一六年夏曆八月初一日起講於靈峯般若講堂——

諸位居士！本堂的地藏法會，剛於二十六圓滿，今天又是夏曆八月初一日的金剛法會。現我要和諸位講的題目是：「從水供養說到德水的長流」。水是人類每日不可或缺的用物，不論做什麼，都不能離開水，若離開了水，什麼也做不成，這是誰都知道的。且以飲水來說：一個人生存在這世間，三五天甚至一月兩月不吃飯，雖或會得影響身體的健康，但還不致危及生命的結束。所以世間有些聖哲或宗教師，爲達到自己所求的目的，往往不惜採取絕食手段，以期取得最後勝利，如近代印度聖雄甘地，就曾爲爭取印度獨立而進行絕食數次。

人在某個時間內不用飲食，生命可以繼續不斷的生存下去，這是我們屢見不鮮的。但若一天不飲水，也許還不致成大問題，最多感到口乾而已，如三五日不飲水，生命的能否生存，就成爲嚴重問題。古代旅行者在沙漠中行進，食糧固要作相當的準備

，水更要充份的準備，假使缺乏了水，很少不渴死在沙漠的。如玄奘法師到印度去求法，就曾幾次因缺水而幾乎送掉了性命，所幸仰仗三寶的加被，都能意外的得著清水而絕處逢生，可以想見水的重要。特別在這熱帶地方，人們終日忙個不停，有時忙得飯都吃不下去，但水是不能不喝的。如用慣水的人，在天旱的年頭，遇到制水的時期，用水儘管可以節省，飲水還是無法節省的，所以水是維持生命生存不可或缺的恩物！

不但飲水不可缺少，就是用水亦不可少，特別是花草的培植，水更是不能沒有。如我們每日從早起身，直至晚上睡覺以前，隨時隨刻都要用到水。洗臉、洗澡、洗手、洗衣服、洗碗碟、洗地面等，有那一樣不要用水的？且以我們這個臭皮囊說：一覺醒來，蓬頭垢面的，如沒有水洗臉，還能見得人嗎？一天工作下來，如沒有水洗澡，豈不奇臭難聞？身上穿的衣服，兩天不換洗，不但骯髒不堪，亦復汗臭薰天，令人不敢接近。再以所種的花草說：肥料固是使它生長的重要原料，水份亦是令其抽枝開花的營養素，且肥料不是天天要用的，而且用了太多，會將花草鹹死，但水不能一天不澆，如一天不澆水，立刻就要現出枯萎的現象，影響它的繼續生長。

水固有它滋潤萬物的一面，但也有它毀滅萬物的一面，如每年世界各地，總有一些地區，發生嚴重水災，特別是颱風經過的地區，似乎每年都與水災結了不解之緣。水災來時，不但低窪的地方，行人無法通過，就是大街小巷，亦要用舟代步。同時由於水力大過山力，洪水經過之處，往往發生土崩山倒，橋樑被大水沖毀，公路鐵路也被切斷，稻田的被淹沒，更是不在話下，甚至池塘裏所養的魚，亦因決堤而付諸東流，其他的動植物，隨波逐流的飄入大海，更是不計其數。我國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固然說明水的利弊兩面，在佛法還有所謂水淹二禪之說，亦有所謂水持大地，乃至成山寶等亦因於水，同樣說明水的損益不同。

不過在這現實世間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在於使水如何適於飲用的方面。以現在而言，使水適於飲用的最好而又唯一的方法，是保持水源的清潔，不讓任何污穢的物體，流入可供飲用的水中。現在科學上固已發現水中有很多的細菌，而佛亦早說於一鉢水中，有八萬四千那麼多的微細昆蟲，所以佛制比丘飲用生水，必須經過濾水囊的過濾。現在科學說水在飲用之前，先作適當的處理，亦是以過濾爲主，如於過濾以後，仍有細菌存在，爲了消滅它們，得將這些水暴露在空氣中，讓陽光透進到水中去，叫

做陽光消毒法，可使水中的細菌，予以徹底的消滅。可見佛法與科學，同樣重視水的清潔，不清潔的水，最好不要飲，以免發生難以治療的疾病。

清淨無毒的水，固然可供人飲用，在佛法的六供養中，亦有以水供養的。印度名爲閼伽，或者叫做阿伽，中國譯爲水。但這水，不是普通的水，更非汚穢的水，是指最極清淨以奉佛的水，且於水內放有香花的。大日經疏說：『閼伽水，此卽香花之水』。如意輪儀軌說：『由獻閼伽香水故，行者三業清淨，洗脫煩惱垢』。以水供佛，其功德固然很大，就是以水施人，亦會有很大的利益。百緣經說：『百緣比丘出家不能精勤，後得重病，醫令服酥，乃渴求水，河水見枯，恐生餓鬼中，乃白其師。師曰：取瓶於僧中行之，行畢命終，生大長者家，口齒之間出八功德水，不食其乳，乃至今者，值佛出家得道』。由這事實，證知以水行施，確實是有很大功德的。

水的功用，不但很大，而且又是極廣。就除垢說：水是洗滌一切垢穢雜染的，但世間一般的人，只知水能洗掉外在的垢染，而不知道水有內在洗滌的功用，佛法所說的淨水，不僅是洗客觀外在的汚穢，並能蕩滌內在的煩惱垢穢，亦可滅三世無量劫的罪愆！但這當然不是外在的水，而是內在的般若水、三昧水等。如吾人的無始煩惱垢

，不是任何其他的東西，可以將之洗除得乾淨，唯有晶瑩明澈的般若水，得有力用將之洗盡。所以經中常說，唯有般若之水，可以洗脫煩惱，可以蕩滌情執。又吾人無始來的染業，經說唯有三昧之水，可以洗盡無餘。所以佛弟子的以水供養，實象徵了以外在的淨水，引發內在的般若水及三昧水，發揮水之所以爲水的殊勝功用！

以三昧水洗除寃業，現在舉個事實證明。過去唐朝懿宗皇帝卽位的時候，有位悟達國師，是中國佛教史上有名的高僧。在他還未被封爲國師時，亦曾過一般雲水僧的生活，到處參訪善知識。有次行脚到當時首都的長安，在某寺中掛單，無意中遇到一位僧人，而這僧人患有極重的惡病，通身生著穢氣難聞的毒瘡，其他的僧人沒有一個肯得與他來往。可是當時尚未封爲國師的知玄，剛好與他緊鄰而住，也許與他有緣的關係，不但不討厭他難聞的穢氣，並且時刻的照應他，不論他需要什麼，只要自己力量做得到的，總是盡力的去做，絕不存有一點討厭的心理。彼此相處了一個時期，病僧在知玄的悉心照應下，病軀一天天的好起來，終於兩人又告別離。

當臨別的時候，病僧覺得知玄的道義可感，就對知玄說：我們這次難得有緣，相處了一個短時期，你的爲人與衆不同，心腸亦是極爲慈善，可是我不得不告訴你的，

就是今後你會有大難臨身，但你不要爲此感到不安，如眞有這麼一天到來，你可到四川彭州九隴山去找我，我可能對你的災難會略有幫助。不過你去找我的時候，切記我在山上居住的地方，是以兩棵大松樹連在一起爲標誌的。說完各自東西，又去過雲水僧的生活。可是知玄從此，德行日益高深，受到懿宗的高度崇敬，封他爲悟達國師，德譽更加的遠播，全國都知安國寺有位高僧。懿宗爲法情殷，常向國師請法，特賜二丈許高的沉香寶座，讓國師登座說法，可以想見帝王是怎樣的崇敬和尊重國師了。

一向身體極爲强健的悟達國師，自從登上沉香木寶座說法不久，在膝蓋上忽然生出一個人面瘡來，眉眼口齒都與人一模一樣。每日用飯食餵他，亦能如人一樣的飽食。可是有一點使國師感到不安的，就是人面瘡令之痛苦得受不了。不論請怎樣高明的醫師醫治，服用怎樣名貴的藥物，始終不見有一點兒好轉。在這痛苦不安的情形下，忽然想到這是自己所遭遇的災難，不妨到西蜀去找那位患病的同參，或許可以解救我的這個病難。想到就做，立刻向西蜀行進。一天在傍晚的時候，正在四顧徬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忽見兩棵並立的松樹，矗立在煙雲之間，心中已感到大喜，再向前走去，已見該僧人站在金碧輝煌的殿前等候，彼此自有一番重逢的歡悅！

悟達是爲解決病苦前來找他的，所以在見面寒暄後，立刻表達自己的心意：「我膝上患的人面瘡，使我痛苦難以抵擋，請你爲我設法解除」！該僧人對他說：「這是小問題，沒有什麼關係，我這兒山下有清泉，明天洗一洗就會好」。到了第二天清早，該僧命一童帶路，引領國師到岩下清泉的溪旁，讓國師自己取水來洗，那知剛要捧水來洗時，人面瘡忽然像人一樣的開口說：「你不能立即以水洗瘡，你是當代的一位高僧，你是很有學問的出家人，想你曾經讀過西漢書上袁盎與晁錯的傳記，自亦知道晁錯是被袁盎陷害而死的。現在我坦白的告訴你：你就是那時的袁盎，我就是那時的晁錯，當時晁錯被腰斬在東市的地方，你說他的冤恨深不深」？接著又說：

「我早就要伸這口冤氣了，但因你十世來都做高僧，戒律又守持得很嚴謹，經常有護戒神護佑你，致我無法接近到你。今生你雖也做了高僧，但因受到人主的恩寵，生起求名求利的心念，染著皇上惠賜的沉香寶座，所以我有機會找到你來算賬。所幸今蒙迦諾迦尊者出面調解，賜我三昧之水，使我得到解脫，我們過去所結的冤業，也就從此作一結束。不然的話，我們冤冤相報，不知何時得了」。悟達聽到這番話，深深的感到驚恐，立即掬水洗人面瘡，雖覺痛徹骨髓，但不一會安然無恙，人面瘡亦不

知去向。要想回去謝謝尊者，不特不見尊者蹤影，連金碧輝煌的寶殿，矗立雲際的雙松等，亦都不見，證知這是尊者的感化，亦足證明三昧水的功用，可以洗除無始的罪業！

水在一般看來，實是最柔弱的，終日只是不息流去。殊不知它有土解山崩的威力，所以向有「水力大過山力」之說。事實確是這樣的，在這世界的各地，每年因水而使山崩的不知凡幾。老子說：「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方圓任器，壅之卽流住，決之卽流散，攻其堅，滅其火，柔在剛亡矣」。對於水，不可小看它，確有它的勝用。不過這個世界的水，總是利害參半的。佛經說到淨土中的水，則是八功德水，如稱讚淨土經說：「有八功德：一、澄淨；二、清冷；三、甘美；四、輕軟；五、潤澤；六、安和；七、飲時除饑渴過患；八、飲已長養諸根，四大增益，種種勝喜。多福有情，常樂受用」。我們應求八功德水來受用，並期以般若水蕩除無始來的惑業垢染！

本堂叫做般若講堂，每月夏曆初一日，諸位都要求帶般若聖水回去，以期飲了得到平安，這並沒有什麼錯的，因爲求平安是人類共同的要求，沒有那個人不想平安的過一輩子。但這是世俗的一般的想法，站在佛法的立場講，這是不徹底不究竟的。佛

法的究竟目的，是要以外在的般若淨水，運用般若慧水，才能引發內在的般若慧水，運用般若慧水，才能蕩除煩惱垢穢。諸位來到我們講堂，參加念誦金剛般若經，不僅念誦念誦就算了的，務要逐漸開發般若慧水，才是我們共修般若的眞正目的。般若在佛法的修學上，實在太過重要了，因爲我們無始來在生死中流浪，身心的垢穢堆積如山，沒有般若水的洗滌，決不可能獲得身心清淨的，身心不清淨，怎能得到自由自在？

水有滋潤的功用，萬物的欣欣向榮，都有賴於水的滋潤，沒有水的滋潤，無一不乾枯的，這是諸位所知道的。當知佛法所說的水供養，不僅是望以此引發般若德水，並且以此象徵布施功德的。布施，我們常談到，是以有餘濟不足，卽當人們物質生活有所缺乏，無法維持生命繼續生存時，我們就以自己經濟所能做得到的去幫助他解決物質生活上的困境，以滋潤其色身壽命，使之得以繼續的活下去，不致生命中斷，這是財布施的最大功用。對於植物的生命，要不斷的澆水，以維持它生長，對於動物的生命，要不斷的財施，以支持它生存，如能常常的這樣去做，那你的德水就會長流，不致有乾竭的現象出現！

財施的最大功用，是維持生命生存，雖爲佛法所重視，但不是根本目的，因爲這

個生命體，不論怎樣照顧它，遲早會捨你而去，要留亦留不住的。所以佛法於財施外，更提出了無盡法施，法施勝過財施，亦爲諸位所知。法施的唯一功用，是滋潤衆生的法身慧命，讓衆生的法身慧命，得以一天天的增長。法身慧命，本是每個衆生所具有的，所以未能增長廣大起來，原因就在沒有法水的滋潤。一個大乘佛法者，所以不休不息的到處說法，從不以說法爲艱苦的事，目的就是爲了滋潤衆生的法身慧命，希望衆生早得法身，成就慧命，以得到與佛一樣的地位。說法度衆生，不僅衆生因此而得救，自己亦因此而德水長流。所以弘揚佛法，實是自他兩利的最偉大的工作。

普賢行願品說：「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這是誰都可以想像得知的。當知「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根據此說，可知不論世俗，不論佛法，雖則所說的水各有不同，而對水的重視沒有什麼不同。在座諸位都是學佛多年的佛弟子，當然都知怎樣以水供養，而且這是誰都可以做得到的，因爲清水一杯不是難事。事相上的清水供養，固然是很容易的事，但若要想德水長流，還得以財法二施，滋潤乾枯了的衆生，並且要以般若水洗除自己的身心垢穢

。最後，祝諸位在法水滋潤下，開般若之花，結菩提之果！（寬嚴記）

從水供養說到德水的長流

獅城演說集

從香供養說到戒香的徧聞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四月初一日，我們又集合在般若講堂，修學佛法與聽講佛法，渾忘世界的種種紛擾，以求身心內在的無限法樂，誠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本日我要和諸位講的題目是：「從香供養說到戒香的徧聞」。香是鼻所對的塵境，一般說有香臭兩種，佛法總說爲香，而有好香與惡香的差別。惡香，就是一般所說的臭；好香，就是一般所說的香。好香鼻了使人感到異常的舒適，既可發育自己的肉體，又可增長自己的福業；惡香使人鼻了感到極大的不安，既無益於個己的身心，亦不能增長自己的福業，是爲好香與惡香的最大差別。

佛法雖說兩種香，但可供佛的，只有用好香，惡香不可用以供佛。普賢行願品講到香供養時說：「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塗香是以香物與水調和後，用以塗在佛的身上和脚上，以示恭敬。燒香，就如現在所燒的香，線香或盤香等。末香，就是檀香末，中國用爲燃點檀香的引子，印度用來洒在佛的身上，以示對佛的崇敬

」。以香油塗在佛的身上，這在我國學佛的人，是少有的。印度所以有香油塗身的風俗，因印度是熱帶地方，一般世人身上，終日汗臭不止，如果塗以香油，身上既可感到清涼，汗臭亦可予以遏止。佛雖沒有像一般人的具有汗臭，但因這已成爲印度的風尚，所以對佛表示尊敬的信衆，亦都很樂意的以香油塗在佛的身上。

供佛的香，除了上說三種，其他還有很多。如沉香、檀香、檾香、藪香、藿香、木蜜香、雚頭香、薰陸香、青木香、蘇合香、鬱金香、麝香、蘭香、生香、神香等。還有像法華經法師品所說上下內外種種諸香，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華香、薝蔔華香、波羅羅華香、青蓮華香、赤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多摩羅鉢香、多伽羅香及千萬種合香等。可見香之爲香是很多的。只要具有高度的誠意，都可用來供佛。要知誠心以各種香的供養，並於一彈指頃，向佛誠心禮敬，就可霑得很大的福利，絕對不會讓你空過一無所得的！

香不但可以用來供養佛菩薩，亦可用以薰拂有臭的地方。四分律中曾這樣說：某些比丘所住的地方，經常有臭味溢出，大家不知怎樣辦是好，於是就去請示佛陀。佛告訴諸比丘說：地方有臭味，可能不清潔，應經常的洒掃，以保持其清潔。可是雖這

麼做，其臭仍然如故。佛又開示諸比丘說：洒掃既然不能免臭，就當在臭的地方，塗上一些香泥。比丘遵照佛所指示的去做，臭味仍不能盡。佛要比丘們，在房的四角，懸出種種的香薰習，以期臭味逐漸的薰去。因爲眞正的好香，出香氣是無盡的。如大集經說：旃檀等香同處一篋，薰物無盡，香亦無盡，如四無量的無有限量。又無熱池邊有香如芥子那麼一點大，其香氣可以薰到整個南閻浮提，所以香薰能夠除臭！香又不但可以供養，亦可供作佛事。如維摩經中說到香積佛的衆香國，就是以香爲佛事的。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所以樓閣華園，固然是芬香的，就是經行之處，亦是香氣馥郁，乃至鉢飯之香，亦能普薰毘耶離大城，受用這個飯食的人，要七日後香氣乃消。可見香的功用，實是不可思議的！

香在華嚴經中，復說有種特殊功用，就是大海中有種香，叫做牛頭旃檀，如果以這塗在身上，入於大火不致被燒，履在水上不致沉溺。又有香名無能勝者，假使兩軍交鋒時，只要將這香塗在戰鼓上，雙方聞聲就會和好，敵軍自然各自散開，一場戰事就得和平解決。不唯如此，根本一切有部律說：一個人如果施捨香泥塗在門的兩傍，能有益於出入其門的人眼根。所以香之爲物，不論用在那一方面，是都有其特別功用

的。

不但活人怕熱，可以塗香在身，就是大德遷化，亦可以香塗身。如慈恩傳說：三藏遷化已經數日，忽有一人拿來一包旃檀香末，要想塗在三藏身上。因爲中國人沒有這習慣，大家竭力阻止他這樣做，可是來人厲聲的對大家說：我是依於印度的俗法來做，表示對於三藏的恭敬，況且這不是我個人的意思，而是依奉聖旨行事的。大家沒有辦法阻止他，到他爲三藏塗徧滿身後，並爲三藏重行著好衣服，其人也就失去所在，誰也不知他是怎樣離開的。所以香這東西，一般只知供佛或敬祖先用，不知作其它的用途，其實，它在這個人間，用處是很多的。

不過燒香供佛，在三千威儀中，說有三事需要特別的注意：一、先將香爐中原有的香換掉，不要讓殘餘的香留在香爐中。二、應經常的由自己燒香，不要讓別人替你燒香。三、應經常的以香布施於人，讓別人亦得有香供佛。插香的香爐，應常注意的，亦有三件事：一、當先倒去香爐中過多的香灰，檢出香爐中尚未燒完的香，聚集在一個地方，不得任意的亂拋。二、對於香爐要時常的拭抹乾淨，然後著其火來，再把集在一旁的香，放到香爐中去燃燒。三、當香火著起來時，不得用口吹之令滅，如以

口吹滅，夜問經說會墮優鉢羅地獄。雖不可用口吹，但仍要保持供桌的清潔，不得弄成污穢不淨的樣子，以免構成對佛不敬的過咎！

所燒的香，在烟沒有盡時，不得放在地上，如果未盡而放在地，要經五百歲（地獄的年歲）那麼久的時間，墮在糞屎地獄。香點燃後，自己不得以鼻嗅香，如未供佛而己先嗅，減去香中原有香氣，不特得不到香供養的功德，且要墮入波頭摩地獄中去，縱然地獄報盡再生到人間來，亦還感到不能辨別香臭的鼻根果報。供養經中又說：當你去燒香供佛時，要把自己的口緊閉起來，如不閉口燒香供養，會要墮黑糞屎地獄，受半劫時間的罪苦，從地獄出生人間來，仍得沒有信用的果報，就是不論你說什麼話，別人都不會相信的。所以以香供養，必須如法如律，不可稍有大意。如虛應故事的，沒有絲毫誠敬，功德沒有你分，罪苦却要你受，怎可不誠意焚香？

普通以香供佛，大都是用三枝，在你將香插入香爐時，應先插中間的一枝，次插左邊的一枝，再插右邊的一枝。別人這樣燒香供養時，內心具有怎樣的心願，我可不知。我自了知了一點佛法，燒香供養，都是這樣默禱的：供養第一枝香時說：此一瓣香供養十方三世三寶；供養第二枝香時說：此一瓣香供養父母師長；供養第三枝香時

說：此一瓣香供養一切衆生。可知以香供養，不唯供養三寶，自己現前的父母師長及累生累世的父母師長，亦同樣要供養的。甚至在生死中奔馳的衆生，亦當以香供養，因爲衆生都是未來佛，同時亦顯示了佛法所有生佛平等的精神！

以香供養所得的殊勝功德，百緣經中說有這樣一個事實：昔佛住世時，迦毘羅衛城中有一長者，是個巨富的人家，家中財寶多得沒有辦法可以計算得出。有錢人家最希望的，是有兒子繼承家業。在長者熱切的盼望中，不久果然生下一個寧馨兒，相貌的端正，固是世所希有的，然最使人感到奇特的，還是該兒身諸毛孔不斷的放出旃檀香，口中亦經常的吐出優鉢羅華香。爲父母的得到一個兒子繼承家業，內心已經覺得有說不出的歡喜，而兒子的超過一般常兒，尤爲感到老懷欣慰。所以特別替他起個名字，叫做旃檀香。到了旃檀香一天天的長大，不但無意於繼承父母的家業，且對世間的富貴看得很淡。結果，竟然求佛出家，依法修行，證得阿羅漢果。

旃檀香童子表現的一切，與衆都有點兒不同，不免感到有點奇特，就是一個小孩子，爲什麼會得這樣？於是有人向佛提出來問，亦唯佛可給予美滿解答。佛告諸比丘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的那個時候，我們這個世界，出現了一位毘婆尸佛，到佛化緣

盡入涅槃後，時有國王槃頭末帝，收取毘婆尸佛的舍利，造了一座高一由旬的四寶塔，供養佛的舍利。這座舍利塔造成後，去膜拜的人很多，於中有位長者，一天也來到這佛塔中，見到有塊地方破爛，覺得很不雅觀莊嚴，於是自動發心和泥，親手塗治這破爛的地方。到治好後，更以很多的旃檀香粉，散洒在新修好的地方，始行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九十一劫中，不曾墮惡趣，上升天堂，或在人中，除了受諸福樂，身口常放芳香，不論什麼人接近他，都對他有高度好感，乃至到了現在遇到我，得以出家得道。

從身上發出的異香，不論是旃檀香，不論是蓮華香，當然都是極爲難得的，亦爲佛法所不忽視的，但佛法認爲最重要的，還是學佛行人的戒香成就。戒香不是說持淨戒者，會有一股香氣發出，是說一個精持戒律的人，成就極爲殊勝的戒德，以此戒德薰於四方，好像香的飄流空際，所以稱爲戒香。戒香勝於世間任何一種香的，佛說戒香經中，首由阿難向佛問道：「我見世間有三種香，所謂根香、花香、子香，而此三種香，是徧一切處的，有風固然聞到香氣，無風亦可聞到香氣，在佛以爲該香怎樣」？佛回答說：「你不可以這樣講，我告訴你：有風無風其香都能徧於十方的，不是你

所說的三種香，而是佛法所說的戒香。如世間有在俗的近事男近事女，如法的持佛淨戒，精進的修諸善法，如是戒香是徧聞十方的，十方衆生亦都對之加以稱讚的，並且對這具有戒香的人，尊重愛敬」！接著佛又舉偈頌說：「世間所有諸華香，乃至沉檀龍麝香，如是等香非徧聞，唯聞戒香徧一切。旃檀鬱香與蘇合，優鉢羅並摩隸花，如是諸妙花香中，唯有戒香而最上。所有世間沉檀等，其香微少非徧聞，若人持佛淨戒香，諸天普聞皆愛敬。如是具足清淨戒，乃至常行諸善法，是人能解世間縛，所有諸魔皆遠離」。戒香的珍貴如此。

因此，以香供佛固然表示我們對佛的尊敬，亦能感得極爲殊勝的果報，但佛法所重的，還是戒香普聞，所以香供養，是表持戒的。行者以香供佛，固然是沒有錯，亦當每日實行，但若只香供養，而不嚴持淨戒，戒香不能徧聞，是亦不是佛所稱許的。所以，我望諸位每日以香供養之餘，更應嚴持如來淨戒，果能嚴持如來淨戒，不但得到人人敬愛，諸佛龍天亦皆歡喜。如唐時持律第一的慧主律師，潛隱在終南山，每日唯食松葉，六時行道，從不有缺，因而感得山神日送茯苓甘松香來以爲供養，可見戒香勝餘諸香。今日沒有什麼好的法供養，恭祝諸位戒香遠聞！

從華供養說到朵朵的心華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六月初一日，不知不覺的已踏上本年上半年的最後一月，時間向前飛也似的過去，確實令人感到可畏！今天我們集會共修，循例要說幾句佛法。本日我的講題是：「從華供養說到朵朵的心華」。華（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各式各樣的華。大體可以分爲兩類，就是水中生長的華與陸上生長的華。

水中生長的華，阿含經說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須乾頭華等；陸上生長的華，經中說有薝蔔華、婆陀羅華、須曼那師迦華等。因爲這是經中說的，當然都是印度水陸所生的華。水中生長的華，大都是柔軟香潔的；陸上生長的華，大都是較爲持久的。其他像我國所說的蓮華、桂華、蘭華、菊華、梅華等還很多。

華是人類所愛好的一種植物，雖則有愛梅、愛菊、愛荷、愛蘭的不同，而其爲愛華者則一，亦可說愛華是人類的天性，特別是在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時刻，見到那

些爭艷鬪麗的華兒，躲到那芬芳馥郁的香氣，使置身其間的我人，於感賞心悅目之餘，不忍遽然離開華叢而去，總想在華的周圍，多留一相當時刻，飽覽無美不備的群華！

華是多采多姿的，亦是美麗幽雅的，且可養情怡性的，所以一般人們，在庭院的餘地，總喜歡栽種各種的華草，時不時的去欣賞自己所種的華，一旦到了華兒盛開時，感到華兒的悅目動人，陶醉於華兒的含笑中，不但是人生的最高享受，亦是人生的最大樂趣，甚至在這時候，會將自己滿身的俗氣一掃而光，華是多麼令人值得讚美！

華在佛法中，不但是供人欣賞的，亦可用來供佛的，且這是佛弟子最普徧的供養。不論南傳北傳的佛弟子，到寺廟去禮拜，大都帶一束華或幾朵華去供佛，特別是南傳佛教的國家，華供養的風氣更盛。像泰國的玉佛寺，緬甸的大金塔等，殿內殿外，塔前塔後，都供滿了華，人們一走進這些塔廟中，見到這些華，自然而然的肅然起敬！

華不但婀娜多姿，且都有股清香的，並有清廉脫俗的氣概，所以文人墨士，除對華作種種不同的描寫和形容，並予以非常生動的讚美。如以高潔幽香的各種華供佛，

的確是最有意義的，亦是佛陀所稱許的，應盡可能的發心以華供佛，因爲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並不是太過苦人所難的事，希望諸位常以鮮華供佛！

華的種類很多，各式各樣不同，從世俗立場說，很多華都由開華而結果的。當知修學佛法也是如此，你有一分修功，必然就有一分所得。不但如實修行是如此，就是以華供養，亦不會空過的。只要我們誠心誠意的以一朵華供佛，不但不會墮落到惡趣中去受苦，且在善趣中受生，能感天華自落，雨寶於整個庭園，可見華供養的殊勝！

以華供養所得的這個利益，還是屬於有漏世間的，並不值得我人怎樣的羨慕，因爲世間是無常的，縱然得到很多的天寶，亦不能永遠屬你所有，所以這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在採華授決經中，說一個以華供佛的人，得到佛的授記，說他將來成佛，這才是我們華供養所求的最高目的，唯有達到這個最高目的，華供養才有他的崇高意義！

經過是這樣的：過去有位羅閱國王，是非常愛好華卉的國王，經常派定十餘人，負責每天採華的工作，並且要採最上好的華，以供給王家用，或給國王欣賞。採華規定有固定的時間，什麼時候出去，什麼時候回來，不容稍有時間的躭誤。如躭誤了時

間，或是採不到華，都要受嚴重的處罰，甚至會判處死刑，所以誰也不敢疏忽怠慢！

可是有次出去採華的人，在採滿一華籃的華回來時，不意於路上遇到萬德莊嚴的佛陀，其中有一人對佛生起高度的敬意，想到佛陀的難遭難遇，今日幸運的得以見佛，只是恭敬至誠的頭面作禮，不足以代表我對佛陀的敬意，應該有點微分供養才是。想到從宮中出來，什麼都沒有帶出，能有什麼可供養呢？興念及此，不免感到極大不安！

不錯，現我身邊還有剛才所採到的華，本是可以供養佛的，但這華是要奉獻給國王的，如果現在供佛，那我空手回去，定會遭遇不測。但是再想，佛爲人間的大覺者，錯過這次供佛的機會，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遇到佛，機會錯過是很難再得的，有了這樣好的機會，怎麼可以把它放過？想來想去，最後終於決定，以華供佛及散諸聖衆，並且一心歸命的向佛敬禮！至於因此會喪失自己的生命，不是現在所能顧及得了的，唯有聽諸因緣裁決！

佛知他的用意，並知他的想念，在接受他的華供養後，很慈悲的爲他說法，讓他覺得眞理確實是在此，特別是那個供華的人，

，更是受到極大的感動，於是個個發無上心，願意從事自利利他的事業。佛爲堅定他們的意志，不讓他們再退失道心，特爲那供華的人授記，說他將來成佛，佛號叫做妙華。

他以這樣的誠意供佛，未來得成佛自無問題，但是如何向國王交代，這是事實需要解決的問題，古代國王操有生殺大權，誰違背了他的意思，誰就得接受他的制裁，絲毫不容寬貸的！時採華的人，深知國王的個性，自信這次死是決定了的，況且死是必然要到來的，任何人亦避免不了，現我已得佛的授記，對死還有什麼可怖畏的？

但是父母是我最有親情的恩人，在我將要離開這人世間前，應向父母來個最後的告別。於是懷著沉重的心情，快速的邁向自己的家庭，將經過的情形稟白父母，說明國王不會放過自己，自己的生命就將要結束，請慈愛的雙親，不要爲這悲傷！這是自己心甘情願的，不是什麼人强逼我的，我當毫無怨言的接受國王的處決！

父母聽了兒子的敍說，雖亦感到骨肉死別的滋味不大好受，但亦認爲供佛是件好事，不應受到這樣的苦報。然而天下父母心，沒有不愛子女的，於絕望中還存一線希望，希望得有奇蹟出現，特去看看兒子採華的華籃，不看倒也罷了，一看裏面有著滿

籃的鮮華，並且華香四溢，到處聞到華香。父母其時內心歡喜，眞是無法可以形容！

接著父母對兒子說：你華籃裏滿籃鮮華，如拿了去上獻於王，豈不可免殺身之罪？快！趕快回到王宮裏去，或可得能免於一死！採華的兒郎，聽了父母的話，如夢初醒一般，立刻飛也似的回到宮中，歡歡喜喜的，恭恭敬敬的，將華奉獻於王！同時暗暗在想：雖稍遲了一點回來，但總不曾有辱王命，恐會寬恕我的遲回之罪吧？

那知他的這個想法錯了，國王並未因他有華奉上而寬恕他，並且立卽命人將他綁起，牽到街上殺頭棄市。採華的人得到這個消息，不如一般人那樣的感到怕死，很鎭定的無所畏的面不改色的，去面見國王說一聲道別。當他走到國王的面前，王以爲是來求情的，不曾對他假以辭色，仍然冷冰冰的對待一個待殺的罪人。

可是注意一看這個採華的人，發現他異常安詳鎭定，沒有一點怕死的樣子，就很驚奇的問他：你知不知道因你的過失，就要結束你的生命？採華的人回答王說：怎麼不知？不過我更了解：人是一定要死的，誰也避不了這一關，問題就看怎樣死法，如果有意義的死，死又有什麼可畏？做人最要緊的，就是不要以非法，愛惜自己的生命！早上我出去採華，老早採滿了一籃華，本應早就回來的，但因遇到功德圓滿的佛，

我就以華奉獻了佛。以華奉佛，是我對聖者的敬信，遲遲回來，是我違犯了王法，罪當該死，還有什麼可怕的？不過我又深深覺得，做人與其這樣無德性的活下去，不如有德而死來得有意義，所以現我能夠從容不迫的就死。但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還得向王報告的，就是我以華奉佛，明明是傾籃而奉，不曾留下一朵華，後來華籃裏仍是滿滿的一籃華，使我不得不深信這是佛陀慈悲對我的恩賜，所以我就更加不知死有什麼可怕！國王聽了採華的人這樣說，雖感到是一大奇事，但仍不怎麼相信，所幸王亦是信佛的，決意到佛那裏問個究竟。佛告訴王說：事實的確如此，採華人未說謊言。他當時不惜身命以華散佛，不僅是爲他個己的幸福，並且欲度十方衆生。正因他的有此一念，我已爲他授記，肯定的認爲他將來會成佛，佛號叫做妙華。

國王聽了佛陀這樣的解說，生起極大的歡喜，了知自己的錯誤，不特立卽解除採華人的繫縛，並對他表示自己深切的悔改，覺得自己的愚癡，不及菩薩的明智。這時佛亦讚歎王說：很好，你能悔改自己的錯誤，也就等於沒有過了，你的功德亦會一天天的增長！

華供養的功德殊勝，從這故事的敍述中，想來諸位都能體認得到。一般以華供佛

，或是從華市買來的，或是自己庭園種的，自然都無不可，但若寺廟種種華，是不是什麼人都可採來供佛？據薩婆多論說，這是不可以的，必須寺內淨人，摘華交給僧衆，由僧衆供在佛前，絕對不可私自取來供養三寶。假定華太多了，僧人取不能盡，得到僧的同意，可以採華來供佛，但不得私自鼻齅。有人不了解這道理，走進寺廟見華就採，是要不得的！

華是柔軟香潔的，艷麗清幽的，燦爛繽紛的，鮮艷欲滴的，千嬌百態的，萬紫千紅的，如果置身於點綴得像一幅美麗圖畫的花圃中，使人感到神醉，使人樂以忘憂，使人心曠神怡，使人滌除俗氣，所以沒有那個人不愛華與接近華的。華在人們的心靈深處，確實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如人經常與華爲伍，自己就又好像年輕了許多！

華的特性與美麗，佛法以之比喻忍辱，所以以華供佛，也就象徵佛法行人的修忍辱行。在這世間可以明顯見到的，人總喜歡接近性情柔和的人，遠離性情暴惡的人。不管是個什麼人，如他脾氣太大，不時大動瞋心，圍繞在他前後左右的，除非另有什麼所圖，遲早會離開他而去的。是以在這世間做人，不可太過任性，隨時大發脾氣！

人人都喜歡欣賞華，甚至被陶醉得百看不厭，是什麼道理？原因很簡單，就是它

能給予人一個美感，使人自然而然的被它的美艷吸引住，不忍遽然的離去。因爲一朵朵的華，太柔和、太輕盈、太美妙、太幽雅了，似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讓你很樂意的去接近它，華這東西，好像就是天地間一切美的結晶！

當知人也是如此，如你是個柔和忍辱的人，那你面上所表現的，必然是一片祥和之氣，沒有半點兒不豫之色。中國有兩句話說：「誠於中，形於外」。從你外表的祥和之氣，就可知你內在的心腸慈愛，不會對人存有不良的念頭，因而任何人都樂意的親近你，願經常的和你來往，受你良好性情的陶冶，使自己也成爲一個柔和質直的人！

忍辱在做人方面來說，的確是很重要的一法，任何人都不可忽視的。我們不要以爲個性强脾氣大，就可顯示自己的威風，認爲自己的力量大。錯了！佛在遺教經說：「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能夠稱爲有力大人的，唯有能行忍辱的人，不能奉行忍辱，動不動發脾氣，只可顯示你是一個十足的小人，根本不能成大器的！

不忍而經常的發脾氣，受損的正是自己，不是別人，所以人與人之間，應要和洽的相處，不要隨便發脾氣，當一個人發起脾氣來時，不但面色極爲難看，理智亦會完全

失去，平時非常明理的，現在反而不明理，平時很會辨別是非的，現在是非又不知辨別，甚至在做一些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一切弱點，都從你發脾氣中，無保留的暴露出來，試問這對自己是多麼大的損失？當然，在未斷惑證眞的凡夫，要想完全不發脾氣，似亦不容易做到的，但若知道自己將發脾氣，而又立刻能忍耐得住的，不但顯示你是一個絕頂聰敏的人，亦可說你是個富有修養的有力大人！

以華供佛既是代表修學忍辱波羅密行，當你有枝供佛的華在手，就得想到做人如何做到像華那樣的受人愛敬，像華那樣的吐出芬芳，像華那樣的爲人接近，就得好好的學習忍辱，不論什麼不如意的事現前，在你要發脾氣而瞋心還未起時，立刻想到華的種種美德，瞋恚之火自就不會燃燒起來，而所培植的功德之林也就不會被燒掉！

以華供養，在佛法中還另有一個超勝的意義，就是藉外在鮮華，開發內在的心華，因爲人人都有一朵心華的。蓮華三昧經說：「常住如法心蓮臺」。當知所謂心蓮，就是每個衆生所具有的自性清淨心。又佛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時，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指的我人心華，而以所拈的「大寶華王」，亦是指每個人的一朵心華講的。人人所有的一朵心華，原是極爲清淨

芬芳的，因被外爍的客塵封蔽得太久，致吾人不知有朵「大寶華王」的心華。現在果能常以清淨芬芳的鮮華供佛，久而久之的積聚種種功德，不但使一朵心華開放，並可以此無量功德莊嚴從所開放的光輝燦爛的心華，成就無邊的淨佛國土！

以華供佛，是每個佛弟子所知道的，但華供養的深義，或許有所不了，所以今略特說如上。（寬嚴記）

從華供養說到朵朵的心華

獅城演說集

1111 1

從燒香供養說到精進德行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十月初一日，我們於共同念誦之餘，特再講點佛法，好讓大家法喜充滿。本日我的講題是：「從燒香供養說到精進德行」。關於香，在講香供養時，曾和諸位談過。但佛法所謂香，可以作種種類別。香供養中所講的，是以塗香爲主，因爲唯有塗香，可以象徵戒香的普聞。但在講香供養時，塗香的意義，未詳細說明，現在還得略爲補充一下。塗香在六供養中，是屬第二種供養，是以在六波羅密中，亦即代表戒波羅密。今日所要講的燒香，於六供養中，是屬第四種供養，所以代表精進波羅密。

塗香是清淨的意思，如世間什麼地方，有些什麼垢穢不淨的東西，只要以塗香塗到那兒去，其垢穢立刻就可消除。塗香還有清潔的意思，如印度是個熱帶的地方，當一個人到了熱不可當的時候，只要以塗香塗在身上，就可消除熱惱，立刻感到清涼，不致再受熱惱的襲擊！智度論卷第九十三說：「天竺國熱，又以身臭故，以香塗身供

養諸佛及菩薩」。一個佛弟子去見佛禮佛，如果身上充滿了汗臭，這對佛是多麼的不恭敬？塗香不一定塗在自己身上才叫做供佛，亦可塗在佛身及佛塔以爲供養的。正法念處經說：「若有衆生持香塗佛塔，命終生香樂天，與諸天女常相娛樂」。適應印度的熱帶環境，佛教有主塗香供養的一法，可說是有其特殊意義的。

智度論卷第三十說：「塗香有二種：一以旃檀木等摩以塗身；二者種種雜香擣以爲末，以塗其身及熏衣服並塗地壁」。在過去衛生未曾達到現在這樣發達的階段，塗香很有消毒除垢衛生的功用，直至現在，我們在新加坡，還可看到印度人以香塗在身上的習俗。初初看到，還以爲他們身上的骯髒，原來這是經中說的塗香的妙用。行願品疏鈔第三有說：「塗香者，謂和合諸香用塗身手，供養之時，當作是念：我獻塗香，願從等流五無漏；塗香磨瑩熱惱者，脫彼諸地獄一切極炎熱」。所謂等流五無漏，是指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的五分法香。意獻塗香供佛，一方面願自己得無漏的五分法香，一方面願諸地獄有情脫除一切炎熱大苦！

略說了塗香的意義，現在繼續的談燒香。燒香可從兩方面講：就世俗說，這是拂除一切邪氣的，一切邪氣存在的地方，只要用上等的香一燒，所有邪氣立刻歸於烏有

；就佛法說，這使佛法行人所修的一切功德，能夠周徧的到達一切處，不使功德局限在某一點上。大日經疏說：「燒香是徧至法界義，如天樹王開敷時，香氣逆風順風自然徧布，菩提香亦爾，隨一一功德，卽爲慧火所燒，解脫風所吹，隨悲願力自在而轉，普熏一切，故曰燒香」。平常所唱的香讚，開頭兩句就說：「爐香乍爇，法界蒙熏」。由上所引，在在證明燒香的徧熏法界，所謂法界，是盡虛空而無所不在的。且此燒香的徧聞，不是要經多久的時間，就在一片旃檀，剛入寶鼎之中，就得法界蒙熏。

在我們中國，一般佛教徒，在誦經禮佛前，特別是寺廟中，僧衆早晚上殿，一定要燒香的，就是一般信徒，到寺廟裏來，都得先燒香才禮佛，可見燒香在佛教中，是普徧的行儀，而且南北傳佛教都是如此的，所以這在諸供養中，是最通行的一種供養！有說燒香始於佛圖澄，原因當時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請問澄怎樣才能得水？澄說這沒有問題，可以勅令龍取水來，以解救當前的乾涸。於是澄燒安息香，同時念咒數百遍，果然大水源源而來。佛圖澄傳中又說澄以鉢盛水，燒香禱祝，須臾從鉢中生出青蓮華來。實際燒香不自這個時候開始，早在漢武帝時，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金人之神，不用牛羊祭祀，唯燒香禮拜而已。可見燒香很早，亦以佛教爲始

。

燒香供養，如果至誠懇切，可感佛的降臨。這在賢愚經中，曾經說有這個事實：有次佛在舍衛國說法利生，放鉢國長者有子叫做富奇那，後來從佛出家，依佛所示修行，證得阿羅漢果，感到佛法的確能得自由解脫，於是想到自己雖已得到佛法的實益，但是自己的長兄，仍沉淪在苦海中，於是就想感化其兄羨那，歸投到佛法中來，特別造了一座旃檀堂請佛來臨。但因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特領家人，各持香爐，共登高樓，遙望祇洹，燒香歸命，只是過了一會，佛及聖僧，香煙乘空，在佛頂上，作一煙蓋。佛知富奇那阿羅漢的用意，立卽告訴諸有神足比丘，同到放鉢國去，以感化其兄羨那奉佛。所以燒香不只是形式的，而是有其不可思議妙用的。

因此，每個學佛的行人，不論進入那個道場，見到佛菩薩的聖像，都當先燒香供佛及諸聖衆，然後再五體投地的禮拜，以示對佛菩薩的恭敬。所以佛教的信衆，到寺廟去燒香，原因亦就在此。所燒的香，當然有各種類不同，在經濟力量許可下，當然以燒名香爲宜。不過，不論燒怎樣的香，最重要的還是心誠，如果心不虔誠，就是燒最名貴的香，亦是沒有什麼用的。華嚴經說：人類有一種香叫做大象藏，只要燒一丸

這麼大，設若誠心不苟，會有細雲覆上，其味猶如甘露，若有衆生聞到這樣的香，七日七夜的感到歡喜快樂，而且能夠滅除一切的疾病，不會遭遇不如意的橫事以及枉死，遠離一切恐怖危害的心念。所以燒香不但對自己有益，亦對衆生是有利的！

世間不論什麼事情，都不可能沒有困難的，就是燒香亦是如此。如在陰天的時候，由於香的潮濕，就不容易燃著，遇到這種情形，不但要有耐心，而且還要勇氣百倍的以精進力量予以克服，否則，你對燒香就將視爲畏途，逐漸的懶於再去燒香，這是世間所常看到的。其實，爲了燒香供佛，爲了求取功德，爲了於燒香中利濟群生，不論遇到什麼困難和阻力，都當拿出大無畏的精神，精進勇猛的百屈不撓的設法解決。要求功德，就得勇於精進，因爲任何一種功德，不會自己找上門的，是要自己不斷去培植的。如果稍遇一點困難，就對困難有所畏懼，甚至設法逃避困難，怎麼能得你所求的功德？是以佛法特將燒香一事，以示精進的勇猛向前。

諸位善友！我們做世間事，不論大事小事，不論難事易事。都不如想像那樣很快獲得成就的，必須經過一番艱難困苦的不斷奮鬪才有所成，因爲人生的道路是崎嶇的，就是善人的道路亦不怎麼平坦，假定不勇敢的穩步的向前邁進，怎麼能走到人生的

盡頭？世事尙且如此，何況修學出世間的正覺自由的大事？要知向正覺自由的大道前進，會有更多的魔障與困難的，如沒有大精進力，予以掃蕩摧毀，怎麼會有達到目的地的一天？要知一切魔障與困難，都是考驗學佛行人的毅力如何的，假定吾人經不起這一切的考驗，沒有不敗退下來的。只要我們肯得運用精進力，始終不懈的向前邁進，敗退的盡頭就是嶄新的成功，所以獲得最後成佛的大勝利，終歸是屬於具大精進力的人。

佛在經中一再教誡我們說：「精進爲一切善法之本，懈怠爲一切惡法之本」。去惡進善，全賴精進的努力，沒有一股精進力，惡法不但不會去，且將一天天的增加，善法不但不會進，且將一天天的減少。可是做人，特別是做個學佛的人，就是要從不斷的去惡進善中來完成自己，否則，怎麼能充實自己的德行？又怎麼能完成自己所要完成的？經中說到闡提之人臥屍終日，怎麼能夠得到成佛？如有說臥屍終日的闡提得能成佛，那是不可想像的事，因爲「三世諸佛皆從精進中來」，這是佛在經中所一再告訴我們的。我們現在是學佛，希望將來得以如佛一樣的完成正覺，怎麼能不效法諸佛那樣的精進？怎麼可以放逸懈怠的如闡提那樣的臥屍終日？

智度論說：「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出家修學佛道，當以勤求正法，爲唯一的要務，亦唯從精進不懈中去勤求，始能得到無價的法寶，試觀經中所說的菩薩求法，沒有不是精進不已的去尋求的，如果懶惰懈怠的，有法不熱切的去聽聞，有行不精進的去修，怎能得到如來的正法之寶？經中敍說菩薩不惜犧牲生命的求法精神，我們今天讀來如果一點無動於衷，是就眞的不像是個佛子的樣子。當然，一個在俗的人，如果好吃懶做，要想得到世間的財富，同樣是不可能的，這在諸位想來都能體會得到。古語說：「草木不經霜雪，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是以我人要想從佛法中完成德慧，得以無時不已的精進，克服各種的憂患才行。

佛法是甚深最甚深，圓滿最圓滿的究竟眞理，固然不是懶惰懈怠的人所能證得，就是世間的一般知識學問，不經一番艱苦的努力，同樣是不能爲你所獲得的。如清末民初一位有名的恩科狀元張謇，年輕的時候，家庭環境是很清苦的，要幫人爲傭才能維持生活，可是一日操作下來，到了晚上自很辛苦，所以每日早晨很不容易起身，但爲了早起讀書，他特別想出一個苦辦法，就是將自己的辮子，齊根用竹板夾在枕上，到了五更時分翻身時，頭髮被拉得痛痛的，知道時間已經不早，立刻起身苦讀經書。

正因他經過這麼一番苦讀，所以成爲一代有名的人物。可見要想得到學問的成功，須要很大的毅力與精進，不是懶於讀書的人，所能得此偉大成就的。

如以聽經來說，能不能得法益，就看你於聽經時是否精進，精進用心的聽，當然會得法益，昏沉無意的聽，是就等於不聽。增一阿含經中，說有這麼一個事實：一次，佛爲很多大衆說法，在座的有位長老比丘，於聞法時，竟然對佛舒脚而睡，另外一個八歲的沙彌，却很專心一意的在聽。世尊見到這種情景，就對大衆說：那個舒脚而睡的長老比丘，在前五百世中，常爲龍身，現在他仍這樣的懶惰懈怠，命終以後，仍然生到龍中，而那認眞用心聽法的八歲沙彌，因對佛法僧衆，常常勤加恭敬的關係，在過七天以後，他就可以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從這故事來看，所以吾人在佛法中前進，應當勤加精進的用功，絕對不可放逸懈怠，以免從佛法中墮落下去！

精進絕對是對自己有益的，懈怠絕對是對自己有害的，所以不論要做一個對現實世間有所貢獻的人，或是要做一個廣行利益衆生的佛法行者，你都得依於去惡進善的精進去行不可，因爲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除了精進無法完成你所要完成的任務。如大家所熟知的，彌勒菩薩本應在釋迦菩薩之前成佛的，可是釋迦菩薩以精進力

勇猛心向前跨進一步，致使彌勒在釋迦後成佛。是以我人今日學佛，當念精進勿有懈怠！要得精進不退，就得有始有終的堅持不懈，如像暴虎馮河（喻有勇無謀）那樣的精進，不說不能持久，且亦是無用的。最後，我引用兩句經語，作爲今日講題的結束：「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希望諸位勇猛精進的修學佛法，以求早日獲得正覺自在！（寬嚴記）

從燒香供養說到精進德行

獅城演說集

從食供養說到以禪悅爲食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九月初一日，又是本堂舉行金剛法會的日子。現我要和諸位講點佛法，題目是：「從食供養說到以禪悅爲食」。上次講水供養時，曾說到一個人在短時期內不吃飯，生命的繼續生存不成問題。雖則如此，但生命的生存，畢竟還有賴於飲食的維持，沒有飲食的維持，生命總歸是無法長期生存的。所以世界自有人類以來，在成劫之初，雖還以禪悅爲味，但自地上出生自然粳米，人類開始受用段食以後，由於其味的香馥甘美，一直是以飲食資益生命生存的。經說：「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是卽證明一切有情延續維持其生命，都要依賴於食。

印順論師在佛法概論中說：「食是資益增長的意思，等於平常說的營養，能使有情維持延長其生命，而且擴展長大。凡有資益增長作用的，都可稱爲食，所以阿含經中所說的食，並不限於四者，與因緣的含義相近，不過佛約資益有情作用最强盛的，特別的總括爲四食，爲後代一般論師所稱引」。四食，就是粗摶食、細觸食、意思食

、識食。現在我們所要講的，是四食中的粗摶食，亦有譯爲段食的，卽日常的菜飯等飲食，所食的是屬物質的食料，可以分爲多少餐次段落的，所以叫段食。作爲這段食受用的，南海寄歸傳說有十種，就是飯、麥豆飯、麵、肉、餅、根、莖、葉、花、果。卽此十種，可以做成各種不同的飲食，以供人類食用，維持生命生存。

中國古語說：「民以食爲天」。佛法中說：「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可見吾人一期生命的生存，不管你是吃米飯的，或者你是吃麵食的，或者是吃其他食物的，其重要性是一樣的。印順論師說：「有情一期生命的延續，必要有段食，特別是這欲界的人間，沒有這，雖有別的資益——食，也難於生存。如入定過久，由於缺乏段食，出定時卽不能支持而死亡；這可見段食對於人類的重要。以定慧的修持來說，如營養不足，身心過於衰弱，定慧也不能成就。苦行者不知適宜的段食，對於生存及修養的重要性，所以會驚奇釋尊的受食而得到正覺。要知道，段食不但直接的資益營養了肉體，有健康的肉體，能發生健康的精神，所以也間接資益了精神」。

我們還可這樣說：從古至今，不論是那一種族或那一國土的人，決找不出一個不吃東西可生存的。如有人說，我不受用飲食，同樣可活下去，不但違背世間的事實，

而且簡直的是在騙人！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爲了生命生存，亦卽爲了吃飯問題，不知發生多少的紛爭，亦卽流了不少的鮮血，世界的紛擾，社會的不安，可說都由吃飯問題而來，甚至世間每個人，都不免爲了吃飯而感到煩惱。因爲一口飯的賺來，實在不是很容易的。爲了吃飯，有的時候，傷盡腦筋，爲了吃飯，有的時候，出賣勞力，爲了吃飯，有的時候，受盡閑氣，爲了吃飯，有的時候，受人白眼，爲了吃飯，有的時候，遭遇種種的侮辱以及受種種的痛苦！

俗語有說：「天下無如吃飯難」。這眞是一句至理名言，亦是事實得來的經驗之談！因爲飯這東西，不是現成擺在那裏的，而是從辛苦中謀取得來的。如農夫的耕種，千辛萬苦才把米種出，正是粒粒皆辛苦，得來決不如想像那麼容易，就是到了吃飯時，亦同樣的很辛苦，缺少了一點精力，那口飯就不是自己的。特別是沒有飯吃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決不是沒有受過饑餓的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中國民間有句俗語說：「飽漢不知餓漢饑」，亦可說是道出其中的辛酸！是以對於生活困苦的人，在自己生活尙不成問題時，應該予以高度的同情，隨分隨力的給予相當的助力，不讓他長期的陷溺在饑餓的困境中，而過一點人類所應過的正常生活！

現在世界問題雖多，但最根本而又重大的問題，還是吃飯問題，如這問題不得解決，世界紛爭永不得息！據聯合國的人口以及糧食的調查，全世界的三十餘億人口中，約有全人類的半數，陷於半饑餓的狀態中。這一飯吃不飽的嚴重問題，如不予以妥當的克服，不論人類是在日新月異的如何進步，總有一天會發生爆炸的，甚至會使人類同歸於盡的。所以作爲今日大科學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等，最爲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就是吃飯問題，必要做到使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沒有一個感到吃飯困難，才是世界人類的最大幸事！因此，今日發展科學，應著眼於如何運用科學方法，促進農業生產的增加，以使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有飯吃。

試觀古今人類在這社會生存下去，而且的生活，使生命得以不斷的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世界才有繼續不斷的進步，可見世界不斷進步的定律，是源於人類求生存而來。如果人類不求生存，世界進步也就不可能。但人類的求生存，不是求一人或少數人的生存，而是求全人類的共同生存，使得人人生活不成問題，這就需要人類的生存互助，互通有無，唯有如

此，人類問題才能獲得合理的調整，甚至得到美滿的解決。是以在這世間做人，要爲社會服務，爲人群謀福利，實行佛法所說的供養布施，以引導人群走上正常人生的道路。是以佛法所說的食供養，不但供養三寶而已，並有促進調和人類生活的最大功效！

正覺的佛陀，奉法的僧伽，負有弘揚佛法，傳播眞理之音，解救人類苦難，廣度一切衆生重責，沒有閑暇從事生產的工作，經濟生活的來源，當然是靠信衆供養。唯有信衆供養所得的生活，才是合理的正命生活，除此而外，不論由於什麼因緣得來的生活，都是不合佛法常道的邪命生活。遺教經中說有十一種增過事，都是出家僧衆所應竭力避免的，如果親近從事，不但不合比丘的正命生活，而且會增長自己的過失。因此，佛特教誡出家衆，要「節身時食，清淨自活」，絕對不可無限制的不合法的追求物質生活，所以我常常說：一個眞正修學佛法度化衆生的出家行人，缺乏生活的所需，應向信衆去募化，信衆亦當至誠懇切的恭敬供養，讓他安心的爲法爲人！

對於三寶的供養，特別是對僧寶的供養，經中說有三種：一、將飲食送到寺中去供養，以免僧衆的往返辛苦，耽誤修持的時間，是爲上等供養。二、請僧衆到自己的

家中供養，以免僧衆的托鉢乞食爲勞，是爲中等供養。三、僧衆到舍乞施，發心予以供養，是爲下等供養。雖說有此差別，問題還是看在信衆的經濟能力，不可勉强的。如信衆的經濟環境好，當然可以具備很多供給僧衆的食物到寺中去，讓出家人安然受供。由於托鉢乞食制，在中國未能實行，中國僧衆都是在自寺中受食的，所以信徒或以淨資供養，或以油鹽米菜供養，都是送到寺中去的，即或有的請到家中供養，這是極少數的，亦是偶然爲之，可說中國信衆的發心供養，都是極虔誠的上等供養！

出家是極爲尊貴高尚的，與一般俗人有所不同，所以出家僧衆飲食的時候，先當淨手從他而受，受他供養以後而食，絕對不可不受而食，這在現在南傳佛教國家，出家比丘仍遵守這一佛制，爲什麼必須如此？薩婆多論說比丘受食，計有五個意思：一、爲斷竊盜的因緣，自取而食，迹同盜相，受他供養，免此譏嫌。二、爲作證明的因緣，從他受食，他可爲比丘證明，如信衆家有什麼失落，不致懷疑到比丘身上。三、爲止誹謗的因緣，受他供養，顯示出塵上士的殊勝高尚，如果自取自食，還有什麼高尚可言？四、爲成少欲知足的因緣，從他而受，不論多少，都感滿足，不會無厭足的索求。五、爲生他信敬心的因緣，因諸外道見到比丘受他供養然後才食，不禁對佛法

生起高度的信心！

關於最後一個因緣，論中說有這樣事實：過去有個比丘，與外道共行，走到疲倦時，同在一樹下休息，樹上有很美好的果子，受食的時候亦即將到。外道對比丘說：「樹上有果，可以上樹取食」！比丘回答說：「在我們的戒法中，樹比人高過的，不可攀登樹上」！外道又說：「你既不能上樹，不妨搖樹，使果跌落下來取食」。比丘復回答說：「在我們的戒法中，不得自己搖樹落果，然後取果受用」。外道聽到這樣說，就親自上樹取果，同時將果丟到地下，對比丘說：「現在你可自取果食」！比丘更回答說：「在我們的戒法中，不得不受而食」。這時外道從樹上下來，取果授與比丘，比丘始受用之。外道見到這種情形，對佛法生信敬心，出家修道獲得漏盡！

從印度宗教界看，不但佛弟子要受而食，就是外道梵志也是如此。如舍利弗問經說：「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所以信徒供養僧寶的食物，不論是精是粗，都要接受。如佛世時及現在南方佛教國家，托鉢乞食，好的壞的一切接受，決不可以揀擇精粗。雜寶藏經世尊說偈曰：「此身猶如車，好惡無所揀，香油及臭脂，等同於調利」。如以脂膏塗車，

只要車能行走，就算達到目的，那裏是爲好看？當知比丘受用飲食亦是如此，只要能夠資益根身使生命繼續不斷的生存下去就行，並不是要求生命的光彩和潤澤。比丘接受信施的供養，還要從中揀擇是好是壞，那是不大像個修道者的所爲！

發心供養奉施，當是大功德事，但由於福田的勝劣，所得的功德亦有差別。四十二章經第十一章：「佛言：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這樣供養，是有等差的，福有勝劣的，但以供養心說，一切是平等的，根本無有差別。如人以飯上供於佛，佛陀見旁有一餓狗，以此飯食轉施於狗，其功德是一樣的。又如維摩以一分奉難勝如來，一分施一最下乞人，所得福德亦是無二的。總之，供養三寶，福不唐捐！

不管信施供養什麼，行者受用這個供養，應該如量的受用，不得因好吃而多吃，不得因難吃而少吃。童子問經對這有所提示說：「行者食施，多少無貪，勿多勿少，

無愛其味，如食子肉，如秤稱物，不高不低，合須得所，而生慚愧」！增一阿含經說：「多食致患。昔年少比丘，少食增福，氣力不充，衆中而倒。佛言：無至過度，如秤持物，處中而已，無令低昂」。吃得過飽，不但不容易消化，且將沒有氣力，從事佛法修學，度化衆生，亦感力不從心。要知人不得食，或者食不得飽，身體固然羸劣，意志亦會薄弱，不論做什麼事，都提不起精神，怎能完成自他兩利的工作！所以經說在行者無力修善時，有人發心供養他的飲食，是就無異施予他的氣力，其功德當然很大。

食供養，在六波羅密中，是代表禪定的，亦即要行者應以禪悅爲食的。還有所謂法食義漿的，亦可作爲這個代表。日嚴三昧經說：「誦習經典以爲食，分別經義以爲漿，修行六度爲賢良」。又維摩經說：「法喜禪悅爲食，解脫味爲漿」。所以一個眞正佛法行者，不以世間飲食爲重，而是要以法食義漿，禪悅之食爲主的。世間飲食，只可作爲資身行道的助緣，受用世間飲食，而不如法行道，誦習經典，分別經義，修習禪那，廣行六度，未免有負信施的供養。當知「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安然坐享施主的供養，不要以爲是很愜意的，如不精勤的用功

修行，不說一粒米大如須彌，就是一滴水亦不易消化，能不戒愼恐懼？能不毛骨悚然？

華嚴經疏說：世間的飲食，但資益有漏的生死之身，不論如何考究飲食的精美，都無補於生死的解脫，所以修學佛法的人，對於世間美味，不應有所貪著，應當常持正念，以禪悅法喜爲食，則能長養善根，出離輪廻生死。世間的飲食有多種，出世之食大要有五：一、修聖道者，常持正念的念食。二、愛樂大法，資長道種，心生歡喜的法喜食。三、由得定力，資長慧命，道品圓明，心常喜樂的禪悅食。四、不捨梵行，長養一切善根，如世飲食資益身根的願食。五、離諸業縛，於法自在，長養菩提的解脫食。這五種食，對於行者的受用，是無量無邊的，決不是維持生命的世間飲食，所能望其項背的。所以做個佛法行者，應多求得這五種食，不要貪著世間飲食！

於出世五食中，本文所特重的，則是禪悅爲食。修禪得定，身心輕安，愉悅自在，不特不是世間任何快樂所可比擬，亦可在定中長養大種令不失壞。到了禪定工夫相當深時，不但於諸三昧中得大自在，且能不簡巨細的顯現於一切世界，教化無量衆生，嚴淨一切佛刹，供養一切諸佛得大福德，受持諸佛法藏獲大智慧，如是具足福慧二

嚴，圓滿一切諸波羅密。這樣受用世間飲食，完成出世正覺大業，是卽有其殊勝意義。如只受用飲食，不知求解脫食，那你無異成爲世間的造糞器，佛法對你一點受用沒有！諸位已經學佛多年，每天都要受諸飲食，對於吃飯似很了知，但如何從世間的飲食受用中，進而求得出世的五種食，也許還不知道，所以今特略爲說明如上。（寬嚴記）

從食供養說到以禪悅爲食

獅城演說集

從燈供養說到各自的心燈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三月初一日，我要爲諸位講的題目是：「從燈供養說到各自的心燈」。燈是舒放光明而照耀事物的，如這現實世間，不論什麼地方有黑暗，只要用燈去照一照，所有黑暗立刻消除，呈現一片光明氣象。燈，在這世間，確極重要，不論什麼時代，都不能缺少它。過去科學沒有發明時，自沒有現在所用的電燈，用燈也不像現在這樣方便。以我說，就曾用過桐油燈、茶油燈、椰油燈、豆油燈、煤油燈等。現在用慣了電燈，不覺得它的寶貴，一旦沒有電燈用，要你去用桐油燈等，不但燈光如豆的不夠光亮，且會感到極大的不便。是以電燈給與人類的恩賜，確實是很大的，我們不得不感謝發明電燈的愛廸生這位大科學家！

燈的最大功用，在於光明照耀，不但可以消除黑暗，而且給人以安全感，避免種種重大危險，不致遭遇到無謂的犧牲。如我人晚間在黑暗中走路，假定沒有燈而胡亂的摸索，那必然是很危險的。所以過去，最初用火炬，進而用燈籠，再進就是用馬燈

，現在則用手電筒，照耀著我們走路，在交通便利的城市裏，政府還爲人民安立路燈，以方便行人在光明下無所怖畏的走。不但在陸上行路是如此，就是在沿江沿海的岬角島嶼，爲使船隻的航行安全，特於其上建築燈塔（亦名燈臺），以指示船的航行，避免觸礁發生危險！所以燈這東西，在這人類世間，不論什麼時候，或怎樣的地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佛法對燈就特別重視。在六供養與十供養中，都有燈供養的一種。在普賢十大願中，講到廣修供養時，同樣的有燈供養，可知不但人類需要燈，佛法亦主以燈供養。其他稱爲佛法燈、般若燈、智慧燈、無盡燈、燈燈相傳等，亦所在多是。於生死長夜中，以三寶爲燈燭，固爲大家所熟知，所謂『欲趨人天路，須點佛前燈』，亦爲大家所願爲的。

佛法所以重視燈供養，因爲燈的所在之處，就是光明所在之處，而光明爲人人所需要的，世間如眞沒有了光明，就要成爲黑暗的世界，誰願在黑暗中過生活？以燈供養諸佛如來，不但象徵佛光仍照耀在世間，亦象徵著自己生命光輝的延續，更象徵自己內在心燈的舒放光輝，所以佛在經中處處稱歎燈供養的功德殊勝。如光聚陀羅尼經說：『若人於塔廟，以花燈香供養，或一團泥修補寺塔，乃至一稱佛名，若墮惡道者

，終無是處』。就是誠心以燈供養佛，這人絕對不會再墮到惡趣裏去。惡趣，特別是地獄趣，是最黑暗的地方，根本是沒有光明的。燈供養既代表光明，當不會墮到幽冥的地方去！

佛教有個爲佛徒所熟知的燃燈供佛的故事，現我講給諸位聽聽：佛住世時，有位虔信佛法的阿闍世王，經常請佛到宮中供養。有次供養佛後，問一位大臣說：佛已受了供養而去，今後應當以何供佛？祇婆大臣說：下次可用燈供養佛。阿闍世王眞的就這麼辦。到了供佛的這天，準備了很多的油燈去供養。

路上有位貧窮的老母，見王這樣的誠意去供佛，感到自己一貧如洗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供佛，不免感到無限的傷心，但傷心是沒有用的，於是就去進行乞討，終於乞得兩個錢，以之去購油供佛。賣油的商人問她買油做什麼，她將買油燃燈供佛的心意告訴商人，商人見她發心這樣虔誠，爲了完成她的供佛心願，特別多給她一點油，她便滿心歡喜的到佛那裏去燃燈供佛。但是私心自忖：我這麼一點油，能夠點得多久？恐怕點不到半夜就要息滅。想到這裏，不免感到極大的慚愧，爲表示自己的誠意，乃自發弘誓說：假定我於當來之世，能夠得到如佛一樣，願我現在所供的這盞油燈，

得以通宵光明不滅，如不可能做到像佛那樣，隨時息滅都無所謂。

說來眞是不可思議，阿闍世王所供的百千盞燈，儘管有人在照應它，總是或滅或盡的不能保持原形，就是添油換燈蕊，不過保持一會兒又息滅了！可是貧窮老母所供的一盞燈，不僅始終的光明朗耀著，而且勝過其他任何一盞燈，所點的油燈亦未見減少，老母擔心自己所供的油燈會滅，第二天清晨一早就來看自己所供的燈，並對佛至誠懇切的頭面作禮，以示對佛的無限恭敬！

當老母對佛禮敬後，佛對目連說：現在天已大亮，可去息滅諸燈。目連奉命依次去吹滅每一盞燈，吹一盞滅一盞，沒費什麼勁兒，就將所有燈吹息。唯貧窮老母的一盞燈，三吹三不滅，便用自己的袈裟，當扇子一樣的，想去搧滅它，可是結果，不但搧滅不了，反而越搧燈光越明。目連是有神通的大阿羅漢，於是就運用自己的神通力，引來最爲猛烈的毘藍風，來吹滅這盞燈，不但吹滅不了，其燈更爲光耀，向上可以照到梵天，旁延可以照到三千大千世界，到處都見到這燈的光耀！

目連盡他的神通力無法撲滅，佛就告訴目連說：好了，好了，你不要再去吹滅它了，這是當來佛的光明功德，不是你的神通之力所能吹滅得了的。你不要看她是位貧

窮老母，她於過去已經供養壹百八十億佛，過去諸佛開示她，要她務必以正法教授開化人民。她奉行諸佛的教示，一直以說法度生爲己任，未能抽暇多行布施，所以落得這樣貧窮。但是從今以後，多多奉行布施，到了功德圓滿，就可得到成佛，佛號叫做須彌燈光如來。正因如此，所以她發心供養這盞燈，油量雖不怎麼多，但由於一片至誠心，燈光始終這樣的不滅，既不是你的力量所能息滅，亦不是你所能知道她的來歷。

本此可知，供養並不在於物品多少，而在你的誠心是怎樣的。發心眞切的，供養的物品雖少，所得的功德却很多；發心不眞切，看到人家這樣，自己跟著這樣，或被好勝心之所驅使，你說你供養得多，我供養得比你更多，縱然你所供養的物品不少，但你所得功德不一定很大。一般人不知這道理，往往有個錯誤的想法，就是我做這麼多功德，爲什麼功德反不如人？但他或她就沒有反省一下，我的供養心是不是比他或她眞誠？要知佛法所重的，是你的一念供養心，不在供養品的多少，吾人應予正確了解。

佛法所說供養，當然是很多的，但今天所講的是燈供養。燈是代表光明的，所以

燈供養也就顯得特別重要。同樣是燈供養，由於質的不同，自有各式各樣的燈供養。法華經陀羅尼品說燈供養：『然種種燈，蘇燈、油燈、諸香油燈、蘇摩那華油燈、薝蔔華油燈、婆師迦華油燈、優鉢羅華油燈』。總之，凡是可以供佛的，不論屬於那類油質，都可用以點燈供佛，但不能吃的如桐油，就不可以點燈供佛，到了現代，由於電燈的發明，用電燈供佛亦是可以的，因電燈的光亮，不但更爲明盛，且亦較爲清淨。燈供養的功德，確是很殊勝的，如施燈功德經說：『若四衆施一燈照佛像者，聲聞小聖不能知其功德多少，可以想見燈供養的功德不可思議！

佛教對於燈供養，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就是代表內在的心燈，或人人所具的智慧燈。吾人內在本具的心燈，原是光光明明的，只因無始來的無明，把它封閉得緊緊的，致使內心黑漆一團的，爲重重的黑暗之所包圍，無法突破以顯現光明，所以終日過著醉生夢死的黑暗生活，現在以燈供養，就是欲以外在的油燈，來點燃內在的心燈，使本具的智慧燈開展出來，照破無始來的無明黑暗，讓自己沐浴在大光明藏中，過其自由自在的光明磊落生活。但這要從正法的追求中，始知燈供養的重要。如不知如何

追求正法，不但不知燈供養的重要，甚要認爲燈供養是無意義的，你要她以燈供養，眞是千難萬難，是以對燈供養，不要從表面看他的價值，而應深一層的了解其眞義！

本行經中說到有位慈利大王，是位極虔誠的佛教徒，對正法有著無限的渴求，不惜身命的到處尋求正法。四方人民雖知其爲法慇懃，但無一人可滿足他的正法要求，而他亦不以此氣餒，仍如常的渴求正法的聽聞。就在他這樣誠心爲法的情況下，忉利天宮的帝釋天，忽變成一個老婆羅門，來到慈利大王的面前，試試大王是不是眞心爲法，於是對大王說：『聽說你很希望聽聞如來的正法，這實在是很難得的。一般人既沒有正法可講給你聽，我倒了解一點佛法可說給你聽，但不知你能不能接受我的一個條件？如能接受的話，我是可以爲你說法的』。大王回答說：『只要有正法聽，什麼條件都可接受，就是犧牲一己生命亦在所不惜，請你說出你所需要的條件』！

帝釋變化的老婆羅門就對國王說：『你能在你身上，剜一千個洞，點一千盞燈，供養諸佛，我就立刻爲你說法。但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我亦不勉強你非這樣做不可，但要聽聞正法，就非如此不行。你仔細考慮再作決定，不要中途因疼痛後悔』！國王對老婆羅門說：『這有什麼問題？我這個身體，在這個世間，不知換了無數

個，都沒有做點有意義的事，現能以此得聞如來的大法，眞是我最爲求之不得的，我決定照著你的指示去做，立卽在我身上然千燈供佛，當我身上千燈然起來時，你得將你所知道的佛法講給我聽』！於是，燃燈的後，由於法力支持，身上一切恢復如故。

爲求正法而以自身千燈供養，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而是欲從正法的修學中，去點燃自己本有的心燈。心燈的光輝雖是本具的，但若不從正法的修學中去點亮它，那無限的光輝是無法舒放出來的，這從可知。維摩經菩薩品，佛遣持世菩薩去問維摩詰的病，持世向佛表示不堪擔任這個使命，因在一次魔使魔女來擾亂我時，我不客氣的對魔說：不可以此非法，給與沙門釋子，時維摩詰却將魔女接受過去，教導他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魔女受了維摩詰的感化，竟然信奉了佛法，不再樂著魔宮內的五欲樂，而專心一意的享受無上的法樂，可是爲使她們回去轉化其他的魔子魔女，特開示她們一個無盡燈法門。

無盡燈的法門怎樣？經說：『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

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所以我人依法修行，不但可以點亮自己的心燈，上求大覺下化有情，且還可以展轉化導無量無數的衆生，都點亮自己的心燈，上求大覺下化衆生。如是化化不絕，燈燈無盡，光與光的互映，燈與燈的交融，譬如一燈復燃餘燈，使得整個世界，成爲一片大光明藏，此世界豈不成爲莊嚴燦爛的世界？所以發心以燈供養，不但顯示三寶之光，佛法之光，還在延續不斷的照耀人間，且使每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循著人生的正軌去做人，造成人世間的大放光明！

燈是光明的象徵，所以佛法常常以它代表智慧，智慧爲一切功德的根本，亦是度生老病死大海最堅固的船，更是無明黑暗中一盞大光明燈，並且是一切病患的良藥，所以修學佛法的行人，不得不重視智慧，亦不得不以燈供養。如定光佛於因中行菩薩道時，曾經燃身爲燈以供養佛，到了成佛時，就得定光的嘉號。因爲燈的破暗作用，好似智慧銷除惑障的力能。在印度佛教史上，有位有名的護法大王，不特在國內興隆佛法，並將佛法向世界各地推動。其大王阿育，在國內不遺餘力所做的，除了協助佛法的弘揚，並造八萬四千塔，供養佛陀的舍利。到他生命快要結束時，爲使佛陀的舍利之光，永遠的播放人間，特又造了八萬四千燈，以普照八萬四千塔，象徵佛光不滅

。

不特印度阿育大王，造燈供佛的舍利塔，在我國四川簡州有個三學寺，於隋開皇十二年間，寺的東壁忽有佛跡顯現，長約尺八，濶約七寸，並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天晚上都是如此，不過到了齋日更多。有位在簡州做官的看了幾次神燈以後，爲了求得一個究竟，特於一晚乘馬來寺，在十里外的地方，所見的燈很清楚，走到越近該寺，該燈益加暗昧，快要到了寺時，燈就完全不見，當然沒有發現什麼。可是由寺再回城去，大約走到離寺半里遠的地方，又明白的見到如前所見的燈光。最初出現一燈很大，從此大燈流散四空，復有十餘燈的出現，如果遇到大風來時，小燈雖會被風吹息，但小燈滅後大燈還出，小燈流散四空，要到天亮才滅，每月六齋日，都這樣出沒。

由於神燈出沒非常奇特，感通記中說道宣律師爲此，曾向天人問道：『蜀地簡州的三學寺，經常有空燈的照耀，究竟以何因緣而有』？天人回答說：『山上原來有座菩薩寺，是迦葉佛時正法期間所立的，這寺名爲法燈寺，是歡喜王菩薩所造。從那個時期起，一直到現在，經常的明空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在這裏』。又這宮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所以每至正月處處燃燈以供佛寺。我們想一想看，迦

葉佛時離唐時不知多久，而所建立的法燈寺，還有燈明照耀空際，燈供養所有的功德，是多麼的不可思議！所以在我們力量做得到時，發心以燈供養，實在是很好的，不要以爲這是沒有意義的浪費，這是我所熱望於諸位的一點。

供養燈的功德殊勝，佛弟子大都知道的。如何以燈供養，我們還得了解。據僧祇律說，佛陀允許燃燈後，曾有很好的指示：先當置火放在一邊，一盞一盞的次第點。首先將佛前或舍利前一盞點起，並向佛及舍利虔禮三拜，然後再到其他各處點燈，到了息燈的時候，不得卒然的息滅，以免別人感到不便。應當先高聲說：諸大德！時間已經到了，我就要息燈了，請諸大德準備！到了滅時，不得用口吹滅，因恐人的口氣，會傷害到食火蟲。佛陀許以用手搧滅，如用手搧滅不了，可用袈裟搧滅。如要到諸大德房中去換燈蕊或添油，亦不得突然的進入房中，應當高聲唱說：諸大德！燈要進來了，得到房中的人說可，然後始得進入，如果不是這樣，那就違越了威儀法。

在三千威儀中，佛還告訴燃燈的五事：一、當持乾淨的毛巾，把燈的內外拭令清淨，不得有點灰塵留在燈上。二、應當經常做好乾淨的燈炷，要用的時候立刻就可用。三、應當自做點燈的麻油或豆油等，以便隨時可以加油。四、將油放到燈裏去時，

不得太滿以免溢出，不得太少以免不明。五、應當好好的保護燈，以免妨礙行人的修道。大德僧伽所用的燈，爲使佛光的相續不斷，不說晚間不可令滅，就是白天亦不得令滅。如是以燈供養，功德自很殊勝。但以佛法的特別意義說，還是我們各自點自己的燈，亦即佛所開示我們的，要『以自爲燈』，唯有『以自爲燈』，不向外力伸出求授之手的，才能眞正得到心燈的受用。

諸位！現在這世界，到處充滿了黑暗，現在的人心，都爲黑影所籠罩，實在需要清淨無染的佛法光輝的照耀。我們每個學佛行人，都應高舉佛法之燈，來照耀這黑暗世間，好讓每個人都在光明中，向超人生的大道邁進，以點燃自己的心燈及百千萬億衆生的心燈，達到『冥者皆明，明終不盡』的無盡燈，永恆不斷的延續目的，但要眞正達到這個目的，自然還要先從燈供養做起，如燈供養都感到吃力而不願爲，要想燈燈無盡，是決不可能的！感於世界的重重黑暗，感於人心的萬惡可怕，所以今特提出『從燈供養說到各自的心燈』一題，來和諸位略爲談談。最後，恭祝諸位人人心燈的光耀無量，人人過著光明安樂的生活，不再感受到人間黑暗勢力的威脅！（寬嚴記）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一緒說

諸位法師！諸位尼師！諸位護法！諸位善信！一般認爲不吉祥而又極兇暴的虎年，已靜悄悄從我們面前溜過，我們沒有被虎年之所吞噬，實是值得極爲慶幸的一事；現在接著而來的是溫柔馴良而極可愛的兎年，想來諸位會感到親切而樂予迎接的！在沒有向諸位講說佛法前，循例先向諸位來個新春祝福，恭賀諸位在這兎年當中，德業均隆，福慧並臻，家庭和樂，諸事吉祥！雖說這是俗套，但在現實世間，信爲人人所求！不過話說回來，就是一切幸運之事，不是想想就可得的，還有賴於自己的努力，亦卽依於人生應有的德行，如法如律的積極去實踐，始能得到你所要得的，希望諸位善友，從今開始速向佛道邁進！

二　般若的尊貴第一

邁向佛道，最重要點，是求般若大法。本堂叫般若講堂，山門叫做般若門，是則諸位善友，入於般若之門，踏進般若講堂，當以進求般若大法爲唯一旨趣。當知佛法雖是無量無邊的，但以般若大法爲最尊最貴最爲第一，金剛經中把它說爲第一波羅密，意在於此。爲什麼這樣重視般若？心經說：「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金剛經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摩訶般若經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能生諸佛，攝持菩薩」。龍樹智度論說：「般若波羅密，是諸佛母，諸佛以法爲師，法者，卽是般若波羅密」。般若的重要可知。

原因般若是成佛正因，吾人不求成佛則已，如要眞的求成佛道，就不得不求般若，沒有般若正因，成佛決不可能。進一步說，不但成佛要有般若，就是修學任何一乘，亦不得缺乏般若。摩訶般若經說：「甚深般若波羅密，通攝聲聞、獨覺、菩薩及等正覺」。大智度論亦說：「諸佛及菩薩、聲聞、辟支佛，解脫涅槃道，皆從般若得」

。是以佛法行者，不得忽視般若，由此更得證明。般若在佛法中，有這樣重要性，希望來到般若講堂的諸位善友，必要想到如何眞正的求到般若，萬不可來此熱鬧一下就算！

關於般若的意義，平常固講得很多，說來也實在不易，所以不想去談它。現在所要對諸位講的，就是以怎樣的精神來求般若，般若才能爲我們之所求得。前面說過：般若是最尊最貴最極無上的，沒有大無畏的精神，是沒法求得般若的。爲使諸位有個榜樣起見，今特向諸位介紹一位熱忱尋求般若的菩薩，讓大家認識認識。這位菩薩，多聞正法的佛子，想來不致覺得陌生，那就是佛在般若會上，向解空第一的須菩提尊者，所推薦的常啼菩薩。常啼兩字是中國話，印度稱爲薩陀波崙。他爲求得般若波羅密多的大法，眞正做到不惜生命的一心精進的勤求！

三　常啼的得名所以

精進勤求般若的常啼菩薩，爲什麼叫做常啼？是父母替他起的名字？還是其他因緣而得名？就在俗說，相傳他在幼年時，動不動的就啼哭不已，所以父母爲之立名常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啼。約佛法說，他的悲心特別重，見到衆生陷溺在貧窮老病憂苦中，輒爲憂愁悲泣不已，所以特立爲常啼之名。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空閑處求道，雖時沒有佛陀的住世，但却聽到空中有種聲音，對他剴切的教導，但不知道進一步的請問，後來想到這個機會錯過的可惜，於是經過七日的不斷啼哭，天龍鬼神等乃號他爲常啼。

在這三種說法中，以悲心於衆生而常啼泣，爲他得名的眞正原因。至在孩提時，常常的啼哭，不能成爲得名的所以，因小孩的啼哭，是每個孩子所不免的。事實他已世世行慈悲心，現在由於某小因緣，特別生在無佛之世。雖則如此，但他爲衆生的深切悲心，望於過去有增無減，現在空中明明有聲教導，令己如何得般若大法以利衆生，而今竟無意失去這個大好機會，想到自己這樣的愚癡，怎不爲此痛切憂愁啼哭？可見這是爲悲念衆生而得名的。

四　空中的化佛指示

般若是甚深最甚深的，亦可說是無相畢竟空的，不說一般的行法不易求得，就是行深禪定亦尚難得，甚至經千萬阿僧祇劫勤修苦行亦不能得，爲何常啼菩薩於一生中

勤修苦行就得般若？爲此，佛特告訴須菩提說：常啼菩薩在求般若波羅密多時，不但不惜生命的勤求，而且眞是爲求般若而求般若，於其純潔的內心中，既不夾有一念爲名，亦不夾有一念爲利。雖則如此，但是般若究從什麼地方去求，他還沒有找到一個方向。由於他的誠心所感，所謂「誠心所至，金石爲開」。不意空中竟然有聲對他說：『你如眞的想要求得般若，只要從此一直向東，就可得到你所要得的般若，絕對不會使你空跑一趟的！不過你要特別注意的，就是當你向東行進時，不要畏懼勞疲，不要怕於寒熱，不要思念睡眠，不要思念飲食，不要分別晝夜，不要分別內外，更不得東看看西看看的，有失自己的威儀，同時不得壞於自己的身相，壞於色、受、想、行、識的五蘊相，以免有失自己求法初志！若有壞於如上諸相，則於佛法有所妨礙，若於佛法有所妨礙，那就不能續向佛道前進，當然也就不能得到般若波羅密。這末一來，唯有仍在五道生死中不絕往返，是就未免辜負了你求般若的初心，是以在行進中的一切身心活動，不得不予以密切的注意』！

五　常啼的依教奉行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常啼菩薩聽到空中這個教言，在欣喜快慰之餘，不禁無限感動的向空中說：『我爲了欲作一切衆生的大明，我爲了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依照所指示的去行，絕對能如法如律的前進！因爲一切衆生墮在無明大黑暗中，我不爲他們燃起智慧光明誰爲之燃？因爲一切衆生具有無量無邊煩惱，我不以一切諸佛法藥爲之治療誰能治療？世間一切衆生皆墮在邪道中，我爲墮諸邪道中的衆生，求證最高無上菩提。是則我的一切作爲，不是專門爲的自己，實是專爲一切衆生。爲了達到我所要達的目的，願得般若波羅密具足無缺』！

在此或有人問：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怎麼可以說是受教？當知聽到所說的理好，推知其人一定是不錯的，所以不一定要眼見到才能受教，如有很多衆生在黑暗中，眼雖不能見到什麼，但一聽到音聲，就知道是什麼。且佛菩薩在冥冥中，表演他們的不思議，豈是凡流所能測知？所以佛法有很多事，不能以常情去測度。正因如此，空中又有聲讚美他說：『你沒有見到什麼形相，就能信受空中善語，這實太希有太難得了。像你這樣淨信他人的言教，在這世間可說是少有的，如能長期信受他人的言教，不論什麼時候，不論什麼地方，都可得到你所要得的般若大法』。

常啼聽到空中音聲後，雖表示絕對依教奉行，且眞的依空中音聲指示，一直的向著東方走去，但是走了一段路以後，忽又停下來不再前進。因所謂向東方去，究竟到東方什麼地方？該地離我現所住的多遠？當向什麼人求聞般若？什麼時候才得聽到般若？爲什麼糊塗到不知向空中的音聲請問？想到這一連串的問題，覺得若不弄個清楚，怎麼可以盲目前進？於是除了啼哭不已，並且專心一意的想念這些問題，甚至表示若無因緣聽到般若，寧可終身坐在這裏亦不起身。其精心刻苦的想念，如只一獨生子的人，忽然死去了這可愛的獨子，受到極爲沉重的打擊，唯有終日憂愁苦惱的懷念其子，再也沒有其他的想念存在！

六　化佛的再度指引

當常啼這樣痛切想念時，空中化佛忽又以讚美的口吻對他說：「如你現在這樣眞切的求法，固然是極爲難得的，當知過去諸佛行菩薩道時，亦是這樣精誠懇摯的尋求般若大法」。停了一停又說：「你對般若大法既是這樣的愛樂精進，同時想要知道到怎樣地方去求這樣的大法，那我現在不妨告訴你的去處，從此向東行進約五百由旬那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麼遠，其處有個妙香城，城內的種種莊嚴清淨，不是一般國城所可比擬的。尤其突出的，就是在這城內，沒有像世間的所謂統治者，居住其中的人民，就像北俱盧洲人一樣，不貪著有個實在的自我，而且大家都是和樂相處的，沒有這是你的，那是我的爭執。我們認爲那裏最理想的，就是有位善說般若的法涌菩薩，於白天的三時中，宣說般若波羅密的大法，聽聞這個般若大法的人，多得不可勝數。且於百千萬衆當中，不論是作正觀的，不論是如說行的，不論是讀誦受持的，不論是喜愛解說的，不但不會再墮到三惡趣中去受諸痛苦，而且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空中的音聲說到這裏，又帶鼓勵的口氣說：「你現在應到妙香城去見法涌菩薩，當會如你所願的聽到般若大法。我所以介紹你去親近法涌大士，實因這位菩薩，不但於現生中，可以爲你說般若大法，而且世世生生，皆爲你的善士，且能教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過當你去時，不要計較什麼晝夜的時間，不要生起什麼障礙的心來，果眞能夠如此，不久那你就可得聞般若波羅密。我們知道你是求法若渴的菩薩行者，對此不致會有什麼遲疑，應立刻向東方妙香城走去，絕對不會使你有所失望的」！

七　常啼的往妙香城

常啼聽到空中化佛這個明確的教示，其內心的歡喜，眞是無法形容！其時且一心的作這樣想：妙香城不是那麼容易到達的，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到法涌菩薩，不知怎樣才得聽聞般若大法。對此思念的眞切，好像有人爲毒箭所中，一心只想什麼時候得到良醫，爲自己拔除深入肉體的毒箭，以免身心受到毒箭的劇苦，除此沒有其他任何雜念存在！求法確是要像這樣的誠心誠意，決不可像現在的人，把求法當著消遣一樣的若無其事！

時常啼雖仍在原有的地方，但因一心思念法涌大士，不特於一切法中得無礙知見，且得無量三昧門現在前。雖說還沒有得到天眼通及天耳通，但於無量三昧門中，已能現見無數諸佛，並聞十方諸佛，爲諸菩薩摩訶薩，宣說般若波羅密，諮問各種的所疑，由於在事實上親見親聞，內心確實感到得未曾有！

因此，諸佛進一步的安慰常啼說：「你要知道，我們於本行菩薩道時，求般若波羅密，得到這麼多三昧，亦如你現在所得的。我們之所以善入般若，成就種種方便力

，住於不退轉地，完全是因爲得到了這些三昧」。不過，我們還得告訴你的：「就是觀是諸三昧性，既不見有一法出於三昧，亦不見有行佛道者，亦不見有得無上正等覺者。雖則如此，但成佛後，一切功德，無不具足，並不是空無所有的。所以你於是佛法中，應當加倍的恭敬尊重，應當生清淨心愛念不忘，至於教你般若的善知識，亦當生起如佛一樣的心想，因爲有了這樣善知識守護著你，你就很快的證得無上菩提」！

常啼聽到這番有力的開導，知道善知識的確爲重要，於是誠懇的稟白十方諸佛說：「對善知識應該倍加恭敬，這是理所當然而不容置疑的，但是爲我所應親近供養的善知識究竟是誰？尚祈不吝慈悲的有所指示」！

十方諸佛對他說：「你的善知識不是別人，就是在妙香城宣說般若的法涌菩薩，他不但會慈悲的守護你，教導你的般若大法，給予你的方便之力，且世世教化你，成就你的無上菩提。你對這位善知識的恭敬供養，不說一劫兩劫、三劫五劫，報答不了他的深恩大德，就是經過百千萬億劫這麼久的時間，以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所有五欲微妙樂法，盡以供養，頂戴恭敬，亦不能報答他的深恩於萬一。因爲他能使你得諸三

昧，使你得到般若大法，使你得到種種方便，所以你應全心全意的去親近他並加供養」！

八　常啼的賣身求法

常啼在三昧中，聽諸佛這樣說，到從三昧出時，立卽毫不怠慢的向妙香城急進，以期早日見到法涌大士，聽聞般若波羅密大法。可是當他正在路上急急忙忙向前走時，忽然想到以什麼作爲供養道：「我今去見法涌大士，不可這樣兩手空空，應該帶些東西供養，可是現在我身邊什麼也沒有，拿什麼去供養法師？又以什麼供養般若大法？空無一物的去見他，是不怎麼合於求法之道的」！

邊走邊作這樣的去想，初初是想不出什麼辦法，經過再三的不斷思考，終於想到分文雖無，但是有這個身體在，可出賣這個身體，以換幾個錢財去作供養，想來不失是個無辦法中的好辦法。因爲身體這東西，在無始生死之中，不知轉換了多少，且常在三惡趣裏，受諸無量的苦惱，不曾好好的利用它，求取清淨般若大法，現在爲得般若波羅密，犧牲這個無用的生命，以之供養說法的法師，這是多麼有意義和有代價。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經過這番愼重的思惟，終於決定以賣身求取錢財，供養爲我宣說般若的法師。

常啼想通了這個，載欣載奔的續向妙香城大踏步的前進，經過一個大城市時，他便走入熱鬧街衢，極爲高聲的唱說：「我要出賣我的這個身體，有誰要買這個身體的」？儘管他在街道中這樣高聲叫賣，但費力的喊了很久，不但沒有一個人要買他的身體，就是看他一眼或和他交談一句的人也沒有，能說不是一件極大的怪事？

九　魔王的擾亂常啼

原來不是這個城中沒有人要買人，而是受了魔王大力的破壞，魔王之所以這樣的破壞，是因感到常啼爲般若大法而自賣身，不是尋常的一件事，將必因般若而得無上菩提，如讓他順利的求得般若取證無上菩提，不特他個人會跳出三界，不再爲我之所掌握，亦會教無數千萬億人，脫出我的魔掌，不再受我魔棍指揮，那還得了？由於魔王有了這個惡毒的想法，當下就設法破壞他的所行，使他絕對不能證得菩提。魔王既是擾亂世間的，當然亦有他的魔力，於是便用他的高度魔力，展開他的破壞技倆，隱

蔽常啼發出叫賣的聲音，使在城內所有的人，不論是婆羅門、長者、居士以及一般平民，皆沒有辦法聽到常啼叫賣身體的聲音，自然沒有人會來買他的身體。魔王施的這個詭計，要的這個手段，不能不說是極爲惡毒的！

常啼因爲賣身不成，無法得到錢財供養，於是淒淒然的站立街旁，憂愁苦惱的自怨自艾的痛責自己說：「我的罪業爲什麼是這樣深重的？爲什麼連自己的身體都賣不出去？爲什麼過去沒有好好的修集善根？爲什麼現生因緣是這樣的不順？爲求般若大法而自賣身，現既沒有人要買我的身體，怎麼能夠得到般若大法」？對這，愈想愈爲悲傷，愈想愈爲不安，愈想愈爲苦惱，愈想愈爲痛心！但他是個求法的行者，知道這是自己的罪業深重，從未因此而責怪任何他人。如是痛切的責備自己，但又想不出其他辦法，只得又是淚如泉湧的痛哭不已！

一〇　天帝的予以考驗

不論做什麼事，只要是有誠心，問題總會解決，由於常啼哭聲的無限哀慟，竟感動了忉利天主的釋提桓因。當時釋提桓因這樣想：「這位爲求般若而欲供養說法的大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士，能願出賣自己的身體以求錢財，實是希有難得的，亦是值得人們予以高度敬佩的！但他這個求法的動念是不是眞誠的？爲法而願犧牲生命是不是可靠的？還得好好的考驗一下」。於是釋提一變而爲婆羅門身，走到常啼菩薩的面前，向他很客氣的問道：「你是一個有爲的青年，爲什麼憂愁啼哭得使自己的容顏變成這樣的憔悴？是不是有什麼大不如意的事無法解決？望你老實的告訴我」！

常啼立在一旁很坦率而又很誠摯回答說：「我沒有什麼其他不如意的事而如此啼哭，只是爲了想要供養般若大法及說此法的法師。但我是個福薄如紙的人，沒有什麼錢財可以供養，只好願將我的身體出賣，希望得到幾個所應得的錢財，以去供養說法者及般若法門。可是非常不幸的，就是我雖有心出賣我的這個身體，但是偌大的一個城中，竟沒有一人要買，教我怎不悲慟欲絕？容顏又怎能不憔悴？每一想起求般若大法的事，不期然的就會痛哭流涕！不知是不是我得般若的因緣未熟，尙請你這個長者，替我想想辦法看，也許會爲我找出一條活路」！

變化的婆羅門，聽常啼這樣說，便也對常啼說：「你遇到我確是你的莫大因緣，因我現在正欲祠天以求福德，祠天雖不需要整個人，但却需用人心、人血、人髓作爲

供品，不知你能不能將這些東西割下來賣給我」？

一一　常啼的刺血出髓

常啼聽婆羅門這樣講，內心歡喜快樂得一點憂愁苦惱都不存在，認爲自己可以得到最大最第一利，從此也可具足般若及諸方便。現有這麼一個人，願買我的心血髓，那實在是太好了。於是以極柔和的語言，無限快慰的對婆羅門說：「你所需要我身上的三樣東西，我可無所吝嗇的全賣給你，至於賣這三樣東西的代價，我則完全沒有計較，隨您心意給多少就多少，只要有錢供養般若及說法師就行，其他在我是沒有什麼所求的」！

說了這個話後，右手立即抽出一把鋒利的刀，刺進左臂中去令其出血，抽出後，復割出脾肉，使之破骨出髓，然後將這血髓給婆羅門，正欲繼續破腹取出心臟來時，遠在閣上的一個長者女，看到這人不惜壽命的自割身體，其心有所不忍，於是就從閣上下來，走到菩薩面前，問他以何因緣這樣困苦其身？取出身中的心血髓有什麼用處？因爲生命是最寶貴的，人生亦是最難得的，如果無意義的這樣犧牲，豈不是太過可

惜？

常啼菩薩回答她說：「我要將這賣給這位婆羅門，以求換取幾個錢財，用爲供養般若及說法者」。「你這樣犧牲自己的身體，究能得到什麼功德利益」？長者女這樣問。「我所要供養的法師，是位善學般若的大師，亦是具足方便力的行者，能爲我說菩薩所應作、所應行的大道。而我所以要學此法此道，將來定可得證無上菩提，到我證得無上菩提以後，既能爲衆生作所依止，又能以無上法寶，分布給與一切衆生。如是像這樣的種種功德利益，只可從這位法師得到，從其他方面是無法得到的，教我怎不誠心誠意的，出賣心血髓以供養他」？

具有較深厚善根的長者女，聽了如上的深妙佛法，受到大大的感動，以歡喜的心情讚美常啼說：「你爲求得般若的大法，以致這樣的自苦其身，實在是太稀有難得了！不過你不必這樣傷害自己的身體，你需要什麼金銀財寶以供養的，我可儘量的供給你，不特如此，我亦願到法涌菩薩那裏，如你一樣的植諸善根，以求得到這微妙大法」！

當長者女對常啼說完這番話，化作婆羅門身的釋提桓因，立刻恢復了原來的身形

，對常啼加以讚嘆說：「你這樣其心不動的堅守此事，實在是太好太好了！據我所知，過去諸佛行菩薩道時，亦是這樣求般若及方便，而得無上菩提的。現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不需要你的心血髓的，剛才所以對你說要這三樣東西以作祭品，不過是來試試你的心意是不是眞切。現既知你眞意如此堅定，當然就要對你說老實話了。好了，這暫且不談，你還有什麼心願沒有」？

常啼回答說：「我沒有別的什麼願求，只請求你對法涌大士說，與我無上菩提」！釋提答復說：「這是諸佛如來的境界，不是我力所能辦得到的，你可放棄這個要求，另外要求一個什麼，我或者可辦得到」。常啼因此對他要求說：「假定你眞沒有這個力量，我自亦不太勉强你，但若你必要對我有所協助，那就請你使我身體平復如故」。結果，眞的無有瘡瘢的恢復其身，與原來的身體一模一樣。釋提給了常啼這個心願，立刻隱沒不現，回到天宮去。

一二　長者女願同求法

時長者女見到這個希有的現象，感到極爲難得，立請常啼到自己的家中去，因爲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她的父母也是虔誠佛教徒。並且對常啼說：「你到我的家中，如有什麼需要，可向我的父母索取，相信我的父母，會滿足你的心願。不特如此，而且我亦辭別父母，率諸侍女與你同去，供養善說般若的法涌菩薩，使我們同得般若波羅密法」。

他們這樣走著說著，不知不覺的到家門外。長者女先入屋中，向她父母有所稟白，請求種種供養之具，並讓自己與五百侍女，同到法涌菩薩那裏去，供養般若大法，相信法涌菩薩，會爲我們說法，我們聽了以後，如其所說而行，當能得諸佛法。

長者女的父母，聽女兒這樣說，認爲是大佳事，毫無考慮的，允其女兒往見法涌大士，親近尊重供養法涌菩薩，因爲女兒這樣的發大心，爲得佛法而這樣的精進，做父母的怎不隨喜讚善？怎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有所成就？

長者女得到父母的許可，除請常啼到家中與父母相見，並且莊嚴七寶車，載滿種種供養具，讓常啼坐在前面的車上，浩浩蕩蕩的向妙香城邁進。路上一程又一程的走去，終於遠遠的見到妙香城，而且不久進入妙香城中，見到城中百千街巷縱橫，不特莊嚴如畫，而且廣博清淨，縱廣十二由旬，人民亦是衆多，物產相當豐富，住在其中的人群，無不過著自在安樂的生活，眞是一個大好的城市。

看到妙香城的高廣莊嚴，已經有了說不出的高興，跟著又見法涌菩薩，於無數人群的恭敬圍繞中，坐在七寶高臺的獅子座上，爲無量百千萬億天人，宣說般若波羅密大法，內心更是歡喜得猶如比丘入第三禪那樣的攝心安穩。大士既在宣說妙法，當然不應坐在車上，到達法涌大士面前，於是悉皆下車，各以上妙衆寶，捧到法涌大士座前。

一三　天帝釋奏樂而來

法涌大士有座七寶大般若臺，是用赤牛頭旃檀所莊嚴的，是用珍珠羅網覆在臺上，四角又皆懸有摩尼寶珠，摩尼寶珠放射出的光亮，猶如燈明一樣照耀四方，臺上還放著四寶所成的香爐，爐中經常燒著最極高貴的名香，以供養般若波羅密多大法。常啼及長者女等，見到這樣莊嚴無比的寶臺，衷心的對之發出一片歡喜讚歎聲，認爲像這樣的莊嚴寶臺，確是現實世間所少有的。最妙的，就是剛才試驗常啼的天帝釋，也在這個時候，與無量百千萬億諸天奏著美妙的天樂，慢慢從空中而來，且從空中向著寶臺，散洒天曼陀羅華，碎末旃檀磨衆寶屑，供養這個般若寶臺，不得不令大家更爲

歡喜踴躍！

常啼於歡喜之餘，問於天帝釋說：「你爲什麼這樣散衆名香及諸天花？是不是有何所求」？天帝釋直率的回答說：「你不知道嗎？當知這般若波羅密法，是諸大菩薩的母親，不但能夠出生諸佛，並且能夠攝持菩薩。做菩薩的，如學習這般若波羅密法，就可成就一切功德，得諸佛法一切智智。你不是要求般若大法嗎？般若大法現在就在你的面前，你爲什麼不熱烈勤求？錯過了這個大好機會，又到什麼地方去求般若」？

一四　一行人恭敬供養

常啼及長者女等，聽到天帝釋這樣說，立將帶來的各種供養具，分爲二份：一份供養般若波羅密法，一份供養坐在法座上的法涌菩薩。法涌接受了他們的供養，立時運用他的神通力，使諸供養的珍貴寶物，於虛空中合成一座妙寶花臺，至所散的各式各樣的寶花，化爲一大寶蓋，籠罩在般若臺上，蔚爲奇觀。

常啼及長者女等，看到法涌大士這麼多的神妙難測的變化，覺得那是難得的希有

現象，是自己所從來沒有見過的，歡喜得沒有辦法可以形容！同時在心中這樣想道：在行菩薩道的時候，就有這樣大的神通變化，將來到成佛時那還得了？於是對法涌大士，生起高度的清淨信心，予以無比的恭敬尊重。且各作是願說：「願我們能如法涌那樣的，得到菩薩所有的深法，恭敬供養般若波羅密，於廣大的群衆中，演說顯示般若波羅密義，得般若波羅密及方便力，成就種種的自在神通，於菩薩的事而得無礙」！

這樣的作願以後，復至誠懇切的，曲躬合掌的，站立在一旁，向法涌大士有所啓請說：「我來求般若時，曾見一種極爲殊勝的境界，使我感到有說不出的喜悅，但是現在要請問於你的：突然顯現於我前的諸佛，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現在又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對這想來想去，總沒法想得透徹。無已，只好請你給我一個明確的指示，讓我對這有所體認，生生世世，得以常見諸佛」！

一五　法涌爲說甚深法

法涌菩薩應常啼的請求，就對他開示說：「你想求得常見諸佛，當然是件極大好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事，但是我得告訴你的，就是諸佛如來法身有諸法，都是如不動相，諸法如卽是佛……諸佛如，諸法如，一如無二如的無所分別，一切都是無所有的，還問什麼來處去處，末月，到了日中熱時，在沙漠或大海的上空，人們往往見有陽燄在移動，不知這是水蒸氣浮動現象，人或鹿因爲口渴，以爲是一潭泓水，就去追逐想得其水，以解自己的口渴，但是燄中並沒有如所想像的水，怎麼可以追問該水，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可是世間一般愚而無智的人們，爲熱渴之所逼迫，見到陽燄在浮動，於無水中妄生水想，顚顚倒倒的去追求，怎麼能說不是一大錯誤？當知世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自然亦是屬於愚癡凡夫之流，不能眞正見到佛之所以爲佛。因爲所謂見佛，是不可以色身見的，色身是父母所生身，不得視爲佛之爲佛。雖說佛的成佛，在於證得法身，見法身卽見佛，但是法身又復無來無去，所以論到諸佛來處去處，亦復如是。你能知道諸佛及諸法的無來無去、無生無滅之相，那你必然得證無上菩提，亦必能行般若波羅密及方便力」。

常啼得到法涌大士這番開示，就向大士致最虔誠的敬禮，並很恭敬的對菩薩說：

「大士！你剛才的這番教言，極爲合乎我的心意，我一向所求的大法，就是這個般若大法；現在既然得到，我願從今日起，將這身體奉獻給你大士，以供你的驅使，你要我做什麼，我就立卽做什麼，絕對聽從你的派遣，決不有違你的意思從事，我已不再把這身體，看成是屬於我自己的」！像這樣誠摯的說了三次，然後合掌站立在一邊，長者女及五百侍女，緊隨在常啼之後，亦向法涌大士作同樣的表示。然後又異口同聲的說：「我們願以此身供給大士支使，希求藉此殊勝善根因緣，亦如師所得到的這樣大法，並隨大士世世生生的供養大士」。

帝釋諸天在旁聽到他們的論說，不禁歡喜讚言：「好極了！好極了！一個菩薩行者，應這樣無所保留的施捨一切所有，尤其是更要像這樣的供養說法的法師。果能如此做去，必得聽聞般若波羅密多方便力，亦必能夠證得無上菩提。現在菩薩固然是應這樣做的，就是過去諸佛本行菩薩道時，亦是這樣無所吝嗇的施捨一切，恭敬供養說法的法師。做菩薩的如果有所慳吝，對說法者不予恭敬，那是不能得到所要得的般若及方便力，自更無法證得菩提」。

一六　粉碎惡魔的詭計

法涌大士爲衆說法，經過一個相當時間，就下法座回到自己的宮中，略微休息一會，但是常啼菩薩是爲求法而來的，自不能亦這樣的去休息，照樣精進的如法行道，而且這個行道的方法，只是若行若立的互相交替，既不坐下來亦不躺臥著，如是勤苦的等待法涌大士再出來說法。那知法涌進入宮中，不如一般人的休息，而是深入於禪定中，且這一定，不是三天五天，三月兩月，而是整整的經過了七年。在這七年這麼長的時間中，常啼都是若行若立的不坐不臥，既不思念飲食，亦不想要睡眠，既不畏於寒熱，亦無欲念恚惱，更不心著於味，只是專心一意的思念法涌大士，什麼時候再從定出，爲自己說般若大法，能說不是一位精進求法的行者嗎？如是精進的爲法忘身，在今學佛的來說，究竟能有幾人？能不感到眞誠爲法的日少！

常啼等經過七年這樣長的時間等候，終於有了法涌再過七日出定，宣說般若的大好消息傳出，使得常啼一行等來求法的人，歡喜得熱淚盈眶無法形容內心是多麼的快慰！菩薩既要出定爲衆說法，常啼等當前首要做的，就是怎樣爲法涌敷設法座，洒掃

道場，散衆名花，莊嚴說法的地方。五百侍女爲此，且各脫下自己的珍妙上衣，敷在說法的寶座上，使說法者在法座上坐得極爲舒適。當大家爲此忙得極爲高興時，要想找水來洒地，竟連一滴水也找不到，附近原有的五百個水池，亦是空空的無有滴水，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使得大家感到無限茫然！

最初不知以何原因水不可得，搞得大家很緊張了一會，不知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後來經過冷靜的考察，發現原是惡魔的作祟，惡魔運用他的魔力，把說法地附近所有的水予以隱蔽，自然沒有辦法可得到水。這在一般人自是無法可施的，但並沒有難倒愛重於法的常啼菩薩。菩薩這時不但沒有怨恨惡魔，反而覺得惡魔可憐可愍！於是無所猶豫的取出利刀，刺出身中的鮮血，以鮮血洒在說法之地，免讓塵土揚起，沾汚大士淨身。以個人的鮮血，當不敷供洒之用，所以長者女及五百侍女，亦各刺出自己的鮮血，竟將說法之地徧洒無遺！由於他們這一勇敢的偉大行爲，因而粉碎了惡魔所施的詭計，不能得便的擾亂爲法的行者。

天帝釋知道常啼他們這一壯舉，立即前來讚美他們，擁護他們，使他們絕對不會受到魔鬼的侵擾！同時爲了完成他們的心願，運用天人所有的神通力，將常啼所刺出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的鮮血，變爲旃檀香的香水，洒在說法的四週，使得每個角落裏，都充滿奇香異味，不但令說法者的心胸爲之一暢，就是聽法者亦感到心曠神怡，試問惡魔有什麼魔力？

如是莊嚴道場以後，天帝釋進一步讚言：「你們這樣精勤勇猛的爲法，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實太值得人們對你們的尊重！你們本此不惜任何犧牲的行爲，努力不懈的淨修梵行，無上菩提沒有不證得的，願你們繼續向菩提大道邁進」！

當天帝釋這樣讚美以及慰勉時，常啼心裏在作這樣想：「敷設法座，洒掃淨地，在我可說已經完成，但只這樣還是不夠的，還得以好名花來莊嚴道場，但這又到什麼地方可得？不但莊嚴道場需要名花，就是大士上座說法時，亦當散花供養」！

天帝釋知道常啼在作這樣的心念，立卽將三千石天曼陀羅花，送到常啼等的面前，常啼等接受了天帝釋所送來的花，當卽以一半散洒在地上，另一半留待法涌大士，坐上寶座說法時，作爲微分供養，以表對他高度的敬意！

一七　聞般若獲證三昧

各項準備都已就緒，法涌大士也就從三昧安詳而起，好像彼此互相配合好了的樣

子。接著，法涌在無量百千眷屬簇擁下，從內宮中走了出來，昇上衆寶所成的獅子法座。到大士在獅子寶座上坐定後，常啼及長者女並五百侍女，立即持著香花供養具，走到法涌座前，至誠恭敬供養，然後退坐一旁，以待大士的說法開導。

法涌見到他們坐定，開始對常啼菩薩等說：「善男子！善女人！你們既是熱忱的爲求般若大法而來，我今當爲你們宣說般若波羅密相。你們應知：由於一切諸法都是平等的，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平等的；由於一切諸法是無思念的，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無思念的；由於一切諸法是不動搖的，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不動搖的；由於一切諸法皆是一味的，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一味的；由於一切諸法是無邊的，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無邊的；由於一切諸法都是無生的，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無生的；由於一切諸法都是無滅的，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無滅的……」。

常啼菩薩聞了這樣殊勝微妙大法，不離自己所坐的本座，卽得到六百萬諸三昧門，從此三昧門中，親見十方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中諸佛與諸比丘恭敬圍繞。常啼從此以後，多聞智慧，如大海水，不可思議，而且隨他所生之處，常不離於諸佛，恆生有佛國土之中，時時刻刻的都能見到佛，甚至在夢中亦沒有不見佛的時候。從這說來

，可知般若波羅密因緣，是能成就菩薩的一切功德，是能完成佛果的一切種智。所以一個眞修菩薩道的行者，如能修學大波羅密，如欲深入諸佛智慧，如欲獲得一切種智，應讀誦受持般若波羅密，應廣爲人說般若波羅密。

一八　結　論

如上爲諸位介紹了精勤求法的常啼菩薩，可見做個眞正的求法者，實在是不怎麼容易的。雖說求法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但爲佛子者，特別是爲大乘佛法行者，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求法還是不可或缺的大事，因從求法所得的代價是很高的，所以每個佛法行者，不論在怎樣的情形下，都當精進不懈的求法，尤其像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母的般若大法，更要不惜犧牲生命的去求，因爲這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共尊重的，絕對不可有絲毫的忽略！試觀菩薩行者所成就的，無不是從求法中來，若不求法，特別是般若大法，要想成就功德，完成無上菩提，是決不可能的。

反觀現在一般學佛的行人，學佛倒是很誠懇的，至於求法的熱忱，那就差得太遠了！可是我得告訴諸位：如不認眞的求法，不但利他談不上，就是自利亦不成，不能

自利利他，還談什麼學佛？又怎麼能成佛？無怪今日學佛者多，得到成就的很少！因爲大家對於求法都不感興趣，以致弘揚佛法固沒有人，肯得求法的更是鳳毛麟角，能說這不是佛教不興的現象？爲了佛法的弘揚，爲了衆生的救度，爲了世界的淨化，爲了人心的改善，我望每個學佛者，都效法常啼菩薩那樣的精神，以求般若大法爲自己的唯一任務，從而以之成熟衆生，莊嚴國土，完成佛道！（寬嚴記）

拿出刺血洒地勤求般若的精神來

獅城演說集

拿出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的精神來

一 緒 說

學佛，簡單點說，就是向佛學習，希望將來如佛一樣的得到成佛，這可說是學佛者的應有精神和要求，誰也不能說這是不當的。但佛在這人間的成佛，並不僅僅是這一生的事，而是經過長時期的修學，才得於今生中卽身成佛，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快，這從本生譚中，介紹佛陀過去的本生，說明佛陀是怎樣的利生，可以明白看出。若有以爲佛是於一生中成佛的，自己也想如佛那樣的一生成辦，是就未免太過奢望，亦不知學佛是怎樣的學法。

可是現在有些學佛的人，不去學習佛的犧牲生命以救衆生，而總希望如佛一樣的於此一生中圓成佛果，而且希望越快成佛越好，甚至認爲卽身成佛的法門，才是究竟無上的法門。至於菩薩應行的廣大行，却提不起興趣把它擔當起來。像這樣的企圖急

速成佛而不修菩薩行，試問那裏像個眞正學佛的樣子？不幸中國一般學佛的行人正是如此，怎麼能夠表現大乘佛法的精神？是以，如何在菩薩道中馳騁，如何在濁惡世中度生，該是每個想要成佛而學佛的行人，所應有的大無畏的精神！否則的話，所謂談修說證，若是學的小乘或可，若說是學大乘就不大像！

近代中國佛教大德中，眞參實學的固然很多，說再來人間度生的，亦不能說不多，但據我所知道的，只有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及五年色身不壞的慈航法師。像這兩位佛法行者，願再來這惡世度生，自是最契合於大乘精神的。是以我望每個向佛學習的佛子，應當做個在惡世救護衆生的菩薩。做個像這樣的菩薩，自不積極的要求離開惡世，更不會熱切的要求卽身成佛，必然是在生死狂流中，站穩自己的立場，大顯自己的身手，去做救護每個衆生的工作。我們在大乘經典中所見到的菩薩，大都是這一類型的。惡世衆生未度，自己先行跑了，這成什麼話說？

學佛而行菩薩道，最要是悲心和願力，不特不會踏上菩提大道，沒有悲心和願力，看到別人在菩提道上，不辭勞苦的精進度生，反而譏爲不是眞的學佛，中國學佛的行人大都如此，我眞不知中國大乘佛法的精神到那裏去了？無怪中國佛教，一進二十

世紀，就受到社會的遺忘，甚至認爲這樣的宗教，不是現實人生之所需要。世人對佛教持有這種態度，不但是對佛教的誤解，亦是佛教的一大損失，不能不使有心佛教的人，感到難以形容的無限遺憾！爲使每個大乘佛法行者，認眞不苟的向佛道前進，玆特介紹一位「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的高僧，作爲我們有力榜樣！

二　高師的誕生出家

公元四〇二年歲次壬寅，亦卽姚秦弘始四年，在中國現在陝西臨潼縣西北地方，那時稱爲馮翊萬年的，有個姓魏的人家，誕生了一個男孩，後來發心出家叫玄高。在他出生以前，他的母親已生一女，母女宗教信仰不同。女兒生下沒有多久，就成爲虔誠的佛徒，但是她的母親，却始終修外道。其女認爲這不是好現象，就每天爲她的母親祝願，願求母親改信佛教，使得整個家庭之內，沒有不同宗教信仰，人人都奉如來大法。說來眞有感應，到了弘始三年，其母竟然夢到梵僧來到房內，還在房內散滿了香華，因而從此便懷了孕，這就是次年誕生的玄高禪師。

當高師誕生時，亦有靈異出現，室內既充滿香氣，光明亦照耀壁間，如是光明異

香，經久時間才散。大家特別是他母親，以爲是生兒的瑞兆，因而爲他取名靈育。當時一般人們，對他亦極重視，乃又稱爲世高。但他年幼時，不喜在家中，想到深山去清修，雖曾向母親請求，但未得到許可。如是像這樣的，等到十二歲時，有位讀書的書生，來到他家中借宿，並說此次出來，是到山中隱居。父母覺得囑託有人，就讓高與書生同入山中。說來眞是奇怪，在這天的晚上，父母看到很多村人，排成相當大的陣容，爲高舉行歡送。殊不知歡送的是仙家，並不是村中的人。

玄高一到山中，就想從一僧人出家，但未得到僧人許可，原因不是他沒有出家的善根，而是由於他的父母不修正法，免得將來爲此發生麻煩。高深知此，特再下山回到家中，啓求二老歸信佛法，經過二十天的懇求，終於感動二老改志，實現自己出家願望，師乃爲之改名玄高。

高師是個有來歷而不是簡單的人物，眞可說是生而知之的，不論學習什麼，很快的就學會，對正法的領悟，能力更特別强。到了十五歲時，雖還是個沙彌，但在所居山中，已爲僧衆說法。及至受戒以後，專心精於禪思，嚴持如來戒律，沒有過了好久，就開始了他的參學生涯。

三　高師的參師學道

當時聽說有位浮馱跋陀禪師，在關中石羊寺弘宣如來大法，特地趕去親近他事以師禮。由於他的聰敏過人，僅在短短的十天當中，就能通達所聞的禪法。跋陀看他這樣的聰敏，於是對他大爲讚嘆，認爲是個不可多得的奇才，從此只願與高做個法侶，不再接受他的以師禮相待。

高師在此住了一個時期，就又離此到別處去參學。首先到達的是西秦的麥積山。山上原有百餘僧人修學佛法，因爲崇敬他的德學，特地跟他修學禪道，而他也就暫在山中隱居起來。一方面用自己的心地工夫，一方面和諸僧相互研究佛法，倒是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的極爲安定的生活。

當時有位長安沙門曇弘，是秦地極有聲譽的高僧，也在麥積山中隱居修道，另外自然還有很多僧人。他們不時與高師相互論道，因爲都是以道自娛的，不論論究一個什麼問題，總是異常的友善，從未發生過不如意事，可見他們如何爲法精進，與現在一般遊山玩水者大不相同！

拿出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的精神來

不久，有位外國禪師曇無毘，來到秦地隴西，領導很多徒衆，專心傳授禪定。高師是個求法熱忱的人，不論有什麼明師到達，都樂意的去親近學習。禪師傳授的三昧既深且妙，一般能夠稟受的僧衆固然很少，但高師却率領自己所有的徒衆，很虛心而又很誠意的，去從禪師學習禪法。

四　高師的初次遇難

高師如是不斷的眞參實學，德學都爲一般僧俗之所崇重，並有很多仰慕他的來從他學習，接受他感化的日漸衆多。不論古代現在，可說都是一樣，到了一個人的聲譽高時，外來的魔障也就跟著而來，不會讓你順利的向佛道前進，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是這一意思。

當時河南有兩個僧人，看似出家人的樣子，而實恣情乖於戒律，做種種不法的事情，對於有德有學的高僧，不但不知道有所尊敬，反而給予種種的忌刻，甚至運用各種的手段，予以無情的有力迫害，使你不能立足於那個社會，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名聞利養的目的！

當這兩個形爲沙門實非沙門的僧人，看到高師的聲望日隆，受到恭敬的信衆日多，於是就向河南王世子曼進讒加害，說高師蓄聚廣大徒衆，將爲國家帶來大災害，亦即是欲謀叛變國家的，應立刻予以殺戮！幸河南王是深明大義的，不忍加害高師，只把他擯往河北林陽堂山去。

高師所擯往的這高山，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居，隨高師去的還有三百多徒衆。他們到了這座山中，感到人心的險惡可怕，感到世人的是非不明，感到正法的難以弘揚，感到僧侶的不畏因果，乃更精進勇猛的修學，希望自己有所成就，來改善淨化這個世界，挽救日趨下游的人心！

五　高師的冥感入神

佛法常說，人有一分修持，必有一分感應，他們一行在山，自得其樂的眞誠苦修，終於得到了冥感，出現了很多靈異，如磬不擊而自鳴，香亦不燃而有氣，猛獸不馴而自伏，蝗毒也不再作害，甚至還有很多仙人，不時來向高師等求法，使得整個山中充滿了和樂氣氛！

拿出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的精神來

當時高師門徒之中，遊刃於六門者百有餘人，得自在神通者十有餘人，特別是來自秦州隴西的玄紹，從手指中流出倍異於常的潔淨香水，以供高師洗漱，有時得到非世所有的異香奇花，用來奉獻三寶。像玄紹這樣具有靈異的，計有十餘人之多，當然是勤修所得的感應！

昔在麥積山隱居的長安沙門曇弘，後來弘化到西川，在成都受到廣大人群的敬信，河南王得到曇弘盛名遠播的消息，對之致以無限的敬佩，爲了得有親近的機會，特派使臣到成都去聘請。曇弘本來不想接受聘請的，因爲聽到玄高被擯，誓欲爲其洗雪清白，乃不顧路途的艱難，不計生命的危險，從成都來到河南。見到了河南王，開門見山的說：「王既這樣的深譽遠識，爲什麼輕信別人的讒言，擯棄你近邊的有道高僧？我之所以不遠千里而來，不是貪圖大王對我恭敬供養，只是想來爲王貢獻一言，清白高師等的枉受迫害，尙請大王明鑒，免使好人受害」！

河南王世子曼，聽曇弘這麼說，深知自己做錯了事，不覺感到無限慚愧，立卽派出一群使節，到林陽堂山聘請高師來到都城，以極謙遜的言辭向他謝罪。高師是位有道高僧，從來沒有計較這些，老早就忘掉了迫害，所以立卽答應王的請求。可是當他

剛要出山，山上的草木突然摧折，岩旁的石頭突然崩裂，壅塞整個道路，一步也無法通過。高知這是山中群仙，不肯讓他這樣離去，於是向空中道：「我的弘誓大志，在於傳播佛法，利濟群生，那可停滯一個地方？唯願讓我順利下山，做我所當做的工作」！經過這個祝願未久，風漸自然平息，路也自然暢通！

這時，玄高率衆下山，漸到達河南時，王率文武百官及諸民衆夾道歡迎，內外無不崇奉，上下擧爲國師，於是就在河南大弘法化，所得成就自然亦大可觀。這是得於高師的德化，因已有這樣的德學，弘化的效果當然很大。但他得以下山繼續弘化，不得不歸功於長安沙門曇弘，假定不是曇弘爲他申雪其寃，還其清白，能不能下山尙成問題，那裏還談得上大弘其化？由此可以看出古德，確是以佛法爲重的，不以個己的名聞利養，坐視同道的受難不顧。像現在的人不顧道義，只求自己的名利，不說不會爲同道解難，甚至想方設法予以打擊，使其永遠抬不起頭來！

在河南行化了一個時期，認爲自己所應度化的已經度化，不能老是在同一地方說法，於是離開河南續遊化涼土。當時魏主沮渠蒙遜，對於高師深相敬重，集合很多英俊之士，使高發揮他的勝解，得到英俊之士讚佩！時西海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佛法拿出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的精神來

，但他志狹量偏，得少爲足，才有一點相應，便謂已得羅漢，頓盡一切禪門。高師看這不是辦法，乃密以神通之力，令僧印於禪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僧印於一夏中，尋求他的所見，永遠不能窮盡，到了這個時候，始知定水無法窮其底源，不如自己所見那麼一點，乃眞正的生大愧懼！

六　高師的再度受害

高於弘法途中，後來到達平城，大爲宣傳禪法，不但得到一般人民信奉，並得拓跋燾的太子拓跋晃高度尊崇。可是正當拓跋晃以高爲師，順利展開弘法之際，不料有人在燾面前對晃進讒，說晃將如何的要奪取王位，其父不察信以爲眞，對晃產生極大不利，大有生命危險之勢。晃正爲此擔憂，不知如何免難，乃鼓最大勇氣，將事稟白高師，並請教以解脫方法。高師知道這是宿業所追，乃教他依金光明齋修習七日，於此期間進行至誠懇切的懺悔。晃爲不致受災，亦能如法的依教奉行，不敢稍有怠慢苟且，更不是虛應故事的敷衍一下而已。

正因晃是這樣眞切懺悔，使其父於一日深夜中，夢見他的祖父和父親，手執極爲

鋒利的武器，威嚴而忿怒的責問蕭說：「你的太子是個聰慧的人，將來大有功於國家，你爲什麼聽信小人讒言，枉疑太子而要對你有所不利」？蕭於夢中驚醒過來，立即召集文武大臣，說明夢中所見實情。諸臣聽到蕭這樣說，也就附和的說：「太子確是沒有什麼過錯的，我們每個人可代爲證明」。因爲有此一幕，其父對他始再沒有疑惑存在。同時下詔獎勵所有功臣，認爲他們都極忠誠，制定萬世法則，授予太子大權，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才消弭了宮中一場大的災難。

不意太子的災禍剛消，玄高本身的大難到來。原因是這樣的：有道士崔皓及寇天師，頗得拓跋燾的寵信，想到太子晃現得這樣大權，將來一旦掌握實際權力，不再對自己這樣寵信，反而去信奉玄高禪師，豈不是對自己大不利？於是就對拓跋燾進讒說：「太子以前實是有謀心的，因修玄高的道術，致令先帝降夢於你，讓你不再有疑於太子，太子確實是沒問題的，但像玄高這樣的禪人，好似一株毒草，如不早日誅除，遲早會對國家採取不利的行爲，希望大王注意及之」！燾聽到這讒言，同樣不加分別，以爲眞的如此，下令將高收押，治以應得之罪！

高師自消弭了太子的災難，預感自己將有大禍臨頭，所以嘗密語諸弟子說：「佛

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聽到這話的門人，莫不對佛法致以無限慨歎，亦爲崇公及高師感到極大不安！所謂崇公，是指涼州沙門慧崇，爲僞魏尚書韓萬德的門師，其在當時的德望亦是相當高的。高師對弟子說的，不是危言聳聽，不久果然應驗，玄高與慧崇，莫名其妙的，被拓跋燾下令幽閉起來，不讓他們再在外面活動弘法。而最大不幸的，就是高師在幽禁中，竟然與世長辭，世壽不過四十三歲，其年是宋元嘉二十一年（西元四四四），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一大損失！

七　高師的願生惡世

高師示寂的那天，門人沒一個知道，到了這夜三更時，門人忽見一道光，在高生前所住塔的地方，環繞三匝，入禪窟中。大家只感到驚奇，並沒有什麼預兆，待聽到光中有聲說：「你們知道嗎？我已離開你們而去了，你們應好好的如法修學佛法」！到了這個時候，衆弟子始知老師已經示寂，不約而同的哀聲痛哭！既而想到師身的尚未收殮，乃同到城南的曠野中，迎回老師的色身，予以妥善的安葬。同時兼營崇公的後事。在爲兩大德僧料理善後事宜，不但弟子們哀慟不已，就是一都的道俗，無不爲

痛哭流涕，可見二公的德化，感人是怎樣深切！

高師有位弟子叫做玄暢，當時不在師的身邊，後來得到師寂消息，不遠六百里路而來，悲傷之情可想而知，乃與同道共請求曰：「法今既然滅了，是不是還有復興機會？如仍有復興的機會，就請師座安然坐起，爲我們留下幾句遺言」！話剛說完，高師慢慢睜開兩眼，過不一會坐了起來，對諸弟子說：「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恆湛然，但念汝等不久，理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說了這幾句話，就又不慌不忙的安然臥下，瞑目而絕。從這可以看出高師對於生死，是怎樣的得到解脫自在！

爲後秦授爲僧正的法達，雖說有了相當高的地位，但對高師的德學非常仰慕，並且很想去親近他，但因機緣沒有成熟，始終未能達到願望。到了高師去世以後，不禁痛哭的說：「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爲之悲傷得竟多日不食！復又常常呼喚：「高上聖人已經得到自在，爲什麼不爲我現一現身」？隨著這個呼叫之聲結束，就見到高師從空中而至。法達很誠懇的向高師頂禮，並眞切的求哀救護。高師對他說：「你的業障太重，實在難以救護，如依方等懺悔，當得重罪輕受」。法達又求高師救護，高

師說我不忘救護一切衆生，何獨是你一人？當然不成問題。

法達進而問道：「法師與崇公，既遠離我們而去，可是生到什麼地方？能不能夠告訴我們」？高師回答說：「崇公是位淨土行者，在生的時候，一心常求往生安養，現在已滿他願，得到上品上生，親覲彌陀世尊，與諸上善人俱。至於我自己，是以利生爲本願的，什麼地方有衆生需要我救度，我就生到什麼地方去，最需要救度的，無過於惡世衆生，所以我願永生惡世，救護一切苦惱衆生。如今雖與你們暫別，不久將還生於閻浮，你們不必爲我悲傷」！高師的悲心願力，是怎樣閎深廣大，從他所說的「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確實可以明白的看出！

八　結　說

佛法行者之所以值得世人的尊敬，就在他能於惡世中救護衆生，假定修學佛法的，離開惡世遠遠的，世人何有貴於佛法行者？現在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亦是一個人心失落的時代，在在需要佛法的救護，所以今日佛法行者，應效法玄高禪師發廣大願：「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絕對不可存有卽時成佛的意念。假定

每個學佛者眞的這樣去行，相信佛法會在這個世間大興，到處都有佛法的流布。不幸現在中國一般學佛的行人，只念念於如何迅速的離開這個濁世，如何獲得個己的生命解脫，佛教怎麼能得到世人的信受奉行？

不求卽時成佛，不求立得解脫，一味在惡世中救護衆生，實是每個學佛者不可或缺的精神！太虛大師在優婆塞戒經開題中說：「我無求卽時成佛的貪心」。這話貿然聽來，會使人感到有違佛法，若深入的分析，就知這與菩薩行相契的。因爲大師是眞發菩提心的菩薩，要如菩薩那樣的，長期在生死海中，廣修六度萬行的，怎可有求卽時成佛的貪心？中國佛法行者，一向所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能不說是太過差勁？當知所謂成佛，不可能速成的。唯有不爲自己求樂，不希望尅期取證，於無限時空中，精進不懈的自悟悟他，才是修學菩薩行的眞義。（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拿出願代衆生受無量苦的精神來

一 緒 說

上月爲諸位講的「拿出願生惡世救護衆生的精神來」，固然是發揚大乘佛法的精神；今日爲諸位講的「拿出願代衆生受無量苦的精神來」，同樣是開顯大乘佛法的精神。中國是個大乘佛教的國家，學佛者亦類皆以大乘行者自居，顯示大乘佛法確有勝於小乘佛法，但佛法者的實際行爲，是不是循著菩薩行去行，以契合大乘佛法的精神？那就不免成爲一大疑問，值得每個學佛法者的反躬自問。

我們所以一再强調大乘佛法的精神，原因眞正做個佛陀的嫡骨兒孫，絕對不是單爲自己，而是要爲整個人群，甚至要爲一切衆生的。所謂爲人爲衆生，不是要你去爲衆生做什麼，主要在於使衆生怎樣得以離苦得樂。不然，不能說是我爲衆生而學佛。衆生在這現實世間，最大問題不得解決，莫過於各種痛苦的襲擊，因爲各種痛苦的紛

紛襲來，實在不是衆生所能忍受得了的！

悲心徹骨髓的菩薩行者，見到衆生的受苦襲擊，好像自己在受苦一樣，於是設法要使衆生離苦，在衆生一日沒有離苦，自己就覺得一日不安，甚至要代衆生去受苦。八大人覺經說：「願代衆生，受無量苦」；普賢行願品說：「代衆生受苦供養」。這是典型的代衆生受苦的說法。其實像這樣的教示，在大乘經可說到處皆是。是以做個菩薩行者，不是徒負一個名義，而是要有實際表現。

衆生痛苦是很多的，有無量無邊的痛苦，菩薩行者能夠發心代受，這當然是難能可貴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亦是值得我人對之予以最高的敬意！要知佛教中的發心菩薩，不但有代衆生受苦的精神，還有救拔衆生永離苦海的勇氣，更具如何使衆生離苦得樂的力量，像這樣的積極爲衆生解除痛苦，試問這個世間所流行的各個宗教學者，有誰能有如佛教中的菩薩這麼偉大的精神？

進一步說，在這世間，最苦的環境，莫過於地獄，地獄誰都不願進去的，進去了必然要受大苦，可是佛教的菩薩，不但無畏的入於地獄，而且還要常住於地獄，並發大心要莊嚴地獄，爲什麼如此？還不是爲的要代衆生受苦。如沒有要代衆生受苦的精

神，不說莊嚴地獄不願去做，就是入於地獄也不願爲。菩薩行者常常發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呼聲，還不是出於願代衆生受苦的一念？

到了現在這個時代，人類受諸痛苦襲擊，不但未比過去減少，可說還要多了很多，如救救苦難人類的呼聲，常從世界各地發出，可以得到證明。是以大乘佛教精神，雖在過去兩千年就被喊了出來，但從人類苦難的有增無減看，不但沒有予以積極發揚，而且根本未有突出表現，不能不說是佛教的最大憾事！身爲大乘佛子的佛法行者，捫心自問，實有愧對大慈悲父的佛陀！

佛教中向有這樣的兩句話說：「欲做諸佛龍象，先作衆生馬牛」；中國亦有兩句俗語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我們試對此看一看：一個要人「莫爲兒孫作馬牛」，一個要人「先作衆生馬牛」。爲衆生作馬牛，菩薩都願去做，還有什麼不能替衆生服務的？菩薩的悲心廣大，願力弘深，豈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眞正做個菩薩行者，確是極爲偉大而值得人們尊崇的！

俗語雖說：「莫爲兒孫作馬牛」，但事實「願爲兒孫作馬牛」的，在這世間做父母的，可說到處皆是。如常聽到那些爲人父母的說：爲了孩子的幸福，就是自己吃苦

一點也不要緊。或者見到兒女有了什麼痛苦，就說願代兒女受苦，不願看到兒女這樣痛苦。爲自己的孩子受苦，固然會得心甘情願，但爲別人孩子受苦，這就不是他的所願。所以一般世人，願爲兒孫作馬牛，不願爲衆生作馬牛。以佛法說：應該爲一切衆生作馬牛，不應專爲自己的兒孫作馬牛，菩薩爲衆生作馬牛，代替衆生受苦，在大乘經中，固到處發現，就是我國古德，亦有高度表現。如我國唐朝一位代病禪師，就是爲衆生受苦而聞名於世的。

二　禪師的誕生出家

代病禪師是中國浙江臺州天臺人氏，俗家姓陳，相傳他誕生時，曾有祥瑞的光輝，充滿在整個房間，使到鄰居們看到，感覺相當的詫異，不知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瑞相，後來知道陳家誕生了寧馨兒，一致認爲是吉祥的兆頭，並且認爲誕生的嬰孩，將來的成就不可限量。如以佛法的立場講，不是乘願再來的大菩薩，就是有大來頭的大聖人，不是普通人會有這種現象的！

他出生到這人間來，最初的生活相當美滿，父母的健在固不用說，而且對他極爲

慈愛，但想不到當他長到七歲，父親竟因一病而離開人世，拋下了他們母子二人。其時雖還年輕，但亦知道失去父親的悲痛，哀傷得幾乎死了過去，可說他的孝心出乎天然，不是徒然的隨人流淚！一個天眞的小孩，能如此的悲傷其父，更可看出他不是個等閒人，而是確實有其來歷的！

不特如此，他見到活活潑潑的父親，因患了一點點的毛病，就這樣的離開人世而去，人的生命體豈不是很危脆？那個人能久住於世？於是滋生了生命無常的觀念，再也不能安心的在家住下去，動起出世之志，要求母親讓他出家修道。剛失去恩愛丈夫的她，當然不願再失去親愛的骨肉，認爲這個可愛的兒子，也離開自己身邊而去，讓自己過著個人的孤獨生活，那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禪師看到再三的請求，沒有達到出家的目的，自然不能就此作罷的，爲了下定自己的決心，就斷去了自己一個指頭，看看母親是不是慈允。初雖還沒有感動慈母，但親戚們看到這情形，覺得這不是一個辦法，因爲長期的僵持下去，可能會影響孩子健康，與其這樣的糟蹋孩子，不如讓孩子去出家好，於是採用種種的方法，安慰勸說他母親同意，終於得到母親的慈允，完成自己出家的志願！

三　禪師的爲民除苦

禪師出了家後，很能如法的做個沙彌，遵守師父的嚴格指示。到了受戒以後，爲求對佛法有深一層的認識，開始到各方參訪，尋求善知識的開導。最初止於當時的東京，後來又到了河陽地方。當他到這地方時，正值河陽的亢旱不雨，使得種植成了大問題。不忍人民受亢旱之苦，乃自動的想爲人民求雨，以甦久旱不雨的困境，從此可以看出他的悲心，是怎樣的爲人民謀福利！

他在求雨之前，必按經中所示，畫八大龍王像，然後設立壇場，誠心誦經持咒，到了祝願已滿，乃將所畫龍像，投諸河水之中，讓它自動漂流。當時看他這樣做的廣大民衆，見到畫像在水中，或沉或躍不定，皆感到異常驚奇！然而過了不久時，風起雲湧的雷雨大作，千里乾旱的地方，一時雨水皆滿足，萬民因此而得甦。河陽一帶地方的民衆，感於禪師的慈悲救護，歸信三寶者就多起來。

當時在三城之間，常有暴風的狂吹，又有冰雹的降落，使將新栽的禾苗，或是將熟的稻穀，被毀得顆粒無收，房屋的打爛，更是不計其數，老百姓深感其苦，但是沒

辦法對付。古代沒有科學的知識，以爲這是毒龍的作祟，困攪地方上的人民。禪師知道地方有這樣的禍患，特來誦持密語加持，以求風調雨順，人民安樂。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暴風固然是沒有了，冰雹也就不再下落了，使得人民過著安定的生活，不若過去受諸損失。人民爲了感謝禪師的恩德，特立堂宇如生祠一樣的，對禪師崇敬紀念。可見一個人只要有益於人群，人群是決不會忘掉他的！

四　禪師的降伏猛虎

大歷元（西元七六六）年，禪師登太行霍山，深入山中極幽靜的地方，結茅篷住其中，專心一意修持。有一天當禪師不在去，剛走出茅篷準備開溜時，忽然見有兩隻老虎，張牙舞爪的停在路的中間，阻住盜賊要走的道路，使盜賊沒有辦法通過，一直等到禪師回來，盜賊向禪師表示悔過，知道這是自己的大錯——禪師因而對他開示因果的道理，要他切實的重新做個好人，放他安然的過去，然後再撫摩撫摩老虎頭，表示對牠看顧茅篷的謝意！其實這個盜賊，不是專做偷竊勾當的，不過是山下一個砍柴的人。人總是有良知的，他經過禪師的開

示，又見禪師降伏猛虎，從心靈深處對禪師生起敬意，認爲禪師確是有道高僧，於是改惡向善，依在禪師身旁，切實的照著佛法其所行的苦行。

五　禪師的破除迷信

霍山山中，有個山神廟，傳說很靈，一般鄉村人民，經常殺生祭祀，禪師覺得這不理想，亦不合於佛法慈悲，於是就到神廟裏去，對受奉祀的神說：「你這樣保護地方，當然是很好的，不過殺生來祭，對你及祭者都不利，不如你受佛法的五戒，從此不再受用衆生的肉食」。說來難以令人相信的，就是廟中供奉的石神像，竟不斷的向禪師點頭，似乎承認禪師所說是對的，願意接受禪師的開導。

石像公公固然接受了感化，石像婆婆却不爲所動，禪師看到這個現象，就不客氣的爲山神剃去鬍子，讓他去過出家的生活。石像婆婆既不首肯禪師的話，禪師就將她搬了出去，不讓她再受人們的祭祀。鄉村人民大都是迷信的，見到禪師這個舉動，深致萬二分的不滿，認爲破壞了他們或她們的信仰中心，將事告到州邑首府。太守看了人民的訴狀，覺得這個和尚做得太不像樣，不禁大發雷霆的說道：「眞是豈有

此理！此廟是當年高祖起義到此，久困陰雨，無法動彈，其神特地現形，示路以迎義師。高祖感念其德，後來塑石爲像，每年拜祭不輟，現你這個和尚，竟敢如此無禮，簡直胡來，應該予以嚴辦」！

太守說了這個話後，當卽下令將禪師拘捕歸案，禁閉在嘉泉寺內，鎖在一個僧人房裏，派人予以嚴密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接觸，僅在一個小洞內，送點粗菜飯進去，以維持他的生命。如是大概經過二十天的樣子，派人開門去看一看，看看他在房內，究竟做些什麼？打開房門一看，想不到禪師已寂然的入定，根本沒有把這當作一回事，這個消息傳出了，引動了全城人士，都來看個究竟。寺內的僧衆，看他深入禪定，覺得不是辦法，因爲問題存在，尙未作個最後處理。於是在他耳邊，輕敲幾下引磬，讓他先行出定，然後再作合理解決。

太守從外界的轟傳中，得到這個奇特的消息，立卽下令請他來相見，可是禪師不是普通的僧侶，太守一紙命令怎會就去，因此又觸怒了太守，認爲這個和尚表現得太過傲慢，再令人去請他來，並說如他不來，將他的頭拿來！禪師不但不爲所動，且斷下一隻手指，交來使帶給太守。太守見到使人帶回去的手指，不但不再大發雄威，且拿出願代衆生受無量苦的精神來

深深的受到感動，覺得他是個有道高僧，於是親自到山上拜見，迎請到山下的大梵寺內來住，並且建塔將禪師的手指，供養在塔內，以供人膜拜。從此以後，信佛的群衆，不但膜拜這個塔，而且對禪師也大興供養了。

六　禪師的受害無恙

禪師受到廣大信衆的供養，有些不畏因果的，動起謀害禪師的意念，以爲禪師是他們做壞事的大障礙，非除掉他不爲功，於是在飯菜放下了毒，然後以重金雇請一個貧女，將之送去供養禪師。禪師已知貧女的來意，貧女却不知道禪師已洞悉，還很假意的對禪師頂禮，然後向禪師說道：「這是我家所做的最好美食，自己家裏的人都捨不得吃，特地送來供養禪師，以向禪師廣求福德，佛是不逆衆生願的，想禪師定會接受我的微分供養」！「不錯，佛是不逆衆生願的，但這不是那一佛如此，而是每一佛皆然的，我看你也是佛」！貧女聽禪師這樣說，知道禪師已知她的來意，不禁大爲驚惶失色，要想再瞞騙也瞞騙不了，就坦白的把實情稟白禪師，請禪師絕對不能吃這飯菜，以免喪失掉自己的生命。可是禪師是有把握的高僧，自信這個毒藥毒不了他，仍

然將之一起吃光。過了不一會兒，毒氣下至兩脚之下，他站的這個地方裂開，自己生命沒有受到絲毫損害！禪師的這一表演，不論是親眼見到的，或者是聽人傳說的，於無限驚怪之餘，對禪師更恭敬尊重！

七　禪師的願代病苦

不論在任何一個時代，如遇到歉收的荒年，人們的饑餓是免不了的，當時由於收成的不好，廣大的人民在饑餓邊緣掙扎。禪師不忍人民這樣的受苦，想盡種種辦法去解救，並願代衆生受苦。特別是人民有了病患時，更是不遺餘力的照顧一切，侍奉湯藥，換洗屎尿，抹溫擦乾，無微不至的，不厭其煩的，通宵達旦的侍候，不但沒有皺過一下眉頭，而且願盡此一報之身，代人民以及一切衆生受諸病苦。正因他這樣的關心病人，願代病人受諸病苦，自己的本名是什麼，漸漸爲人之所遺忘，人人稱他代病和尚，代病之名就是這樣來的，能不令人對他肅然起敬？

病是一個極大的痛苦，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國向來說的「英雄只怕病來磨」，可說就是吐露了這個心聲。因爲一個身體强壯的人，平時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認爲是拿出願代衆生受無量苦的精神來

很自由自在的，一旦病倒下來，這樣不能做，那樣不能做，固然是件苦事，有時還要看照應人的臉色，那就更是苦上加苦。現在代病禪師，而且自樂其樂的願代病人受苦，這種偉大的精神，豈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到了唐德宗貞元十九（西元八〇三）年七月八日，禪師趺坐安然而終，爲任何人所不知道。因當時的四衆弟子，不曾發現他有過病，以爲又是深入禪定，還很歡欣的以香華供養。可是到了貞元二十（八〇四）年，去供養他的佛子，發現禪師的皮膚有了異樣，身體似也漸漸的堅硬起來，方知禪師已經圓寂。

佛子們見禪師端坐經年肉身不壞，認爲是禪師的功行所致，於是就將肉身裝金供養。

及後大約經過四十年的時間，佛教遭到會昌法難，受到極大的打擊，原因唐武宗受道士趙歸眞的挑撥，乃興起毀滅佛教的邪念，下令將國內所有的寺廟塔像毀去，以達到破除佛教的目的。時尊敬代病禪師的人，恐禪師的肉身像被毀，特地把他的肉身像，移入潛隱的陶洞之中，不久竟有瑞草產生出來，其形狀亭亭好像傘蓋，剛好把他的像遮蔽起來，不受風雨的吹襲，能說這不是奇蹟？

武宗因爲毀滅佛教，自食其果的在位僅六年。到他死了以後，宣宗繼承王位，深知佛教有它的眞理在，不久乃又恢復佛教，准許興建塔寺，再度僧尼出家。於是信衆特將禪師眞像，復又請入寺中供養，據說筋肉甲爪光潤，猶如金色，直至很久的年代，仍爲平陽人民的高度崇信！

八 結 說

佛法行人以拔衆生苦爲職志，這從諸佛如來，諸大菩薩，歷代祖師的種種表現，固可使我們確信無疑，就是大乘經典中的種種宣說，亦無非勸人如何從事拔除衆生苦的工作，可見這是佛法的一貫旨趣和精神，實值每個佛法行人，特別是大乘佛法行人，所當念念不可或忘的！不忘固然是不錯的，如何實行尤其重要。因爲佛是最熱心於救世的，亦是最富有同情心的，常常本於慈悲的意念，以人群的苦樂爲苦樂，從來沒有爲自己的安危打算，而且佛陀說到做到，可謂眞正是個實行家。佛陀如此，菩薩亦然，高僧亦爾，我們應以他們爲榜樣，從事救災拔苦的工作。

佛法確是令世間遠離苦厄的良方，而爲衆患逼迫的當今之世所必需者，我們應如拿出願代衆生受無量苦的精神來

何的本著佛法，以解救現在人類劇增的痛苦，實爲當前的唯一急務！但這不是口頭上喊喊的，而是要從多災多難的痛苦中，大顯身手的來實際拔苦，才是佛法的救世救人之道。但是現在很多自稱奉行大乘佛法者，雖也不斷的高呼救人救世，爲人類爲衆生拔除痛苦，但在實際行爲上所表現的又是一回事。因而，自苦不能離，他苦不能拔，同在生死苦海中浮沉，未免有負佛陀的慈意！今略述代病禪師的事實，願每個學佛者，拿出「願代衆生，受無量苦」的精神來！（寬嚴記）

拿出不惜生命護持正法的精神來

一 緒 說

諸位居士！在前兩個月的初一，我和諸位講的，都要每個學佛者，拿出大乘精神來，所言所行才能契合佛陀的本懷。今日我要對諸位講的，仍是本著這一意趣，所以題爲「拿出不惜生命，護持正法的精神來」。講到正法的護持，必然就會聯想到住持正法，而且依于向來所說，出家佛法行者，重于護持佛法，在家佛法行者，重于住持佛法。其實護持佛法，亦卽住持佛法，大乘經中每說菩薩爲護法城，就是這個道理。經常一般雖說現在到了末法時代，但如大家能依正法去行，仍然可以說是正法時代。不過照實際情形看，雖不可說正法已亡，但已到了不絕如縷的關頭，我們如果不忍正法從這世間的消逝，就得拿起大無畏的精神，盡自己的力量所能及，護持如來的正法，使正法永住于世間，以利益廣大的衆生。我們常說，如來正法，猶如普照一切的大

光明燈，有了這盞正法之燈，高懸在這黑暗世間，那世間的每一角落，都舒放出清淨光輝，使得每個無知人群，透過無始以來的蒙蔽，通達世出世法眞相，獲得性靈的開展以及得大自在！

正法流行在世間，爲什麼會得滅亡？主要出于外在內在的兩大原因。外在的原因，當然是很多，像其他宗教的惡意破壞，運用種種卑劣的手段，阻礙佛法的流行，打擊佛法的開展；或是遇到地方上的惡覇，不知佛法的有益人間，窺視三寶的各種財物，因而想要來毀滅正法；還有國家的統治者，出現沒有宗教信仰的獨裁，以爲宗教是阻礙人類進步的，于是不畏因果的下令毀滅佛法，正法的繼續流行，自然就成爲問題。內在的原因，不用說，就是從事佛法的修學者，特別是從佛出家的僧人，不但不能荷擔如來的家業，反而如獅子身中蟲一般的，成爲佛法的敗類，致令如來的正法，不能流行于世間，因爲人們看到佛子的腐化，想到正法不能有益于身心，世間何貴乎有正法的流行？所以正法滅亡的內因，有甚于外在的動力！當正法要滅亡而還沒有滅亡的時候，不論基于內在或外在的原因，我們都當挺身出來護法如城。外在的惡勢力來毀滅正法，固當予以有力的抗拒，告訴他們如來的正法，是世出世間的眞理所在；內

在的腐化份子敗壞正法，更要予以有力的掃除，告訴他們如來的正法，不能因你們而滅絕于世間。像這樣的來護持正法，才是佛陀的嫡骨兒孫，如不護持正法而敗壞佛法，那就要成爲我佛的罪人！

二　體證正法的代價

正法是佛所證覺的究竟眞理，體證得這眞理，而始成爲大自由的聖哲，但這不是僥倖得來的，是花了極大的代價才證得的。如通常說佛的成佛，不但在時間方面要經過久遠久遠，就是在空間方面亦要洒徧了頭目髓腦，換句話說，在久遠的時間中，犧牲了無數的寶貴生命，然後才有所得的，不是如想像的那樣容易。身爲佛子的我們，對這如來的正法，應以極珍貴的觀點來看待，不要等閒視之，從佛現生爲人宣說正法，似乎極爲輕鬆自在，要怎樣說就怎樣說，不費什麼大的氣力！殊不知佛在未證覺前，于無量劫中尋求正法，其所遭遇到的辛苦和困難，那是今人所想像得到的？老實告訴諸位，佛在因地當中，爲了求取正法，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不知做了多少人所不能做的事！是以吾人今日得聞如來的正法，應以怎樣的心情來感謝佛陀？一般不了

解正法的難聞，往往以爲這是很尋常的，甚至有了聞法的機會，亦予以輕輕的錯過，這不特有負佛陀的慈意，亦太辜負自己的性靈！如眞了解正法的難得，不特不願放棄聞法的機會，而且亦覺佛陀深恩的難報。總說一句，如來正法是以無數生命爲代價而得來的，我們對此希有難得的正法，應該予以高度的恭敬尊重！

佛陀所得的正法，所以說代價很高，實緣佛在因地中，曾經作內外一切施，就是不論內在的生命，或是外在的財物，都作無條件的施捨，這在大乘經典中，特別是菩薩本緣經中，說得是很多的。現在姑舉佛在過去生中爲月光王時，曾修無所不施的事實以爲說明。

經中首先這樣說：「菩薩摩訶薩，行無上道時，爲諸衆生故，乃至捨頭目」。這明顯的表示，爲了利益衆生，施捨頭目髓腦，亦是在所不惜。原來這位月光王，名德流布偏于諸方，常能利益無量衆生，愛護國土所有人民，猶如慈母愛于赤子。有時莊嚴城廓宣告人民，他的這些種種作爲，不是爲的貢高我慢，不是爲的抗禦强敵，不是爲的怖畏他威，不是爲的求作輪王，完全是爲欲令一切衆生，得到無上的大樂，不再受生死大苦，將一個國家感化得眞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所有人民彼此相視，皆如

兄弟姊妹一般，大家和和樂樂的，顏色和悅猶如秋月，人與人間，只有相親相愛，決無彼此互鬪。國王是奉行十善的，人民亦如王的奉行十善，全國人民對于國王的擁戴，「猶如牛王諸牛隨從，亦如衆星追隨于月，譬如衆商隨商主後，亦如衆兵隨逐主將」。使得國家的每個角落，無不洋溢著和樂氣氛，每個人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

當時有個在雪山修道的老婆羅門，聽到月光王這樣的愛戴人民，並以十善正法化導人民，內心感到老大的不高興，僞裝極爲和善的態度，來到月光王的面前，很客氣的對大王說：「我在雪山聽到大王的盛名，就對大王有著無限的傾慕，因在我的眼光看來，當今所有各國國王，無有一個能如你的。這個國家已是功德無量，今又得到你這大王領導，眞可說是每個人民的幸福！從今大王的一切表現看來，無疑你是來利益一切衆生的，對于個已的生命，當然不會貪惜的，現我想向大王要求一事，不知大王能否滿我心願」？月光王回答說：「你不須轉彎抹角的說話，請你直截了當的對我講，如有什麼需要的話，當盡我的力量所及，決無條件的奉獻」！稍停一停又說：「老婆羅門！現在你當知道：世間衆生爲三毒所惱，流轉在生死無有脫期，能夠出離這生死的，當今唯我一人而已。我今所以還住在這世間，不是對世間有什麼貪求，而是爲

了利益廣大衆生，你既然是衆生之一，當隨所愛悉皆與之」！婆羅門聽月光王這樣講，就婉轉的對王說：「假定大王眞的如此，現我請你先安定心，莫令身心有所戰慄，因爲我所要求的，不是一般的財物，如不先安定心，聽了心會顫動，是以不得不把話說在前面，免得你不能自勝的倒臥于地」！

王當卽答覆婆羅門說：「我從過去開始發心爲衆生以來，就立定了堅固的誓願，其心難爲世間所動，因我爲諸衆生發菩提心，生命犧牲尙且在所不惜，何況身外的種種財物等？我現在告訴你：家中有著錢財，如果不能施捨，當知是人爲守財奴。如一棵有毒的樹，雖生很多的華菓，但沒有人能受用，又如一口深井，繩子如果短了，無法得到水用，有財不能惠施，當知亦復如是」！婆羅門聽月光王說得這樣慷慨，接著道：「大王！你的確是很好的，不過空口說白話，那是沒什麼用的，要有實際的表現，才算眞正的大施。現我不需要你別的什麼財物，請將你的頭拿來」！時諸大臣聽了婆羅門這話，不客氣的用種種話，非議這個老婆羅門，老婆羅門亦因此向諸大臣，顯出自己的種種威力！月光王看到他們這樣論辯，覺得不是辦法，乃勸告諸臣說：「你們不應這樣阻止我的施捨，我當滿足這位婆羅門的心願，你們知我治理這個國家，從

來沒有貪淫瞋恚愚癡，所得果報今已成就，捨身時則如脫蛇皮，平時我常向你們宣說正法，勸你們要如法的求取正法，我爲正法不惜生命，現在怎可吝于這個頭顱？他既要我拿頭來，我將以此頭施捨，沒有什麼可惜的！爲求無上的正法，我願以這頭供養，請你們不要阻止我」！

三　正法有什麼價值

如上所說，我們知道，佛所體證的正法，的確是不容易的。可是有人或許要問：以犧牲生命的代價求得正法，正法本身究有什麼價值？如果正法沒有什麼價值，那又何必用那麼大的代價去求？當知正法的價值大得很，大到沒有辦法可以思量得出的，爲什麼？首以佛陀來說：爲佛子者誰都知道，佛是極爲崇高偉大的，他那深邃的智慧，廣大的慈悲，無量的功德，在這世間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的！但若進一步的追問：佛是怎樣成的？功德怎樣來的？智慧怎樣得的？慈悲怎樣生的？要給這些一個答案，不得不肯定的說句：皆是由法而有。金剛經說的「一切諸佛，皆從此經（法）出」，固爲學佛行者所熟知，涅槃經說的「法是佛母，佛從法生」，更明顯的指出法的價值

，佛的成佛既由于法，是以學佛行人，不論是要出離生死的苦海，不論是要滌除煩惱的垢穢，不論是要永離惡趣的痛楚，不論是要獲得人天的福樂，皆有賴于正法，亦唯正法可以達到如上的目的。這末說來，正法的價值之高，豈是我人所能思量得到的？再說，正法是自證的境地，微妙得難以思議，縱然多方開顯，亦不能將正法的價值描寫得出。

如是難以思議的正法價值，不論那類衆生，如能接觸到它，沒有不得到它的殊勝利益。度無極經中，說有這樣一個事實：過去有個比丘，修持非常精進，常讀誦般若經，其聲音的清脆悅耳，不是一般人所及的。後來有一天，他誦經聲音，爲一個七歲的牧羊孩子聽到，就向這個誦經的聲音走去，到了比丘誦經的處所，很自然的舉身下拜，恭敬如法的聽誦經典。當時這個比丘，正誦到色空之處，牧羊孩聽了，竟然有所悟，並向比丘提出很多的問題請說，使小孩充滿了法樂而去。可能以此聽法因緣，早日換個新的生命，所以沒有經過好久，小孩竟爲老虎之所吞噬，轉生投到長者家中。說來難以令人相信的，就是他母親在懷孕時，如舍利弗母親一樣的，有了很高的智慧，不要從人聞說佛法，就能宣說甚深的般若義，而且不論說得多麼久，都還精神百倍

的，從來不感到疲倦。及至轉生的牧羊孩誕生，固已能夠宣說經典的義理，及至到了長大以後，更是成爲說經能手，到處說法度化衆生，不知多少衆生，在他的法力感化下，得到佛法的受用。至于他自己，在這一生中，亦已得到生命解脫！我們試想想看：由于最初的聽聞經法，竟然做到自他皆得法益，這不是法的價值是什麼？我們對于法的價值，應該予以高度信受！

四　護持正法的模範

佛陀求取正法，代價固然很高，佛子護持正法，亦要有犧牲精神，如果不然的話，很難收到護法的效果。前面說過，抗拒外來的侵犯，固然是護法，掃除內在的腐化，同樣是護法，而且外在的侵犯，由內部腐化而來，如內在是健全的，外患不容易侵入，是以如何强化佛教的內部，實爲每個佛子的重要課題。所謂內部腐化，破齋犯戒，種種不如法的行爲，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神佛不分，邪正不別，表現種種迷信行爲，亦是重要因素之一。試看今日自由地區的佛教，由于政府的實行民主，尊重各人的信仰自由，對于流行的宗教，不但不予以壓制，且讓它自由發展。可是我們佛教，

拿出不惜生命護持正法的精神來

因爲到處泛濫著迷信色彩，致使新進人士固不願接近佛教，就是原極尊重佛教的人士亦離得遠遠的，他們認爲佛教不能配合時代，是無益于時代人群的，時代人群亦何愛于佛教！佛教給于時代人群的影響如此，要想推動如來的正法輪怎麼可能？是以今日佛教之患，不在外來惡勢力的迫害，而在內部思想行爲的腐敗！讓我說句沉痛的話：今日佛教的現象，不特外人看不順眼，就是有心的佛弟子，亦覺得過意不去，因爲種種的迷信行爲，實是佛教所不應有的！

所以如何護持如來的正法，消除內部的種種迷信行爲，該是當前的最切要務。但這要有膽識的大德，不惜生命的挺身而出，才能轉變內部的腐敗風氣，恢復佛教本來的眞實面目。說到這裏，我想舉個大德，作爲我們模範。在中國明朝的時候，有位明德法師，十三歲就出家，于受具足戒後，在參訪過程中，接受萬松法師的指示，專心研究楞嚴的旨意，于第四卷讀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一句，恍然有所領悟，後來弘化各方，道譽日漸隆盛。當時江浙等地，崇尚玄武神的風氣很盛，不但在俗人向他膜拜，就是出家僧亦向他頂禮，這實在太不成話。明德法師看到一個僧人禮玄武神後，問他：「你爲什麼來此」？僧說：「我爲禮祖而來」！德師不客氣的呵斥他

說：「玄武不過是北方的一個水神，亦卽佛教說的毘沙門天王，不過爲佛教的護法神，你把它看成佛教的祖師，這不是糊塗透頂，荒謬到極極」？說完以後，就將玄武神予以摧毀，另外塑尊達摩像供在那裏，然後對那僧人說：「這才是佛教的祖師，你應向這祖師禮拜」！不特如此，從此以後，凡是德師所經過的寺廟精舍，如供有玄武神像，無所保留的毀去！像這樣的護持正法，才是眞正的護法，我們應以他爲榜樣，摧毀佛教的一切迷信，護持如來的清淨正法！

五 結 說

佛教是最極理智的宗教，如來以生命所得來的正法，不但不違背時代潮流，而實爲每一時代所需。假如每個時代進步安定，人類和平生活幸福，那我們就不談，如以現在來說，佛法實爲今日人類所必需，而且需要的殷切，爲任何時代所不及。因此，身爲佛子的我們，不但要求如來的正法，更要護持如來的正法，切不可以爲現在是太空時代，人類科技進步到不可思議的境界，佛法在今後時代派不上用場，如作這樣想，你不但沒有摸到佛法的邊緣，而且成爲我佛的頭號罪人！當知時代不論怎樣的進步

，甚至進步到可在太空中漫遊，人類還是需要佛法的。因爲人類本身所存在的很多問題，不是進步的科技所能解決的，所以當今各國的高明之士，一致認爲佛教在今後的時代中，扮演著一個極爲重要的角色！爲了佛法的弘揚，爲了正法的住世，爲了世間的淨化，爲了人群的救濟，我們都得勤求如來的正法，因爲正法的勝利是超過一切的。華嚴經說：「若聞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珍寶；是菩薩得聞一偈正法，生上財想，勝得轉輪王位」。這末說來，我們對于正法的勤求，怎麼可以懈怠馬虎？又怎麼可以臥屍終日？

當今世界的動亂，已經到了爆發點，因爲世界各國的人民，對當前的各種狀態，表現極端的不滿，隨時隨刻都有大規模的騷亂可能，而且在這空間已經縮小的今日，眞可說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任何一地的騷亂，都可能引起全世界的動盪，甚至毀滅整個世界人類！具有廣大悲願的佛子，應重視當前的這個事實，以佛法來安定人心，以正法作人類指南，引導人們走上合理性的軌道，同向人生自由解脫的終極目標邁進！但要做到這點，我們得先對于正法有所認識，並且不惜生命的護持正法。唯有如此，世界才得和平，人類才能得救，而不致于同歸于盡！爲什麼這樣强調正法？前面

說過：正法是普徧的永恆的必然的究竟的眞理，適應各個不同的時空，不受任何時空的限制。不特如此，而且正法又是人生道德的規律，唯有依于正法的實踐，才能完成人生的道德。對于正法不了解，不依正法而實踐，不特人生道德不能完成，而且人生成爲極大空虛，生存在這世間也就沒有什麽價值。如何將正法攝于身心之中，如何以正法攝化一切衆生，是每個佛子應有的精神表現！正因爲正法有著這樣的尊貴價值，我們才要愛惜它、護持它，讓正法永遠的流傳世間，使正法的光輝朗耀在世間，指引人群走上自由解脫的光明大道！（寬嚴記）

拿出不惜生命護持正法的精神來

獅城演說集

拿出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精神來

一 緒 言

諸位居士！今爲夏曆五月初一金剛法會日，我們又聚集在般若講堂，修學佛法，聽聞佛法。在這局勢極爲動亂的時代，不能不說是幸運及有福了！今日我要對諸位講的佛法，是「拿出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精神來」。「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兩句話，是出於觀彌勒菩薩上生經中，而從優波離口裏說出的。驟然看到這兩句話，必然會感到很驚奇。因在一般學佛者的觀念，不論是修學小乘的，不論是修學大乘的，依佛法禪定等行去實踐，以期求煩惱的徹底斷除，是佛法行者的應有精神，怎麼可以「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如果眞的如此，試問你的學佛究爲什麼？現在不但不指示學佛者，積極的修禪定行以斷煩惱，反而要人「拿出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精神來」，難道你是已經著魔不成？或你想做我佛的大叛徒？問題確實極爲嚴重，對這如不有個

正確的交代，可能產生極爲不利的後果。在此我得先爲交代清楚的，學佛必須修禪斷惑，是天經地義的大事，任何人不得有所懷疑的，亦是每個學佛者所當這樣去做的，但「不修禪定、不斷煩惱」這話，有深刻意義在，我們不可不知。

優波離尊者所以說出這兩句話，是因佛在前後諸經律中，不只一次兩次的爲彌勒菩薩授記，說他將來繼我而在這個世間成佛。雖說「佛記此人成佛無疑」，但在以斷煩惱了生死爲急務聲聞行者看來，當時彌勒還是未斷諸漏的凡夫，縱然從佛出家居住在僧團中，但他與一般出家人，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他的聲聞僧，總是精進不懈的如法修行，獨有彌勒老是那樣的「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似乎是很優閒的樣子，不知爲什麼要來從佛出家！像這樣的一個懶惰和尚，照理應該受到佛的嚴厲呵斥，現在不但不如此，反而說次我後當成佛者名曰彌勒，竟然爲他授記作佛起來，怎麼不爲樂修禪定、疾斷煩惱的聲聞行者，感到極大的莫名其妙！尤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就是佛說了次我當成佛者是彌勒，而彌勒也就當仁不讓的向佛表示：「世尊！願我未來作彼彌勒」。佛也欣然的接受他這個表示，認爲他確是當來成佛的彌勒！如是心心相印的師資道契，假定彌勒沒有一點眞工夫，怎麼敢以一肩擔當？因此，我們對這兩句話

，不應單從字面看，而應深入內在看，以發現它的積極義，亦是我們所要拿出這個精神來的原因所在。是以希望在座諸位，對這要加特別注意，不可輕易忽略過去！

二　彌勒的特殊風格

一個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出家人，在一般人看來，似乎不大像個出家人，因他沒有如法的修行，但如從彌勒特殊的表現去透視，不難發現他是個不愧得到佛陀授記的大菩薩。如教主釋迦牟尼所弘揚的佛法，所教化的各類衆生，雖曾付囑其他的聖者，但主要的還是付囑彌勒菩薩，要彌勒全力擔當起來，這豈是不修行者所能做得到的？彌勒本是彌勒淨土的領導者，接引人們上生兜率淨土的，但是西方彌陀淨土的弘揚，佛在無量壽經中也是付囑彌勒的。還有禪宗向來傳說的，就是初祖迦葉尊者入定鷄足山，旨在將釋尊的寶衣肩持，等待彌勒當來下生成佛時，親自面奉彌勒。其他經律當中，說到彌勒菩薩因緣的還很多。彌勒在佛法中，假定沒有特殊的修爲，怎會受到佛陀這樣的重視？又怎能得到佛陀爲之授記？因而我敢肯定的對諸位說：彌勒是位久修大行的大菩薩，其所具有的種種功德，不但我們凡夫之所不知，就是二乘聖者亦所

不識，甚至登地菩薩亦還了解不清。總之，大菩薩的作爲，不能以凡夫的眼光來看的，不說像彌勒那樣不可小看他，就是瘋瘋顛顛的亦不能以爲非的，因爲菩薩是隨順衆生的，認爲衆生要菩薩作怎樣的表現，菩薩就隨順衆生表現怎樣狀態，如不知此而以爲眞的這樣，那就可能造成誣謗大菩薩的重罪！

彌勒是位大菩薩，以利益衆生爲本，如像一般佛法行者，終日盤起雙腿，修定求斷煩惱，試問怎能去度衆生？不但度生不可能做到，甚至會墮入無爲坑，再也沒有辦法起來，成爲一個敗壞菩薩！眞爲悲心之所驅使的菩薩，那裏有衆生需要救度，立刻就得要到那裏去，席不暇煖的奔馳於菩薩道中，那裏可以斷煩惱而修禪定？這麼說來，奔馳菩薩道上的菩薩，難道就不要修菩薩行了嗎？不！當知卽在菩薩道上奔馳時，就是眞實在修廣大菩薩行。因爲菩薩在菩薩道上奔馳，不像現在人觀光那樣的，到處在遊山玩水，而是精進的在實踐他的悲智。諸如六度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智慧，都是菩薩所應修的，那裏可以說是專修禪定？不能因爲看不到菩薩修定，就以爲菩薩沒有修行。印順論師說：「彌勒菩薩之所以表現這種風格，因爲在五濁惡世，菩薩的修行，應該重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慈悲、智慧——如不修習這些功德

，福德不足，慈悲不足，專門去修定斷煩惱，是一定要落入小乘的。彌勒菩薩表現之菩薩精神，爲末世衆生作模範，所以並不專修禪定、斷煩惱，而爲了利益他人，多作布施、持戒、忍辱、慈悲、精進等功德」。這麼說來，彌勒不但不是個不修行的人，而是眞正在實踐菩薩行的菩薩！

三　彌勒的慈心普洽

彌勒譯爲慈氏，稱爲大慈彌勒，是位慈悲心極重的大菩薩，而慈爲佛弟子修養佛心的根本基礎。彌勒爲慈氏的因緣，諸經論中說得雖然很多，但心地觀經表現得最爲突出：「彌勒菩薩慈氏尊，從初發心不食肉」。食衆生肉，是促成殺害衆生的主因，如果現實世間，沒有一人食肉，試問還有什麼人去殺衆生？殺了衆生又作什麼用？可見不食肉看來很簡單，而實是大慈悲心的起端。現在是個殺業極重的時代，由於人們嗜食衆生肉，全世界每天受宰殺的衆生，大大小小的眞不知多少。正因人們酷殺無辜弱小衆生，以致人與人間亦在互相殘殺，甚至還有大使得這個世界到處充滿血腥氣，冥想這幕悲劇的上演，怎不令人感到極大

怖畏？且從佛法三世因果律看，今日你吃牠的肉，安知他日不爲他所食？是則現在你在口中所咀嚼的一塊一塊的肉，並不是什麼猪馬牛羊的肉，而實就是吃的自身肉，果眞這麼一想，那裏還能忍心的將肉送進口裏？是以做個眞正的佛教徒，不但不應忍心害理殺食動物，而且應當慈護一切動物，使諸動物無所怖畏的生存下去，讓牠自然的結束其生命，不要怕這世界到處都是異類衆生，佔據我們人類生存的空間，事實這是不可能的，各有各的生存環境！

從這現實世間到處都是殺氣騰騰的狀態看，我們認爲彌勒菩薩的大慈精神，有予以積極發揮的必要，因像彌勒那樣廣大慈心，確實很少有能超勝的。因爲彌勒從久遠劫來，經常的修慈心三昧，觀察一切衆生本性平等，不因現實衆生有各式各樣的類型，就對他們有著不同的看待。是以彌勒菩薩的大慈心，普徧的覆護一切型類的生命，不論對任何一個人，不論對任何一衆生，都是柔和慈藹的笑口常開，即使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也都忍讓的不作任何諍論，以免傷害到衆生，使衆生感受苦惱。像這樣的充滿慈心，不正是今日所需嗎？穢土衆生有著無邊的苦難，這是佛在經中所常告訴我人的，而當前的人類苦難更是愈來愈多，以慈悲爲本的佛弟子，能不爲苦難的人群，發

揮慈悲的精神嗎？能對苦難的人群，不予聞問的援手，獨自去修禪定嗎？爲了解除衆生的苦難，特別是解除人類苦難，本於慈心去多做利濟一切衆生的大事，不爲自己專修禪定而斷煩惱，這有什麼不對？以佛法的觀點看，一切衆生都在受苦中，行菩薩道的菩薩，必須對它們慈愛、憐愍、同情、護助，設法把他們從苦痛深淵中濟拔出來，無時無刻不在打算爲衆生服務，從服務衆生中，調伏自己的煩惱，訓練自己的定力，試問這有什麼不對？

四　彌勒的留惑潤生

彌勒既本慈心不休不息的行菩薩道，而且已經得到釋迦世尊的授記作佛，爲什麼還是「具凡夫身，不斷諸漏」？不斷諸漏就是不斷煩惱，經中常說菩薩「留惑潤生」的這話，我們對它應該特別注意。菩薩度生，不是坐在安樂椅上口頭說說的，或是居於涅槃宮中發號施令的，而是要深入生死海中以顯身手的。因爲需要救渡的苦惱衆生，都沉淪在無邊際的生死苦海，度生的菩薩如不入於生死，試問怎樣從事度化工作？但要入於生死，亦得有其條件，那就是要以煩惱滋潤於業，以業去感受生死，如將煩

惱都斷了，業沒有惑水滋潤，不能再招感生死，就要入於寂滅涅槃，怎麼還能濟度衆生？入於無餘涅槃的聲聞聖者，所以「所作已辦，不受後有」，關鍵就在他斷了潤生的煩惱。菩薩爲了在生死中追逐衆生隨緣救度，不特彌勒大士不斷煩惱，任何一位菩薩亦不斷惑，我們不能看到「不斷煩惱，不斷諸漏」的這類話，就以爲彌勒很平常，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菩薩，假定這樣，那就錯了！以大乘佛法說：不斷煩惱而在生死中度生，才顯示菩薩的偉大！如爲自己的生死解脫，而急切的求斷煩惱，這不是佛法所貴的。正因彌勒久遠劫來，都爲利樂衆生而忙碌，從利他中完成自利，所以得到佛陀的授記，這那裏是偶然的！

至於具凡夫身，這亦是必然的，因爲煩惱不斷，當然是屬凡夫，但若另外說法，亦是未嘗不可，那是菩薩示現，本來不是凡夫，示現而爲凡夫，以與凡夫打成一片，從而進行有力教化，使諸凡夫也慢慢的走上佛道。不特佛世時的很多菩薩如此，就是示現於我國的很多菩薩亦然。看來是個凡夫，實則是大菩薩，如果有眼不識泰山，當面錯過亦不知道。奉行正常道的菩薩，總是老老實實的，默默在做佛化工作，決不隨便顯示自己是個菩薩，所以菩薩的風格，都是極爲平實的，甚至顯得極爲苦惱，不容

人把他當作菩薩看。唯有相似菩薩，冒充眞實菩薩，才會處處顯出自己的不平常。但作假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初初好像是菩薩，經過一個相當時期後，這位假菩薩忽然消失！嚴格說來，什麼都作不得假的，何況是做度生菩薩？彌勒是個脚踏實地奉行菩薩道者，只知怎樣去做菩薩所應做的事，而且做來不落絲毫痕跡，是以當時在佛陀的法會中，一般都把他看成不斷諸漏的凡夫，而他也就以凡夫自居，決不會衝出來，向大衆表白自己的身分！一般人甚至於聲聞人，不知他是高級菩薩，但佛徹底了解他是怎樣程度的人，所以多次爲之授記，並且介紹他在兜率內院如何度衆，當來下生成佛怎樣，使在會大衆對彌勒有個正確認識。

五　彌勒的當來成佛

彌勒爲賢劫千佛的第五位佛，在釋迦佛的法會中，雖爲釋尊的弟子之一，但曾得到佛陀的數次授記，說他當來在這世界成佛，於龍華樹下三會度生，在成佛的時候，仍然稱爲彌勒，顯示彌勒的慈心度生，從因地到果覺始終如一，從來沒有一念捨離慈心。像這樣一位當來下生的彌勒佛，當是我們衆生所迫切需要的。所謂當來下生成佛

，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依照經中告訴我們，他現居住兜率天內院，約需居住四千歲，如以人間的歲月計算，約需經過五十六億七千萬年，然後下生到這人間，於華林園龍華樹下成等正覺。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說：「時誦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摩訶薩是。我涅槃後，五十六億萬歲，當穰佉轉輪聖王國土，華林園中金剛座處，龍華樹下得成佛道，轉妙法輪」。照此說來，彌勒在這世界的成佛，是還有個相當長的時間，可是現在有些邪道之流，不明佛法的眞意，從佛經中東抄幾句，西錄幾句，說什麼燃燈佛退位，釋迦佛掌盤，現在釋迦佛又退位，到西方休息去了，什麼都不再管了，因而當今是由彌勒佛掌盤，彌勒佛出現世間，龍華勝會快覩。這完全是無實根據的妖言邪說，不值得我們信受，如果誤入他們歧途，以爲彌勒眞的出世，那你就是罪過無邊！

彌勒既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到這個人間來成佛，我們現在豈不是得不到彌勒的慈心護念？這也不然！如我們確認這個世界是苦的，而且苦到無法容忍的程度，只要全體佛教徒，懇切至誠的祝願，祈求彌勒的早日下生到人間來，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彌勒的大慈，總是隨順衆生的。不特如此，而且彌勒爲慈心所牽，經常示現

在這人間，度化所應度化的人群。如六朝現居士身於義烏，假名傅翕，曾爲梁武帝說法；五代時先在福建莆田現身，後來又於浙江奉化，示現爲布袋和尚。這都是佛弟子所熟知的應化事蹟，可見彌勒的慈心，時刻都在護念著我們，問題就看我們是不是有緣，接觸到大慈彌勒，如布袋和尚交給王仁煦四句偈語說：「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從這可知彌勒時刻都在我們前後左右，不過我們不認識就是。如瘋顚作態的布袋和尚，假定不是他自己留下四句偈，那個知道他是彌勒化身？當他遊化人間的時候，住處固然是沒有一定，行爲也不怎樣的正常，出語更是無有層次的，可是他終年笑口常開，有人打他固然不還手，有人罵他也不與人鬪，什麼都以慈悲爲懷，忍讓爲先，因而很博得當時一般人的好感，樂意的追隨他，受到衆人愛戴，但不知道他是菩薩。

六 結 說

現在我們這個世界，眞是混亂到了極點，不但到處是火藥氣味，甚至各國所存有的核彈，也達於高度爆炸的邊緣，似乎不使整個世界粉碎，大家誓不罷手的樣子。人拿出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精神來

類生存在這樣的世界中，苦難固然已經到了頂點，窮困境況更是趨向惡化，人們儘管普徧不滿，可是一點辦法沒有！是以今日人們所受的痛苦，敢以大膽說爲是史無前例。如有很多落後地區的人民，餓得連飯都沒有得吃，身上只剩了枯瘦的骨架子，看來三分像人七分似鬼。還有很多的地方，在極端的困難下，而以人爲的方法，加深人民的窮困，使得人們更加無法活下去！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物質生活的缺乏，固已使人感到極大的不安，精神生活的苦悶，更是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每日從新聞報導中，似乎聽到世界各個角落，都在發出維持和平的呼聲，可是事實不是那麼一回事，因而加深了人類的憂愁苦惱！在這黑焰沖天，到處都是猖狂的今天，要想挽救世界的毀滅，拔濟人類的種種苦難，我以爲有大大發揮彌勒慈心的必要，而且這個慈心的修養，不是從世間一般感情滋生起來，而是通過理智訓練所產生出來，那才普徧的慈護一切衆生，不致於中感情用事的，分別關係的親疏，或給予他的慈愛，或不給他的慈愛，假定這樣，人類的災難仍然難免！

如上所說看來，彌勒大士，「具凡夫身，不斷諸漏」，「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不特不如一般所想像的是個懶和尙，而且眞正是位菩薩行的實踐者。慈悲是佛法的

特德，不論是佛或菩薩，都以深廣的慈悲心，救護一切苦惱衆生，而大慈彌勒所表現的慈心，更是普徧到每個衆生的身上去，從來不捨世間的每個衆生，總是精進不已的在做自利利他的工作，這那裏是重修禪定，疾斷煩惱的聲聞行者所能體認得到？正因彌勒以無比殷重的慈心，深入廣大的衆生界，所以得到佛陀的授救度所應度的衆生，所以得到佛陀的授記作佛。現在一般發心學佛者，看到有人不像他們那樣的修行，立刻就以爲他們是寄身於佛教的，對他加以輕視和疏遠。殊不知自己未得慧眼，怎能知道他不是一位大菩薩？中國一向重視山林佛教，在山林中用功修行的，就以爲是有德行的，如有深入社會與廣大群衆接近時，就被認爲是不大修行的。因而中國雖被認爲是奉行大乘佛法的，但行動的表現却十足是小乘的，無怪大乘佛法不能發揚！如要眞正發揚大乘佛法，以大乘法濟度濁世衆生，我以爲要有很多彌勒大士那樣的風格，大乘佛法才能發揚起來，是以我今特以「拿出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的精神來」爲題，期與諸發大乘心者，共同馳騁於菩提大道！（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拿出無求即時成佛貪心的精神來

一 緒 說

諸位居士！今日爲夏曆六月初一金剛法會日，在這動亂不已的時代，諸位能踴躍的來參加，一方面可以看出諸位學佛的虔誠，另方面亦可說是諸位的幸運和有福！佛陀出現到這人間來，正是印度最動亂的時代，是以特別發揮佛陀的悲願，爲動亂中的人群，謀求苦難的解除！因而，愈是動亂的時代，我們愈要發大心，學習佛陀那樣的，爲亂世衆生解救苦難，才是佛弟子應有的精神！老實告訴諸位，在這時代之下，不論外界怎樣動亂，我們都得穩定自己的內心，堅定自己學佛的意志，既不可隨外界的動亂而動亂，亦不可因世界的動亂，而退失學佛的初心！

學佛，不用說，是以佛爲我們學習的終極目標，亦卽以成佛爲最高的志趣，假定不是如此，怎可叫做學佛？但是成佛，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亦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

經過長期的行菩薩道，才能實現這理想的崇高的目標！因而在學佛的途程中，決不可掉以輕心，更不可想像爲是很容易的事！很多學佛的人士，特別是圓融論者，迷醉於『卽身成佛』說，總想在這生中成辦，不能不說太過奢望，亦是將成佛看得太簡單，未免是極大的錯誤！

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是個行正常道的發心菩薩，以正常道實踐菩薩行，自不要求迅速的成佛。依佛陀自己說，他的得以成佛，是經三大阿僧祇劫行因而來，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是卽身成佛，如以爲佛陀是卽身成佛，那就沒有認識佛陀之所以爲佛陀！或有根據『父母所生身，直登大覺位』的兩句話，證明佛是卽身成佛，我們亦不以爲然！兩千多年前的佛陀，是卽生身而體證法身以成佛，這自也不是那個佛子所可否認。但若以爲就是這一生修行所成，依於佛陀所開示的正常道來看，那是很難邀得徧爲一切衆生而發心的佛子所能信受的！

當知佛於這一生中成佛，不過顯示佛的成佛因緣成熟，並不是說佛在這生中開始修行而成佛，實則早在古釋迦佛時，就已發心修菩薩行。如以正常道說，在時間上，已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裏只是現生中事？如再把時間拉長講，三大阿僧祇劫，

不一定就成佛，要經無量無數的阿僧祇劫，實是無量無數阿僧祇大劫行因而成就的」。在向「卽身成佛」這方面追求，特別唱出「我無求卽時成佛之貪心」，以對治貪圖於現生中要求成佛的佛法行者，免得走上「欲速則不達」的岔路！

二　不計時間的積極度生

當知菩薩發心，不是爲的自己，而是爲的無量數的衆生。其爲無量數的衆生，不單是讓他們得到人天的福樂，而是皆令入於無餘涅槃而度之的。衆生是這樣的衆多，涅槃是這樣的難入，而衆生的根性又是各式各樣的，那裏是短時間所能完成的任務？何況菩薩是不捨一個衆生的，不管衆生處在怎樣的環境，菩薩都要到那環境中，設法接近他，慢慢感化他，沒有相當長的時間，怎麼能達度生的目的？是以由人直向佛道的菩薩，深知佛道長遠，逐步向前邁進，決不要求速成。唯有如此，才能顯示菩薩行的偉大！

對這，太虛大師在優婆塞戒經講錄中亦有表露：「佛法原不拘限於現身此世爲立

足點，乃普爲一切衆生而發心。蓋以佛法觀察：人與一切衆生更互關涉；而一世界與無量世界，亦相攝相入，如帝網之重重無盡。因此佛法不是爲此一人生與一世界而起」。發心修行的菩薩，通常都說是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看來好像是有兩大任務，實則是以教化一切衆生爲唯一心願，因爲成佛，還是爲了度生，如不度生，成佛又做什麼？如果單是爲了解脫，成就聲聞聖果，就可以辦到的，根本不需要成佛。既以度生爲唯一心願，衆生是那樣的衆多，那裏是短時間所能度盡？

菩薩時刻存心度化一切衆生，照理度盡一切衆生，並不是件太大的難事，爲什麼要花那麼久的時間？當知衆生在這世間，不但多生多劫之中，造了無量無邊罪業，就是現在生而爲人，亦無時不在造罪中，甚至在受菩薩教化時，本已改惡向善的，可是一離了菩薩，就又故態復萌的，照舊造種種的罪！像這樣罪業深重的衆生，菩薩如不時時的照應他，怎麼能有令他得到救度的可能？經中常說菩薩爲了不捨一個衆生，不特經年累月的跟著他，甚至多生多劫的跟著他，如果是個要求卽身成佛者，怎能做到不捨這個衆生？可見眞發心者，只問如何度生，不論時間長短。

菩薩發心，不但度生是偏爲一切，不論什麼都是偏爲一切，所以印順論師說：「

菩薩發心修行，徧爲一切衆生，徧淨一切國土，徧禮一切諸佛，徧學一切法門，徧斷一切煩惱，徧達一切事理……一切功德，都是盡虛空，徧法界，到達究竟圓滿。如華嚴經說的佛果與菩薩行，是怎樣的高尚、圓滿」！一切徧爲一切，諸位試想想看，這是短時間內所能做得到的嗎？稍微有點頭腦的人，相信都認爲是不可能的！是以眞發菩提心而度生的菩薩，應把時間看成度生的鎖鑰，不論經過多久的時間，只要自己所應度化的衆生尚未度盡，就應不計時間的積極去度生！

最高無上的佛果，是最究竟圓滿的，不特不是短時間所能成辦，亦不是小小因行所能成就，加上當時印度思想界的風氣，要以個人解脫而得自我獨存，對於如何成佛的大法，佛本欲直接宣示出來，以期每個聞法的衆生，皆能得到無上正等覺，可見當時佛陀的本懷，原在由人而直向佛道。但因當時思想風尚如此，急求自身解脫的，爲普徧共同要求。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遇到這樣的根性衆生，要想發揮自己的本懷，幾乎是絕對不可能的，因而我佛在當其時，確有無從說法之慨！這在經律之中，都曾有所流露，可以想見當時佛陀心情是怎樣的沉痛！

以大悲大願來這濁世的佛陀，本是爲了救濟人群而來，現在不能說法度生，怎能

實現覺世救人的悲願？經過再三的考慮，看看以怎樣方便，表達度生的心意，於是乃決定的，適應當時機宜，宣說我空法有的教法，使諸聞法的大衆，先得自己的身心解脫，再逐漸的引導走上佛道的坦途。佛陀這一方便的運用，確曾收到很大的效果，致使厭離心切的行人，紛紛得到羅漢解脫果，並且認爲這是究竟解脫，無意更求最高的佛果。殊不知他們所得的寂滅，並不是眞正究竟的寂滅，要得究竟寂滅，還得再進一步。換句話說，佛陀本懷，還未完滿的暢達出來！

三　肯定長期的修學佛道

佛陀看到他們得少爲足，以不究竟爲究竟，總覺不是辦法，應該還得運用方便，引導他們走上佛道，於是特爲少數大心凡夫，深智菩薩，直說自證的境界，顯示人生的實相。如大師在佛學源流及其新運動一文中說：『釋迦佛陀時……方便說人無我的小乘法，適應當時思想的機宜……。然佛陀同時與曼殊室利及彌勒等一二大心深智者，則直說其自證的法界……。五百年後，由龍樹、無著等，發見了曼殊室利與彌勒等所傳的佛教，成了印度大乘思想的發展時代』。如以佛陀的言教說，到了法華會上，

所謂開權顯實，使諸聲聞行者，知道過去所行，原來是菩薩道。

到了這個時候，大乘佛法，可謂到了極致，雖則說是如此，但諸授記的聲聞行者，佛也沒有說他們，可以卽身成佛，不是說他們當供養四萬二千億佛，然後得成佛道，就是說他們未來要供養無量無數佛，度不可計衆生才得成就一切智，不是說未來護持助宣無量無邊之法，敎化饒益無量無數衆生，然後成無上覺，就是說要經過無量無數阿僧祇劫，然後始得成佛。諸如此類，在法華經五百弟子授記品中，不論對那個弟子授記，都是如此說的。成佛那裏是短時間的事？又怎麼可以卽身成佛？發心行菩薩道，志求無上佛果，對此長時間在生死中度生事，得先予以首肯！

證得聲聞極果的聖者，在得到佛的授記後，尙且還要經過這麼久的時間度化衆生，才能得到成佛，何況是個初發心的凡夫菩薩？南北傳佛敎所共傳的，就是依正常道的成佛過程，一定是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時間。菩薩初發心時，雖以成佛爲期，但因還是凡夫，並不能自覺什麼時候成佛，這不是懷疑成佛的法門，亦不是懷疑自己沒有成佛的可能性，而是菩薩道上的魔障重重，不知什麼時候會從魔陣中敗退下來！這因發心的菩薩多，而眞正得到佛果的，並不如想像那麼樣多。所以雖爲發心菩薩，但誰

也不敢保證自己不會成爲敗壞菩薩，怎能期望卽身成佛？

成佛不是一蹴就成的，而是要循序漸進的，唯有像這樣的學菩薩發心修行，才能穩健的緩步的向佛道前進。而且在這前進的過程中，只知怎樣的努力實踐菩薩行，從不去想像什麼時候成佛，只要工夫到家，時節因緣成熟，自然就會成佛。俗語說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亦卽是這意思。假使不好好的如法修菩薩行，只是一味的想怎樣快點成佛，那我敢以保證你會失望的，甚至會跌進邪見的深坑，怎不令人可畏？所以普爲一切衆生而發心的菩提心行，確是要經過極長的時間。唯有如此，才能完滿的吻合佛陀的慈意，而不致於錯亂的踏入邪道。

說得通俗一點，在這現實世間，學個做裁剪的，要做三年學徒，學個做裁剪的，亦要三年時間，如果是個做學問的，更非要三二十年不可，成佛是何等大事，想要卽身成辦，不但是顚倒夢想，更把成佛當作是件兒戲，眞是罪過無邊！所以我望眞正發心修菩薩行求成佛的必要發長遠心，更要發廣大心，學諸大菩薩那樣的，廣修六度萬行，甚至犧牲頭目腦髓的，割截身肉手足到達體無完膚的，來爲廣大的衆生服務。像這樣的不求「卽身成佛」、不求「立地成佛」，反而你有成佛的一日，如果終日爲自

已成佛設想，不去擔當所應擔當的菩薩行，成佛是無望的！

關於這點，我在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觀中，談到菩薩必要長期奮鬪說：「一個發了菩提心的菩薩，只要本於悲願，百折不撓的向菩薩大道前進，終歸是要圓成無上正等正覺的。不過，在未到達佛之前，在過程中，由於不絕努力的修行，其地位漸次向上，這也是經中明白告訴我人的。因爲佛是究竟圓滿的，不特世間一般聖賢不可比，就是出世二乘聖者亦所不及，要經相當長時間的用功修行，才能莊嚴成就佛果，決不是短暫修行所能做得到的。是以想要發心做菩薩，就得準備長期奮鬪，且要不惜犧牲的苦幹實幹，如果想要速成，那是不可能的」。

四　無求卽時成佛的貪心

有諸根性怯弱的衆生，聽說佛果的究竟圓滿，無限功德的種種莊嚴，確是自己所應求證的，可是一想到佛道的長遠，種種菩薩行的難以實行，不禁就又驚怖怯弱起來，不敢踏上長遠佛道一步。佛陀有鑒於此，乃更方便的說：「是心是佛」、「卽心卽佛」、「立地成佛」、「卽身成佛」，以鼓勵衆生發廣大心。怯弱衆生不知這是佛陀拿出無求卽時成佛貪心的精神來

施設的大方便，乃沾沾自喜的認爲這是佛陀最極究竟，最極圓滿的無上法門，因而更異想天開的，以爲不要像諸大菩薩那樣的行菩薩行，更不要像佛那樣的犧牲頭目腦髓，端坐在那兒冥想是心是佛，卽心卽佛，就可達到卽身成佛。

世間有這樣便宜事嗎？這不是大貪心是什麼？正因有些怯弱的學佛者，存有這樣的大貪心，妄圖得到這樣大便宜，於是中國佛教的一乘、最上乘、陀羅尼乘的宗派，在逗其衆生所好的情形下，大大的發展起來，成爲圓融無礙的佛教。如禪宗的直指自心本淨，卽心卽佛，密宗的高唱卽身成佛等，以致大乘佛教的眞精神，在中國佛徒競競於卽心卽佛，卽身成佛的要求下，完全喪失，僅具佛教的軀壳而已！由於中國佛徒的一心想成佛，不願佛陀因行的偏爲一切衆生而發心，以致中國佛教，雖口口聲聲的說是大乘，但却看不出有爲世爲人的大乘佛法的積極氣概！

不過話說回來，就是中國佛徒所首創的，而是傳承印度後期佛教而來。印順論師在印度佛教流變概觀一文中說：「千年以降，佛教漸自各地萎縮而局促於摩竭陀以來，以如來不可思議之三密爲重點；立本於神秘、唯心。頓入之行解，爲一切學派，內外思想之綜合，爲一切秘密、迷信之綜合。唱一切有情成佛

，不復如大乘初興之重於利他，而求即心即身之成佛」。可見這一現象，在印度後期佛教早已出現。不意中國佛徒，只求即心即身的成佛，對於大乘佛法如何利他的精神，亦如印度後期佛教學者那樣的忘得一乾二淨！

佛在大乘經中，確曾說過，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但這只不過說是你有佛性，你可成佛，並不曾說你現在已經是佛。可是一般狂妄之徒，看到或聽到佛在經中說過這樣的話，好像自己當下就是佛，不再想到怎樣的去行菩薩行。這對大乘佛法的發揚，有著極爲不利的影響。因爲一般世人，看到大乘佛徒，說的是一套，行的又是一套，怎會接受你的教示？太虛大師深深感到大乘菩薩行，未能在中國的普徧發展，病根在此。所以大師以凡夫身來發菩提心，學修大乘行，堅決的放下那『即時成佛的貪心』，老老實實的循著正常道以踐菩薩行。

關於「我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是大師在講優婆塞戒經時所說出的一句名言。當戒經講錄發表後，一般佛法行者看到這句話，在深深的感到詫異之餘，乃對大師學佛生起疑毀，以爲大師不是一個眞正學佛的行者。因照一般學佛來說，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最終目的，是爲成佛，現在不但不求趕快的成佛，反而認爲急求成佛是貪心

，在求即身成佛、立地成佛的行者看來，這不是大大的違背佛法是什麼？殊不知大師的這句話，不但不違背佛法，而且是極契合正常道的，不但不違背佛陀的慈意，而且是對急求成佛者的痛下鍼砭，含有積極的對治作用！

大師在新與融貫的一文中說：「發心修學佛法者，應不爲時空所限，宜超出一切時空，涉入一切時空。於佛法如此理解，即能自悟悟他，精進不息，無庸拘定要即此身成佛。蓋成佛不過自悟悟他而已，菩薩行滿，佛陀果成；但勤耕耘，自能收穫，何需刻期求證？因爲刻期追求，大抵爲滿足虛榮心所驅使。而著拘求，非僅心量狹小，且未免反增煩惱耳。佛法中雖有爲接引一類之誇大衆生，或激發一類懈怠衆生，施設即身成佛、立地成佛等假名。但本人提倡發長遠心，修自悟悟他行，不怠不息而不以此類假名而掀起刻期求證之貪心」。

五　結說

試看大師所講的這段話，多麼義正嚴詞，那裏是誇大衆生或懈怠衆生，所能體會到的廣大心懷？一般大乘佛法行者，所以要求即身成佛，誠如大師所說，不過是虛榮

心的驅使，以爲我學佛很快，不要歷劫的修行，於現生中卽成佛，證明我的善根，是多麼的深厚，我的修學佛法，是多麼的如法，你們業障深重，修來修去不能成佛，眞是太不行了！虛榮心固然是得到滿足了，但同時也可能墮落得很深，無法拔濟出來！對於這類佛法行者，大師本其無盡悲願，不忍看到他們成佛不成反而墮落，特以如來的正常道，說明自己怎樣的眞發菩薩心而修廣大的菩提行。

大師在新與融貫的一文中繼續說：「本文在佛法中的意趣，是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本人還不能如菩薩那樣發心修行，現在是學菩薩的發心，學菩薩的修行。……今人不知此義，每每稍具信行，馬上心高氣傲，自命成佛。不知少分之學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尙未做到呢！……經十千大劫修六度萬行，才爲眞正初發心菩薩。所以本人亦爲願學菩薩眞正發菩提心，而修六度萬行者」。大師的所言所行，無不脚踏實地的，既不是誇大狂者，亦不是怯弱行者，而是一個眞正菩薩行者。所以我望諸位應「拿出無求卽時成佛貪心的精神來」，以如法的行廣大菩薩行！（寬嚴記）

拿出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精神來

一 緒 說

諸位居士！在夏曆五六兩月初一日的金剛法會中，我曾一再向諸位說：「七月快要到了」。當時還是個未來的展望，諸位或有以爲還早得很，可是到了今天，七月初一已正式的展現在我們面前，是則時輪向前推進的迅速，多麼令人感到極大的可畏！一年以十二個月計，今天爲夏曆七月初一，是則一年中的半年已經過去，現在回想起來，眞如轉眼間事，未來半年時間，必然過得更快。當知時間一去不復返的，我們應怎樣的把握時間來修學佛法！

俗語說的「歲月催人老」，我們能不憬悟時間飛逝，而更努力從事於佛化工作？如不善用從我們面前溜過的時間，不但辜負了佛教，亦太辜負了自己，未免太過可惜！佛化事業所要做的，雖說是很多的，但最極重要的，莫過於是怎樣的利益衆生，因

爲任何一個佛化事業，看起來好像是個別的，實際都是圍著這大前提而轉的，所以佛法的每個行者，都應時刻的想到怎樣以佛法化世？因我們從佛法中得到法益，都是大悲佛陀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要想報答佛陀的深恩大德，唯有以佛法化導世間，令諸人群走上佛法大道。經說：「若不說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每年夏曆的七月，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忙月，不是爲了別的什麼事忙，而是爲了超度救濟忙。從這點看，不難看出佛教的慈悲，是怎樣的偏於一切含識之類。不但現實人間的救濟，是佛法所從不忽視的，就是離開人間的幽冥衆生，亦爲佛法慈悲所要救濟的對象。因而，未斷惡趣的，使之生命更爲光輝，已斷惡趣的，使之得以超拔出來，不致在諸惡趣中，受諸痛苦的襲擊，是則七月佛教所舉行的各種超度救濟法會，從它救濟幽冥衆生這一面看，是就不是沒有什麼意義，更不可視爲迷信行爲，因爲目的在於救拔惡趣衆生的痛苦，純粹是從慈悲救度之心出發的！

夏曆七月間，佛教寺廟舉行超度救濟法會，擴大來說，固是超度救濟一切衆生，切近點說，實是超度自己的親生父母。父母在這世間結束生命後，繼續而來的新生命，究在五趣中的那一趣，未得道眼的我們，誰也不會知道，爲了濟拔超度自己的父母

，沒有其他適當的辦法，只好仰仗佛力法力的超薦。如此說來，舉行法會，實還含有倡行孝道的意義，而地藏大士就是奉行孝道的一位大菩薩。印順論師說：「地藏菩薩是提倡孝道的，重視超度救濟父母。中國人特重孝道，其愼終追遠的精神，與地藏法門相合，故地藏菩薩在中國，受到特殊的尊敬」。

二　地藏菩薩的勝德

地藏不是初發心的低級菩薩，而是久修大行的高級菩薩，所成就的不可思議功德，不特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就是聲聞緣覺亦不能測度而知。地藏十輪經說：「是地藏菩薩有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殊勝功德之所莊嚴，一切世間聲聞獨覺所不能測」。又說：「如是大士功德善根，一切世間天人大衆，皆不能測其量淺深，若聞如來爲汝廣說如是大士功德善根，一切世間天人大衆，皆生迷惑或不信受」。試想想看，這那裏是初發心的菩薩所能成就的？但這麼多的殊勝功德，既不是短時間內所修成的，亦不是普通功德所可比擬，而是在菩提道上所培植起來的。

現對地藏大士的功德略說一二：修學大乘佛法最重要的，是怎樣的於諸佛法而得

自在，唯有於諸佛法得到自在的，才能無畏的向著佛道前進，不致中途退墮下來。地藏大士於諸佛法，已經得到無礙自在，絕對不會有所滯礙的停止不前。其次爲大乘行者所重要的，是怎樣登上最高的一切智山。當知所謂一切智山，不是容易登上去的，因爲其間有著很多阻礙，要想登上它的最高峯，不但要有一股堅定不移的毅力，更要有克服種種阻礙的大精進力，否則，鮮有不從智山滾下來，跌得頭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但是地藏大士，已無礙自在的善登一切智山！

尤其爲大士最大特色的，就是爲了成熟一切有情，不論是個怎樣的國土，都能隨其悲願止住其中，運用各式各樣的不同方便，發起無量無邊的殊勝功德，成熟無量無邊的所化有情，使諸佛土所化的一切有情，或是發現諸欲境界的無量過患，因而對之深深的遠離，不致陷入諸欲的重重包圍中；或是具足最極增上的慚愧，對於任何一個惡法，心無忘失的予以遠離，不致使自己陷在罪惡的深淵中；或是善巧的具足天眼智通等，深深的了達三世罪福因果，一切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不敢爲非做歹的造諸惡因，免得將來感受極重的痛苦，對於因果有著高度的敬畏！

各個國土的各個衆生，其根性和好樂是都不同的，菩薩在諸國土中的教化方法，

自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菩薩有時在某國土中，特別入於諸佛燈炬明定，令該國土的一切有情，看到菩薩入於這樣的定，自然而然的捨棄一切邪道，歸投到三寶的正道中來，依照三寶的正確指示，向著人生的正道邁進，做個有爲有守具有人格的人，從此以往，始終在三寶的正道中來往，再也不會受魔外的誘惑，誤入邪道去亂闖亂撞！當知沒有高度正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爲「魔外的惡見力量極大，如不曾在佛法中得到不退轉，都有受魔外所轉的可能」。

佛法行者的修學佛法，要想一直的勇往前進，客觀環境的清淨美妙，同樣也是極爲重要的，所以很多在因地行菩薩道的菩薩，爲了攝化更多不同種類的衆生，特別以大行願莊嚴淨土，讓諸衆生到淨土來修學佛法。地藏大士是位廣修大行的高級菩薩，對此當然深切的了解，所以有時到某國土度生，爲了適應這國土中的衆生要求，特將這國土中的所有一切塵垢不淨臭穢悉皆消滅，使該國土地平如掌，種種良好的現象自然湧現，得到清淨殊勝的衆相莊嚴，讓諸衆生在這美妙的環境中，如法的安心的修學佛法，以完成自己所要完成的一切殊勝功德！

總之，如地藏十輪經卷一說：「此善男子，成就如是功德妙定威神之力勇猛精進

，於一食頃能於無量無數佛土一一土中，以一食頃皆能度脫無量無數殑伽沙等所化有情，令離衆苦皆得安樂，隨其所應安置生天、涅槃之道」。地藏大士這樣度化衆生，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長遠的事。如地藏十輪經卷一又說：「此善男子，曾過無量無數大劫，於過無數佛世尊所，發大精進堅固誓願，由此願力爲欲成熟諸有情故」。從這兩段經文的敍述中，可知地藏菩薩的心願，自從發心以來，只知心心念念的怎樣度化衆生，從不爲自己的前途如何而打算。

修學菩薩大行的高級菩薩，所得功德都是不可思議，供養恭敬都會得大利益，但佛在各大乘經中，每因當機讚歎而有所不同：如在普門品中，就特別的讚美觀音菩薩，在普賢行願品中，就特別的讚美普賢菩薩，在彌勒上生經中，就特別的讚美彌勒菩薩，在許多大乘經中，則特別的讚美文殊菩薩，而今在地藏十輪經中，則又特別讚美地藏菩薩。如該經卷一說：「善男子！假使有人於其彌勒及妙吉祥並觀自在、普賢之類而爲上首殑伽沙等諸大菩薩摩訶薩所，於百劫中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供養求諸所願，不如有人於一食頃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供養地藏菩薩求諸所願速得滿足。所以者何？地藏菩薩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令諸有情所願滿足，如如意寶

，亦如伏藏。如是大士爲欲成熟諸有情故，久修堅固大願大悲，勇猛精進過諸菩薩，是故汝等應當供養」。從這比較中，可以看出地藏大士的功德，是怎樣的殊勝圓滿，是怎樣的值得吾人恭敬尊重，是怎樣的值得大乘佛法行者的效法！因爲地藏菩薩一切功德的完成，都是爲了利樂有情的，而且本著堅固悲願，精進勇猛的去做的，豈是一般初發心的菩薩所能望其項背？難怪地藏菩薩的聖號，不特傳徧了娑婆世界，更傳徧了無量無數的諸國土中。

三　地藏願惡世度生

莊嚴淨佛國土，攝化一切衆生，固然是菩薩的悲願所在，但若能在穢惡世界說法度生，其精神更爲崇高偉大，而爲專在淨土行化者之所不及。因爲穢惡世界的衆生，多陷在悲慘惡運中，其所受的痛苦，眞是無法形容，如果沒有大心之士，予以强有力的救濟，終不能跳出濁惡世界，只有長期的被諸痛苦之所包圍，忍受難以形容的衆苦逼迫！我佛釋迦牟尼，在這五濁惡世，度化各類機宜，不特成爲衆生慈父，而且博得六方諸佛的一致稱許，誠如彌陀經中說的：「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

拿出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精神來

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可見在穢惡世界的成佛度生，是多麼的難能可貴！肯得在穢惡世界說法度生的，又是多麼少之又少！但是地藏菩薩在經中以偈讚佛到最後說：「我今學世尊，發如是誓願，當於此穢土，得無上菩提」。「釋迦牟尼佛是出現於穢惡世界，並於穢土成佛的。地藏菩薩要學習釋迦佛，發願於此穢土成佛，於此穢土度生，可說是釋迦佛精神的繼承者」。這一悲願的精神，是多麼的爲今日之所必需？因而願在穢惡世界度罪苦衆生的地藏菩薩，是更多麼的值得稱揚讚嘆！

四　地藏願惡趣度生

菩薩所以發願度生，原因在於衆生有苦，而衆生苦有輕有重，菩薩既然誓願度生，是就不能避重就輕，而應越是苦惱多的地方越要去，越是苦惱重的越要救度。依佛法說，最苦的地方莫過地獄，最苦的衆生莫過地獄有情。一般知道地獄苦的，聽說將要墮入地獄，必然就怕得不得了，無論怎樣不願入地獄，因地獄確是最苦處，而且地

獄亦復是很多的。不管地獄是怎樣的衆多，不論地獄是怎樣的苦痛，當知皆是南閻浮提衆生，造諸惡業之所招感的，因而自造還得自受，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不說一般人如此，就是最極至親的父子，到那時候亦是各走各路。

地獄罪苦究是怎樣的？地藏經地獄名號品中，有極清楚的說明，在此我不想詳爲論說。總而言之，各各地獄之中，有百千種的業道之器，不是銅的，就是鐵的，不是堅石，就是烈火，而這四樣東西，並不是眞的屬於外在的東西，來向生命體壓迫的，實是衆生自己各種業行之所招感的。一一獄中已有這麼多的苦處，何況還有很多的地獄？其苦當然不可言宣！是以如將地獄百千萬億種的苦楚，用現代語靈活的把它描寫出來，令人看了，沒有不毛骨悚然的。因而生存在這人間，對於個己的身心行爲活動，不得不予嚴密的注意，千萬不能造下墮地獄業！

一般地獄已經是苦不堪言，何況還有無間地獄？其苦自更無法形容。如地藏經觀衆生業緣品說：「無間獄者，其獄城周市八萬餘里；其城純鐵，高一萬里；城上火聚，少有空缺。其獄城中，諸獄相連，名號各別；獨有一獄，名曰無間。其獄周帀萬八千里，獄牆高一千里，悉是鐵爲。上火徹下，下火徹上；鐵蛇鐵狗，吐火馳逐，獄牆

之上，東西而走。獄中有床，徧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其身徧臥滿床。千萬人受罪，亦各自見身滿床上。衆業所感，獲報如是」！如是像這樣的苦報，亦完全是由衆生業力所感，不是眞的有什麼鐵蛇鐵狗等來折磨衆生！

像這樣業感罪苦的衆生，在無間獄中受諸罪苦，動輒經過百千億劫，要想出離沒有出離的時候，其受痛苦的慘狀，不是人間所能描繪得出的，亦不是短時間所能說盡的。但是衆生怎麼會到這樣苦處去的？是不是有個什麼大力者將衆生推進去的？不！佛法不承認有個懲罰衆生的大力者，一切是自我之所創造的。你造了這樣的罪業，不想進去也得進去，逃是逃不了的，必須將你罪報受了才能出離，是以當你受這罪苦時，既不能責怪什麼夜叉惡鬼，亦不能怨恨什麼鐵鷹鐵蛇，而應反省自己爲什麼會造下這麼重的彌天大罪？是以責任應該由自己負的！

地藏經閻浮衆生業感品說：「生死業緣，果報自受」。這是光目女的母親造惡墮在惡趣而又轉生爲婢女之子時，對光目女的坦然自白。這是光目女母親身所受的經驗之談，一般不信因果業報的，從這應該醒醒自己的頭腦，對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的道理不可不信。如做時代的新人物，不肯承認業果報應，佛菩薩雖很慈悲，一時也救

不了你，必要到你從所受的極大痛苦中清醒過來，確認業果是絲毫不爽的，重視自己的行爲活動，不敢再做損人而不利己的非法勾當，方能仰仗佛菩薩的威德之力，從極大痛苦的惡趣中，特別是從地獄趣中超拔出來！

地藏菩薩悲心特重，不特願在惡濁世界度生，而且願入地獄度化罪苦衆生，希望在地獄中受極大苦的衆生，皆能出離地獄不再受地獄之苦。可是罪業深重的衆生，不知佛菩薩的大慈大悲，一味任性的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剛剛在人間透過一口氣來，就又忘了在地獄中所受的痛苦，於是故態復萌的，於不知不覺間又造成罪業，到了人間的生命結束，就又墮入惡趣中受極大苦，致勞菩薩憂慮勤苦的無有已時，誠如經中說的：「久遠劫來，迄至於今，度脫衆生，猶未畢願」。我們要學菩薩發心修行，就得要學地藏菩薩發大誓願，然後方能眞正與菩薩行相應。

五　地藏的宏願無盡

地藏大士所以到今天還未完畢度生的大願，問題不在菩薩的不努力，而在衆生的罪業太重，所以佛在阿含經中常說：「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得人生者如爪上塵」。是

以衆生在生死中輪廻，眞正安處在人間時少，卽或偶得菩薩的敎化，生到這人世間來，也只不過是暫時的，大多數的時間是在惡趣，於惡趣中又以在地獄時間最長。原因衆生在沒有得解脫前，性識總是沒有一定的，忽而做了很多的善事，忽而造了很多的惡業，不論爲善爲惡，都是逐境而生，好像車輪那樣，在五趣中旋轉，沒有一刻停息，動不動的在惡趣中要經過微塵數的那麼多的劫數。

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特我們不了解菩薩爲什麼這樣不憚煩的常在地獄度化衆生，就是身爲四天王天的天人，亦不明白地藏在地獄中度生的大願，是這樣的無有盡期，於是向佛這樣問道：「地藏菩薩從久遠劫來，發了這麼大的大願，照理老早就應度盡所有衆生，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把衆生度完，而今又在佛前重發誓願？究是由於願力的不堅？還是由於衆生的難度？我們對這確實有點想不通，請佛慈悲再爲我們解說」！四天王天的這一請問，不特是爲自己想不通而請問，實亦代表我人而請問，因爲這是很多人在內心中都存有的疑問。

佛陀回答四天王天說：「不錯，自從久遠劫來一直到現在，地藏菩薩都在不斷的度脫衆生，可是不論菩薩盡了怎樣最大的努力，而他的內心却還未完結，正因衆生未

曾度盡，而衆生在這世界中，又受種種痛苦的逼迫，不但現在如此，就是向未來無量數劫去看，衆生所造的各種罪業，亦如蔓草一樣的牽延不斷。菩薩有鑒於此，於是慈悲憐愍之心又復生起，更發重大的誓願，無論如何要度這些衆生，當這些衆生一日未度，菩薩之心一日不安。由此可以想像菩薩的悲願是多麼的深重！而菩薩的一再發大誓願，目的完全在於衆生，總望每個衆生，獲得究竟解脫」。

六 結說

地藏大士在行菩薩道的過程中，不論是爲長者子時，不論是爲婆羅門女時，不論是爲小國王時，不論是爲光目女時，其所發的誓願，都是爲的度脫罪苦六道衆生，特別是爲度脫地獄罪苦衆生，而且還要廣設方便盡令解脫，然後自己方成佛道。像這樣的發願，當然會要常在地獄中度生。所以中國佛教形容地藏的大願有四句話說：「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當今世亂如麻，現實人間就是活地獄，爲佛嫡骨兒孫的我們，應「拿出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精神來」，效法地藏大士那樣的莊嚴地獄，度盡地獄等的衆生，才是眞正菩薩道的實踐者！（寬嚴記）

拿出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精神來

拿出冒險犯難爲法忘軀的精神來

一 緒 說

諸位居士！夏曆七月已成過去，接著而來的是八月。現在大家又集合講堂，誠心誠意的共同勤修，認眞不苟的聽聞佛法，眞是極爲希有難得，我不得不予以讚嘆！佛陀爲諸衆生所說的正法，說它是宇宙人生的眞理固可，說它是自利利他的法則亦可。不論我們對它作怎樣的看法，值得我們對它追求和學習，可說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初爲佛子，應該求取正法，該是首要課題。學佛而不求法，不大像個眞正的學佛者，我相信大家亦會有此同感。

從大乘經所見到的諸大菩薩，從中印佛史所見到的歷代祖師，從各地佛法流行所見到的諸大高僧，沒有說是不求正法而成爲衆生的領導者。正因他們有股爲法忘軀的精神，佛法才得出現於世間，也才得綿延不絕的流行到今日，吾人怎能不見賢思齊以

求如來正法？當知正法所在之處，即是光明所在之處，要看一個地方有沒有光明，不是看有沒有日月之光，而是看有沒有佛法流行。有佛法的地方決定有光明，沒有佛法的地方決定無光明，是則佛法的流行多麼重要！但要佛法流行，得有推動佛法的人，而推動佛法者，首先得求正法，否則，如何推動佛法？

放眼看看今日佛子，無可否認的，求法熱忱遠遜於古人。古人往往爲了一言一語，千山萬水的行脚，以求佛法的印證。如唐朝時的大隋禪師，有僧問他：「劫火洞然的時候，這個壞也不壞」？所得的答覆是：「壞」！該僧聽到這個又問：「假定眞是這樣，那就隨他去了」！所得的答覆是：「隨他去」！該僧聽到這話，對之深有所疑，於是到處尋師參訪，徧歷名山大川遠達萬里。此眞所謂「一句隨他去，千里走衲僧」。古德對於任何一個問題，絕對不肯自瞞，不論路途是怎樣的遙遠勞頓，總得求個解決而後快！這種精神，在今日很難看到，甚至可說根本沒有。

不特如此，現在的人，你要他尋師訪道，求取如來正法，不說千山萬水的懶得去走，就是很短的路程亦感到爲難。這種精神的失落，實爲佛法衰頹的主因。再如今日有所謂空中佈教，即從電臺放出慈和的法音，有收音機的，只要一扭轉間，就可聽到

佛法，亦不願打開收音機以聞佛法。學佛者到了這種不求法的程度，怎能得到佛法實益？徒掛一個佛子空名而已。尤甚者，就是有些肯得發心求法者，不特得不到人的鼓勵，反而受到人的冷嘲熱諷，諸如此類的，那裏像個學佛的行人？又怎能使佛法普徧流行？說來眞是令人無限傷心！

二　最勝仙人的爲法忘軀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正法，是釋迦佛陀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但佛所得的正法，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而是犧牲無數頭目髓腦始得到的。當我們聽聞一句佛法，或者讀誦一部經時，不要把它看成黑字印在白紙上的一本書，而應把它視爲佛陀血肉所凝成的結晶，不是世間任何無價寶所可比擬。佛法是眞正的無價寶，不是世間的金錢可以買得到的。有金錢的不一定得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反而是沒有錢的，原因他們有顆熾熱的信心，認爲佛法對於自己的身心，的確是有益的，就是以自己的身肉換取佛法亦值得。唯有具此信心，才能眞正的得到佛法受用。

如佛過去做最勝仙人時，曾在一個山林中修行，看到在林中修行的其他仙人，生

活確是苦到極點，於是自己就常修習慈心了一個相當時期，覺得只是這樣的枯坐，縱然內在具有慈悲心腸，並不能實質的有益衆生，因而想到如何以悲濟之行以利群生，必先自己了解佛法，然後將所了解的佛法說給衆生聽，使衆生得到正知正見，依於佛法的如實修行，遠離各種邪見，撲滅內在煩惱，獲得身心解脫。唯有如此，才是眞正的利生，只有慈心而沒有慈行，是不能令衆生得到實益的！

最勝仙人經過這樣深思熟慮後，決定離開寂然幽靜的山林，到人煙稠密城邑聚落去，不是去看人潮，更不是去湊熱鬧的，而是從邑至邑，從村至村的尋求說法的法師，請法師爲他宣說如來正法，期以正法來度化世間。儘管至誠懇切的到處奔走，逢人便問佛法，但沒有得到一個說法者，因而不免感到相當的失望。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天魔來對仙人說：「你要想聽聞佛法，而求法又是這樣熱忱，實在是很難得。不過在這世間，知道佛法的不多，求得佛法的更難。我對佛法所知不多，感於你的誠心求法，很樂意的講給你聽，你願意接受我的說法嗎」？

最勝仙人聽說有法可聞，歡喜得幾乎跳起來，立即表示願樂欲聞。可是魔王接著

對仙人說：「你願聽我說法，我不但盡我所知講給你聽，而且亦是很歡喜的。不過有個條件，不知你能不能接受？如能接受，我始爲你講說，不能接受，對不起，休想聽到我的佛法」。最勝仙人回答說：「不論什麼條件，只要做得到的，我無不遵命辦理，你說出你的條件吧」！魔王遲疑一會說：「你眞能接受嗎？我的條件不是簡單的，你得仔細的想一想」！最勝仙人乾脆的回答說：「只要是眞正的佛法，即使是犧牲生命，亦是在所不惜，我無條件的接受你的條件」！

魔王看他意志這樣堅決，立刻提出條件說：「佛法是衆人的佛法，不是一人的佛法，你聽了後，不要專爲自己，要將佛法流行，使佛法永久住世。要想做到這點，你得剝皮爲紙，刺血爲墨，削骨爲筆，將我對你所說的佛法，一字不漏的書寫起來，流通到各地方去，利益廣大的人群。你如能做得到，我就對你宣說，設若不然，對不起，我的佛法是不會講給你聽的。要知佛法貴在流通，我講出來不能流通，豈不是有失說法的本意？佛法的展轉流通，端在經典的書寫，所以佛在經中到處讚美書寫經典功德。我現在要你書寫流通，並不是怎樣過分的要求」！

最勝仙人聽了魔王這樣說，心裏就作這樣想道：「這在別人可能是做不到的，在

我並不認爲是怎樣的難事，因我自覺我的這個生命，在這世間不知被人宰割了多少次，其所受的痛苦眞是無法形容，但都是毫無利益的犧牲，現在以我這個不堅固的身體，換取如來的微妙正法，完成自利利他的功德，那又何樂不爲？乃歡喜踴躍的接受天魔的條件，決意照著魔王所說的去做，立卽以最鋒利的刀，剝皮爲紙，刺血爲墨，削骨爲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那知魔王是來作弄仙人，根本不知佛法，如何爲仙宣說？沒有辦法交卷，只好憂愁憔悴的知難而退！

最勝仙人見到天魔不說而去，起初是有點兒覺得失望的，稍過一會就這樣的想道：「我這樣的眞心求法，相信諸佛菩薩會哀愍我的」。於是就又這樣立願說：「我現在的追求正法，目的是爲度化衆生，爲了衆生的利益，才不惜這樣犧牲生命，那知魔是不懂佛法的，故意這樣的來考驗我，我不能從魔那兒得到佛法，本於我的一片至誠，唯願他方世界，有大慈大悲能爲我說法者，懇請立卽現在我前，使我得以聽聞佛法，我聞法後，決不辜負說法者的慈意，當本說法者的精神，以佛法化導世間，使得每個衆生都能得到法水的滋潤，以增長法身慧命」！

最勝仙人發了這樣誠摯的大願，東方去此三十二個佛刹，有世界叫做普無垢，其

國有佛號淨名王，忽然現在最勝仙人前，放大光明照最勝仙人身，使其身體平復如故，不再感受無法可聞的痛苦。同時淨名王佛，爲他宣說佛法，最主要的，是說集一切福德三昧。聽了淨名王佛說法的最勝仙人，不特感到無限法樂，而且得到無礙辯才，廣爲衆生演說妙法。如是剝皮爲紙、刺血爲墨、削骨爲筆而求正法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在因中求法是這樣的不惜犧牲，我們現在有如來正法可聞，假定不求正法，試問怎對得起犧牲生命求得正法的佛陀？

三　一個窮人的爲法忘軀

不特做最勝仙人時，如此苦切的求法，可說自發菩提心來，就是這樣不惜生命的求法。如有一生成爲一個極爲窮苦的窮人，最起碼的生活亦無法維持，一般人對他當然是看不起的。可是他雖人窮，但是志氣不窮，時時想求佛法，苦的無處可求。也許因緣成熟，有次在一友好家中，不知怎的，突然聽到有佛說法，而且是說微妙大法，心中眞有說不出的高興，認爲這是聞法的大好機緣。但他非常了解，欲得聽聞大法，先得供養說法的佛陀，沒有不供養而可聽法的。這雖不是說法者的說法條件，但聽法

者不能沒有這樣的表現，以示對說法的佛陀無上恭敬！

講到供養，一般人當然側重財物的供養，但一想到財物時，窮人不禁呆住，我是個一無所有的人，能以什麼供養佛？因而感到非常的苦惱。然而窮人有窮人的打算，經過一度的凝思，想到其他的東西雖沒有，而還有這麼一個身體在，何不運用我的勞力，換取金錢以供養佛？想通這點，不禁欣然！於是走到大街小巷，高喊賣身爲人工作。儘管自己是怎樣的誠意要爲人服役，但是奔走了一天，竟沒有一人要他工作。他不因此氣餒，到了第二天以及三天、五天，照樣的到街上去高喊賣身，不知什麼原故，仍然無有一人要他工作，不得不使他感到相當的洩氣！

正在他感到萬分失望不知如何是好時，突然有個人走到窮人的面前，窮人迫不急待的對那人說：「我要賣身爲人工作，不知你要不要像我這樣的人」？那人向他上下看了一眼說：「我家倒是需要個人做工，但是所做的工作是很苦的，不知你能受得了受不了？如你能受得了，我就請你做工」。窮人回答說：「不成問題，什麼苦頭我都受得了的」。「很好，現在坦誠的告訴你，我的身體患有惡病，不但需要有人照應，而且遵照醫生的指示，每日要食人肉三兩，然後惡病才能復元。你能不能每天割三兩

肉給我吃，如果可以的話，我就和你做成這樁買賣」！

窮人聽到這些話，歡喜而肯定的說：「不成問題，你先付錢給我，寬我七天期限，讓我做好我所要做的事，立刻投奔而來，絕對不會騙你」。錢到了窮人手，不是拿去大吃大喝，而是拿去供養佛陀，從而聽佛宣說正法。在這七天當中，佛陀所說的法，當然是很多的，但由於他的記憶力不行，只能記得「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有至心聽，常得無量樂」的一偈。聽到這樣的大法，於無限法樂之餘，實踐自己的諾言，走到病人的家去，眞的依約割肉給那個人吃。窮人爲什麼能夠如此的不怕割肉之苦？爲的是求如來的正法，可見求法是要肯得犧牲的。

四　中國高僧的爲法忘軀

佛陀在因中勤苦求法固然如此，我國古德高僧的求法亦備嘗困難。誰都知道，佛法初流行於印度，至於傳到中國來，不如一般想像那樣的容易，而是由於中印兩國的高僧，經過千辛萬苦的陸續傳來。不論印度的高僧來到中國，或是中國的高僧到印度去，古代中印的交通，只有兩條要道，就是陸路與海路。不論從那一條道路來去，那

都是驚險萬狀的，不是今人所能想像得到的。關於印度來華的高僧，經過怎樣的艱難困苦，姑且不去說它，而中國到印求法的高僧，所受的種種災難，讓我略微說一點，諸位聽了以後，就知求法之難。

古代高僧到印度去求法，可說都是爲法而忘軀，爲衆而忘己的，亦卽艱苦備嘗，甚至犧牲生命的。現在且以大家所熟知的奘公求法爲例：奘公去印求法在路上所遭遇的危險，在吳承恩的西遊記裏，描繪奘公曾經經過九九八十一難，雖說這是小說家的虛構，不足信以爲實，但無可否認的，是也幾經艱險。如經過五個國防關堡，幾乎不是被兵哨用箭射死，就是受其他或大或小的留難，甚至雖爲佛教徒的守將王祥，也曾力勸奘公回返京都。但是奘公斬釘截鐵的說：「我的這次西行，目的是爲求法，不論前途如何艱險，寧可西行而死，不願東返而生」。

不過這些人爲的障礙，還能用自己的至誠感動，但再向前，就是由涼州到玉門關，則是一段晝伏夜行的艱險旅程。在這段旅程中，眞可說是天無飛鳥，下無走獸，水草不生，人跡不到，時而風捲沙石，時而暴雨驟來，飲食更是成爲問題，以致不時的倒在沙漠中，幾乎結束了寶貴的生命！如傳記中說：「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

然，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推沙，散如時雨」。有的時候，還會看到凶惡的人獸形象，若隱若現的，不是在前，就是在後，不是在左，就是在右，如果沒有相當的定力，沒有不被這些怪現象之所嚇倒的！

在沙漠中行進，最令人困擾的，就是水的問題，因沙漠中，水最難覓。奘公要通過沙漠時，本將水囊裝滿了水的，可是走了一段沙漠，忽然感到口渴，就將水囊取下來，喝幾口水再向前進。不料由於大意，水囊跌落下來，整囊的水倒在沙漠中一滴不存。這問題相當嚴重的，一個人三五天不吃飯，還不致於餓死，一天沒有水喝，生命就將危殆！想到只有來時的某處有水，爲了不願違背自己的誓言，無論怎樣的口渴，終不東歸一步，如是經過四五天的時間，不曾進一滴水，終於支持不住，人困馬翻的倒在沙漠上等死。像這樣的艱苦，豈一般人所受得了？

在沙漠中行走固然是如此的艱難，在崇山峻嶺中行進更是危險萬分。如傳記中說：「山嶮峭峻極天，開闢以來冰雪積凌，其凌峯摧落橫路側，或高百尺，或廣數丈，加以風雪雜飛」。其寒冷的程度，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得了的。特別是在某一個地方，從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根本沒有路通過，只是在兩山之間，攀緣一條藤索前進，

兩手如果稍微鬆一把力，立刻跌落到山崖，不是粉身碎骨，就是凍成僵屍。因而通過這個山谷，眞可說是在死亡邊緣上掙扎，稍微體力不支，沒有不喪身失命的，所以生還的，往往十有三四，而牛馬的犧牲，更是不可勝數！

從陸路去印求法是這樣的危險，由海路去的同樣是驚險萬狀。因爲過去的船隻，不特沒有現在這樣的大，各種設備更是談不上。一旦狂風大作，波浪滔天，鮮有不葬身海底，以飽魚類的一餐。無怪義淨三藏從印求法回來，感於路途的危險，感於求法的艱難，感於生命的沒有保障，曾經說了這樣八句話：「晋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遠碧天惟冷結，河沙遮日力疲殫，後賢若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從這敍述之中，可知古德求法之難。我們現在有著這樣優越的條件，如不眞誠的求法，怎麼對得起前賢？

五　結說

印順論師的佛法概論說：「從佛法流行人間說，佛陀與僧伽是比法更具體的，更切實的。但佛陀是法的創覺者，僧伽是奉行佛法的大衆，這都是法的實證者，不能離

法而存在，所以法是佛法的中心所在」。如果以經中的話說：「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佛的成佛尚且由於法，從法化生的聲聞聖者，緣覺聖者，當然更是由法而成。如不能體悟正法，是不能得解脫的。證覺的佛陀，從大覺海中所流露出來的法，雖不能直接的表達法體，但能間接的表示他。是以我人要想實證究竟的法體，不得不從如來的教法去實踐實行，去自利利他。

爲了個己的修持佛法，爲了以法的化度世間，我們在今日都應不惜一切的求取如來的正法。當知現在這個時代，是個風雲緊急的時代，什麼都不值得我們去追求，值得我們追求的唯有佛法。因爲其他的東西，不一定爲我們之所求得，就是求得亦會失去或化爲灰燼的，而佛法如我們誠意的勤求，一定可以得到的，而且一得到永不會消失。且從教正法的獲得中，進而以趣證正法，那你學佛大事就告完畢。佛法是無價之寶，其尊貴不可以道理計，當有佛法時而不求正法，到了沒有佛法時求法不可得，那你就知錯過機會的可惜，希望諸位熱切而誠摯的求取正法！（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佛法所認爲的圓滿人生

諸位居士！我們講堂金剛法會，每月按期舉行，而且每逢初一法會，都對諸位講點佛法道理，可是過去四個月，由於本人去越弘化，所以停講了四次。今天是五月初一，又是金剛法會的日子，特再恢復對諸位講些佛法。佛法的道理說來很多，現在只簡單的來向諸位談談關於圓滿人生的問題。

一個人生存在這現實世間，人人都希望和要求如何得到一個圓滿的人生。講到這點，妙慧童女經中，佛曾告訴我們要具備三個條件，就是相好圓滿、眷屬圓滿、富貴圓滿。如這三方面眞能圓滿具足，那在世俗的立場看來，可算是圓滿的人生。不過站在佛法的立場講，這還不算是圓滿的人生。所以今天要對諸位講的，不是這三大圓滿的問題，而是完全從修學佛法的方面來講圓滿的人生。

在修學佛法方面來講圓滿人生，釋尊在經典中，曾告訴我們要具備十種圓滿。在這十圓滿中，五種是屬於自己本身方面的，五種是屬於外在的殊勝助緣方面的。唯有

自他兩方面都能得到圓滿，那才眞正叫做圓滿的人生。

現在先講本身所應具備的五種圓滿：

一、是要具備人的身體。根據佛法的道理講，眞正能信佛法、奉行佛法、修學佛法的，唯有我們人類才能做到。可是同樣是一個人，但出現在四洲中的那一洲，仍然有所揀別，並不是每個地方的人，都能信奉佛法的。

如你出生在北俱盧洲做人，那你這個人生就算不得圓滿。這不是說北洲的環境不好，而是該洲的環境太好了。經中形容這境，站在世俗的立場講，可說是最理想的環什麼就可得到什麼。像這樣一個美滿的環到北俱盧洲，那是理想環境的實現，還有什境，正是一般人所求而不可得的。如果生麼不好？可是站在佛法的立場講，這是最不理想的地方。因爲他們環境太好了，終日爲了貪圖環境的享受，不能自覺到人生是苦，所以也就不會想到修學佛法。正因北洲不能信奉佛法，佛特告訴我們，做人最好不要生到北洲。如生到北洲，不特不理想，而且是八難之一，爲修學佛法者之所不取！

除了北俱盧洲，其他東勝神洲，西牛貨洲，南贍部洲的三洲人，是都可以接受佛

法，修學佛法的，但比較起來，還是出生在南贍部洲最好，因就修學佛法說，南洲的人是更勝於東西兩洲的。不論什麼人，出生在南洲，聽聞佛法，修學佛法的機會多，因而解決人生的問題也就容易。如在座的諸位，都是居住南贍部洲的人，可見圓滿人生的第一個條件，大家已經具備，時時應爲自己在南洲做人生歡喜心。

二、是要在佛法流行的地方。出生於南洲做人，當然是很理想的，但南洲的地方還是很大，不一定每個地方都有佛法的流行，亦即不一定每個地方都有四衆佛子的遊化。不論什麼地方，如經常的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衆佛子的來來往往，是即顯示這個地方，有佛法的流行。有佛法流行地方的人，最初亦不一定信奉佛法，修學佛法，但因經常見到佛教四衆來來往往，與他們接觸多了，受到他們的薰陶，久而久之自然會受他們的影響，漸漸的便來信仰三寶，奉行佛法。

如生在從來沒有佛法流行的地方，從來沒有佛教四衆往來之處，那你縱然生在南贍部洲，以佛法的立場說，還是不圓滿的。當知凡是沒有佛法流行的地方，都是文化落後的區域，亦即未開化的區域，人們的知識水準低，生活的壓力相當重，佛法稱爲邊地，是最極可憐的。經中常常說到的「中國難生」，不是指中國的中國，而是指有

佛法流行地方說的，什麼地方有佛法的流行，什麼地方就可稱爲中國。佛法流行處叫做中國，是卽顯示這個地方的文化高，因爲佛法就是高度文化的結晶，沒有相當高度的文化，是不能接受佛法的。

現在在座的諸位，不但生在南贍部洲，而且是在一個常有四衆佛子遊履的地方，十方大德高僧常來遊化開示，是卽顯示諸位已經生在難生的中國，諸位豈不是也具備了第二圓滿人生所應有的條件了嗎？當更生歡喜心！

三、是要本身的生理機構健全。吾人的生命出現在南洲，並且經常的接觸到佛法，這當然是很圓滿的，可是如果你生理上有著種種的缺陷，那還是不能信奉佛法，修學佛法的。所謂生理上有缺陷，在佛法說就是六根不具，用一句普通話講便是五官不正。比方我們生而爲人，而又居住在佛法流行的地方，因爲本身是聾子、啞吧或瞎子，耳不能聽聞佛法，眼不能閱覽經典，口不能提出佛法的論題，大好佛法呈現在你面前，試問對你又能發生什麼利益？

是以能不能受用佛法，問題不僅在有佛法的流行，最要的還是自己能不能承受，而承受佛法的資本，端在生理機構的健全，沒有任何一種的缺陷。如果你是盲聾喑啞

，不能接受佛法薰陶，佛陀把你列爲八難之一，同樣不能得到佛法的。現在在座的諸位，不但是生在南贍部洲，不但得有機會常與來往的四衆佛子接觸，而且耳聰目明的六根具足，可說第三個條件，諸位亦已圓滿具備，能無阻礙的受用佛法，所以應爲自己生大歡喜心。

四、是要未造五無間的顚倒業。我們衆生從無始來，所作的罪業是很多的，但有的罪業不障佛法的進修，有的罪業是會障礙佛法進修的，所以生而爲人，雖圓滿的具備如上三大條件，假如你曾親自造過五無間的重罪，或是教他曾經造過五無間的重罪，由於這個罪業，有股强大力量，妨礙你對佛法的修學，是以你的人生，仍然不得算爲圓滿，終難走上佛法的大道，向解脫人生的前進，這不能不說是人生的最大憾事，所以這也是值得重視的一點！

所謂五無間罪，就是一般所熟知弒父、弒母、弒阿羅漢、破羯磨轉法輪僧、惡心出佛身血。這是罪大惡極的極重過失。一個衆生，果眞造了這樣的重罪，做人的資格已經失去，那裏還有資格修學佛法，以求最高無上的佛果？所以做人須要時刻檢點自己的行爲，千萬不要造出五無間的顚倒業。現在諸位來到這兒參加金剛法會共修，是

即證明諸位沒有造下顛倒業，以障自己佛法的修學，當然也即具備了圓滿人生的第四個條件，自更值得諸位生歡喜心！

五、是要具有正確無謬的信仰。這一條件非常重要，因雖具備如上的四種圓滿，假定對於佛法沒有正確的信仰，就修學佛法說，仍然一無是處。這兒所說的正確信仰，就是深信佛法的三藏教典，爲出生世出世間一切善法功德的所依之處。佛在教典所開示我們的，總是教人向上向善向光明的，只要我們切實的照著佛所開示的去行，如果是依世間法去行的，就出生世間的一切善法功德，如果是依出世法去行的，就出生出世間的一切善法功德。

有人說：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這話不錯，但究竟而圓滿的教人行善，不能不說佛教的三藏教典最爲透徹。因爲佛法不僅要人修世間的有漏善，而且教人修出世間的無漏善，使人究竟的得到解脫自在！這一信心，在我們做人來說，首先要堅定的樹立起來。假定這一信心沒有肯定的樹起，那你就不能眞誠的向佛法大道前進。如今在座的諸位，至誠懇切的如法修持，可說大家這一信心已經具備，所以圓滿人生所應具備的第五個條件亦已成就。

講到這裏，關於自身所應具備的五種圓滿，已約略的對諸位說過，現在繼續的把外在的五種圓滿，再簡單的對諸位說明。

一、佛出，是要具有佛的出現世間。在我們這個世間不是時時有佛出現的，經中形容佛的出現如優鉢曇花一現那樣的難得。因爲人間覺者在這世間的成佛，不是輕易所能做得到的，而是要經三大阿僧祇劫那麼久的時間，修集種種難行能行的苦行，甚至犧牲無數生命亦在所不惜，目的是爲積集福德智慧的二大資糧，到了福智資糧積集圓滿了，然後才能坐菩提座，完成無上正等正覺。

講到佛出世的問題，最理想的當然是與佛同時出世。如釋迦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出現在此世界的印度，我們如果也在那個時候出生，常常面見佛陀，那你人生自是很圓滿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釋尊雖已離開我們很久，但這人世間，到處還有佛的聖像供奉，我們見到佛像，就跟面見佛陀一樣，到了完全見不到佛像，那才是最大的不幸。現在諸位，或在家中供佛，或到寺內見佛，等於仍然有佛住世一樣，是卽諸位外在的圓滿已具備了第一種。

二、說正法，是說佛陀的宣說正法。諸佛出現到這世間來，不是如一般人的爲業

所牽，而是由於願力來教化衆生的，而教化衆生的最要一著，是爲衆生說法，告訴我們人生是苦，所生存的世間是一苦海，必須厭離這個世間，才能得到生命的解脫。可是佛在經中告訴我們，偶而也有佛出世後，看到衆生根機的陋劣，不能誠意的接受佛法，立卽入於涅槃而不說法的。佛不說法，我們無法可聽，不能不說是人生的一大缺陷！

釋迦佛在這娑婆世界出現，爲我們說法四十九年，留下三藏十二部的教典，供我們作爲修學佛法的準繩，我們依這佛所說的法去修，要想得到出世解脫，就得出世解脫，要想成就無上菩提，就得成就無上菩提，這是釋尊所賜給我們的恩惠，我們何幸生存在這個時代，而得聽聞如來的教法？是以外在所應具備的第二種圓滿，在座的諸位，同樣的具足。假定佛涅槃後，佛爲我們開示的偉大聖教，也隨著消滅，所謂人去法亡，那才是人生的最大缺點。

三、教住，是說如來正法的住世。釋尊入滅已經兩千五百多年，但佛所說的正法，一直到今日還是流傳不息，並沒有因爲佛的涅槃而歸於烏有。所以我們今日，不但能讀誦經典，而且可以如法的去修，如法的證覺，是卽所謂教法住世。普通都說現在

是末法時代，一切的一切，都不大像佛法，從某一角度說，這並沒有說錯，從另一角度說，並不盡然的。

如來正法的住不住世，不在正法的本身，而在修證正法的人。什麼時候有修證正法的人，什麼時候就是如來正法的住世。如現在是末法時代，但若有人從佛法的修學中而有所證覺，未嘗不可說是正法時代。俱舍論頌最後結說：「佛正法有二：謂教證爲體；有持說行者，此便住世間」。可見人是正法住世的主體。現在在座的諸位，不但聽到如來的正法，而且確實依照正法修持，這不得不說外在所應具備的第三種圓滿，亦是具足無缺的。

四、隨轉，是說正法住世的隨轉不息。從佛法的修學而證得正法的行者，發現不但自己有這能力證得正法，有力能證如來正法的衆生還多得很，於是自發自動的，將自己所證的正法，隨順各個不同根性的衆生，予以無倒的教授教誡，使他們亦能如法的去修證。中國古來有一句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法能夠住世固然不錯，但若沒有人去轉動它，我們就不可能有機會接觸到佛法，當更不會信奉佛法，修學佛法。

今天我們能接觸到佛法，進而認識佛法是怎麼回事，可說都是歷代大德高僧，不斷的轉動如來正法輪所致。普賢十大願王中的「請轉法輪」的一大願，就是這一精神的流露。假定佛陀的弟子，沒有經常的轉動法輪，沒有時刻的教授教誡，我們那裏還有聞法的可能？是以每一想到佛法的難聞，對於天下弘宗演教的諸大善知識，不得不致以最極崇高的敬意！現在在座的諸位，不時的得到佛法的教授教誡，能說不是已具備了外在的第四種圓滿嗎？

五、悲愍，是說得到修學佛法的種種助緣。如來正法雖然有人轉動，我們亦得依於所轉動的正法而修學，但若沒有四事供奉的施主，給予强有力的支持，那你還是不能安心修道的。且拿衣食來說，一個佛法的修學者，對這雖不可以過於求好，但絕對不能缺少，缺少是就不能辦道。古德說：「身安則道隆」。假定衣食不足，裸餒不安，試問怎能修行？所以成就我人修學佛法的施主，是絕對不可少的，因爲衣食是助道的資糧。

施者或施主給予修道者的衣食資助，雖說側重於對出家學佛者說，但在家學佛的行人，同樣要有同情自己修道者的協助。如做家庭主婦的學佛修行，假定沒有自己丈

夫或子女供給自己的所需，試問你怎能安心修持？因此，凡是對於我們修道給予種種助緣的，可說都是對於我們同情的，亦卽對我們有所悲愍，覺得我們這樣精苦修持，應該予以合理的成就。現在在座的諸位，假定家庭環境不許可，怎能安心的在此共修？是以外在的第五圓滿同樣具有。

如上所說，所謂圓滿人生，不論是自身圓滿，不論是他身圓滿，諸位可說都已具足。像這樣的一個人生，如果還不說是圓滿，試問更有什麼叫做圓滿？因此，我希望諸位，不要再慨嘆人生是苦，更不要說人生沒有意思，應爲自己得到如此圓滿的人生，感到極大的欣幸，感到無限的歡喜！不說廣大世界的人類，單以我們所居住的新加坡說，有多少人像我們這樣得到圓滿的人生？如果仔細推究起來，不得不說是極少的吧？

不錯，我們應爲所得的圓滿人生而慶幸，可是諸位要知道，像這樣的人生，是難得而易失的，現在既然得到了它，便應寶貴這人身，利用這人身，來解決人生的重大問題，那才不辜負我們這個人身，如果得到這寶貴人身後，而又讓它白白的空過，這自不是找別人的麻煩，而是找自己的麻煩，亦卽簡直是對自己過意不去！所以我熱切

的希望諸位，在爲自己得到圓滿的人生歡喜之餘，應好好的把握這人身，如法如律的修行，以解決生死問題。（寬嚴記）

一般奉佛兩般結果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十一月初一日，我們又集合到般若講堂來共同修持和聞法，在這亂世之秋，不能不說是幸運！今天我要和諸位講的題目是：「一般奉佛，兩般結果」。

在佛教中，向有一個疑問，橫梗在佛弟子的心內無以解決，就是同樣的信奉佛法，但所得的結果不同。有人信了佛後，不論做什麼都很順利，身心既很健康，家庭亦很和樂，事業亦頗發達，人事亦很和諧。總而言之，無不稱心如意，使人覺得信奉佛法，確實是有大利益的。可是，有人信了佛後，不特不能得到如上的結果，相反的還得到種種不如意事，不是疾病纏綿，就是家破人亡，不是事業失敗，就是人事不調。總而言之，無不厄難重重，使人覺得信奉佛法，得不到什麼好處的。

在這兩種人中，不用說，前者對佛會得稱揚讚歎，認爲佛陀確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後者對佛會得咨嗟怨謗，認爲佛陀並不是個什麼救世主出世。關於這個，無疑

是我們所常碰到的問題，亦卽常常有人提出這問題來問，就是同樣的奉佛，爲什麼會有不同的結果？

關於這問題，通常從兩方面說明：

一、信佛者在信佛後，對三寶的信心，是不是很虔誠？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不說我們對佛的信仰要有誠心，就是人與人間的來往，也同樣的要誠，唯有相互以誠相見，才能促進彼此親切的關係。我國儒家在中庸上說：「誠之者，人之道也」。做人要做到誠，可說是人生的當然道理。不但如此，做到誠的人，還要擇善固執，就是集中於善，鍥而不捨，亦卽信仰的別稱，所以誠就是信仰，有了擇善固執的信仰，就會發生堅定而不動搖的力量。誠爲生命的原動力，爲信仰之所自生，爲萬物的主宰，以此至誠來信仰佛法，尊重三寶，當然就會一天天的接近三寶，而自家的一切一切，也自會一天天的順利起來，所以信奉佛法最重要的是虔誠，我國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也就是此意。至誠之人，沒有不得好結果的。

二、信佛者在信佛後，是否照著佛所指示的切實奉行，這同樣是個重要的問題。佛法不唯是信仰的，而是要將所信仰的，實現於自己身心上的。當知佛對我們的開示

，總是希望我們向上向善的，我們能照佛所指示的去行，沒有說是得不到好結果的。所以佛法的奉行者，不但是信仰，不但是作理論的探討，重要的在於如何實行。反過來說，如只作形式上的信仰，而不切實的奉行，自難得到三寶的加被，佛法的受用。在實行時，還要有正確的方向，方向正，所行所爲，自然是善的，否則，必然是惡的。善惡的分別，有賴於智慧，沒有智慧的抉擇，很難分別善與惡。智與上面所說的誠，有著互爲因果的關係，就是人能愈爲至誠，愈能明白是非善惡；愈能明白是非善惡，愈能顯示誠懇與眞誠。

中國向來還有兩句話說：「誠於中，形於外」。內心越眞誠，外形越篤敬，果能如此，在世間做人，固得廣大人群的尊敬，而信奉佛法，當然也就得到佛法的勝利。

一般學佛人所存在著這個問題，不是末法時代才產生的，而佛老早已爲我們提示過，並且給予很好的說明，這就是在「佛說慢法經」中所講的。在這經中，佛陀首先對阿難說：你不要以爲每個學佛的人，都得到同樣的美滿結果。我老實的告訴你：有人事佛以後，固然得到很多的福德，有人事佛以後，竟會遭遇種種的厄難，是以不能看作一致的。阿難聽了佛陀這樣講，不禁提出來問道：大家同樣的事奉佛，所得的結

果，爲什麼會如此？

釋尊經阿難這麼一問，乃很慈悲的爲之分別解答說：

有人事佛所以得到好的結果，自必有他的條件，不是偶然如此的，就是在他歸信以後，從不以爲一切皆已圓滿，自覺這不過是學佛的初步，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的。如參訪善知識，就是學佛者不可或缺的工作，因爲佛法中的很多道理，需要善知識的開導指示，才能明白了解，所以尋求大善知識，就成爲歸依後的重要課題。如沒有善知識的教導，怎能了解佛法的意旨？又怎能知道行爲的合不合法？

在善知識處明白了佛法，知道身心的需要戒法的約束，因而從善知識求受戒法，切實的嚴格的遵守如來的淨戒，除去身心上的種種過患，諸位試想想看，在這世間做人，那有不受人尊重的道理？又怎會得不到順利？

嚴格的奉行如來淨戒，只是現生不犯道禁而已，無始來的業障還存在，必須進一步的依於善知識的教示，在三寶前，誠心誠意的加以懺悔，使過去一切的罪惡，得以懺悔清淨，以清淨身心接受佛法，做個佛化新人。

能夠如此，你這信奉佛法的人，家庭中固然充滿了和樂的氣氛，就是在社會上亦

會所向和諧，得到廣大人群的尊崇欽敬，進一步，甚至常爲諸天聖衆之所侍衛擁護。

現世享諸學佛的種種利益，還是小事，最終能夠得成佛道，才是學佛的眞正勝利！而且像這樣的人事佛，才有資格稱爲眞正的佛子。可見學佛能得佛法的好處，問題還是在於自己。唯有自己如法的奉行，爲得利益的保證。

有人事佛所以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反而一切不如意，不美滿，佛對阿難說：這主要的在他信佛後，沒有遇到明師的開導，既不了解佛法的至道，亦不知道對於三寶的禮敬，卽或勉强受了佛的淨戒，對於淨戒沒有誠信，所以雖然受了佛戒，但不旋踵之間，就又違犯衆戒，昏昏然的不知信佛所爲何事！

奉佛而不得法益者，原因奉佛最要緊的，是堅定不移的信心，相信佛確是人間的大覺者，是爲救濟苦難的人類而來，可是這些奉佛的人，對於佛的殊勝功德，對於佛的無盡悲願，對於佛的救人救世，對於佛的威德之力，總是猶豫不決的乍信乍疑，不能始終一貫的深信到底，怎能如願的得到佛法的利益？

奉佛而不得法益者，原因奉佛是應讀經行道的，是應作諸佛事的，所行所爲都應與經相應的，一切所作都應如法如律的，可是這些奉佛的人，根本不肯讀經行道，對

於應作的佛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把奉佛當消遣，自然不能與經典的精神相契合，身心行爲的活動，要想如法如律，自然也就萬難！

奉佛而不得法益者，原因奉佛應以佛心爲心，愛護衆生的生命，不忍對衆生的傷害，才合乎奉佛的旨意，可是這些奉佛的人，不特未能以佛心爲心，反而心懷殘忍的，不是自己去殺生，就是教人去殺生，使得衆生不能安然無畏的，過其所應過的正常生活，終日戰戰兢兢的，恐受人的宰割，試問怎能得到法利？

奉佛而不能得法益者，原因奉佛以後，應與未奉佛前，判然猶若兩人，才是合乎道理。如未奉佛前，暴跳如雷的脾氣很大，奉了佛後，仍然是這樣的，未奉佛前，開口就是喜歡罵人，奉了佛後，仍然照罵不誤，未奉佛前，到處歡喜講講是非，東家長西家短的說個不休，奉了佛後，還是這樣的老毛病不改，諸如此類，怎能得到佛法的勝利？

奉佛而不能得法益者，原因信奉佛法，對於記載佛理的經典，應該恭敬尊重，不應隨便亂放。可是有些奉佛的人，不知經典的珍貴，當作一般的書籍看待，不是放在躺椅上，就是置在飯桌上，不是掛在牆壁上，就是放在衣箱裏，或任自己的兒女以骯

髒的手玩弄，或爲厨房的煙火之所熏染，甚至被屋漏淋得濕濕的亦不去管它，試問怎能得到佛法的利益？

奉佛而不得法益者，原因奉佛對於財利應該看得淡一點，隨時隨刻的盡自己的力之所及，救濟生活困難的人，使大多數的人們，過著不虞匱乏的生活，這才合乎佛陀的慈意。可是有些奉佛的人，視錢財如生命，任你怎樣的向他有所要求，總是不肯大破慳囊的施捨。不唯如此，而且有時貪心比別人還大，給予一般社會不良的印象，怎能得到佛法的實益？

奉佛而不得法益者，原因奉佛對別人的善事和特長，應該予以高度的讚揚和隨喜，才能得到佛法的勝利，可是有些奉佛的人，對於他人的特長和功德，不特不加以隨喜和讚揚，反而由於嫉妒心的驅使，給予種種破壞和打擊，這在今日佛教到處所見到的現象。不特如此，恕我不客氣的說，有些奉佛人的嫉妒心，比一般俗人還要大，試問怎能得到佛法的勝利？

奉佛而不得法益者，原因奉佛應該特別的謙下，對任何人都當一視同仁的恭敬尊重，不應對之有什麼不同的態度，才契合佛法的平等精神。可是有些奉佛的人，分別

心特別大，對於有錢有勢的，是一副面孔，對於無錢無勢的，又是一副面孔。在他自以爲很得意，但在別人的眼中看來，簡直有些嘔心，認爲學佛的人竟是這樣的勢利，如是怎麼能得世福？

奉佛而不得法益者，原因奉佛應該具有正知正見，深信善惡果業，才會對惡不敢妄造，對善才肯認眞去修。可是有些奉佛的人，以爲善惡業果，只是騙騙老太婆的，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於是思想錯謬，行爲乖僻，不能如法的止惡行善，甚至造下彌天的大罪！殊不知因果是絲毫不爽的，決不因爲你對因果的否定，業報就不會落到你的頭上來！所以奉佛不深信業果，決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

像這樣的一個個的敍說下去，自然是很多的，姑且到此爲止。有些奉佛的人，在沒有奉佛前，原還是不錯的，可是奉了佛後，一切皆不如前，甚至病患亦來。一般不知原因何在，以爲這是奉佛的結果。於是心裏就在作這樣的想：我以爲奉佛，是會得到佛的護佑，使我一切都比以前好，那知事實適得其反，我眞不知奉佛有何意義？與其如此，不如還是去祈求神靈，或者要比奉佛好得多。這不但動搖了對佛的信心，而且簡直是在謗佛，其過失眞是大得不得了，將來要受極重的苦報！

講到這裏，我要懇切的告訴諸位：學佛絕對是對人生有益的，不論你遭遇到怎樣不如意的事，都要百分之百的信受下去，不可有一絲毫的疑念！至於未得佛法的受用，只有自我作深切的反省，問問自己是不是照著佛法去行？如果是如法如律的，本於佛陀的指示而行，縱然現在感到種種的不如意，未來的快樂果報，是在等你去享受的。如果自怨自艾的，以爲奉佛而至如此，那就是大錯特錯，並且未來的苦果，等你去嘗受，對自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希望諸位堅定自己的信心，眞實不虛的誠心誠意的奉行佛法，以期得到佛法的勝利！（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如何做到處世無怨

諸位居士！今天我要和諸位講的是：「如何做到處世無怨」的一個題目。首先我們得承認的，就是在這世間做人，不論處在怎樣的環境中，如在一個家庭裏，或是一個社團內，誰也不能保證人人都與我是很友善的，同時誰也不能說個個都與我是怨家仇人。據這道理來講，我們可以知道：人生存在這萬花筒似的複雜世間，總免不了有親有怨的關係存在。誠爲中國俗語說的：「三千與我好，八百與他交」。你有你的知心朋友，我有我的親密良朋，任何人亦不能做到使每個人都對自己好，同樣的亦不會使每個人成爲自己的怨家對頭，這是現實世間明白可見的。

而且怨親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乃是時刻在轉移的。在某一階段看來，他與你是很親切的，親切到連生命貢獻給你都在所不惜，不論你要他作什麼，他都無條件的替你去做，只恨做得不如你的心意，決不感到什麼辛苦或厭倦；可是到了另一階段，不知爲了一些什麼芝蔴綠豆大的小事，彼此會變成勢不兩立的生死怨家，不說不會再

幫你做什麼事，甚至耍盡種種的手段，用盡種種的計謀，來破壞你所要進行的善事，使你不得成功，讓你丟盡臉皮！

可是再反過來看，卻是剛剛相反的情形，就是在某一階段的時候，看來他是你的頭號敵人，似乎沒有一點妥協的餘地，然而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偶因某個事情的接觸，彼此成爲最極相好的友人，認爲過去的敵對，不是由於認識的不夠，就是由於別人的挑撥，以致發生敵對的誤會。現在既然相互了解，當然也就肝膽相照，不論做什麼事，都能忠誠的合作無間，再也不存任何芥蒂。這種現象，在我們這個世間，同樣是到處可見的，誰都會承認這點。

既然如此，在這世間做人，就當隨和一點，不要太過認眞。原來與我親善的，就當設法保持下去，原來與我怨懟的，就當設法早日化除。果眞能夠如此，那你在這世間，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會覺得有股親切之感，身心亦自覺得安然。所以佛在經中，一再告誡我們：生而爲人，要多與人結緣，少與人們結怨，甚至完全不與人結怨，是最好的處世之道。假定這世間，到處所碰到的，都是怨家仇人，不但是人生的一大痛事，久而久之，還會使你深深的感到：沒有一個地方是你所願去的，亦沒有一個人

是你所願見的。做人做到這個程度，試問還有什麼意義？

其實，每個人都是好人，不好不會來做人，我們所以把他看成是親是怨，主觀的看法固然是個原因，根本還是在於有緣無緣。當你與他有緣時，在你眼中看來，他什麼都是好的，就是有些什麼不對，你也能夠曲予原諒，甚至還要舉出種種理由，設法爲之袒護解釋，說明這不是他本來的意思，而是由於環境之所使然，你不特不會對之生起惡感，反而對之更加同情。到你與他緣盡時，不說他還是原來的那個他，而且他的德學比前進步，或是他的修持更加精進，乃至與道有所相應，但在你的眼中看來，覺得他處處不對勁，簡直是一無是處，不論別人怎麼說他好，讚美他的有德有學，有修有證，還是離得他遠遠的，不會與他接近，並且惡意的予以毀謗，說他種種的不是！

這末說來，人與人間的緣分是很要緊的，我國俗語說的：「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也就是這一意趣的流露。佛陀要人多結善緣，原因實亦不外於此。當知世間的一切，無不是緣的集合，沒有緣什麼都談不上。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的兩句話，所謂「同舟過河，同鍋吃飯，都是緣分」，更可見緣的重要性。我亦經常的對諸

善友說：不說人與人的相處是緣，就是無意中彼此衣袖碰一碰亦是緣，沒有緣決不會你我衣袖相碰。緣的關係既是這樣的奧妙，一個佛弟子的同修共學，當然不是一生兩生所結的善緣，如何珍惜這一善緣的保持，該是特別重視的！

人與人的相處往還，照理是應該很有緣的，爲什麼往往會有怨仇的相對？關於這個，有的是過去的業緣所追，即使今生彼此間沒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但因宿業的展轉相纏，今生一碰到面，自然感到不是那麼一個滋味，或因言語的衝突，或因事情的爭執，於是雙方的關係更趨惡化，終於成爲永遠解不開的一個怨結。同在一地方相處，固然是苦惱無邊，就是各自的分離，亦還是憤憤不平，偶而在某種場合相遇時，彼此的默然固不待言，內心還要打肚皮官司，恨不得立刻給對方一個難堪的打擊，才能稍減怨憤之氣，我佛所謂怨憎會苦，眞是一點不錯！

人與人的關係，到了這個程度，唯有各自分飛，所謂「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決不能再繼續的相處下去，即或勉强的相處在一塊兒，亦必苦惱不已，煩惱無邊，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印順論師說：「苦合不如樂離」，是僧團的精神！所以同處的大衆，如果自覺彼此沒有辦法合得來，歡歡喜喜的分離，倒不失爲一個辦

法，不然的話，不但是人生的一大痛事，就是對自己的身體健康，亦會發生極大的不利，因爲怨怨相對，你看我看不順眼，我看你也看不來，再加上冷言冷語的丟來丟去，其內心的痛苦，實在不是任何生花妙筆所能描寫得出的！

除了宿業形成彼此間的怨仇，有的確是現生所造成的。現生所以會與人結怨原因雖說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我以爲有下列的兩點：

一、語言的傷害：處在現實世間，人與人的相見，總不能不說話，可是偶而出言不愼，傷害到對方的自尊心，不特會使彼此的感情破裂，且將因此而成爲敵對怨家。如我們給予他人的恩惠，並不在於要好多好大，而在是不是當他正需要的時候。如正是他困難而確有所需時，那怕就是給予小小的恩惠，他亦會對你終身感戴永誌不忘，所以古人說：「惠不在大，在乎當厄」。要知與人結怨也是如此，並不在於你和他結怨結得多，而是在於是不是使他感到無限的傷心，如果確是使他傷心到難以活下去的程度，那怕就是對他說一言半語，他亦會對你終身怨恨在心，再也忘不了你對他的恥辱，所以古人說「怨不在多，在乎傷心」。俗語亦說：「人不傷心不流淚」。你既以語言刺痛了他的心，要他怎能不對你怨恨？所以我們說話，要能做到如佛所示的「守

口如瓶」，方不致於與人結怨。我國古代聖賢亦有相似的說：「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確見實聞，亦不著跡；凡一語而傷我厚，雖閑談酒謔，愼勿形言」。爲什麼？因「結怨仇，招禍害，傷陰隲，皆由於此」。

二、容忍的欠缺：人與人間的往還，或在團體中共住，誰都不免會有錯誤的發生，因爲人畢竟是人，不是什麼大賢大聖。不管誰有錯誤，最好相互勸勉，不可任意指責，假定作不當的指責，不但失去團結力量，亦失掉自己的力量，使彼此的感情破裂，甚至成爲怨家仇敵。彼此同住共處，最要緊的一事，是備寬大態度，容忍對方，饒怨他人，才能感動對方的心。有人說：貧困的人能夠幫助更貧困的人，才能顯出他的偉大。同樣理由，當一個人要發怒時，能夠抑制自己的怒，更能饒怨使我發怒的人，才是極爲難得。做人應當常常作這樣想：不管什麼人都可能會發生錯誤的。如我自己有錯誤時，總望別人能夠對我寬怨，是則別人有什麼錯處，亦當以寬容的態度饒怨別人。果能做到抑制自己的恚怒，自然就會容忍別人的錯處。唯有能夠容忍別人，才不會與人結下深怨大仇。世人的大病，就是不自反省，總覺得別人的諸多不是，設若稍自反省，就發現一身的病痛所在，那裏還有資格指責別人？古人說：「持己當從無過

中求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當從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如果鷄蛋裏找骨頭，吹毛求疵的從無過中去求別人的過失，並且對之不容稍忍，怎能沒有怨家仇人？又怎能做到解怨釋結？

人與人間沒有結怨，最好當然不要結怨，如果已經結成怨仇，那就要想辦法解怨，絕對不可讓怨仇深積不解，釋尊在諸經典中，曾無數方便的教誡學佛行人，不要有怨不解，不應怨諍不已。四分律卷第四十三有個故事說：

過去有伽奢國王梵施與拘薩羅王長生，在祖父輩就結下了深怨大仇，可是到了他們這一代，梵施王的兵衆勇健，國庫財寶亦復很多，長生王的力量，無論怎樣不及。所以後來梵施王就舉兵討伐，並侵入拘薩羅國。長生王與第一夫人就逃到波羅奈國，裝成螺髻婆羅門，躲在一個燒窰的陶家住，生下一子叫做長生太子。但是後來被梵施王偵悉到他的住處，就將長生王捉了回去，而長生王子即時逃走，在殺戮長生夫婦時，王子微服夾在人群中，不禁傷心得飲泣流淚！時長生王見到其子如此，就高聲的這樣說：「怨無輕重，皆不足報，以怨報怨，怨終不除，唯有無怨，而除怨耳」！衆聽長生王這樣說，以爲他的方寸已亂，劊子手則將他殺了分爲七分，著於尖檀頭上。

長生王子目覩這麼悽慘的一幕，沒有辦法好想，只好默然而還，去學種種技藝，以期待機報復。後來學得一手很好的音樂，常於夜間彈琴唱歌，其歌聲唱得美妙極了。梵施王聽到這樣的歌聲，歡喜得不得了，常常想聽這歌，於是就將長生王子留在身邊，不時令他彈琴唱歌給自己聽。有一天，梵施王要到山上去打獵，走得太過辛苦疲倦，想要休息一會，王就下車在車陰涼道，枕在長生王子的膝上而睡。長生王子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報仇大好機會，就悄悄的擬抽出隱藏的寶劍，割下滅我種族，亡我國家，殺我父母的大仇敵的梵施王頭。當長生王子要這樣做時，梵施王在睡夢中似亦有此感覺。如是經過三次，長生王子想到父王所說的：「怨無輕重，皆不足報」的話，終於刀下留情，沒有將梵施王殺死，並對梵施王表露自己的身分說：我是長生王的太子，我之所以來接近你，就是想爲父王報怨仇的，但一想到父王被殺時所說的話，我終於不忍下手將你殺死。梵施王聽了這話，深深的受到感動，不但歸還他的國家，並將公主嫁給了他。從此，兩國解除了世代的怨仇，而且成爲友善的國家，和平相處不相侵擾。

佛陀說了這個事實，接著對諸佛子說：彼長生王子，手裏執有刀劍，與梵施王有

父祖不共戴天之仇，尚且和合無怨的猶如父子般的親切。你們學佛爲道，同一師，同一學，如水乳合，爲了利益佛法安樂住，不當共相鬪諍，共相罵詈，共相誹謗，互求長短，應當和合莫共諍！以偈結說：「以怨除怨仇，怨仇終不除；無怨怨自息，其法勇健樂」！（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新春前後的習俗淨化

諸位居士！在時間流的不息奔放中，轉瞬之間又是一年的過去。值此新春的開始，因我剛從越南回來，就今年來說，於諸位中，很多是初見面的，所以首先得向諸位致恭喜之意。在世俗上，當然恭喜諸位身心康泰，福壽無疆，財源廣進，萬事如意；在佛法上，就要恭喜諸位「福慧與春光並茂，道業共歲序俱新」！雖說新年已經過了九天，但在習俗上要到新正十五以後，新年才算過去，所以我願諸位接受我的誠摯的祝賀，並願諸位在今年的一年中，確確實實的得到世法與佛法的雙重利益，是則新年的祝賀，就有很高的意義而不致於流爲俗套！

不過就我自己來說：未來的一年，究竟能不能在佛法上有所進益，現在固不能有所預言，但已過去一年，去歲當佛陀成道日到來這天，我在越南駐錫的妙法精舍，曾於佛前靜靜的想了一會，可說完全是空虛一片，沒有任何一樣可以值得記錄下來的。因爲，在佛學的研究上，既沒有什麼新的所得，在佛法的修持上，更是沒有任何體會

，只是隨緣度日，空過光陰而已，說來怎不感到無限慚愧！現在又是一年的新春開始，回顧過去，瞻望未來，爲了不使這年再交白卷，很願與諸位共同努力，在教理及修持上，多下一番工夫，以期身心略有所得。時間是不待人的，過去了就不再來，當我們有多餘的時間可以修學，就應珍惜這個可貴的時間，不要讓時間悄悄的溜走！

接著要和諸位說的，是新春前後的習俗，怎樣以佛法來淨化它。在未說到這個之前，先略一說春的特色。春的到來人間，萬物都在復甦中，不論我們走到那裏，都能見到春的氣象，充分的流露出來。如山光水色的格外明媚，固是春的在向我們提示，就是花草樹木的更加嬌艷，亦是春的在向我們昭告，所以時令一到春天，不特整個大地披上翠綠嫣紅的新裝，就是每個人們亦爲之精神一爽，感到極其輕鬆活潑，無怪人人歡迎春的到來，春一到達這個人間，人們就興緻勃勃的，成群結隊的去欣賞它，以免春的稍縱即逝！古人說的「風光隨處好，景色一時新」，固是對於春的讚美，就是「一年之計在於春」之說，亦是要我們好好的把握這個大好春光！

春在一般說來，只是時序開始，古今文人學士，雖以生花妙筆，予以描繪讚美，但只是隨其興之所至，並沒有深一層的體會到春之所以爲春。如以佛法眼光看，春固

可以象徵佛法，而在春風惠被之下的萬物，是就等於佛法所欲普潤的衆生。試看大地上的一切花草樹木，所以生氣蓬勃的展開它的生機，並且互相的爭艷鬪麗，原因由於得到春風的化育。同樣的，世間衆生，特別是衆生中的人類，所以能得無漏善根的增長，菩提樹苗的茁發，般若花朶的盛開，原因由於得到佛法的滋潤。因此，無邊光景的新春，固值得我們歡迎它的來臨，慈悲如春的佛法，更值得我們終身頂戴信受！要略的說明春的意義，進而擇要的來說如何以佛法淨化習俗，想來亦是諸位所樂聞的。

一、謝灶：中國民間相傳灶有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民間，住在每個家庭，監察每個家中的成員善惡行爲。古書雖也有說灶神於每月晦日上天，向玉皇大帝報告人間善惡，但到最後一月二十三（四）日，又復上天作一次總結報告，自己的善惡行爲，既有灶神向玉皇報告，爲了避免玉皇對自己不法行爲的責罰，所以特在灶神上天的那日，以極豐盛的佳肴爲之餞行，讓祂到天上爲自己說些好話。過去在民智未開時代，爲使人們不要做壞事，特假設神祇的監視，視你如做不正當行爲，神祇在旁看得極爲清楚，所謂欺人不能欺神，就是此意。從這角度來看，神道設教未嘗沒有它的作用，因爲人們懼怕受到神的責罰，對於爲非作歹的事，自然會有幾分顧忌！

可是到了現在太空時代，人類已成功的登上月球，如還認爲有個灶神，會替我們向玉皇報告行爲的如何，是就難爲智者所諒！佛教是理智的宗教，不是泛神論的宗教，所以從不承認有個灶神會爲吾人報告善惡，更不承認比灶神高一級的玉皇天尊，會對吾人行爲作怎樣的處罰。吾人的一切行爲活動，是要自己一肩擔當的，不需向什麼神負責。以自作自受的因果律說：你表現出有益人群的良好行爲，自會得到美好的結果，不是任何大力者所能奪取你的所得；你如表現出有害人群的不法行爲，當會得到苦難的結果，亦非任何大力者得以爲你化難成祥。自己的行爲自己負責，爲什麼要邀神的恩寵？是以謝灶要求灶神代說好話，可說全是迷謬之舉，爲正信佛子所不應爲！

二、還願許願：這也是中國人在歲尾年頭所有習俗。許願是在年頭所許下的心願，說明自己在今年內，如能得到幾百萬的財富，或是得到什麼高官厚祿，或是得到所希望得的子女等，那我到年終歲晚時，一定到佛或神前來還願，所以到了年底，各神廟裏還願人之多，眞是多得無法統計。但以佛法說，許願與還願，雖不無道理，但不如世俗那樣想法。世俗人的許願，願如今年發達，年底將買一隻猪或殺一隻鷄來酬神。果眞這樣，賜你發達的神，就如人間的貪官汚吏，還有什麼資格成爲正直之神？且

你許以殺生來酬神，根本就違反了求福的精神。所以佛法對於這樣的許願還願，不但不予讚許，且認爲是絕對迷信的行爲，終而不能如你的所願！

願是可許亦可還的，如求福求慧等，都從願心得，設若沒有願想要得什麼，是就很困難，所以佛法特別重視願，唯有堅固願力，方可成就一切，所謂「有願必成」，就是此意。爲佛弟子，不論修什麼行門，立願固不可缺，而大乘的宏願尤爲重要。世界的紊亂，人類的苦難，現代較之過去任何時代，都有過之無不及，是以每個具有血性的佛陀嫡骨兒孫，如在佛前有所願求，應如經說：「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唯有像這樣的許願，不特能夠滿足你的心願，而且只此一念純潔無疵的心願，你已擠入菩薩之林，將來成佛是就不成問題，還有那個可說許願是不對的？到了大願圓滿成就，了還你的本有心願，如是許願還願，多麼有其意義，可見什麼都在一念之間。

三、除舊佈新：新春到來，中國向有「除舊佈新」之說，亦卽所謂大掃除，如歲晚俗稱除夕。所謂除夕，就是大掃除之夕，藉此來掃除一年的積垢，將家中的每個角落，清掃得乾乾淨淨，不容纖毫塵垢的存留，使人有一新耳目之感，實在是很有意義

的！清潔在現代來說，確有它的重要性，因關係人的身體健康很大。如空氣汚化與水的汚化，已成爲世界的嚴重問題，而各國爲了淨化空氣與水，更是傷透了腦筋。所以眞正說來，掃除環境積垢，不是年終歲晚的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事，亦卽日日要清潔自己所處的環境。除去舊有的骯髒的東西，同時還要把家中佈置一新，將所有的名貴字畫及珍貴的古董，一齊陳設起來，使家中到處充滿新的氣氛，令人一見就知新年就將到來！

當知佛法的「除舊佈新」也是如此。吾人無始來所積聚下來的煩惱塵垢，眞是多得如塵若沙，絕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掃除得淨的，所以從開始修學佛法起，就得如雲門禪師所說「日日過新年」，無時無刻不在拂除封蔽心地的塵垢，以期恢復心地的本來清淨！可是問題亦如世間的塵垢，今年除夕掃除盡了，明年又是恢復如故，年年這樣的大掃除，年年有塵垢的積聚，所以吾人每天在做拂除煩惱垢的工夫，煩惱仍如長江大水一樣的滾滾而來，終日沉溺在煩惱垢中討活計，致使吾人的心地齷齪不堪！像這樣的舊垢不去新垢又來，怎能在日日中，得如一般人們那樣的過其新年的愉快生活？如何時時努力除舊拂垢，該是學佛人在新年中不可忽視的唯一課題。

至於佛法行人的佈新，不是要將家中佈置得怎樣堂皇富麗，或是將自身化裝得鮮艷照人，而是要你的一切行爲活動，有個嶄新的表現，不要再東歪西扭的，向不正當的方面發展。吾人通常行爲的趣向，大都是向聲色名利中鑽來鑽去，亂七八糟的沒有一點條理，要怎樣做就怎麼做，在正人君子們看來，覺得是很不順眼的。過去如此已經過去，說來是也沒有用的，乘此送舊迎新之際，對個己的行爲活動，應該有個合理調整，使之處處有新表現。如過去動輒以陰謀計算人的，現在就得以正直待人，過去開口就要傷人的，現在就得出言讚美人，過去舉手就要打倒人的，現在就得出手扶助人等。諸如此類的使得人們對你觀感一新，認爲你已成爲佛化新人！

四、年的傳說：元旦日是新正日，亦是萬象更新的吉日。在這天的早晨，不論什麼人見面，例必互相打拱作揖，恭喜之聲不絕於耳，這就是所謂拜年。此一習俗，相傳源於那吃人的猛獸「年」而來。傳說上古時代，「年」這個猛獸，每年除夕必要出來吃人，到第二天元旦早晨，叫做「年」的這個猛獸走了，人們不會再被牠吃掉，大家大舉慶祝以賀重生，是爲賀年的起源。古代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年」的猛獸，由於年代久遠，我們不得而知，但在現時代中，無人見這猛獸，則是不爭事實。所以相沿

成習的拜年恭喜的風氣，應來給它一個別解，讓人有個新的認識，不致茫然的只是恭喜恭喜的說個不停，使人從恭喜中，鼓起新的希望，重新振作做人！

佛法沒有說到「年」這猛獸，但曾說到一種類似於此的猛獸，那就是喻以無常的狂象，狂象是會踐踏生命的，生命遇到了狂象，很難得僥倖生存，可是無常的催促生命也是如此，所以佛特喻如狂象。無常的狂象，時刻在嚙啜著吾人生命，所以在每年中，任何一個時刻，生命都可能爲無常狂象之所吞沒！眞正懂得生命無常的人，日日好像在過新年，因爲古人形容過年猶如過關，稱爲年關，顯示過年是不容易過的，過得這一關，亦卽過得了今天，明天才有你這活潑潑的生命繼續生存。在無常狂象的追逐下，每天過日是如此，每年過年亦如此，過了年，能不爲無常狂象所啜，自是最爲值得恭喜的，恭喜不是恭喜別的，是恭喜吾人的生命，又繼續的生存下去！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古國，新春前後的習俗，自古傳下的很多，時間關係，不能盡說，但如對諸習俗，予以佛法淨化，不特很有意義，且能破除迷信，入於新的境界，提高人的警覺，勉勵人的向上。在年年的新年中，一番提起一番新，使人不斷的改惡修善，以豐富自己的新生命，不讓生命經常埋在煩惱垢穢中，永遠見不到它的新氣

象。是以新年到來，不是要人狂歡的，而是要人反省的；因一年年的過去，雖生命仍暫維持，但若於每年中，生命未得充實，福智未得提高，一旦無常狂象，眞的把你捲去，你就知道年年這樣空過，是就未免太辜負了此生！今是本堂舉行金剛法會的一日，亦是今年第一次與諸位說法的一日，沒有什麼好的貢獻，謹祝諸位新年法樂！（寬嚴記）

效法龍施女的堅定意志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十一月初一日，我和諸位所要講的佛法，題目是：「效法龍施女的堅定意志」。在這世間做人，不論爲自爲他，意志的堅定，是最重要的，這在諸位想來是都知道的。從歷史上去看，我們可得這麼一個結論：凡是立大功建大業的，其意志都是堅定不移的，而一般失敗者，則又大都是意志的搖擺不定。

做世間的大事，固然要有堅定的意志，成辦出世的大事，更要有永不退屈的意志。如果意志稍一動搖，不特無上菩提沒有你的份，就是世間福樂亦輪不到你。經中曾經到處說到，修學佛法而發菩提心確屬很多，但眞正成就佛果菩提的極少，原因就是中途的退志。如眞能克服惡劣環境，不爲魔外誘惑和侵擾，沒有不直趣佛果的。

修學佛法，特別是修菩薩行，的確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因爲在你自己，儘管全心全意的，是爲上求佛道、下化群生，但是內而獅蟲，外而群魔，發現你眞的在佛法道路上走，不特不來助成你，使你全神貫注的爲佛法爲衆生，反而想方設法

的來破壞你向上的意志，務必把你從佛法的高峯上拉下來以爲快。

獅蟲與魔外對你的破壞，所運用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你如沒有高度的智慧，透視它們的卑劣技倆，不但不會發現它們的奸詐，且還認爲他對自己的關懷，使你不知不覺的落在它們的掌握中，不論你運用怎樣的方法，亦無法從它們的掌握中掙扎出來，不是被獅蟲吃掉，就是被羣魔所轉，無法在菩薩道上，安然的向前邁進！

菩薩道本是一條光明的大道，理應可以穩步的前進，但因獅蟲魔鬼的滿佈道旁，如果行者稍不小心，沒有不失去菩薩資格的，像這類事實，在大乘經中，到處都流露著。所以佛法行者，不論在什麼時代，不論在什麼環境，不論由於什麼因緣而發大菩提心，都得堅定自己的意志，方不致於退失菩提心！

有人說：「人生是戰鬪，社會是戰場」，我以爲事實確是如此。但如換一個角度來說，未嘗不可說，菩薩在菩提道上，亦是一場激烈的戰鬪，這就是與羣魔戰，所以法華經說「與羣魔共戰」。在這一戰鬪中，如經得起挫折，不因拂逆而喪失其鬪志，勇敢的無畏的再接再厲的與之決鬪到底，最後勝利，必然歸於最具堅定意志的人。

人生的道路固然是崎嶇的，菩薩的道路更是不甚平坦，但唯有從崎嶇不平的道路

走過，始能踏上康莊平坦的大道，因爲在崎嶇的盡頭所出現的，必然是條平坦的大王路，所以當你走在崎嶇的路上時，千萬不要感到畏難而停頓下來，應繼續不斷的走去就是。要知堅定的意志力，可以衝破一切阻力而不受任何魔鬼之所障礙的。

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是大乘佛法的眞正精神所在，任何一個修學大乘佛法的行人，一定是要發菩提心的，不發大菩提心，絕對不能成爲大乘行人，但菩提心發了以後，要能堅固不退，才算最爲寶貴，否則，仍不足擔當重任。現在我說一個發無上道意，而意志堅定不爲魔轉的菩薩行者，給諸位聽聽，就可知道菩薩的偉大。

佛在世時，毘耶離城，有位須福長者，長者有個女兒叫做龍施，當時是個年僅十四歲的女青年，在過去重男輕女的時代，沒有那個把女子特別是年輕的女子，放在眼裏的，認爲女子不能起什麼大作用的。可是大乘佛法，從男女平等的立場出發，不但不輕視女性，且有不少童女從佛修學菩薩行，並有了不起的表現。

如須福長者的女兒龍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她年在十四歲時，佛陀有次率領諸大比丘，到須福長者家在托鉢乞食，由於龍施的善根因緣成熟，她從佛的眉間毫相光照中，見到佛在她家的門外站立。佛的相好莊嚴，固然如衆星拱月那樣的奇特，

佛的諸根寂定，更是她從沒有見過的，內心不禁生起無限歡喜，認爲這是希有難得的！

同時心裏又在作這樣想：我今得能見到萬德莊嚴的佛陀，得以見到威儀庠序的聲聞聖衆，可說是個極爲難逢的殊勝因緣，不可錯過這個大好機會，應當發起大菩提心來，積極從事菩薩道的修學，以期將來亦得如佛一樣的，證覺最高無上菩提，化度無量無數衆生，方不有負我今值遇大聖佛陀及諸聖僧。

站在佛法的立場講，有人發心行菩薩道，這是最好不過的，亦最值得讚美的，理應予以隨喜成就。可是就在龍施女發此大心時，愛好眷屬衆多的魔王知道了，不但不感到極大的歡喜，內心反而感到極大的不安，認爲這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如果只是修大福德，那我並不覺得問題嚴重，但她現欲勤求佛道，不免使我感到頭痛！

魔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因他知道一個求佛道者，不但自己會出三界，不再受自己的掌握，而且還要廣度群生，使無央數的衆生，亦從三界跳出去，不再受魔棍的指揮，令自己的眷屬，一天天的減少，不能不說給予我的威脅太大，因此，我不能坐視不理，看她這樣的做去，總得想法來對付她一下。

唯恐天下不亂的魔羅，不動不正的念頭便罷，動了不正的念頭以後，自然就要去做破壞的勾當，所以經說：「我今當往壞其道意」。魔是詭計多端的，他要破壞一個行人，不是直接的以魔的眞面目出現，亦不是用强迫的手段對付你，而是用一種和善的姿態，來向你分析種種利害，使你以爲他不錯，這就是魔鬼的可惡處和陰險處。

如現在要壞龍施女道意的魔鬼，就是如此。世間的一般人，對於父親的話，總是信得過的，所以魔就運用魔力，將自己變成龍施女父親的樣子，穿起龍施女父親經常穿的衣服，然後走到龍施的面前對她說：「你剛才所思念的是什麼，我已完全的知道，你能發意修菩薩行，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不過你是我的女兒，我一向都很疼愛你，不得不把我所知道的，很坦誠的告訴你：修學佛道不能不說是件佳事，可是佛道長遠，不是那麼容易得的，不特要經過百千萬億劫那麼久的時間，還要精勤不懈的去作種種的犧牲，然後乃得完成你所追求的佛道，如在菩薩道中，稍微意志動搖，就將前功盡棄，所以我勸你對這不得不愼重其事，切勿貿然的向佛道前進，萬一從佛道退轉下來，不特不能完成你的得到如佛的志願，且將生死亦不得出離，仍在六道中輪廻不息，何苦如此」？

魔王變化的龍施父親，說了這番話後，稍停又對龍施說：「爲利衆生而求成佛，這是絕對不錯的，但現在已經有佛在這世間利生，衆生的得度可謂沒有問題，那你又何必去求成佛道？我的意思，與其求成佛道，不如求得阿羅漢，阿羅漢與佛所得的涅槃，是平等平等沒有任何差別的。證阿羅漢果是那樣的容易，求佛果是那樣的困難，你爲什麼捨易取難？別人這樣做，我可不過問，你是我的女兒，爲了不使你受太多的苦，所以不得不向你這樣說明」。

龍施聽了這話，不知是魔所施的詭計，以爲眞的是父親對自己的關心，所以本於自己對佛法的理解，對老父說：「阿羅漢與佛同樣的度世，同樣的得到涅槃，我是知道的，不過他們的功德，有著很大的不同：『佛陀的正覺，是無貪、無瞋、無癡的完滿開展，究竟圓成；而聲聞弟子的正覺，是偏於無貪、無癡的，佛與聲聞的正覺，可說有程度上的差別。佛陀的正覺，是智慧中心的，含攝得無貪、無瞋、無癡，從身心淨化，自他和樂的生活中得究竟自在……佛在這三乘同一解脫的聖格中，顯出他的偉大』。特別是佛陀的慈悲利他的德行，更不是聲聞行者所能望其項背的，因爲佛能積極的救度無量無數的衆生，請問父親：何有高才樂於小者？所以我要勤求佛道」。

龍施女這番說話，是眞深通佛法的，魔王雖聽不入耳，但亦沒辦法反駁，而破壞的目的未達，自亦不肯就此罷休，於是掉轉口吻對龍施說：「你對佛果的求得，具有這樣的意志，自屬是難能可貴，我當不阻礙你向佛道前進，不過就我對佛法的了解，從來沒有聽說女人可作轉輪聖王，輪王尚且沒有資格去做，何況說是要想成佛？這當然是更不可能！前面說過，佛道是長遠的，不是短期間所能成辦的，所以在我個人的意思，你還是放棄佛道的求證，從現在起，痛下決心，求證阿羅漢果，早取寂滅涅槃，過其自由自在的解脫生活」。

龍施聽到魔王這樣說，立卽回答他道：「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我亦曾經聽到說過的，而且我還聽到說，女人不但不得作人間的轉輪聖王，亦不得作欲界天的帝釋天主，亦不得作色界天的大梵天王，不得作佛自更不成問題。可是吾人的生命果報體，是隨業力而轉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只要我在佛法中，精進的修諸善業，轉此女身而爲男身，不是不可能的。且佛在經中一再告訴我們說：不管什麼人，行菩薩道，經過億劫，精進不懈，後來皆得作佛。佛既這樣說，我現在如實的修菩薩行，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那有不成佛的道理？所以我要求證無上菩提」。

魔王見龍施女的意志，這樣堅定的毫不動搖，於是內心更加的憂愁，認爲讓她這樣的下去，成佛決定是不成問題。因而更採毒辣的手段，以期結束龍施的生命，讓她不能繼續的修菩薩行，所以進而對龍施說：「你眞發心行菩薩行，當然是極爲難得的，我亦對你相當尊敬。不過就我所知道的，一個眞正菩薩行者，對於現實世間是無所貪著，對於個己生命是不惜犧牲的。現在你能精進不已的，無所怖畏的，從你所居的樓上，跳到這個地下來，那我相信你將來定可作佛；假定不能做到這點，你說你在修菩薩行，你說將來可以成佛，那我難以信得過的」。

龍施女到這時候，還不知道是魔來壞她的道意，於是心裏就在這樣想道：「今我得有因緣，見到大覺佛陀，乃對菩薩道生起愛樂。現在我的父親，教我精進棄身，可以得成佛道，爲了完成佛道，我又何惜於這個危脆敗壞的生命」？於是走到欄杆旁邊，合掌向佛這樣說道：「我今自歸天中之天，佛是愍念一切的，亦是知我所求的，現我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身奉獻無上的佛陀，但我決不捨棄菩薩大行」。當她縱身自樓投下，尚在空中未及至地，女身則化成男子，並未傷害到生命。可見眞心行菩薩行，不會爲魔之所暗算的。

當龍施女化成男子時，佛乃開顏含笑，並有五色光從口中出，照耀到整個一佛世界，然後其光還從頂入。阿難尊者見到這個現象，立刻長跪在地問言：「你佛從來是不妄笑的，今天突然的這樣笑起來，必有你老的慈意，願慈悲的告訴我」！佛見阿難這樣誠懇的請問，就對他說：「剛才這個童女自投空中化成男子，你可看到沒有」？阿難對佛言：「這是剛才的事，我當然看到了」。佛接著又說：「你不要小看這個童女，她在過去世時，已經親近了萬佛，對於佛法已經有了很深的修養，今後再供養恆沙如來，却至七億六千萬劫，當得作佛，佛號叫做龍盛，其壽一劫始入涅槃，其說法時，當度九十七億萬人，令得菩薩及阿羅漢二忉利天上的一樣。涅槃以後，佛法興盛半劫，然後乃滅」。

當佛爲阿難這樣介紹時，龍施女立在佛前，聽到佛這樣說，知道自己行菩薩道，已經有了相當時期，更堅定了勤求佛道的意志，所以就對父母說：「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現我得以面見無上佛陀，我想從佛出家做個沙門，願慈愛的雙親放棄我，成就我的出家志願」。父母亦是很開明的，聽到自己的愛女要出家，毫無留難的聽許她

當時須福長者的親屬五百人及八百天神，見到童女龍施化成男子，受到她的這個偉大表現之所感召，皆發無上正眞道意，各步龍施女的後塵，向著最高佛果前進，願度無量無數衆生，皆得成就無上菩提。

到了這個時候，魔王不但未能破壞龍施道意，反而由於龍施的特殊表現，有著更多的天人衆勤求佛道，不特加深魔王的憂愁不樂，且使魔王深懷慚愧的離去。由這我們亦可知道，不管魔力有多麼大，總是敵不過道力的。

佛法行人，特別是大乘菩薩，如遇到魔王的來擾，最要是鎭定不驚，意志的堅定不移，那怕是鑊湯爐炭當前，或者是戈矛箭架頸，亦不因此退失菩提心。如是，魔雖窮凶極惡，或是花樣繁多，對你亦是無可如何的。

佛法的眞精神在大乘，大乘的奉行者是菩薩，唯有菩薩的利益衆生，才能顯出佛法的大用，是以每個學佛的行人，應多多的發心做菩薩，從事自行化他的工作，使這個穢惡的社會，一天天的得到淨化。

菩薩當然是偉大的，但要保持菩薩資格的不墮，堅强的意志是不可少的，爲此，今我特向諸位介紹龍施女所具有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希望諸位效法龍施女的精神，做

個名副其實的菩薩，勇猛不退的向佛道大踏步的前進！（寬嚴記）

從爲人超薦說到自己清修

諸位居士！今天是夏曆七月初一日，本堂舉行例常的金剛法會，同時舉行一年一度的地藏超度大會開始，諸位踴躍的前來參加，不但可見諸位的爲法情殷，更可看出諸位的孝思不匱，眞是極爲難得！

本日我和諸位所要講的題目是：「從爲人超薦說到自己清修」。所謂爲人超薦，自是與自己有關的親友眷屬，不是毫無相關的沒有親情的人。所謂自己清修，自是個己的獨自修持說的。個己清修是生前的事，不論所修的是什麼法門，或多或少的都有所得，絕對不會完全落空的。爲人超薦是死後的事，不論做怎樣的超薦，被超薦的人只得七分功德之一，其餘的六分皆是生者自得。因此，佛法雖不否定超薦的殊勝功用，但總勸人生前自修爲尚。

佛教舉行超薦法會以超度先人，與中國說的孝字有很深切的關係，亦卽儒家說的愼終追遠之意。做人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不忘本，如果忘了本，那你人之所以爲

人的資格，就要大大的成爲問題。什麼是做人的根本？其德目說來是很多的，但孝實爲根本中的根本，因爲吾人是從父母來的，亦卽是父母的遺體，不孝何以爲人？

所以中國過去的齊家之道，就是以一個孝字做基礎。父母慈愛自己的子女，子女孝順自己的父母，因而一般家庭，大都和樂融融。父母慈愛子女，是天性的使然，不要任何的鼓勵，自然而然的如此。但是爲人子女的，孝順自己的父母，本亦天之經地之義，但總沒有父母愛護子女那樣的自然，所以在每個時代中，都要竭力提倡孝道。因此，爲人子女的，對自己的父母，應該恭敬的承順，誠摯的孝養。你能這樣的對待自己的父母，到了你的兒女長大成人時，亦會以你爲模範來承順孝養你，如是展轉相續的傳承下來，成爲中國的傳統精神！

爲了家庭的和樂，爲了老少的幸福，這一傳統精神，理應一直繼續保持下去才是；可是由於時代的急激演變，小家庭制度的普偏盛行，兒女到了長大成人，逐漸離開父母而去，由於見面的機會不多，於是父母子女間的關係，亦卽漸漸疏遠不如過去那樣親密，所謂孝養也者，自然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甚至發生上一代與下一代相爭的現象，以致大家庭制度，也就無法繼續維持，不能不說這是中國家庭的悲哀，亦是

孝道漸漸爲人忽略的原因所在！做人對生養撫育自己的父母，尙不能盡其分內所應盡的奉養責任，對社會人群的友愛自更談不上！

爲了奠定社會久遠的穩定基礎，爲了加强家庭人倫道德的氣氛，孝順父母之道，不論從那個角度去說，是都不能廢的，還是要維持的。如置祖宗於不顧，甚至連父母亦不要，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佛家與儒家所說的孝，還是不可推翻而要如實奉行的！如每個人對父母不盡孝道，社會就要大亂而成爲非人世界！現在一般青年男女，到社會上做事時，有了豐厚的入息，就爲自己的小家庭和自身的享受打算，把大半生爲他們或她們做牛做馬的父母，置之不聞不問的地步，這成什麼話說？又怎不爲有心人慨歎爲世風日下？

最近南洋商報有篇「法律與人情」的短文，讀了以後心中有種說不出的難以形容的滋味。該文大意是說：有位辛苦大半生而已退休的老書記，歡歡喜喜的領得一筆公積金，以兒子的名義買了一幢小洋房。「他的唯一兒子留學美國，剛剛畢了業。老頭子滿懷高興地寫信告訴他，說已經替他購置了一間房子，老夫妻先搬進去住，等他回來成家立室，共享天倫之樂。盼呀盼的，回信來了。大意說：他不想回到這個小地

方來，已在美國找到一份工作。至於我的房子，你們住在裏面，那就很好，只要你們按月把房租寄來給我」。阿彌陀佛，成什麼話？

像這樣一個兒子，在中國則成爲大逆不道。自己辛苦半生的積蓄，爲使兒子成家立室，特地買幢房子給他。來信不但不對父母表示感恩報德，反而要父母把房租寄給他，這還能算是一個有人性的人嗎？中國人到歐美去留學，本來是要學他們的高度科技，以便回來福國利民的，那知去了以後，眞正的本事沒有學到，反而薰染到滿肚皮的非倫理的觀念，能說不是中國人的最大不幸？父母無微不至的慈愛子女，罄四大海水亦書之不盡，怎能不對父母盡心盡意的奉養孝敬？怎可將父母的無盡恩德從自己的腦海中除去？

當知東西方的文化思想，有著基本的歧異，我們不能放棄自己的美德，去學習不合國情的風俗。以父母對待子女的觀點來說，有人作這樣的比較：「西方的父母對於兒女，並沒有負起全部責任。當兒女幼小的時候，父母供他們食宿，送他們入免費的小學。兒女要零用錢，得以勞力來賺取。例如替父親洗一次杯盤，給你三角錢，當兒女要升上中學時，他們便得去找一些工作來賺取學

費；若要升大學，除非申請得政府獎學金，便得半工半讀，自己靠自己」。又說：「西方的父母要養成兒女的自立精神，自己當然也要自立，不敢希望有依賴兒女的一天」。

「在東方，一般父母的愛惜兒女都是無微不至。只要兒女專心讀書，父母什麼事都捨不得叫他們做，什麼費用都樂得負擔起來，爲了讓兒女讀大學，做書記的父親夜間還爲人家抄賬，增添了許多白髮；做母親的於料理家務之餘還爲別人洗衣裳，磨損了不少手皮。有些人標會、借債而將兒女送到海外去留學，甚至樂得標會、借債以讓兒女於假期中到處去遊覽」。又說：「東方的父母盡量給兒女依靠，希望將來兒女也給他們依靠，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們爲兒女拖磨了大半生，兒女給予他們一點晚年的享受，應是人之常情，不能指說是報恩主義」。

依佛法說，不論你出於什麼理由，對父母不孝，總是罪大惡極的，因爲我們受父母的身體，乳哺養育之恩，就是終身的孝敬奉養，亦不能報答深恩於萬一，怎可棄之不顧？在末羅王經中，有人這樣問佛：聽說父母的力量是很大的，可是怎樣是父母的力量，我們還不知道，請佛告訴我們，讓我們知道對父母的孝敬。佛開示吾人說：如

你從地堆積珍寶，一直堆到三界二十八天這麼高，其珍寶當然是很多的，你如以這珍寶施人，其功德亦很大的，但此功德與供養父母的功德比起來，是還差得很遠，而這就是父母的力，我們父母對於我們有這樣大的力，我們不侍奉父母可以嗎？我們不孝敬父母可以嗎？因此，爲人子女的，寧可饑凍而死，對於父母不得不孝敬供養以娛老人晚年。

六度集經亦說有佛於過去生中的一個事實：佛在過去生中行菩薩道時，曾經身爲鶴鳥，生下三個鶴子，由於當時天旱，覓食極爲難得，以致無法喂養三子，但亦不能因此眼見三子饑死，於是撕下自己腋下的鮮肉，供給受用以延三子的生命。三子接過肉來，嗅到肉的氣味，好像就是老母身上的氣味，不禁想到恐是老母以身肉救濟我們，於是愴然悲痛！並且同樣的作此表示說：「我們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不可有損母親的尊體」。有了這樣想法，立即閉口不食。做母親的總是愛護子女的，看到三子不忍食自己的身肉，就又決意的另覓食物來供給。天神知道，加以讚美說：「母親的慈惠是這樣的難以比喻，兒子的孝順又是這樣的極爲希有，我要護佑牠們，使牠們得到飲食，讓母子的生命都能繼續不斷的維持下去」！

鳥類尙且這樣，何況我們是人？怎可對父母不孝？當知此中所說的鶴鳥，就是佛陀的前身，三子，就是舍利弗、目犍連、阿難三大尊者的前身。

佛弟子大都知道供養大菩薩，特別是補處菩薩的功德大，而不知道供養父母的功德亦大。增一阿含經中佛告諸比丘說：「有二法使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一是供養自己親生的父母，一是供養卽將成佛的補處菩薩」。一般以爲補處菩薩是偉大崇高的，供養恭敬會得很大的功德，至於父母雖說對我有恩，畢竟還是一個凡夫，那裏可與補處菩薩相比？殊不知這想法是錯誤的！父母雖還是個凡夫，但他對於子女的用心愛護，其程度不亞於菩薩的利益衆生，所以能恭敬供養，其功德是相等的。

現代一般青年男女，不肯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固是受了西方風氣的影響，但本身的趨向享樂，亦不無是一大原因。總之，東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對於父母的是否孝養，自亦有了不同的看法。不管東西方的看法有怎樣不同，對於父母的侍奉孝養，以佛法說，仍爲做子女的天經地義的事，絕對不容有所推諉，否則是罪無可逭！

當父母在生之日，做子女的，固應如孝子經說以「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樂衆音，以娛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體，兩肩荷負，周流四海」這樣的孝養；就是父母

棄養以後，亦當時刻想到如何誦經超薦，以減輕或消除父母的痛苦。依佛法的因果律說：一個人在沒有出離輪廻前，誰也不知道的，一般以爲自己的親屬墮入三惡道，固要仗三寶力，特別是法力的加被，但若再生到人間，或生到天上受樂，還要誦經超薦做什麼？一般說來，似乎很有理由，但依近代淨土宗祖師印光老人說：不說衆生在生死中流轉要超薦，就是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亦同樣要爲誦經超薦。因爲如此，不但可使人天衆生享受更大的快樂，且可使往生的衆生蓮品高登！

佛法爲什麼特別强調超薦？不超薦難道永遠無法跳出沉淪？能不能從沉淪中跳出，關鍵在於業力的是否乾枯。業力受用完了，固有出頭一日，業力未受完了，何時得以超昇，眞是不敢想像！可是依法誦經以後，仰憑不可思議的法力，會使亡者提早出離苦輪。金剛經說：「當知是經（法力）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有人不了解法力無邊，更不知道苦樂升沈由於業力，以爲爲祖先超薦了一次，兩次乃至三次，已經盡了爲子的孝順之道，每年都要這樣超薦做什麼？難道超薦了幾次沒有效果嗎？如果沒有效果，就不必超薦，若有效果，無須再超薦，說來說去，就是不願再爲自己的親人，做些有意義的功德事業。其實花幾個錢，求得內心所安，何樂不爲？

特別是父母墮在餓鬼趣中，更要多多的爲之超薦，因爲生到餓鬼，是最需要超薦，以脫離餓鬼的苦痛。優婆塞戒經中佛對大衆說：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致墮入惡趣，這是做不到的，因父子的身口意三業，完全是不同的，但若父親作惡，墮入餓鬼趣中，受諸饑餓之苦，做子女的爲其誦經作福，其父在餓鬼中，是會得到受用的，可見超薦不是毫無意義的。

除了誦經超薦，爲亡人修行布施，生在鬼道中的亡人，亦會得到這個布施福德的，因鬼以報得通，知道在人中慳貪不捨，所以得此苦報，深知過去慳貪是不對的，現在我的後人，以我留下的財物，施與所需要的人，內心感到極大的歡喜，認爲後人這樣做是對的！

由於眞正的財物，是自己可受用的，一般子女，不但不肯爲已故的父母，拿出部分去做布施功德，以利益離開人間的雙親，有時反而爲了兄弟爭產，發生訴訟甚至忘記手足之情，搞得整個財產蕩然無存亦在所不惜！可是爲了騙騙死者，竟然拿出極少的有值的錢財，買些沒有用的紙錢、紙衣、紙箱、紙房之類燒給死者，實在毫無意義，亦爲死去的人所不能受用的！人間所不用的冥錢，陰間怎麼會用？若說陰間可用，

試問你怎知道？如眞認爲有用，在這世間是個窮人，死後豈不成爲富鬼？富鬼勝於窮人，爲什麼窮人不肯早死去做富鬼？可見這纔是迷信的行爲！

來此參加法會的信衆，是都具有正知正見的，希望不要如一般俗人那樣的迷信，以焚化紙錢的多少，作爲孝順的表示，焚化紙錢等，不但不足以代表對父母的孝順，且簡直是對父母的最大不孝，因你死去的父母，不一定去做鬼的，亦不一定墮地獄的，即使墮地獄，做餓鬼，他有他的果報受，不會受用人間亦不用假的紙錢，試問你燒紙錢給他做什麼？地藏經是說地藏菩薩過去救墮在地獄及餓鬼母親的一部經典，讀誦全部經典，可曾有一句說到要我們燒紙錢的話？佛弟子在這七月內，很多發心讀誦地藏經的，希望如法的依地藏經稱念諸佛如來的聖號。

如有認爲金錢沒處去用，不燒一點紙錢過意不去，那我可告諸位：現在新加坡中華醫院，爲使更多的病人得益，續創建第三分院，須建築費很多，爲人子女的，如將焚化紙錢的無謂費用，拿出來捐助中華醫院，以此功德回向父母或任何親人，豈不是一件最有意義的善舉？而且亦來得實際得多。因這樣做，不但對已故的親屬有實際利益，對在生的貧病大衆亦有切實好處！希望諸位革除不良的習慣，依照佛法正確的指

示，或誦經以超薦過往親屬，或布施以使親屬得大福利！如此，可說是個眞正的孝子賢孫，亦是最有理智的智者，更是佛教的忠實信徒。（寬嚴記）

從爲人超薦說到自己清修

獅城演說集

誦經超度與焚化紙錢是兩回事

諸位居士！時間過得眞快，不知不覺之間，今年已從我們面前溜走了半年，剩下的半年相信會更快的過去！時間之不饒人，的確是不錯的。如時刻的警惕時間的消逝，那就不致空過這個人生！

今天是般若講堂金剛般若法會的一天，亦是地藏法會開始的一天。諸位這樣踴躍的來參加，實在是很難得的。因此，讓我先向諸位致最誠摯的祝福！

在新加坡這個地方，時序未入夏曆七月，我們在街頭巷尾，到處都可以看到：不是這裏貼著「慶讚中元」，就是那裏貼著「盂蘭盆會」，使人立刻意識到祭祀祖先的節日又復到來，而中國人不忘祖上的美德，又是多麼難能可貴，是怎樣值得繼續維持下去的傳統。這決不是要人維持舊習慣，而是要人堅定的不可忘本。在家庭中，如果沒個忘本的人，必然是個不孝的子孫；在國家裏，如果是個忘本的人，必然是個沒有國族觀念的人。假定人人如此，那是多麼危險，所以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祭祀祖先不忘宗本，固是絕對不可厚非的良風美俗，但有很多不必要的迷信舉動，以及不必要的無謂浪費，却是人們所必需加以避免的。否則的話，不特爲新時代的人物及有新思想的人們之所詬病，而且由於立意的不眞誠，失去了祭祀的本有意義，所以這是值得我人特別注意的！當知祭祀祖先，本是表示子孫們對祖上的一番至誠的敬意。如果帶上迷信色彩，怎與祭祖本意相契？但是不幸的，就是現今所有迷信表現，都與佛教結了不解之緣。因此，有須加以辨正與說明的必要！

先就「慶讚中元」來說，這不是佛教的節日，而是中國的時節名稱，並且是道教所用的。如道經說：「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望日爲中元，十月望日爲下元」。這就是中國向來傳說的三元節，與佛教一點關聯也沒有。至於以是日爲祭祖日，老學庵筆記說：「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這是古代嘗祭的遺風，後來人們就以這日祭祖，而且流行於全國南北各地。修行記亦說：「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間善惡，道士於是日夜誦經。餓鬼囚徒，亦得解脫」。這明明是道家搞的一套明堂，而爲職業道士以之作法誦經超度鬼魂的，可說是我國自古有之。

佛法傳到中國來，爲求普遍的發展，爭取廣大人群的信奉，乃將中國固有的風俗

，融攝到佛法中來，及至道教式微，佛法興隆，僧侶也就代替了道士，負起超度鬼魂的任務。經過時間一久，人們只看到僧人在誦經超度，再不見到道士做這行當，以爲這是佛教從印度帶來的風俗，實在是不明眞相的一大錯誤！

佛法不是沒有超度亡魂的方法，但不限定七月十五日，如父母的忌日或冥誕，爲人子女的，或爲親屬的，都應爲亡人誦經念佛，使他們早日往生，享受極樂的幸福，不致再在這世界受諸痛苦的襲擊。爲子女的，唯有做到這點，方算盡了應盡的孝道。至於七月十五日舉行超薦，完全是因襲中國道家的遺風而來，絕對不可看成是佛教度亡的節日！

佛教因襲這個風俗，亦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是由於七月十五日，爲佛法的僧自恣日，亦名佛歡喜日。事實是這樣的：佛在世的時候，制定比丘於夏三月結夏安居，以我國夏曆說，從四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在這三個月中，比丘不得出外托鉢，集合在一個地方，專心一意的用功。到三月期滿，於七月十五解夏這天，比丘們在佛前，自由發表各自修持的心得。由於有些比丘，在這結夏期間，或者得到禪定，或者得到聖果。佛陀聽到比丘們的報告，知道比丘們沒有空過時間，感到非常的歡喜，

所以稱爲佛歡喜日。在這大喜節日，發心設齋供僧，所得福報超過平時，因而爲佛徒所重視！關於結夏安居，在我國僧人，雖說少實行，但在南傳佛教國家，迄今仍然保持這個制度，每到安居期間，紛紛結夏安居，到了安居期滿，南傳佛教信徒，亦照樣的供僧。

佛法的大喜節日，爲什麼會與超度扯上關係？這也有其原因的，就是佛的神通第一大弟子目犍連，有次在佛的說法法會中，忽以天眼見到生母在餓鬼道中受饑餓之苦，衷心感到非常的不安和不忍，乃情不自禁的將托鉢所化得的飲食去供奉老母，希望老母由此可得飽啖一餐！那知事實不然，當其老母接過飲食，立刻化作滾熱火炭，不論腹中怎樣饑腸轆轆，總不能將那火炭吞進口去！

目連見到這個悲慘的情況，不禁感到無限的哀慟，於是無可奈何的去稟白佛陀，請求佛陀給予老母的濟拔！佛對目連說：你的母親罪業，實在太過深重，不是你一人的力量所能救得了的，必須仗藉十方聖衆的力量，方可將你母從餓鬼中救拔出來！目連於是請示救度的方法，佛陀告以於七月十五僧自恣日，具設百味飯食，供養得通得果的聖僧，果能如此，不特能令你的今生母親可以得到超昇，就是七世父母亦都可以

得到度脫。目連聽了，就遵照佛陀的指示，以極恭敬至誠的孝心，設齋供佛及僧以救其在餓鬼中受苦的老母，終於使他的母親得以超脫！

這本是供佛齋僧修福度親的一種表現，後來竟然一變而爲度亡的法會，這自是出於附會。就算是祭親，以佛法來說，要出於至孝，才能感動祖宗來享受你的祭祀。如我國歷史上艷稱的帝堯，奉行常人所不能做到的大孝，所以能得他的祖宗前來享受他的祭祀！假定是個忤逆不孝的子孫，或借祭祀以圖生人的享受，大事鋪張的擺排場，對祖宗沒有一些誠心，怎能感動祖宗來享受你的祭祀？如有誠心與孝意，那怕是一朵鮮花，一杯清水，祖先亦覺心安！

在中國民間還有這麼一個傳說，以爲七月是鬼月，就是陰司於這月的初一，開放鬼門關，讓鬼到人間來自由活動，享受人間的各種祭祀，到月之三十日這天，又把鬼門關封鎖起來，恢復過鬼的苦痛生活。世人本於不忍之心，感於這些孤魂野鬼，沒有子孫祭祀他們，所以乘鬼到人間來度假的這月，做些功德祭祀他們，好讓他們亦得享受人間的祭祀！人類的這個出發點，不能不說是出於惻隱之心，但這半點根據沒有，是不值得信受的荒誕傳說！

佛法的六道說，雖承認有鬼趣，但鬼類的衆生，受業力的支配，在鬼道中受苦都來不及，那裏還有一個月的假期，到人間來享受人的祭祀？不說鬼趣的餓鬼，就是人間罪大惡極的犯人，過其鐵窗的生活，在今任何民主自由的國家，不論它的法律怎樣寬大，亦還沒有給予犯人一個月的假期，讓他到各國去旅行觀光。人類尚且如此，何況餓鬼衆生？當知這完全是不明佛法的妄言，佛法決不承認這種妄說！可是世人不知就裏，以爲這又是佛法帶來的迷信，根本不是佛法所有的，而且爲佛法所竭力破斥的！

由於世人有這樣的傳說，不但把七月看成是超度月，且在超度期中，燒很多的紙錢錫箔、元寶銀錠、紅綠眞衣，並隨時代的進展，還燒什麼紙洋房、紙汽車、紙箱等。最可笑的，我在一個地方看到，大概其祖先是吸鴉片煙的，在紙洋房中，還準備了一套吸鴉片煙的煙具。這不但是迷信的行爲，而且還暴露了自己祖先是個鴉片煙鬼，這是多麼的大不敬？

可是一般不解佛法眞相的人，以爲這是佛教傳來的風氣，殊不知這是沿用中國舊有的習俗，根本不是佛法所倡說的，因爲翻遍三藏十二部的教典，是都找不到這些根

據的。也就因爲如此，以佛法的立場講，焚化紙錢錫箔以及汽車洋房等，實在是不需要的，這不過是世人以生人生存所需，想像爲鬼魂也需要這些！不但燒金銀元寶及燒紙房等爲不必要，就是燒往生錢也是多餘的。不錯，往生咒的咒力，是可助淨土行者的往生，但也不過是助行者往生的一臂之力，但絕對不是把往生咒，作爲死後去做鬼時當錢用。佛法的淨土行者，自己念往生咒，或請人代念往生咒，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是對的，如以念咒爲死後當錢用，是絕對錯誤的。一個密咒怎麼可以當錢用？密咒是佛說的，佛說的密咒，怎麼可以當錢用？如以如來的密咒當錢用，這是褻瀆如來，不但無益於亡靈，而且是很罪過的！一般不明佛理的人，不但把往生咒當錢用，被世俗稱爲往生錢，還有將念一句佛號，就是代表一個錢的，實是極大錯誤！

中國人的超度祖先，所以要燒錫箔及往生錢等，被中國向來所傳「人死爲鬼」的這話之所誤導，以爲人死一定去做鬼的。可是本於佛法的因果律說，造什麼因，得什麼果，這是因果的必然，沒有造餓鬼因，怎會感餓鬼果？所以「人死爲鬼」的傳說，有背因果的定律，而爲佛法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即使不幸墮落到餓鬼中去，做鬼絕對是不如做人的，爲人子女的，如知道自己的父母或親屬，因生前的罪惡可能去做鬼，

亦當依於佛法的超度方法，爲之誦經念佛回向，使之早日脫離餓鬼的痛苦，怎可以鬼所用的東西給他，使他長期的安住在鬼中受苦？如果眞正是個孝順子女，又何忍心一至於此？太虛大師說：「人死不盡爲鬼，固不必死皆燒錢化紙；卽明知其鬼者，亦當如法超度，使脫離鬼趣之苦，不再爲鬼，又何用施以鬼用之物使久安於鬼中呢？故此種風俗，實與佛法不合，信佛法者，宜速廢除」！大師的這一指示，完全本於佛法立論，值得每個正信佛弟子，所當絕對信受奉行的！

佛教是最理智的宗教，亦是以因果爲宗的宗教，所以在佛法中，絕對沒有燒紙錢、紙洋房等迷信的事！不過佛法方便多門，有時爲了隨俗融俗，不免也就成爲流俗，可是不能因爲佛法流俗，而就以爲佛法本來如此。佛法在中國的流行，被披上很多迷信的外衣，致使世人目佛教爲迷信，這實在是天大的寃枉！每個正信的僧俗佛弟子，都知道佛教不是迷信的宗教，聽到別人說佛教是迷信，心裏總是老大的不高興！單是心裏不高興是沒有用的，要自己不被迷信舉動牽著走才行。當知世人對於佛法的認識，大都只是看到佛教的外表，了解佛教內容實質的太少，然而不幸的，就是佛教外在所表現的，到處是充滿迷信的色彩，怎能怪世人譏佛教爲迷信？如果我們每個佛教徒

，能將加在佛教身上的每件迷信外衣剝下來，赤裸裸的顯出佛教的眞正面目，有誰還敢說佛教是迷信？不然，一方面自己在迷信網中鑽來鑽去，另方面又不高興別人說佛教是迷信，世間那有這樣的道理？

姑以於超度中燒金銀元寶言，這絕對是迷信，不論從那個角度說，佛弟子都不應有這迷信行爲的表現。爲此，最近有人曾對我說：如果燒紙錢燒洋房燒汽車等，果眞爲鬼之所受用，那末，在人間做人原來是個窮光蛋，到陰間去做鬼反而成爲大富翁；在人間住茅草屋還時常的怕風怕雨，到陰間去住大洋房豈不泰然自若？在人間「乘十一號車」不免感到大熱之苦，到陰間去做個有車階級豈不很好，爲什麼要在人間活受罪？爲什麼不到陰間去享受享受？然而事實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在這世間的人，不論貧富貴賤，不論男女老少，總還希望在這人間做人，總不希望早日死去做鬼。這雖似乎是個笑話，但不能不承認這個理智的善說，更不得不承認這可驚醒迷於此道的迷昧中人！所以了知燒紙錢等不是佛法，就應從本身做起，不再一直的隨俗下去，當知方便隨俗而成流俗，對佛法是有很大不利影響的！所以一個正信的佛弟子，應堅定不移的毫不躊躇的，廢除這不是佛法的燒紙錢等的陋習！

這末說來，佛法爲什麼還要舉行超薦？當知佛法所說的超薦，只是要人表現種種迷信行爲的。要知佛法是廣大無邊的，誦經念佛，可以消除先靈的業障，可以導引先靈的亡魂，使他們早日往生極樂，使他們不再受諸痛苦，所以做子女或後輩的，祭祀祖先以及父母，與其作無謂的浪費，或表現種種迷信行爲，不如老老實實的爲其誦經超度。太虛大師說：「佛法威德不可思議，作佛事自是善事，善因當得善果，既爲所死之人而作善事，死人當受幾分善果」。接著，大師舉地藏經的話說：「在生不修善因，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爲造福利一切聖事，七分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由於這樣的緣故，地藏菩薩又對大辯長者說：「未來現在善男女等，聞健自修，分分己獲」。意顯吾人生存在這世間，最好還是趁著自己耳目聰敏，身體强健的時候，自己來做佛事修福，分分利益才是都爲自己所得，不要等待死了以後，企望自己的眷屬，爲我們延僧超薦，唯有自己所修的福德，是最可靠的！

或有以爲我的親屬，已經往生極樂世界，還要誦經超薦做什麼？當知這個想法，仍然是錯誤的。我國有位有名的高僧蓮池大師說：如果你的親屬，已經往生淨土，每

逢他的忌日，或是什麼節日，仍要爲他誦經，作諸功德回向，以增高親屬在樂邦的蓮位。往生極樂淨土，尚爲誦經回向，仍在這個世界，不論生於何道，自更要爲他們超薦。印光大師亦說：「卽眞實往生，亦須志誠念佛，以祈蓮品高陞，無生速證，以各盡孝思。此雖爲利亡者，實則令兒女媳輩同種善根也」。又說：「親歿，則以己讀誦修持功德，常時至誠爲親回向，令其永出五濁，長辭六趣，忍證無生，地登不退，盡未來際以度脫衆生，會自他以共成覺道，如是，乃爲不與世共之大孝也」。所以爲報祖恩而祭祖先，誦經念佛以求超度，不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都是必要而無可訾議的，至於燒金銀紙等，則是違反佛法而不必要的！

最後再來談一談有關地藏法會的問題：講到地藏大士，我國佛法行者，都知是位誓願弘深的大菩薩，而且是以救度地獄衆生爲己任的。可是地藏菩薩應化在我國，夏曆七月三十日恰巧是菩薩的成道日。爲了紀念菩薩的悲願廣大，我國有很多寺院，於是日舉行菩薩誕日的法會，或者是誦經，或者是講經，或者結七稱念菩薩聖號。還有很多的在俗佛教徒，發心在這月內吃素，虔誦地藏菩薩本願經。這本是對菩薩高度崇敬紀念的表現，自亦是值得稱揚讚美的。但有一些不明佛理的教徒，以爲這是佛教的

度鬼月，而產生種種錯誤的傳說，以致被世人認爲是佛教所傳播的迷信。甚至莫名其妙的，會有這樣的觀念：地藏菩薩是度地獄衆生的，現在多念一點地藏經，與地薩菩薩搞好關係，將來死後到地獄去，可得菩薩優先救度。這眞是錯誤到極點！學佛的人，應該想到死後的超脫，或是求生到極樂世界去，怎會想到去墮地獄？與其到地獄去，求得菩薩救度，何不在這現實人間，就求了生脫死？

至於地藏菩薩所以發廣大願，要求度脫地獄中的罪苦衆生，還是由於一念誠摯的孝心而來，亦卽由於廣行孝道而成爲大願地藏的，如爲婆羅門女時所發「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衆生，廣說方便，使令解脫」的大願，是爲救拔墮在無間地獄的悅帝利母親而發的；如爲光目女時所發「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却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衆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然後我方成正覺」的大願，是爲度脫墮在惡趣而後生在其家做婢女的母親而發的。是以於七月中，舉行地藏法會，誦地藏經，稱地藏名，一方面固然是爲紀念菩薩，另方面亦是要吾人效法地藏菩薩，發廣大願，行廣大孝，而爲父母以及親屬，或自誦經回向超薦，或參加法會修諸功德回向超薦，這是舉

行地藏法會的本意，亦是祭祀祖先的眞正意義所在。認清祭祀及超度的觀念，實是最極重要的一著，不然的話，爲純正的佛教加上迷信，是很罪過的！（寬嚴記）

學習地藏菩薩的孝親精神

諸位居士！每個夏曆月之初一，本堂舉行金剛法會，都對諸位略說法要，諸位亦能靜心聆聽，實在是個很好現象，本人亦覺極爲難得。今爲七月初一，不但是本堂常年金剛法會的開始，諸位這樣踴躍的來參加，更可見諸位孝心的可感。中國是個重視孝道的國家，對過去父母以及宗親的追思，不論時間經過怎樣久遠，非特不會忘懷，而且歷久彌深，中國人的這一孝親精神，不得不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質！

中國人的孝親思想，固然值得稱道，而佛法的報恩觀念，尤爲值得讚許。因佛法所說的孝道，不特不遜於中國儒家，甚至還有超過的地方。不說別的，單以成佛來說，一般以爲佛的成佛，由修六度萬行而來，殊不知孝養父母，才是成佛的主因，這在很多經中，佛都這樣說過。如菩薩本業經說：「孝事父母，當願衆生，一切護視，便成佛道」。報恩經也說：「爲孝養父母，知恩報恩故，今得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再如佛在因中所表現的種種難行能行，難捨能捨的崇高偉大之菩薩行，無一而非是爲報父母恩的，並不是與孝親毫無一點關係的！

佛陀的成佛固是由於孝事父母，以度地獄衆生爲己任的地藏菩薩，亦爲孝思的觸動，以救拔苦趣的慈母，始發度盡地獄衆生的大願。正因地藏菩薩的孝心與佛陀的孝心，相互契合，所以在佛快要涅槃前，特到忉利天爲母說法，以報生身慈母的親恩，並且乘這機會，將在各地度化的分身地藏菩薩，一一集合到天宮來，予以再三的讚許，認爲像地藏菩薩那樣爲報親恩而發願度生，不但可使自己父母超昇，亦得令諸衆生離苦得樂。發心修學佛法的行者，應本佛陀的慈悲訓誨，效法地藏那樣的無盡孝思，除了報答生身父母的親恩，還要立願普度一切應度的衆生。

爲報父母深恩而願度盡衆生，可以想見地藏菩薩的願力弘深。是以佛在忉利爲母說法時，特將救拔未來苦難衆生的重責大任，殷勤鄭重地囑付地藏菩薩，要他不畏艱困的一肩擔當起來。我們知道，佛成佛後，其本身的一切問題，已獲得圓滿解決，再沒有什麼可顧慮的，設或仍有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樣的度苦衆生。佛在世間，固不斷的在做度化工作，但知入滅的時期不遠，未來衆生的化導，不能不有所交代，否則，

未來衆生的墮落，怎能放下其慈懷？然能不厭其煩的在惡趣度生，唯有大願地藏菩薩。佛陀看清了這點，所以特爲殷勤付囑。

分身集會品中佛這樣囑付說：我在這個五濁惡世，教化如是剛强衆生，使不調伏的心得調伏，令捨不正當的邪道，使之歸依如來的正法，接受我教化的雖不算少，但於十分中總還有一二分，仍然有他不良的惡習在，現我卽將入於涅槃，希望你地藏菩薩，能夠同我一樣的，廣設種種的方便，調伏他們令得解脫。你看我累劫以來，爲了感化這些生性極爲剛强而又犯罪受苦的衆生，不知經過多少的勤勞辛苦。可是其中還有一些未調伏的衆生，不肯接受我的勸說，照樣的在做罪惡的行爲，由於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只好隨他去受所作罪業的報應！

話雖這麼說，但仍不忍他們去受苦果，所以他們一旦墮落惡趣受大苦惱時，我望你能記住今天我在忉利天宮，將這些罪苦衆生，殷勤付囑你去救度的使命，千萬不要有負我的囑託，務要本著你的悲願去行，且一定要做到，使這娑婆世界的衆生，在彌勒未出世以來，就獲得徹底的解脫，不再受諸苦難的襲擊，非唯如此，並要一直到達他們遇佛爲之授記而後已。這是一個極爲艱巨的重大任務，不是一般佛法行者所能做

得到的。佛陀看準了只有大願地藏菩薩，擔當得起這個重任，所以不惜大費唇舌的，以未來世罪苦衆生，殷勤付囑地藏菩薩。

地藏接受了佛陀的囑付，特誠懇的對佛表示說：你老囑付我的事，定盡我的力去做，請佛不要以這後世惡業衆生爲慮，我會慢慢的調伏他們，使他們終於得到解脫。但到囑累人天品中，佛爲深重的大悲心所使，再度將末世罪苦衆生，殷勤付囑於地藏菩薩說：地藏！你能負起救度末世衆生的任務，自然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但你應知南閻浮提的衆生，志性是非常不定的，且不論那一個衆生，都是造惡的時候多，很少肯得做善事的，縱然有時發起一念善心，但不一會就又退失，設若遇到什麼惡緣，不特不會遏止惡念的生起，且念念不斷的在向惡的方面發展！

地藏！正因衆生念念增長罪惡，吾特分身百千億形，隨諸衆生的不同習性，以不同方式教化他們。我雖盡了我的心願，但仍有很多衆生，沉淪在這苦海中，不知要求出離。現我不久將入涅槃，感於衆生愚癡苦惱，不得不以人天衆殷勤付囑於你，就是這些未來世的衆生，不說在佛法中種少善根，你要以你道力維護他們，就是隨業報應要落惡趣的衆生，或是剛到地獄門口的衆生，只要他們念得一佛一菩薩的名號，或是

念得一句一偈的大乘經典，你都應當運用你的神力，以各種不同的方便救拔他們，粉碎使令他們受苦的地獄，上生善處受極殊勝的快樂！

是以願力弘深的地藏菩薩，不唯是末世眾生的有力救星，亦是地獄眾生最可靠的救護者，因而奉行佛法的行人，稱念地藏菩薩的聖號，讀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不論對自對他，不論或存或亡，都有莫大的利益。特別在這夏曆七月，中國學佛的行人，讀誦地藏經的特多，原因在此。本堂歷來於此七月舉行地藏法會，領衆念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不唯要求現生的身心安樂，更重要的還是利益過往宗親。我們的歷代宗親，雖不一定都沉淪惡趣，但亦不能保證沒有在惡趣的，是以每年七月超薦一次，不唯顯示我們孝思不匱，確也可仗佛力、法力、僧衆之力予以超拔！

誦經念佛能使亡者得益，不特時代進步的現在人，會對他生起懷疑，就是佛在世的那個時代，亦不免有人存有這個疑念。爲此，利益存亡品中，有位久證無生的大辯長者，特代表大衆向地藏菩薩提出這樣的問題：大士！這個世界的南閻浮提衆生，尤其是衆生中的人類，不論是屬那個階級的，在他的生命結束後，其家的小大眷屬，爲他修諸功德，乃至設齋供養，造作種種善事，能不能使這命終人得大利益？進一步說

，能不能使這命終人獲得解脫？這實是個有著代表性的請問，因這不但當時聞法大衆想要知道，就是末法時代的我們，亦望有個清楚的了解！

地藏大士回答大辯長者說：你所問的這個問題，確很重要而有意義，在我本不夠資格答覆這問題，但爲未來現在的一切衆生，仰承佛陀慈悲威德，給予我的有力加被，今略爲你解答：不論現在或未來的一切衆生，在他臨命終時的那個時候，縱他自己已經不能稱念佛菩薩的聖號，但若得到其他的人爲之稱念，使他聽得清清楚楚的，無論他是有罪的或是無罪的，無論他是業輕的或是業重的，都能因此而得生死的解脫，最低限度亦可使他生到人天中來，享受人天中的快樂，不致墮落到惡趣中，受到極重的痛苦，證知誦經念佛，的確是能有益於亡者的。

在此不免有人要問：平時自己稱念聖號的人，尚不一定會有這樣的效果，臨命終時的人，只聞佛菩薩的聖號，怎麼會有這樣的效果？問題在於誠懇不誠懇。一般平時念佛的人，大都散心的稱念，看來口頭在念佛，而心從來沒有放在佛號上，更談不上有什麼誠懇，其效果自然很微。還有最大錯誤的，就是有些不明佛理的老太婆，念佛不求生淨土，而將佛號當錢看。說念一聲佛，可當一錢用，佛念得越多，將來在陰曹

地府越富有。這不但褻瀆佛，且是貪心表露，怎得念佛的感應？又怎得念佛的利益？無怪念佛的人多，而得念佛效果的百不得一。

至臨終聽聞聖號的人，時間雖然不多，念的又是別人，由於當時心念專一，又是一片懇切至誠，所以所得效果，不同平時念佛。如人在路上行走，突遇凶悍的盜賊，從後面追趕上來，或要搶奪自己的財物，或要解決自己的生命，是時求救的心，自然非常懇切，而所得的感應，當然亦必迅速。中國有句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個人在生時，說話儘管不怎樣可靠，可是到生命快要結束時，感到自己的來日無多，不能再對人說欺騙話，所以所言也就出於眞誠。是以人在臨終時得聞聖號，內心感到清涼，至誠接受，當然會得解脫或上昇。

死後得孝子賢孫的超薦，固會使亡者得益，但七分中只得一分，其餘的六分，還是生者自得的，所以佛法雖不忘於亡者的救拔，但更重要的還是希望我們自己來修。利益存亡品說：「未來現在善男女等，聞健自修，分分己獲」。是以在世做人，特別是做個佛弟子，應自己不斷的修諸福業，不要等死後由眷屬來超薦。如以爲我的子孫很孝順，在我死後，他們會來超度我的，我亦可以得解脫的，何必要我現在辛辛苦苦

的修，現在得享受時且享受，死後自有兒孫來處理。假定這樣想的話，那是極大的錯誤，對自己是絕對不利的，希望諸位特別留意！

吾人生存在這世間，不是什麼都如意的。諸如衣食的時感缺乏，謀求事業的難遂心願，或爲疾病之所糾纏，或遇各種凶衰事件，使得家庭不得安寧，或本圓滿的家庭，忽發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甚至於睡夢間，亦神魂顚倒的不安……這在現實世間，可說時常聽到見到的，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就是此意。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受到這樣的打擊，遇到這樣的災難，便覺自己的前途，已經沒有了希望，不是走上自我毀滅的一途，就是走上鋌而走險的絕路，以致世間問題，層出不窮而來。殊不知這樣做是不對的，應該另求適當的辦法來解決。

依地藏經告訴我們，人生不論遇到怎樣拂逆的事，都不要對自己的前途絕望，只要你這個人，能聽到地藏菩薩的聖號，或見到地藏菩薩的聖像，至心恭敬的稱念聖號至一萬徧，那你所有的種種不如意事，就會漸漸的得到消滅，亦不致於有什麼神魂不安的現象出現，甚至還能得到地藏菩薩爲你摩頂授記，說你將來可成無上正覺。證知稱念聖號及誦地藏經，對自己確有很大利益。希望諸位不但在這七月要讀誦稱念，就

是在平時也要讀誦稱念。不過話說回來，本堂舉行地藏法會，旨在超度宗親先亡，除讀誦地藏經以求超度，二十六日千萬不要帶紙錢來燒！（寬嚴記）

以佛法談龍年

一 緒說

諸位法師！諸位居士！西曆新年剛剛過去，夏曆新年跟著又來，時輪不斷的向前推進，於此得到最大的證明，我們應怎樣的珍惜時間，亦當於此中有所體會！值此新春佳節，我先循於慣例：向諸位恭賀新禧，並祝諸位在這龍年之內，人人皆具龍馬精神，個個皆如生龍活虎，精進不懈的，勇猛無畏的，在佛法中修養身心，使自己的生命更爲充實，使自己的福慧有所增益！果能如此，那你在這新的一年，不特事事如意，樣樣稱心，而且無論做什麼事，都能順利的完成，奔向光輝的前程！

前年爲虎年時，我曾以佛法談虎年，今年是屬龍年，再來以佛法談龍年。龍究竟是怎麼回事，近日在報上看到很多，想來諸位大體知道，因而我就不想多說。龍在中國向來的傳說，是屬一種非常好的瑞獸，能帶給人們的吉祥和好運，是以每當龍年的

到來，不但以無比歡欣的心情予以迎接，而且還望在這龍年當中，生出龍子龍孫來，以期每個子孫皆成爲龍。俗說「望子成龍」，固是每個做父母的共同心理，但在龍年生子生孫，不特認爲是大吉祥事，其對他們的期望尤爲殷切！

二　中國人對龍的重視

龍在中國人的腦海中，並不是個怎樣陌生的名詞，不但在口頭上經常的被說到，而且在文字上亦經常的被描述，甚至可說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在衣食住行的方面，在在都有它的出現，是以與吾人有著極爲深切的關係。如我國有什麼重大的喜慶節日，往往舉行舞龍的玩意助興，以祝人們的好運。而所舞的龍上下蠕動，嬝娜生姿時，確像一條活靈活現的眞龍出現，使人感到無上的欣慰！不特如此，在過去的帝王時代，如見空中有條好像龍的出現，就以爲眞命天子將降生人間，並且以龍代表眞命天子的權威，認爲具有權威的眞命天子，能使國家從大亂中趨於安定，能使人民從苦痛中得過安樂的生活。像這樣的龍，自是一般說的祥龍，亦是一般人所樂意迎迓的龍。現在龍年剛剛開始，一般人固然在看好龍年，就是世界各國的大老，亦都發出一

片大好聲，認定今年比兎年要好得多，我們當然亦希望是如此的。可是有人說，今年是四爪龍，爲最叛逆天道的畜生，不是每個人期望中的好龍年。整個世界可能在今年這個龍年裏，會面對層出不窮，令人詫異莫解的事情。由於如此，我們在迎接龍年到來之餘，還得小心謹愼的從事，不要掉以輕心的受到逆龍的傷害！

三　佛法說龍有三大患

龍在佛法來說，是屬畜生一種，亦爲天龍八部之一，雖說有它們的福德，但佛法認爲並不理想，因爲它們有三大災患，不是人間一般人所能忍受的。它們之所以有大福德，是由廣行布施之所報感的，它們之所以有大災患，是由瞋恚心之所使然。爲什麼會如此？是因它們過去在人中時，對於貧窮者的施捨，的確是很能發心的，不論怎樣的人有困難，只要他的力量做得到，無不樂意的予以有力的資助，可是它的脾氣之大，確也是駭人聽聞的，往往令人感到難堪！佛法向來强調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因果絕對是如響斯應的，所以布施得福德的樂果，瞋恚得受災患的苦果，這是因果的必然，不能有所置疑的。

龍所有的三大災患，佛在長阿含經卷十八中明白的說：在這種熱惱，總免不了三大災患：一、諸龍在龍宮中，南閻浮提，除了阿耨達龍，不論什麼龍類，總有强有力的熱雖說過著極爲寫意的生活，但每日有三次的時間，亦卽在每次飯後，總有强有力的熱風熱沙，吹著到龍的身上，而那火滾般的風沙，落到身上那裏，就會燒到那裏，甚至燒到骨髓，使之痛徹肺腑，爲之熱惱不已！可是由於業力，受了這樣大的災患，就又復活過來，如是週而復始的每天如此，試問苦惱不苦惱？二、諸龍在龍宮中，本來極爲安然，可是突然之間，忽有惡風暴起，吹得宮殿搖搖欲墜，固然使諸龍類膽戰心驚，並且吹去身上所著寶衣，使得整個龍身完全暴露出來，這是龍類所感到最爲難堪的，所以其熱惱不是人間禿筆所能形容的！三、閻浮提內所有龍類，各在自己的龍宮，享受各種的娛樂，本是極爲理想的，可是不期然的，忽有大鵬金翅鳥，飛入龍王宮中，强有力的搏撮龍食，或金翅大鳥，剛生方便欲取龍食時，諸龍發生極大的恐懼，經常的爲之感到熱惱。所以做龍，雖說有它的福德，但也有它的災患！

儘管閻浮提的所有龍類都是如此，但生活在阿耨達池中的龍，却沒有這樣的三大災患。縱然金翅鳥有時生起食龍的念頭，欲往阿耨達池取龍而食，可是還沒有振翅起

飛，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阿耨達池的龍，沒有這三種大災患，當然亦是由於業力的不同。

不特長阿含經有這樣的說法，樓炭經亦作是說：『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災甚痛；二、餘龍王起淫相間，熱風來吹其身上，燋卽失顏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不見毒熱』。所以同樣墮在龍的畜生之中，因爲昔在人間做人時，各自的造業有別，所受的苦樂自異。

四　佛以袈裟覆護諸龍

身爲諸龍的最大苦惱，莫過爲金翅鳥王的吞食。觀佛三昧經說：『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所以於四大部洲週而復始的食諸龍王及諸小龍。龍既苦於金翅鳥的吞食，爲求生命的繼續生存，當然不願就這樣的爲金翅鳥任意吞食，而欲設法極力的避免，所以海龍王經說到四大龍王怎樣求佛救護的經過，這是值得我們特別予以注意的！如該經卷第四說：『於此海中無數龍種，有四

種金翅鳥常食海中諸龍，願佛擁護令得安隱不復愁恐』。

佛陀得到四大龍王的請求，就脫下身上的袈裟，告訴海龍王說：你們不必爲此擔憂，現將我的袈裟取去，分給你的龍子龍孫，它們只要得到我的袈裟一縷，金翅鳥王不論有怎樣的威力，就再也觸犯不到諸龍。海龍王得到佛的這個指示，就取佛的袈裟分發每一條龍，可是儘管龍是怎樣的衆多，但佛的袈裟不但沒有分完，而且還完整如故。諸龍雖僅各得如來袈裟的一縷，金翅鳥王眞的無法再吃到龍，甚至困擾也困擾不到。

海龍王感念佛陀的恩德，對諸龍王及小龍說：『當敬此衣如敬世尊，泥洹之後供養舍利，一切衆具而以奉事世尊』！佛衣一縷，救得無數海龍的生命，是以佛衣有其不可思議的功德。佛已滅度兩千多年，現在著袈裟的只有僧衆，我們不要小看一領袈裟，更不要以爲它與普通衣服沒有兩樣，實則有時它會發生不可思議功能作用的！

五　毒龍受持八關齋戒

佛陀出現在這現實人間，雖說是以人爲主要教化的對象，但是佛法是一切衆生的

佛法，卽不論那一類的衆生，都能得到佛陀的攝化。大智度論卷第十四說有這樣一個事實：有條具有大力的毒龍，如睜開眼來去看人，假定他的身體虛弱，立刻就會得到死亡，縱然是個身體强健的人，只要毒龍噓出一口氣，亦會使他生命馬上結束。像這樣的毒龍，多麼令人可怕？可是毒龍儘管厲害，有時亦會發起善心，所以一次發心從佛受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學習過著出家的生活，特地深入林間靜坐思惟，如法如律的嚴持八關齋戒，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龍來受八關齋戒時，本是變現人形而來，靜坐時間久了，自會感到疲倦，亦如人一樣的需要小睡。可是到了睡時，就自然的現出原形，七寶雜色光彩奪目，然而無巧不巧的，就在這一個時候，被打獵的人遠遠發現，不禁大爲欣喜的說：像這希有難得的彩色紋皮，是很難得有的，亦是不易得的，現在爲我發現，我當將它取得，用以奉獻國王，作爲服飾之用，豈非一大佳事？經過這樣思惟，就靜悄悄的奔向龍王面前，以杖按住龍頭，以刀剝割龍皮。不用說，這會使龍感到極爲難受的苦痛。

被剝皮的毒龍，當時這樣想道：以我所有的力量，使這個國城傾倒，沒有任何問題的，何況是個小小的人？怎麼能傷害到我？不過我今爲了嚴持如來的禁戒，不當計

較此身的死活，應遵佛陀的教誡自忍，眼閉得緊緊的不去看他，氣閉得緊緊的不去噓他，讓他自由自在無所畏懼的割我的皮，我一心一意的受割，決不生起一念的悔意，而且爲了嚴持如來淨戒，我當憐愍這個可憐的人，剝皮不是等閑的事，固然是不錯的，但比於惡趣的苦，那又眞的微不足道。假定現在我不能忍受，破壞如來清淨戒行，未來惡趣痛苦，豈是所能想像？

到了皮被獵人剝去以後，剩下來的只是赤肉在地，當時天氣又非常的燠熱，眞可說是熱惱難當！在泥土中輾轉不已，本想奮力躍入水中以求清涼，可是發現很多小蟲，在食牠的殘餘身肉，假定運用自己力量，趣入大水以解困厄，豈不是傷害無數的小蟲？爲了保持淨戒的完整無缺，只好繼續的忍受下去，一動不動的，讓諸小蟲受用自己的身肉，牠當無所恪惜的供養牠們！

爲持淨戒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其精神偉大已屬極爲難得，而龍同時還作這樣想：現在我以這個朽壞的身體，布施無數的小蟲，固然在於嚴持淨戒，同時志求無上菩提，現以肉施以充其身，還不能引導牠們走上佛法的大道，不足代表我的爲諸衆生，必須進而法施以益其心，才能使牠們踏上佛法的大道，亦才算我眞正是爲衆生。這樣

想了以後，由於身乾命絕，卽生忉利天上。

六　龍王請佛龍宮說法

海中的龍王，不但能示現人來受八關齋戒，且亦能示人來聽如來正法。我在十善業道經講記，引海龍王經請佛品說：『有次龍王上來人間，到靈鷲山去聽佛說法，聽了佛說法後，對於佛法有所領悟，便對佛陀生起歡喜信敬之心，要請佛陀到大海龍宮中去應供，佛陀慈悲的允許牠，龍王卽入大海化作大殿，用無量的珍珠寶貝，莊嚴在殿堂上，使殿堂顯的富麗堂皇，且自海邊通至海底，造作三道寶階，恰如佛於過去化七寶階自忉利天下降到閻浮提來的那樣，佛與諸比丘及諸菩薩，共同的踏著這個寶階到龍宮裏去，受諸龍衆的供養，並爲龍衆說法』。

七　佛法與龍宮的關係

龍來人間受戒及聞法，固是佛經所常說到的，廣大佛法流行在人間，最後佛法從人間消逝，皆與龍王的龍宮，有著極爲深切的關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佛法，當然是

流行在人間的佛法，但佛法實不唯人間所有，就是在天宮龍宮，亦有佛法的寶藏，這是佛教學者所熟知的。

據佛教向來所傳，龍樹是位有大智慧的大士，在他出家以後，專心一意的研究南北印的佛法，成爲南北印佛法的綜合者，各種佛經無不閱讀。後來到靈鷲山，山中有座大塔，塔內有位長老比丘。龍樹見到老比丘就問：我已讀了很多的佛經，不知世間還有沒有佛經可讀？老比丘聽他問的口氣不小，就將塔中所藏的大乘經典，取出要他好好讀誦，以爲這麼多的法寶，必可滿足他的讀經要求。可是龍樹讀了，雖感到很愛好，亦通曉其實義，但得不到通利。於是就又周遊諸國，繼續尋求其餘經典，可是經過一個時期，再也沒有得到一本，以爲世間佛法已盡，不免感到相當失望，以爲只是這麼一點經典，不能滿足人群以及自己的要求，因而想推演佛法，以悟後來的學者，甚至要改如來的法服，更行樹立自己的教戒！

不用說，這是相當的狂妄，亦是褻瀆佛法的。大龍菩薩見他這樣，不禁對他生起憐愍，爲了使他知道佛法的廣大無邊，特將他接到大海中去，將龍宮中的七寶華函打開，以諸方等深奧的經典，微妙難思的佛法授給他看。龍樹在龍宮中，誦讀大乘經典

，前後經九十日，雖說看了很多，但還沒有看完。大龍一日特地去問龍樹說：你在這兒閱讀大乘經典，已經讀完了沒有？龍樹回答說：你這兒所收藏的經典，眞可說是無量無數，就我三月來的所讀，已經十倍於閻浮提，怎麼能夠讀完？這兒的經典，確比人間多得多了，亦太微妙而希有了。

大龍知道他的高狂心已息，就送他回到人間來，讓他在人間弘宣如來的正法。從此以後，龍樹菩薩，就在南天竺大弘佛法，樹立如來的正法幢，摧破外道的各種邪說。

雖說這是傳說，但可象徵龍樹的悟自心海，從大覺海中流露出佛法，與如來的正法相契應，亦卽所謂『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以是傳說入海得諸佛法。

大乘佛法的流行人間，固然有著這樣的傳說，佛法從這人間的消逝，同樣是與大海有著深切的關係。摩訶摩耶經中有著這樣的記載：謂佛法流行到千五百年時，由於羅漢比丘的弟子與三藏比丘的弟子，發生互不相容的嚴重紛爭，甚至到達你死我活的程度。護持佛法的天龍八部，看到這個不祥的現象，莫不爲佛法的前途憂心如焚，可是一向希望佛法湮沒的惡魔及諸外道，認爲佛法的滅亡時期到來，反而踴躍歡喜的乘

此機會，相互競爭的破壞佛教的塔寺，濫殺無辜的戒行清淨的比丘，以致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佛法漸從整個印度流移至鳩尸那竭國。

阿耨達龍王發現這現象，知道佛法再也不能流行在人間，就將人間所有的佛法，持入大海龍宮中收藏，因而人世間的佛法，就眞的從此滅盡，不能不說是我們人間最大的不幸，因爲沒有佛法的地方，就是沒有光明的地方！

從摩耶經的這一敍說，可知佛法最後還是歸入於海，亦卽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所以所歸入的海，仍可說是心海，佛法仍然歸入吾人的心海，以示佛法的永恆存在。從這人世間滅盡的，只是佛陀所宣說的教法，至於佛所證的證法，是絕對不滅的！

八　如何做個諸佛龍象

龍在印度叫做那伽，中國譯爲龍或譯爲象。在諸羅漢中，精進勇猛修行，具有最大力者，佛陀將之比爲龍象。智度論說：『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阿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又有以龍

象爲對僧衆的尊稱，如中國佛教界常說的『西來龍象』；或上堂說法時呼爲『法筵龍象衆』等。因爲，不論是未證果的僧伽，或者是已證果的羅漢，都是威儀極爲嚴整的，所以舊華嚴經卷七說：『威儀巧妙最無比，是名龍象自在力』。

不特如此，涅槃經卷二亦說：『世尊！我今已與大龍象菩薩摩訶薩，斷諸結漏，文殊師利法王子等』。是則菩薩行者，具有高度的悲願力，更可稱爲佛教的龍象。如再進一步說：佛亦被尊爲大龍象。如中阿含龍象經說：『唯佛是大龍象』。是所謂龍象，在佛法看來，是極爲尊貴的，不是一般人所得稱的。

在小乘學派中，有持戒清淨、善解律儀的一群，於廣大群衆的面前，猶如龍象般的沒有怖畏，是爲龍象衆；在大乘佛法中，對於那些善能度化廣大衆生的菩薩，尊爲佛法中的龍象，自是更爲可貴的。

可是做個像菩薩那樣的龍象，不是如想像的那麼容易，而是要能不惜犧牲的，時刻爲衆生的利益著想。佛教中向有兩句話說：『欲爲諸佛龍象，先作衆生馬牛』。做個諸佛龍象，自是極爲莊嚴高貴的，亦爲人人之所敬重的，更是極其希有難得的。但這不是欲爲諸佛龍象，立刻就可成爲諸佛龍象，而是要你先爲衆生做牛做馬的，運用

種種的方法，不惜任何的代價，替廣大衆生服務，使諸衆生從生死中解脫過來，得到寂靜的涅槃之樂，那你才能成爲諸佛龍象。

假定自己這樣怕苦，那樣怕怕難，不能爲衆生作馬牛，試問怎能成爲諸佛龍象？是以欲做佛教的龍象，必得如菩薩那樣的廣爲衆生。原來菩薩所走的大道，不是凡小所能走得通的。維摩詰經不思議品說：『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雖則如此，我們仍應效法龍象，走菩薩所應走的大道，成爲諸佛的龍象！

九　結說

我國傳說中的龍，是通過人的豐富想像所產生出來的，是不是眞的有這樣的龍，人們既沒有確實的看過，自然迄今仍是一個謎。不過人們總信祥龍出現，會爲人類帶來好運以及種種吉祥，是以人總希望有祥龍出現世間，可是如前所說，四爪龍是叛逆天道的畜生，是則來龍不一定都是祥龍。龍在某一方面，固能爲人帶來幸福，而在另一方面，亦爲人類帶來災害。前者當然就是一般說的祥龍，後者却是佛法所常說的毒龍。祥龍固然值得吾人迎迓，毒龍則須予以有力降伏！

今年是龍年，但來的是賜福人群的祥龍？還是要消滅人群的毒龍？這是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祥龍獻瑞，毒龍隱退，固然是人人所熱望的，但來的偏偏是毒龍，如不小心的應付，就將爲毒龍所害。

所謂毒龍，不僅是想像中的龍，在這實人世間，毒龍有的是，而且偏布在每個角落，時刻張牙舞爪的，要將人類吞食掉！像這樣的人類毒龍，有時僞裝得很和善，到了你的面前要吞食你，還擺出一副親善的姿態，使你無所預防的落入毒龍之口，甚至將你整個民族滅亡，你還以爲它是祥龍呢！

是以在這動亂不已的時代，叛逆天道的四爪龍來臨，雖會興風作浪的，呈現種種的怪異，使人類受大災害，但我以爲像這樣的龍，是不足爲憂的，眞正爲人類的大患，還是人類的毒龍。是以愛好祥瑞的人們，應集合所能集合的一切力量，無所憐惜的撲滅人類毒龍，唯有徹底的撲滅人類毒龍，才能爲普天下帶來吉祥如意，才能爲全人類帶來和平幸福。如其不然，將使世界人類同歸於盡。（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111011

擔金又棄金

諸位居士！中國向來有句話講：『中秋過後又重陽』。記得半個月前，諸位善友之中，很多在我們講堂，共同歡度中秋佳節。可是中秋佳節剛過不久，九月重陽佳節，又將快要來臨。不息向前奔馳的時間，正如火箭一般的飛逝。古語說的『光陰似箭』，眞是一點不錯！

今天本堂的般若法會，要和諸位講的題目是：「擔金又棄金」。諸位驟聽這話，不明其中道理，也許感到莫名其妙，讓我先來對這題目解釋一下，然後再說明其中的要義。

金是中國人以及世界上所常掛在口頭上講的黃金，亦卽金銀財寶的金子。擔金，是將很重的黃金，擔在自己的肩上；棄金，是將所擔的黃金，後來又加以拋棄。

這在經中有個故事：佛說過去有兄弟兩人，到外鄉去做生意，後來一共賺了二十斤黃金，於是兄弟兩人，各各擔十斤黃金，歡歡喜喜的回到家鄉去，以期在家過個快

樂的生活。

從外地回到家鄉，要經過一條荒僻的道路，其間人煙是很稀少的，他們兄弟兩人，各自擔著十斤黃金，最初本來是很好的，歡歡喜喜的在路上走著，並沒有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可是到了踏上渺無人煙的荒僻道路上時，哥哥心裏忽然這樣想：我雖已經有了十斤黃金，但實際上並不算是很多，如果弟弟所擔的亦屬我有，那豈不是更好？

怎樣使弟弟所擔的黃金，得以全部歸我所有？經過一度思索，突然想出一法：現在我們已經進入荒僻無人之地，如果殺掉我的弟弟，既然沒有人知，黃金又歸於我，豈不很好？

當哥哥這樣想時，眞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想，弟弟也在動這邪惡的念頭，想吞併哥哥所有的黃金，以爲殺掉對方，是最好的辦法。可見黃金是人人所愛的，而且越多越好。

因爲兩人心裏各懷鬼胎，所以當兩人互相相看時，發覺雙方的態度都很不自然，面色似乎也都帶有怒容，兩眼更是隱露殺機，不但各知對方有害自己的心，並且彼此

都戒備著！

雖然如此，但誰也沒有向誰下手，仍是默默的一直向前走，走到不遠一個水池的地方，也許走得非常疲倦，都放下所擔的黃金，在水池邊休息，由於大家有心事，沒有交談一句。

過了一會，大概想通，認爲這個念頭是要不得的，亦覺黃金這東西是罪惡的，人世間的多少悲劇，是緣於黃金而產生的，我們今天似乎都要成爲悲劇的主角，這還了得！

哥哥爲此先採取行動，將辛苦賺來及要擔回去的黃金，一塊一塊的丟到水池裏去，濺起一圈一圈的浪花。弟弟在旁看了，不禁歡喜的叫道：「善哉！善哉」！

弟弟說了好得很，好得很以後，跟著將自己所有的黃金，也一塊一塊的丟到水池裏去，同樣濺起一圈一圈的浪花。哥哥在旁看了，同樣很歡喜的說：「善哉！善哉」！

等到兩人將黃金拋棄完了，不期然的而又很欣然的問對方道：「我在拋棄黃金時，你爲什麼要說好得很」？待各自透露了心聲，始知今天幾乎闖下大禍，幸而彼此都

覺悟得早！

當時兄弟兩人，如不稍微把持得住，結果，不是哥哥殺死弟弟，就是弟弟殺死哥哥，造下彌天大罪！最難得的，就是都有了這覺悟，如果有一方不覺悟，問題還是要發生的。

人類爲金銀財寶而發生家庭糾紛，甚至犧牲骨肉的生命，可說隨時隨刻都見到的。如最近報載弟弟買人用車撞死哥哥，就是最現實的一個事實。其原因還不是由於錢財的關係。

報載他家有塊地皮，現在約值四十餘萬。弟弟要賣，哥哥不肯賣，於是弟弟起了黑心，竟然買動開汽車的人謀害哥哥，哥哥雖然死了，自己却吃上官司，可能命債以命來還！

黃金，在佛經上說，是七寶之一。中國過去沒有用鈔票前是用銀元。銀元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眼珠碰上了白銀元，沒有不被白銀吸住，對之生起愛好心的。

對白銀是如此，對黃金更是如此。因在價值方面講，黃金的價值是高過白銀的，所以金銀財寶都是人人所愛好的，人人希望金銀財寶歸於自己所有，而且越多越好。

可是，金銀財寶雖是人人所喜愛的，但同時它又是罪惡的根源，試看世間無盡的罪惡，有那幾種不是由於金銀財寶而來？何一不是爲了爭奪財寶而發生的？

中國古語有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天空中的飛鳥，爲了偷吃人類的米穀，被人網住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人類爲了錢財的爭執而喪身失命的，更是所在多是。

所以錢財雖好，但會引生人類的罪惡，是以佛法不認爲錢財是好東西，而是把它看成會毒害人類的毒蛇，佛在經中，一再教誡佛弟子，不要多接近錢財，而應視之如糞土一般。

話雖這麼說：但如我們運用得當，如糞土一般的金錢財寶，又未嘗不是培植福德的最好資糧。如諸佛的成佛，得到福德莊嚴，就是在因中行菩薩道時，善爲運用金錢做資糧來的。

這麼說來，可知金錢本身，無所謂好不好，問題是看我們如何去運用它：運用得當，金錢就是福德資糧，運用不好，金錢就是害人毒蛇。是以我們有了錢時，應該善爲加以運用！

在此有人問道：怎樣才是運用得好？怎樣又是運用不當？用來花天酒地的，是就

運用得不好，亦卽成爲猛獸毒蛇；用來救濟人群的，是卽運用得恰當，亦卽成爲福德資糧。

是以在這世間做人，不要說我不要錢，以示自己的清高。錢是不妨要的，一是要來得正當，二是要運用得當。說老實話，在這世間需要錢的地方太多，而且有錢才能做種種善事。

不但佛法是這樣講，中國儒家亦這樣講，就是關於金銀財寶，要以正當的方法取得，不可非法的手段攫取。以正常的方法取得錢財，還得用正當的方法支出！

怎樣方是正當的運用錢財？佛法說救濟貧窮及做種種好事，亦卽所謂布施。布施這一法門，遍通於全體佛法，卽不論你於五乘中修學何乘，布施都是不可或缺的必修一法。

佛在經中曾告訴我們：過去所已成佛的諸佛如來，在他最初發心時，沒有不是以布施爲入道的因緣。如問釋迦佛、彌陀佛是以什麼因緣而走上佛道的？答案很簡單，就是布施。

所以一個修學佛法的人，要想像釋迦牟尼等諸佛那樣的入於佛道，多少要盡自己

的力量去實行布施；不行布施，不但不能入於佛道，亦根本不能成就最高無上菩提的！

佛爲什麼把布施看得這樣重要？因這是攝化衆生的最勝方便。衆生在這世間，最關心的課題，就是生命生存，如在其生命生存發生問題時，予以適當的經濟週給，是最易受化的。

是以菩薩行者，不說衆生在有所需求時，我們應該去布施他，就是衆生不來向我們要時，我們亦應該對其有所給予，假定來乞而不施與，試問那裏還有一點像菩薩的氣息？

現在我們常聽人說：經濟是要流通的，錢財是要運用的。這話一點不錯，亦極合乎佛法。如果有錢不用，是就變成守財奴，經濟不予流通，就成爲死的東西，試問留著做什麼？

而且錢財這東西，流動性很大，不一定永遠是屬於你的，經中把財物喻如電光一樣，一刹那就沒有了。所以今天屬於你的錢財，明天可能成爲別人所有，你那樣恪惜它做什麼？

擔金又棄金

即或由你保管一個相當時期，由於吾人的生命是無常的，隨時都有離開這個人間的可能，你能把你視如命根的錢財帶去嗎？還不是留在這個人間，你要過問與支配亦不可能了。

做人，特別是學佛的人，如時刻的想到生命的無常，更念念的憶及錢財如石火電光般的過去，那你自然而然的，就不會爲錢財做奴隸，想到如何運用自己的錢財以救濟人群。

菩薩行者深深的了解這點，不但別人有困難來求到自己，很樂意的盡力去幫忙他，就是別人沒有來求自己幫忙，只要自己知道別人的確是有困難的，也會盡力的去解決他的困難！

有錢不肯拿去布施，佛陀不但把他看成是個最極愚蠢的人，而且把他認爲是最極貧窮的人。這不是說他沒有錢，而是因他不肯把錢拿出來布施，有錢等於沒錢，所以是最貧窮的。

經說：「雖云有財物，與貧困無異」。貧困的人所以貧困，即因衣食成大問題，終日爲生活而陷溺於憂悲苦惱中。慳惜錢物的人，捨不得吃，捨不得穿，豈不是與貧

困一樣？

一個一毛不拔的富翁，所住的房屋，不論是怎樣的高大，不論是怎樣的寬敞，不論是怎樣的華麗，不論是怎樣的堂皇，在他或以爲傲視群倫，但在別人看來，不過是座墳墓。

這話怎講？諸位知道，墳墓是人不願到的地方，即或非要經過不可，勢必亦會加快脚步走過，深恐墳墓中的鬼魂出來把他拉住，以致使自己進入鬼門關，而與諸鬼爲伍！

當知慳貪人所住的華厦，就如墳墓一樣，亦是人們不願意去，而遠遠的避開它的。如佛在經中說：「慳人之屋宅，譬如丘塚墓，求者遠避之，終無有向者」。是個最好的寫照。

實際情形是這樣的：如有某個慈善團體，派人出去籌募經費，經過慳恪人所住的房子，知道屋主是一毛不拔的人，不肯發心拿錢出來做好事，所以快快走過那個房子，不願進去。

原因屋主是個慳恪鬼，進去找他也不會出功德的，如果進去不但募不到款，還怕

自己被同化而成爲慳恪鬼！所以有錢而慳貪的人，總爲智者之所擯棄，而不願與之接近的！

反之，如果住的是茅草房，亦卽此間說的亞答屋，由於內住的主人，是很樂善好施的，籌募慈善款物的，經過你住的地方，亦會很樂意的進去看看你，不因是茅草屋而急急走過。

所以爲佛弟子，應效諸佛如來，以布施作爲自己入道的因緣。佛法所謂布施，不是勉强你的，而是由你隨分隨力去做的，力量做得到而不去做，才爲智者呵斥爲慳恪鬼。

一個人在世間，陷入貧窮海中，自然是很苦的，誰都希望從貧窮海中跳出來的。可是怎樣方能度過貧窮的大海？佛說唯有乘布施的這條堅牢船可以度過，除此更無其他辦法。

是以布施不但不會使自己貧窮，而且是使自己脫離貧窮的最大保障。所以佛法行者，進入佛法門中，第一所要學習的就是布施。能行布施，不但名聞十方，且爲智者之所愛敬。

當然，在沒有習慣於將錢拿出去的人，一下子要他布施，當然是覺困難的，如你想到「擔金又棄金」的這一故事，自然就會捨得將財物拿去布施，以完成你的福德功德！（淨聰記）

擔金又棄金

獅城演說集

歸依與受戒的關係

——佛曆二五〇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講於星洲菩提蘭若——

中國學佛的人，發心修學佛法，多先歸依三寶，然後再進一步的發心受戒。但歸依與受戒的關係怎樣，相信很多學佛的人還不知道，所以今天我特提出這個問題，來和諸位談談。在座的諸位，大體都知道，要做一個眞正的佛教徒，首先必須歸依三寶，假定沒有經過這個歸依的階段，卽不能成爲佛教的眞實信徒。釋尊於成佛後，開始行化世間，卽教人歸依三寶，可見歸依是入佛門的第一課題。不過諸位要知道的，就是歸依三寶，不是舉行一下佛教的儀式就算，也不是看別人歸依自己也就跟著歸依，假定這樣，那只是湊湊熱鬧而已，並沒有了解歸依的眞義，更不能得到歸依的實益！

眞正的發心歸依，在歸依之後，還得有如法合理的行爲，顯示自己受了佛法感染，表現自己爲一佛化新人！所謂新人，是對舊人說的；未歸依前，是爲舊人，歸依之後，而爲新人，如未歸依學佛前，一個人的貪心非常重的，或者瞋心是很大的，但到

歸依之後，受佛法的熏陶，貪心逐漸減輕，瞋心不再生起，是卽表示其已成爲佛化新人！若人於歸依三寶後，習氣毛病還和從前一樣，不應貪的仍然在貪，不應瞋的仍然大發脾氣，是卽顯示其未得到佛法的受用！所以經歸依而成爲眞正的三寶信徒，投身到佛法中來，必須還得進一步的受戒、持戒，絕對不可停滯在歸依的這個階段！關於這點，我們認爲是很要緊的，希望諸位不要對此加以忽略！

佛法所說的戒，是一切善法功德的根本，亦卽世間一切道德行爲的總稱，但這要以三歸爲基礎，不然的話，縱然依於道德的行爲去行，亦不過是世間的善法而已，不得名爲受持佛戒。因爲世間的道德作爲，不能發生一股力量，破壞過去所造的一切惡業，歸依後而所受持的戒行，就能發生一股大的力量，摧毀過去所造的一切惡業，所以佛陀化導世間，不論說小乘法或大乘法，不論爲男衆或女衆說，總是教人先歸依三寶，然後再進一步的受戒。根據這一說法，可以明確知道：歸依三寶爲一切戒法的基礎，一定先要有這基礎，然後再去受持戒行，始得名爲受持佛戒。總而言之，「歸依與持戒，爲佛弟子必不可少的德行」。要想在這世間，做個像樣的人，就得歸依與持戒。

根據一般學佛人的看法，歸依是一回事，受戒又是一回事，將歸依與受戒，看成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可是在這裏，有個有關佛法重要問題，我們須得提出來一說的，就是一個在俗的信徒，當其受三歸時，是否已得戒體？如照如來所說，歸依有一歸依體，受戒有一受戒體，但二者是否同得，就成爲一大問題。現先說明什麼是歸戒之體：

所謂歸依體，經中說以「信願爲體」，即行者發心歸依時，於三寶前，念完「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的三句結語，於受歸者的身心上，發出一股不可動搖的抗拒力量，不論受到什麼宗教誘惑，決不改變對三寶的信念，當知這股力量，就叫做歸依體。沒有這股力量，抗拒其他宗教的誘惑，你的信心就不堅定，可能改信異教。

所謂戒體，學派中，或有說爲色法，或有說爲心法，是有諍論的，現在不去說它。簡單的說，戒體也是一種抗拒力量，就是不論遇到任何環境的壓力，決不毀犯自己的戒行，當知這力量，就叫做戒體。人爲什麼會犯戒？以盜戒說，人們所以去偷別人東西，因爲覺得這個東西可愛，要想把這取爲己有，於是就做出盜竊的勾當。如你是

受過戒的，當你正要去取這項物件時，在你的身心中，就發出一種力量，警告自己已是受了戒的，怎麼可以做這盜竊行爲？於是立刻懸崖勒馬，不敢妄取別人一針一線，是卽戒體的力量。一個受了戒的人，不能克服環境的壓力，要想如法的保持戒體，不致做出犯戒的行爲，那是很難的，所以受戒所得的戒體，在行者來說，是很重要的。

談到受歸是否得戒這一問題，在小乘學派中，有著不同論說。據小乘一切有部的學者說：在家信徒所以得名近事，不是但受三歸就可以了的，必須還要發得五戒，假定在歸依時，沒有發得五戒，就不夠資格叫做近事。而且所發的五戒，不是到說戒時才開始，就在三歸受完了的時候，卽發得五戒。關於這點，我在俱舍論頌講記中，曾這樣明白的說過：「如受三歸者，說完三歸後，面對歸依師：『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就在這樣說的時候，卽完成了近事律儀」。由這可以得到證明：在受歸時，就已發得戒體。所以有部主張：歸依與得戒是一體的，並不是兩回事，也就是歸戒不可分離的，分離開來，但受三歸，不得稱爲近事。

爲什麼要這樣說？有部自有他的理由，因爲「若說離於稱號，但受三歸卽成近事

的話，那後來自己所稱的，我是近事等言，豈不是成爲多餘而無用了嗎？況且經中接著更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護生』。既三歸後，復自誓言護生，所以證知前受三歸等時，已得五戒名爲近事」。爲什麼？當知經中說的護生這話，就是五戒中的不殺生。佛弟子的受戒，屬於本身的修養，固爲重要的一事，而更重要的一事，在於不損惱衆生，於損惱衆生事中，以殺生爲最第一，所以特以離殺爲五戒所依。怎樣始能離殺？這自然要從愛護衆生下手，因爲一個眞正愛護衆生的人，絕對不忍再去殺害衆生，使衆生感受刀割之苦，這是誰都可以想像得到的，所以發心歸依者，一定要自誓護生。

可是在此或者有人要問：既於自稱近事時，已經發得五戒，爲什麼於受三歸之後，還要爲其宣說五戒之文？有部學者回答這個問題說：發心歸戒的人，雖於歸依時，已發得戒體，但對戒相的差別，還不怎樣的明瞭，爲了使受歸戒的人，正確了知五戒學處，所以特又爲他們宣說五戒的戒相，以堅定他的守護淨戒之志，並不是在宣讀戒文時，才正式的得到戒體。這情形，「如比丘的受別解脫戒，在一白三羯磨時，已得具足戒，成正式比丘，但因戒相還未明瞭，又爲彼說四種學處，令其了知堅持不犯」

。所以俱舍頌說：「稱近事發戒，說如芯芻等」。這樣看來，證知爲近事的，必然具有五戒，絕對不是但三歸，未發五戒，可有資格叫做近事的。

但站在經部學者的立場，不以有部所說爲然，認爲受三歸的，可以叫做三歸近事，到了受五戒時，復又名爲五戒近事，不能說受三歸者，不得稱爲近事。「假定如有部不承認唯受三歸就成近事的話，那就與經所說相違。如契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男根成就，歸佛法僧，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齊是名曰鄔波索迦』。還有雜含三十三說：『有釋種名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優婆塞？佛告摩訶男：在家清白，修習近住，男相成就，作是說言：我今盡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爲優婆塞，證知我是名優婆塞』。總之，以經部的意見：在家學佛者可分爲兩種：受歸依的爲三歸近事，受五戒的爲五戒近事。

經既但說齊是名曰鄔波索迦，不說要發五戒方名鄔波索迦，可以證明是有三歸近事的。婆沙百二十四說：「健陀羅國諸論師言：唯受三歸及律儀缺減悉成近事」。有部爲此責難他說：若唯受三歸依，就成近事的話，「經說近事受律儀時，於戒師前作如是說：我某甲歸佛法僧，願尊憶持我是近事，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於其中間護生歸

淨」。如是契經文句，豈非成爲沒有意義？經部解釋這個責難說：經中這樣說，正是表示但得三歸，就可名爲近事，並不是說已經得到律儀，要到後來宣說學處時，方能眞正的得到律儀，不過經中作這樣的說，亦有它很大的道理在，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這就是行者如是堅定的自誓，令前所受三歸，得決定性安住，不受任何外力的動搖。

同時誰都知道，佛法是主張慈悲的，既然發心歸依三寶，就得如法愛護衆生，假定歸依而不愛護衆生，那所受的歸依，不得算爲清淨，所以於歸依後，必須自誓護生，而這護生，是悲心的激發，並非是得律儀的意思。不特經部是這樣的主張，還有傾向經部思想的訶黎跋摩所作的成實論中，亦說有唯受三歸的近事，不一定是要發得五戒的。歸依三寶，本是信仰佛教的一種普通禮儀，無論在家出家，不經過這個階段，就不能成爲佛教信徒。爲了方便接引人們來信佛，爲使一般人們種善根，我覺得有唯受三歸得名近事的說法，是有其特別勝用的，因爲不這樣，將有很多人不敢進入佛門。所以經部師說：受三歸的，叫做三歸優婆塞優婆夷，受五戒的，叫做五戒優婆塞優婆夷。

對於以上兩種說法，我們可作這樣融貫：原來所謂歸依，太虛大師曾經說有兩種歸依，就是結緣歸依與正信歸依，前一種的歸依，旨在與一般人結結法緣，種種善根。後一種的歸依，就得對三寶，有眞切的信仰，眞實的獻身佛教。唯受三歸得名近事，可以說爲結緣歸依，不得名爲正信歸依，這在中國學佛方面來說，有它特別的意義，因爲中國人的學佛，向來有個錯誤的觀念，以爲一歸依了，立刻就要吃素，由於吃素吃不來，不知使得多少人，徘徊佛法門外，這是多麼可惜！其實歸依不一定要吃素的，只要對三寶有深切信仰，確信這是我的眞歸依處就得，所以結緣歸依，不一定要發五戒，先讓他歸依三寶，踏進佛法中來，然後再慢慢的方便引導，是有它很大好處的。但如正信歸依，立志獻身三寶，而作覺世救人的宗教運動，就不是屬於純宗教的信仰，而應更重視自己的行爲，是否合乎佛化的新人？請諸位試想想：我們爲什麼要歸依三寶？目的當然是在希望自己向上向善向光明的正當路上走去，而五戒就是指引吾人向這條路前進的基本條件，假定不能守持五戒，是即表示自己向上向善向光明這條路去的一念心，還不夠堅強，雖然說已歸依，但行爲的表現，還是馬馬虎虎，隨隨便便，以爲自己沒有受戒，認爲什麼都可以做，做了也不要緊，實在是錯誤的，所以

有部從嚴格的立場，主張三歸的時候，就得近事無作戒體，我認爲亦有其意義的。兩派的說法，一是站在嚴格的立場說法，實各有其殊勝作用！

中國一般佛教徒，以爲歸依與受戒，是很簡單的事，其實並不簡單，如上說的歸戒關係，就爲佛法行者之所不知，所以特地提出來一談，希望諸位重視這個問題。不過眞正學佛，不應止於結緣歸依，而應要能正信歸依，做個不折不扣的佛化新人，就不能忽略戒體的發得，發得五戒的戒體，始爲名副其實的鄔波索迦。所以關於受戒不受戒的問題，諸位對它不要有所遲疑，只要自問自己是個標準的佛教徒，不論是否舉行過受戒的儀式，都得嚴格的遵守五戒的規律，因爲這是做人的基本條件。如不盜戒，不說你歸依過做了佛的弟子，不應盜取別人的東西，就是沒有歸依而爲一般的俗人，亦不應有盜竊的行爲，這是誰都知道的。至於舉行受戒儀式，只是强化守戒精神而已。（能度記）

獅城演說集

持戒與毀戒的德失

——佛曆二五〇八年十一月講於星洲菩提蘭若——

歸依與受戒的關係，上次已經講過，現在再來談談持戒與毀戒的德失。戒在佛法中說，既是很重要的，持戒有什麼功德，毀戒有什麼過失，自是一般佛子所要知道的，所以對這不得不比對的說明。因爲在這現實世間做人，除非眞正通達佛法，而且得到忘我境界的，其他不論是怎樣的人，如要叫他做個什麼，假使不說明利害得失，那是很難令他照著去做的，這只要我們稍微留意一下人的心理，自不難體會得出。佛是大覺大悟者，深知衆生的心理，所以每當說到戒行，總把其間的功德與過失，爲我人分別得清清楚楚，使我人很樂意的依之去行。正因如此，今我特地提出這個問題，來和諸位談談。

首先解釋戒律兩字的意義：戒律這兩個字，在一般學佛的人，常常聽到或提到的，以爲戒就是律，律就是戒，殊不知兩者有著不同的含義，實不可將之混爲一談的。

簡單的說明二者的不同：戒是屬於個人道德行爲方面的，只要你承認自己是個人，不論是學佛的或不學佛的，都得遵守道德的規律去做，唯有這樣的去做，才能表現出自己是個像樣的人，所以佛教七衆弟子，各各有其所應遵守的戒條，任何人不得違犯，違犯了就是破戒。律是屬於團體生活共守的規律。如佛在世時，組織了僧團，出家比丘們，參加到僧團裏來，便得遵守僧團的規律，在僧團中，只有團體的律制，沒有個人的自由，如要發展個人的自由，就將破壞僧團的律制，這是萬萬不可的！

爲個人應守的道德行爲的戒條，印度叫做尸羅，翻譯到中國來，是清涼的意思，乃爲清淨純善的戒行。無可否認的，當一個人在做不道德的行爲時，是不自覺其爲不道德的，一旦發覺到這是不道德時，其內心的熱惱不安，實非一般人所想像得到的，所以爲人眞能依照清淨純善戒行去行，就可解脫熱惱而得清涼，是爲尸羅的清涼義。這純是屬於個人的道德律，其範圍是很小的，唯限於個人的身心修養。不論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如能將自己所應守的戒行，的確的嚴格守持不犯，那你就是個有道德的人。世間的戒善，不但佛教重視，就是中國儒家亦相當重視的。如孔子說的「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等，卽是這個精神的表現

爲團體共遵的規章制度的律法，印度叫做毘尼，或叫做毘奈耶，依其本義譯來我國，是調伏的意思，古德以「調練三業，制伏諸非」釋之。三業，指身口意三業，在凡夫位上，要調伏三業，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慢慢予以調伏。如三業向惡的方面有所活動時，立刻運用律的精神力量去制伏它，把它從惡的方面拉回來，再引導到善的道路上去。最初，這工夫的確很不易做，但慢慢的加以調伏，久而久之就會聽話，就如調伏惡馬一樣。因爲調伏二字，不大適合中國人的心理，所以後來就譯爲律。律的範圍是很廣的，如國家的法律，社團的規章，學校的規約，以佛法的律制精神看，都可包含於律中。總而言之，這屬於團體的公共規則，如欲團體和樂，就非大家遵守不可。

我們了解了戒律二字的意義，進一步就要正式說到持戒的功德與犯戒的過失。關於這個，不但戒律中，就是經典中，佛陀都是開示得很多的。原因戒對一個人的生命關係，實在是太大了，何以見得？當知一個人的生命，上升或下墮，完全繫於戒的有無。戒行健全清淨的，生命一定是向上昇華的，戒行毀缺不淨的，生命必然是向下墮

落的，而這還是就世間善戒說的，如以出世間的佛戒來說，更顯示出戒的重要性。站在小乘佛法的立場上講：「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沒有清淨的戒行，是決不能獲得解脫的。站在大乘佛法的立場上講：「戒是無上菩提本」，沒有清淨的戒行，是決不能證得最高無上菩提的。因爲如此，無怪我佛在經律中，一再說到戒行的重要。

做一個佛弟子，應怎樣的堅定守持淨戒？佛舉喻說：「如惜重寶，如護身命」。重寶，是指金銀珍珠等寶物，爲世間一般人所共愛惜的，如誰的寶物失去了，其內心必有不可言喻的難過！吾人守持如來淨戒，應如世人愛惜重寶那樣的愛惜，不論在怎樣的情形下，都要嚴密的守護它，不讓它有毀戒的機會，以免失去人身的大寶！其次，以護生命的心情護戒，所以說如護身命。世間的衆生，不論是高級的人類，或者是低級的動物，無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如果有誰來傷害到自己的生命，除非自己力所不逮，無法抵抗，否則，必盡全力以維護生命的生存；持戒亦應該有這種精神，就是頭可斷，生命可以犧牲，而戒是不可毀犯的，有了這個精神，在任何惡劣環境下，都不會犯戒了。

爲什麼把戒說得這樣重要？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解，現在不妨再以喻顯：「

譬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而住」。試看宇宙間的有形之類的東西，有那樣不是依大地而得安住的？離開大地，可說沒有一樣有形的東西得以安立。當知「戒亦如是，戒爲一切善法住處」。一切善法及諸功德，不是突然而有的，都以戒爲根本而來，亦卽安住於戒法之上的，假定沒有淨戒，善法卽無依處。根據此義，可知戒法的重要，所以若能守持淨戒，必得成就一切善法功德。經中又有喻說：「譬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度，是不可得，若無戒欲得好果，亦復如是」。世人只知希望得到好果，而不知道如何守持淨戒，無因而求果，不特在這世間不可得，在十方世界亦不可得。

佛在遺教經中，對這有更好的開示說：「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戒爲第一安隱功德之所住處」。經中所說的善法，範圍異常的廣泛，包含一切世出世間的善法，乃至一般所說的功德之類。生存在這世間的人，其身心上是否具有一切善法，就看他的戒行如何，若能嚴格守持清淨戒行，其身心中，自然具有一切善法，可見戒爲一切善法的基本條件。如果不能守持清淨戒行，所謂做什麼善事，都不過是空談而已，當更不會有世出世間一切諸善功德生起，

所以佛說戒是第一安隱功德住處。從遺教經的這段經文來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持戒是有多麼大的功德，毀戒是有多麼大的過失，因而爲人不能不守持戒行。

戒是道德的行爲，不揀別任何人的，亦卽人人都應依於淨戒去行，而且不論你是有地位的或沒有地位的，有錢財的或沒有錢財的，是大人或小孩，是男子或女人，只要是能守持清淨戒行的，那就能得到所要得的大利，如說「持戒之人，無事不得」，就是此意。反過來說，不論你是怎樣的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假定毀犯清淨戒行，那就不能隨意的生到善處，亦卽一無所得，如說「破戒之人，一切皆失」，就是此意。還有，人在這個世間，是有貧富貴賤差別的，從世俗的眼光看，一般總以爲富貴勝於貧賤的，但以佛法來說不然，其人雖是很富貴的，如果毀犯如來戒行，那他遠不如貧賤守戒之人。

有戒無戒關係這樣重大，實因戒有一股很大力量，在種種方面予吾人以支持。如病，爲人生所不可避免的，有病必然就要服藥，唯有服藥始得病愈，這是誰都知道的。但衆生最大的病，不是肉體上的，而是精神上的煩惱病，卽使肉體上的病，亦還是從煩惱病來。如一個人本來是很好的，因爲瞋心的生起，立刻會使血壓升高，甚至一

切毛病都生起來。要治肉體上的病，必須先治煩惱病，而治煩惱的唯一聖藥，就是嚴持淨戒。如說：「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又說：「戒爲惑病最勝藥」。惑病，就是煩惱病，持戒之人，見到好的不起貪心，遇到逆境不生瞋恚，更不會對人生起貢高我慢，即一切煩惱不生，煩惱病被戒藥對治掉了，身體上自亦無病，所以戒是惑病最勝良藥。

衆生生存在這世間，是有很多苦惱困難以及種種恐怖的，而這種種的來源，根本還是由於欲望太大，有了太大的欲望，必然就向外發展，於是各種苦難怖畏，就降臨到自己身上，這在世間也是屢見不鮮的。你能守持淨戒，就可得到保護，而不致於受諸苦難及恐怖了。舉明顯的例說：如守不偷盜戒，不偷別人的東西，就可免去牢獄以及拷打等災難；如守不殺生戒，不殺害衆生的生命，就不會有被殺或謀害的恐怖，如說：「大恐怖中，戒爲守護」。又說：「護諸苦厄如父母」。世間的父母，沒有不愛護兒女的，兒女有了什麼災難恐怖，父母必挺身出來盡力維護，使之得到平安。衆生若持淨戒，亦能消災免難，苦惱不生，戒之守護衆生，猶如父母一樣，所以應持淨戒。

佛法常說衆生是有愚癡的，愚癡卽是無明黑暗，一個人在黑暗中過活，沒有光明與溫煖，那是極爲痛苦的，因爲無明火起，燒掉我人理智，一切事理不明，是非善惡不辨，眞是所謂昏天黑地，試問還有什麼意義？所以一個人被愚癡黑暗所蒙蔽了，實在是最可憐的！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明燈，而戒卽是無明黑暗中的一盞光明之燈，它能照耀著你向光明的坦途邁進，使你一切行爲活動，都能如法如律，不致走入歧途。如說：「癡冥暗中，戒爲明燈」。又說：「戒爲癡暗之燈炬」。於黑暗中得到光明，實是人生一大幸事！試看一個眞實守持淨戒者，在人生的歷程中，絕對不會走錯一步路的，原因就是有盞戒的明燈，在前指引著他，所以能大踏步的向前進！

衆生於生死中，經常往來六趣，但從三惡道走上三善道中來，一定須要一道橋樑，通過這道堅固橋樑，始能安達人間天上，而這橋樑，就是衆生所應守持的淨戒，所以說：「於惡道中，戒爲橋樑」。持戒必能不墮三惡道，以之走向人天道路，享受人天的福報。眞能如法守持淨戒，還可進一步的使衆生，循著淨戒之橋，從生死的此岸，至涅槃的彼岸，而得涅槃安樂，所以說：「戒爲生死橋」。橋的唯一作用，就是令人從此到彼，不致受到河流的阻隔。諸位知道，在這世間，不但三惡道是苦的，就是

生死也是苦的，要想出三惡道苦及生死苦，唯一要津就是戒橋，不通過這道戒的橋樑，是不能離三惡道苦及生死苦的，所以嚴持如來淨戒，實爲做人最要的一著！

衆生之所以沉淪生死，實因衆生所造的業力，衆生所造之業，有無量無邊的那麼多，所以稱爲業海，或說業海茫茫，是卽形容衆生所造的諸業，猶如大海一樣的一望無際，吾人如何渡過這個無涯業海，自然成爲重要的一大課題。以渡大海來說，誰都知道，須要有船，然後方能安然到達彼岸。什麼是茫茫業海中的船筏？經說：「無涯業海，戒爲船筏」。意思就是顯示：衆生若能持戒，自能渡過業海，而登彼岸，換言之，戒卽是業海中的舟航，能使衆生安然的渡過。無可否認的，任何一個衆生，都各有其罪業，要想不爲業力之所纏縛，唯有嚴格守持如來淨戒。沒有淨戒的力量克服業力，業海就不會乾枯，勢必隨業而流轉於生死，所以佛說戒爲船筏。

小乘婆沙論說：「世間三乘道果相續不斷，盡以波羅提木叉爲本」。在這現實世間，所以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聖果的相續不斷，無不是以波羅提木叉爲本的。波羅提木叉是印度話，中國譯爲保解脫或別別解脫。七衆佛子所受戒法，通名別解脫戒，以能別別防止過非，所以名之爲別；由戒能得爲無爲的二解脫果，所以名爲解脫。

佛在世說法時，常有人證三乘道果，是卽顯示佛世時持戒的人多，當今到了末法時代，所以不見有人證得三乘道果，是卽顯示大家對於戒律的忽視。因此，不論在家出家，如欲證得三乘道果，必要以波羅提木叉爲本，若不以戒爲本，卽不能證得三乘道果。由此亦可見持戒功德是怎樣重大，不持戒的過患是如何深重了。

大乘華嚴經說：「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一切如來所稱嘆」。不但證三乘道果，要以戒爲根本，就是證無上佛果，亦要以戒爲本，這是佛在華嚴經中所明白開示吾人的。所以修學佛法的行者，若希望自己將來成就最高佛果，必定要守持淨戒，不持淨戒，決不能證到所要證的無上菩提。因爲如此，所以吾人必須圓滿的具足受持淨戒。如在家發菩提心的，圓滿受持清淨五戒，出家發菩提心的，圓滿受持清淨比丘、比丘尼戒等。能持淨戒，不特自己可以證得無上菩提，而且還得十方如來的一致稱嘆，因爲佛所希望於衆生的，是成佛，而成佛的根本在持戒，能持戒的，佛知必定成佛，所以稱揚讚嘆，可見持戒功德之大！

爲諸善法之本的戒行，吾人果能嚴格的守持，在現生中，不特個己內心常常感到快樂，無有懊悔熱惱的襲擊，而且常得世人之所敬養，不致感到衣食的缺乏，就是到

了生命結束以後，由於持戒的殊勝功德，還能導引你上升天堂，並且以此戒爲基礎，最後終於完成佛道。所以持戒之人，不論是今世，抑或是來生，乃至到最後，都是有很大利益的，當知這就是持戒的功德。反過來說，一個人如果破了戒，不論身相是怎樣的端嚴，學問是怎樣的廣博，因爲破戒的關係，如多刺的好華果樹一樣，沒有那個人敢接近你的，又如有毒蛇居的清淨池一樣，沒有那個人敢入中沐浴的。由於戒行的有無，有著這樣的德失，所以我佛在世時，再三的告誡弟子們，要嚴格的守持淨戒。

不唯如此，眞正發心持戒的，看到破戒的人，受種種的刑罰，或被無情的拷打，或得種種的苦惱，或繫縛在牢獄中，雖對破戒的人感到同情，但亦爲自己感到欣慰，知道自己沒有做過不道德的事，不會受到像他那樣的災難。在一般的人們，見到別人得到好的名譽，享受各種快樂，心裏就要生起嫉妬，甚至給予種種打擊，但在持戒的人看來，不特不會生起嫉妬，而且生起極大歡喜，認爲他所得的聲譽，在我同樣是有分的。如說「持戒之香，周徧十方」，正是指此。普通一個人的死，所謂四大分張，不但感到死苦，而且起大怖畏，可是持戒的人，在生命結束時，雖覺刀風解身，因知持戒清淨，所以心不怖畏。總之，持戒之人，不論在那方面，都覺心安理得，而多功

德。

或有以爲持戒之人，生活是很嚴謹的，爲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所以不敢隨便的受戒。其實這是錯誤的，戒之眞正的精神，在於如何嚴格的守持，而不在於生活的苦樂。龍樹菩薩在智度論中，曾這樣的告訴我們：一個捨棄戒行的人，縱然深居山中，修習種種苦行，因爲沒有淨戒的關係，不但是空無所得，而且與禽獸無異。反之，一個人雖然處在高樓大厦，吃的是色香美味，穿的是莊嚴好衣，由於彼持淨戒的因緣，不但可以生到善處，而且可以獲得道果。所以對於道德行爲的戒法，不要看得太過困難，而應認爲人人可以做得到的。爲了功德的增進，爲了過失的滅免，希望每個佛子以及每個人，都如法如律的守持清淨戒行，作爲一切善法的根本。（能度記）

略談不殺生戒

——佛曆二五一一年四月講於星洲菩提蘭若——

一 前言

不殺生戒，是佛教重要戒條之一，特別是在大乘戒方面，更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因爲大乘是以利生爲本，對於任何有情都愛護無微不至，都要使其離苦得樂，那裏還可殺害他的生命而增加他的痛苦？雖說小乘不以度生爲主，但尊重衆生的生命，仍是屬於第一要緊的事。所以爲佛弟子，不論是受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菩薩戒，都嚴格的規定要守持不殺生戒。

殺生：從字面上看，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就是殺害衆生生命之意。就現實世間說，不論動物或植物，都有其生命活動的；但在佛法上說，其間亦有所區別，就是視其生命，有無精神作用。如殺害了有精神活動的生命，佛法認爲是大罪惡；若只有生命

而無精神活動者，縱然不免有損它的生命，佛法並不認爲是極重罪惡。所以，在佛法的立場，雖不否定植物各有其生命，但不承認植物有其情識活動。因此，所謂殺生罪的成立，是專指殺害有情生命言，並不包含殺害無情生命在內。假定植物性的生命亦不能動其毫末，則吾人的生命也就不能繼續生存下去！

二　殺生的罪惡

殺害衆生的生命，使之不能生存下去，不論就世間說，就佛法說，都是一大罪惡。爲什麼？經中說：「現前衆生，各惜生命」。謂生存於世間的每個活潑潑的衆生，你如仔細的觀察一下就可知道，無一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不但大的動物懂得愛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微細的昆蟲螞蟻，蚊子蒼蠅之類，亦同樣的知道愛惜自己的生命。而且其愛惜生命的情形，一如人類無異。例如一隻蚊子叮在人的身上，只要你稍一有所舉動，牠就會立刻警覺飛跑，不讓你將牠拍死。由此證知一切有情，無不愛惜他的生命。

釋尊以其佛眼觀察各類衆生，皆極愛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不論何時何地說法，只

要一說到衆生，都殷殷教誡每個聞法的人，不要傷害或奪取衆生的生命。假定任意的傷害衆生生命，現前生命固然受到極大的痛苦，就是自己亦將生生世世受苦無窮！如是損他而不利己的事，我們何苦而爲？所以大慈佛陀，徹底主張不殺害衆生。假定殺害衆生，卽違反衆生生存意志的要求，是絕對要不得的。世人不知這個道理，有以爲戒殺是迂闊的行爲，有以爲動物生來就是給人吃的，不吃留著牠們住在世間做什麼？這實是錯誤的想法，亦是人類殘忍性的表現！

釋尊所以堅定主張吾人不殺害衆生，據增一阿含經告訴我們，是從「自通之法」出發的。所謂自通之法，卽以自己之情而通他人之情之意。這個意思，說明白點：如人類的每個人，不妨先問一問自己，是不是各各愛惜自己的生命？如每個人的答案是肯定的，亦卽人人各愛其生命，那你就得回過頭來，再去看看他人，爲一切衆生想想，是不是任何一個衆生都愛護他的生命？假定彼此都一樣的愛護自己的生命？進而可以再作這樣的問：我愛我的生命，如果現在有人以刀槍或任何武器來傷害我的生命時，我可否願意無條件的接受人家的殺害？敢以代爲肯定的答覆一句，誰都不願就這樣受人宰割的，誰都要爲生存而起來自衛的，誰也不甘無緣無故的犧牲自己生命的。自

己既然是這樣，你亦得爲其他的人以及一切衆生想一想，他們亦同樣的是不願意我人去殺害他的。怎能以自己所不願意的事，而加於其他有情的身上？一個人果能常常這樣爲諸有情設想，自然而然的不會去殺害衆生。不特不會自動的殺生，就是被動的殺生亦所不願。這就是佛法所說的「自通之法」。亦卽中國儒家說的「恕道」，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願意的事，不應加在別人身上，自亦不可加在一切衆生身上，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龍樹在智度論中，曾這樣開示我們：爲佛子者，應嚴格的守持不殺生戒，假定不能持不殺戒，不說沒有培植福德是很苦的，就是在人世間積聚了很多福德，結果，亦是歸於烏有的。這話怎說？依因果律言，一個人修集了很多福德，來生必然生於大富大貴的權勢之家，自然亦是最美滿最理想的人生。可是像這樣的人生，需要長的壽命，才能享受其福樂的。假定生來短壽，或者疾病纏綿，怎能享受福樂？所以生於大富大貴之家，生活享受雖說極其美滿，但須長的壽命才能享受，否則的話，富貴又有何用？你又能夠得到什麼？

可是誰都知道，殺生者的果報，縱然生而爲人，不是短命，就是多病，那裏由你

享受福樂？證知你所積聚的福德，總歸是落於空的。正因如此，所以佛於十善業中，列不殺生爲第一，在五戒中，亦以不殺爲首，可以想見佛是怎樣的重視不殺生。爲人如能不殺生，其所得的功德，於諸功德中，是最大的功德；反過來，你如殺生，在一切罪惡中，這亦是最重的罪惡！當知任何一個生命，其形體、其知覺、其痛苦、其驚恐，都是相同的，怎麼可以犧牲牠的生命，來飽我人一時的口腹？因此，只要你承認是個信奉佛的佛教徒，最低限度，不能殺生。

三　殺生的條件

殺生，當然是不好的，但眞正構成殺生的罪惡，也不是簡單的。是要具備其應具的條件的。否則的話，殺生的罪惡，仍然不易成立。據諸經論告訴我們，殺生的條件有五，現在各別的說明如下：

一、欲殺故思：這就是通常說的動機。吾人生存在這世間，不論要做什麼事情，必定先有他的動機。如學佛，當然有學佛的動機；聞法，自亦有聞法的動機；放生或殺生，亦各有其動機。假定沒有殺害衆生的動機，卽不能構成殺生罪，可說這是殺害

衆生的主要條件。我們應常常的反省，看看自己有無殺生的動機？爲什麼要這樣的反省？當知同樣是殺生，但所得的殺生罪，經中說有上中下品的不同，所以有此品別，原因在於動機的不同。如見一個人或另外的有情，對它總是老大的不高興，內心的瞋恚之火不斷的在燃燒，進而發出非把他殺死不可的決心，於是就眞的將這衆生殺害了。當知這個殺生罪是最重的，亦卽屬於上品殺生罪。其次，瞋心雖說是有，但其時的理智不清，或者是患精神病，或者是喝醉了酒，在此情形下，殺害了某個衆生，雖說罪也不輕，但不致於太重，是卽屬於中品殺生罪。再者，不但內心不明了，就是瞋恚心也沒有，在一個莫名其妙的情況下，將一個活潑潑的衆生殺死了，由此而構成的殺生罪，是最極輕微的，亦卽是屬於下品殺生罪。殺生有罪，這是一點問題沒有的，但別以爲凡是殺生皆是重罪。罪的輕重，是看你的動機來決定的。强有力的動機，其罪就重，動機輕微，其罪亦輕，這是應當知道的第一點。

二、於他有情：他，指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以及一切衆生。有情，簡別不是非情。有了殺生的動機，接著而來的是去殺生。但當你正當殺生時，必須要看清所要殺的對

象，認爲的確是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有情，如是殺害衆生，始能構成殺生罪。如在行殺時，將他人看成自己，固然不成業道，就是將有情看成非情，亦不成爲殺生罪的。

三、他有情想：他想，簡別不是自想。假定在你進行殺生時，對於所要殺的他人，作爲自己本身來想，縱然殺了對方，亦不成爲殺生的業道。有情想，簡別不是非情想。卽當你去殺害有情時，並沒有把它看成有情，而把它視爲無情，如是雖然殺了對方，同樣不會成爲殺生的業道。一定要在心中，把它作有情想，並且覺得這個有情，非常可惡，我非殺死他不可，假定不殺死他，內心有所不安，這樣殺害有情，當然就成立殺生罪了。

四、作殺加行：這是殺生動作前的準備。比如要殺張三或李四，不管他們是在什麼地方，距離我是近或遠，在要殺他之前，首要從這兒走到被殺者那兒，完成殺生的準備，這是第一步。其次，我要殺害他們，是用刀抑用槍，或用其他利器，才能將他殺死，這是準備的第二步。如是準備妥當，然後走到他們身旁，把利器加於他們身上。像這樣的準備到殺死之前一段時間中，所做的一切動作，都叫做殺生的加行。有諸

準備而去殺生，等到一個生命給你解決了，當然就要成立殺生的罪惡。假定預先沒有準備，貿貿然的殺死衆生，其情形自亦又當別論。

五、不誤殺害：誤殺，就是殺錯了對象。如你原來決定要殺張三的，結果，被你殺死的，千眞萬確的是張三，不是另外一個人，那你的殺生罪，當然是成立的。如果立意要去殺死張三，但却誤殺了李四或王五，雖不免要成誤殺罪，但不是殺生的根本重罪。誤殺，在結果論者的耆那教中，認爲亦應成立殺生大罪，如誤觸到火而被火燒一樣。佛教不是這樣的看法，「雖充分的須負不注意的責任，但因沒有殺的動機，不可說有完全意義的殺生罪。如誤觸他人之妻，或如饗宴的結果，客人偶然破壞胃腸，那也不外是偶然的過失而已」。

總說一句，殺生罪的成立，必須具備如上所說的五個條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站在佛法的立場說，是殺生的動機。有了這個動機，親自動手去殺，固然是大罪惡，就是教他去殺，亦同樣的成立殺生罪。這與現在的法律精神，可說是極爲吻合的。

四　殺生的對象

殺生：是以有情爲所殺的對象，但佛法所說的有情，有高級的與低級的差別，亦即有種種不同類別的有情。由於有情的對象有別，致所構成的殺生罪惡，也就有了輕重的不同。是以同樣是殺生，而所得的結果迥異。

智度論說：「衆生無上者佛是」。佛自屬於有情的一類，假定有人煩惱太重，對於佛陀亦要殺害，其罪惡自是很重的。不過根據經中所說來看，佛是任何人所不能殺害得了的，最多只能做到出佛身血，在佛法亦認爲是五逆重罪之一，要知佛對吾人是有重恩的，佛的出現世間，就是爲救護我們而來，對佛感恩都來不及，那裏還可去殺害佛陀？是以這罪最大。其次，弒阿羅漢，亦爲五逆重罪之一。阿羅漢，爲世間的福田，我們應多供養，以求培植福德，現在不但不如此，反而殺害這樣的聖人，其罪過豈能是輕？

還有父母，是生育我們，撫養我們的，其恩德之大，眞可說是天不能比其高，地不能比其厚，我們應怎樣的孝順父母才是！然而世間竟有大逆不道的人，連自己的父

母都敢殺害起來，你說這不是罪大惡極是什麼？所以佛將弒父弒母，亦列爲五逆重罪。

如上所說出佛身血、弒阿羅漢、弒父、弒母，是五逆重罪中的前四種，不論什麼人犯了這樣的重罪，死後都要墮到五無間獄中去受罪。不過嚴格的說來，其間罪業的輕重，還是有所分別的：佛是聖中之聖，殺罪最重；羅漢是出世聖者，其罪次之；父母是世間的恩人，其罪又輕。

設所殺的對象，與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如大家都是人，他對我向來無怨無仇，而我將之殺死，其罪雖不及上面那樣的深重，但較殺害其他有情的過失來得大。要知人雖然還是一個凡夫，但在五趣有情界中，人類不但居於特殊的地位，而且有其最極特勝的地方。以佛法說：「唯有生在人間，才能稟受佛法，體悟眞理而得正覺的自在」。所以殺害人類，其罪成爲中等。如所殺的對象，是一般的畜生，大如牛馬，小如螻蟻等，其爲生命固然不錯，但現在畢竟還在愚癡的階段，不能走上佛法的大道，雖說亦是犯了殺生罪，而其罪是最輕微的。

五　自殺與他殺

一般說來，不論是我去殺他人的生命，或是別人來殺我的生命，都會構成殺生罪的。但是現在要提出一個論題來問一問，就是人類的自殺，是不是也構成罪惡？也許有人會說，生存是每個人自己的權利，現你自己不想生存，你要自己去找死，這是你的活該，雖死亦無罪的！但在佛法的立場說，認爲不是這樣。縱然是你自殺，同樣是犯罪的。所以佛在戒律及經典中，絕對禁止衆生的自殺。自殺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或因病發，或因厭世，都不是佛所同意的。假定自殺，或被處爲波羅夷罪。

關於這點，說來不是沒有來歷：當佛陀在世時，常爲比丘們開示不淨觀的法門。依不淨觀修習而得成就的比丘，感於此身的種種不淨，對於此身生起極度的厭患，覺得這個穢惡充滿的色身，沒有一點值得留戀的。於是或有自己解決其生命，或有彼此互相展轉的殺害。傳說當時曾得大自在天的讚賞，認爲解脫人的痛苦，是一大功德。可是佛陀知道後，不特不同情比丘們的自殺，且予以極嚴厲的斥責，說這樣做的是癡人，不合如來的正法，不契佛陀的言教，違背大聖的律行。如摩訶僧祇律說：「此非

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同時，佛召集比丘開示說：人的生命極爲寶貴，如果糊塗的自殺，白白的犧牲生命，糟蹋自己的人生，將來想要再得到，那就很難很難了。修行無論是否成就，都應記住生命的寶貴與難得。本此可知：生存在這世間，不論環境是順利或惡劣，都得繼續不斷的生存下去，千萬不要走上自殺的錯誤道路！

有人病久了，亦會對生命生起厭患，照應病者的人亦起疲厭之心，如我國俗語說的「久病無孝子」。病久了的人，兒女也討厭，這末一來，有時更覺人生的毫無意義，或望打一針，或服些藥物，以求早點死去。世間固然有這樣的人，佛世時的比丘，亦有這樣做的。殊不知這同樣是錯誤的，同被佛陀斥爲癡人的，希望諸位注意：所謂殺生，不但殺他是罪惡的，就是自殺亦是罪惡的。所以不論怎樣，或遇到過不去的事，千萬別想到自殺二字。

相傳古波斯國，有一極不良的風俗習慣，就是父母年老而又生病的話，與其看他展轉床第的受苦，不如將之置於死地，以免他們活受罪！這樣做，不特沒有人責難，而且受到法律的保障。佛法絕對反對這怪風俗。此外，教人殺、讚歎殺、見殺隨喜，

都是佛法所不許可的。做了，在佛認爲是有罪的。這都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六 結 說

殺生，爲什麼是罪惡的？從佛所開示的「自通之法」，固然可以得到答案，卽從殺生的本身，亦可看出它的罪惡。因爲這是違反人們生存意志的。所以在諸論典中，對這個問題，沒有怎樣加以論究，卽照這個既定的事實，認定它是罪惡卽行了。所以有人說：「殺生，並不關於念念相續，要在一期相續中，强斷他的相續，而在反於衆生意志的一點上，成爲罪惡」。總說一句，只要我們是本著意志去做殺生的事，不論是屬那一種類的殺生，都犯殺生罪的，不過罪有輕重差別而已。

因此，爲佛子者，應嚴格的受持不殺生戒。不特不可殺害其他有情的生命，就是自殺亦絕對不許可的。前曾說過，已受戒者，固應嚴格守持，卽使沒有受戒的人，亦應持此不殺生戒。如吾人發心歸依受戒時，戒和尙這樣的問道：「不殺生是優婆塞（夷）戒，汝盡形壽能持否」？受戒者答以能持。不但口頭上這樣說，內心亦應這樣想，從今以後不殺生。如是受不殺生戒，不特不會再有殺生的過失，而且有很大的持戒

功德。以此功德，將來必得長壽之果。是以，我誠懇的希望諸位學佛的同道，人人受持此不殺生戒，以養成人間的和樂之氣。（能度記）

七月普度聲中談佛家孝道

——佛曆二五一五年夏曆七月初九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洽公老法師！諸位法師！林長！諸位居士！由於法緣，今天我們又集合在此談論佛法，實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這個月，是中國農曆七月，亦是華人禁忌最多的一月，無可否認的，習俗風氣上含有很多迷信的成份在內，是我們佛子所當竭力避免的。儘管如此，但於這月中，追思我們過去的宗親或已亡的父母，不但不可非議，而且無疑是華人不忘宗本的最高表現，亦可說是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最大的特色。我們非特不可否定這有意義的孝親觀念，且應予以有力的維護和發揚！

或有標榜思想進步者流會這樣說：現在已經進入太空時代，人類已經實現登陸月球，還來談什麼孝親薦亡？豈不是違反時代潮流？更豈不是思想的倒退？他們把儒佛所說的孝道，看成是落伍的、過時的，不合時代潮流的舉措，應該予以剷除和根絕。我們認爲這個想法和說法，是絕對錯誤和危險的，亦即是根本要不得的。時代在不斷

的發展和進步，是呈現在每個人面前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和抹煞，可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人類道德的淪沒和孝道的喪亡，亦同樣的展現在每個人的面前，不能不說是人類最大的不幸，亦是今日社會成爲冷酷局面的一大根本原因！

是以不管人類進步到怎樣程度，中國儒家所說的孝道以及佛家所說的報恩思想，始終有它的極端重要性，決不因時代的進步而降低其價值，亦即無論在怎樣的時代中，都是人們必當遵行的道德規範。做人如忽略親恩的報答，或放棄對父母的盡孝，時代進步究有什麼意義？是就眞的值得人們懷疑。當知我們現在所居住的這世界，確已夠冷酷和悲慘了！如對孝親的思想再加否定，勢必使這紛亂不已的世界，會變成率獸食人的世界。果眞如此，那將成爲多麼令人可怖的一幅畫面？所以無論怎麼樣，身爲佛子的我們，在今天還是要竭力的提倡孝道。

父母養育我們的辛勤以及無微不至的慈愛，雖則是無條件的，並不希望我們對之有所報答，但身爲子女的我們，想及父母所給予的深恩重德，你如是個稍有人性的人，就不能不思有以酬報，亦即應盡可能的予以孝敬。爲什麼？有人這樣說：「即因父母爲自身所從出，父母的身體即爲本身的人格，本身既

不能不保養本身的身體，卽不能不保養父母的身體，本身既不能不尊重本身的人格，自亦不能不尊重父母的人格。否則，不孝父母等於虐待自身，不敬父母等於自暴自棄。虐待本身與自暴自棄，均爲不道德」。

本上所說，可知孝是道德行爲，且是最高道德，可貫通於一切德行中。如中國說的「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卽顯示孝德貫於忠德中，不論那個人，只要對父母盡孝，必能盡忠於國家。從歷史上可以明顯的看出：凡在社會上爲非作歹的，或不惜出賣國家給敵人的，那他對於父母一定不孝。爲非作歹，出賣國家，不論從那個角度去看，都是不正當的行爲，亦卽不知尊重本身的人格，由此而辱及自己的父母宗親，那裏還談得上對父母宗親的盡孝？所以在這世間做人，如要做到「光宗耀祖」，首要做到保持自己人格的尊嚴，不可做出使父母蒙羞的不道德的事！

對父母奉行孝道的人，不但會對國家盡忠，對於朋友亦會忠信，不會做出對不起朋友的事；對於兄弟亦會和睦，不致發生爭執而傷兄弟間的和氣；對於子女亦會特別慈愛，不致隨便的打罵子女，讓子女沐浴在無限幸福和溫暖的家庭生活中。試想孝道的功用，是多麼的偉大？做人能不奉行孝道和追思宗親？做人果能行孝而不忘本，不

論你的家庭是富有或貧困，都有一股力量在推動你，使你不得不克勤克儉的奮發向上，做你自己所當做的，決不致於因循怠惰，且不論做得怎樣辛苦，但一想到父母養育我們的勤勞，爲了不使父母失望，總是勞而不怨的幹下去！

爲人子女的所以要眞切的孝敬父母，實因父母對於子女的慈愛，太過崇高偉大。這在諸位，相信比我要了解得多。不說別的，爲了子女的生命安全，有時父母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如過去在我家鄉的地方，有個美麗而年輕的母親，是一家庭主婦，每天要到街上買菜，人人讚美她的賢慧，而她確也做到事上以敬，待下以慈，家庭的和樂美滿，夫婦關係的和諧，自更不用說。不久，她又生下第二個男孩，同樣的愛如生命，生活得更爲快樂。像這樣的一個家庭主婦，不用說，是個很有幸福的人，而爲大多數人之所欣羨的，事實確也是難能可貴的。

可是有一天，她從街上買菜回來，發現自己的住屋，籠罩在一片火海中，初只木然的一楞，後來想起不到一歲的小兒尚在屋裏，竟猛然摔下手提的菜籃，不顧一切的衝進火燒的屋子裏去。她的這一突如其來的行動，不但驚動了看火的閑人，亦嚇壞了救火的消防員，爲了救那婦人，其中有勇敢的，也穿起防火衣，冒著火燄追了進去。

這時婦人已經懷抱嬰孩，全身燃著火奔了出來，到了門口，再也支持不住的倒在地上。嬰孩雖然得救，婦人却已傷亡。做母親的，爲了搶救親身骨肉的生命，不惜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其母愛的偉大，多麼值得讚美！

這只舉出一例，類似的母愛，在這人世間，還多得很，眞是舉不勝舉，是以父母對於子女的恩德，確是盡四大海水而書之不盡的。佛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報父母恩章中說：「慈父悲母長養恩，一切男女皆安樂。慈父恩高如山王，悲母恩深如大海。若我住世於一劫，說悲母恩不能盡」。接著又說：「世間大地稱爲重，悲母恩重過於彼；世間須彌稱爲高，悲母恩高過於彼」。父母恩深到這樣的程度，爲子女的我們，如果是個正常的人，或是人性沒有泯滅，沒有不想辦法，盡自己能力之所及，以孝敬父母和奉事父母的。否則，那你勢必已經失去了人性！

因就世間法或出世間法說，孝順父母，眞是所謂「天之經、地之義」的，沒有絲毫還價的餘地。如不如法的行孝，使父母身安心安，甚至使父母煩惱而感到痛楚，那你將來所遭受的苦難，不是那個可以爲你解救得了的。所以經說：「若有衆生行不孝，令母暫時起恨心，怨念之辭少分生，子乃隨言遭苦難，一切佛與金剛天，神仙祕法

無能救」。諸位想一想：一個人到了諸佛亦不能爲他解救危難的程度，那他還有資格做人嗎？世間如充滿了像這樣的不孝之徒，則這世間豈不成爲禽獸世界？世界成爲非人世界，那就眞的是世界末日的來臨！

要想這世界不成爲非人世界，我們對於自己生身的父母，就應時刻的存著孝敬心，絕對不可有絲毫的忽視。不說自己的環境好，要對父母如法供養，就是自己環境不好，亦當不惜生命的奉獻甘旨，不得有一念頃的虧於色養。要知二老在堂時，是做子女的最大幸福，亦是吾人的最大財富，更是整個家庭的最大圓滿，所以對父母的侍奉和孝養，只應時刻的感到未能做到所應做的程度，不可存有一念負擔太重的錯誤想法。經說：「若有男子及女人，爲報母恩行孝養，割肉刺血常供給，如是數盈於一劫，種種精勤修孝道，猶未能報暫時恩」！

割肉刺血的供養，當然不是父母所希望於我們的，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但若有人這麼去做，並且時經一劫之久，以世俗眼光看，不能不說是難得，但以佛法立場說，你還未能報答父母給你暫時的恩德！當知孝順父母報答親恩，不唯是你應盡的本分，就是對你本身亦有莫大好處。經中曾這樣說：「若有男子依母教，承順顏色

不相違，一切災難盡消除，諸天擁護常安樂」！是以這在世間做人，不論爲了要報親恩，不論是爲自己安樂，都應無怨無惱的，懇切至誠的，和顏悅色的，無所保留的，無所違逆的，孝敬自己的父母！

諸位知道，本師釋迦牟尼，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金色之身，但若要問爲什麼會得相好金色之身，經中雖有「百劫修相好」之說，主要還是由於孝順慈母所感得的。本生心地觀經報父母恩章說：「佛昔修行爲慈母，感得相好金色身，名聞廣大徧十方，一切人天咸稽首，人與非人皆恭敬，自緣往昔報慈恩……雖報深恩猶未足」。大涅槃經亦說：「菩薩摩訶薩，於昔無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是故今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剛之身」。可見佛法行者所得任何一個結果，都與孝親有關，甚至佛陀的圓滿相好，亦由孝親而來，做人怎能不報親恩？不特世間的一般凡夫，要報父母的深恩重德，就是出世的諸佛賢聖，亦無例外的要報親恩。如釋尊的累劫報親恩，神通第一的目連尊者，親到餓鬼趣中，救拔慈親所受的痛苦，亦無不是爲報親恩，還有化導人間的大悲菩薩，同樣示現種種報恩的方便。知恩而不報恩，老實不客氣說，是不大像一個人的樣子。是以我熱切的希望每個佛子，即使有人認爲孝道是不必要的，

或將之視爲違反時代潮流的陳腐觀念，亦當努力不懈的，眞心誠意的奉行孝道，決不可因人的譏笑，亦卽跟著與世浮沉，放棄報答高如須彌深如巨海的父母之恩！

佛子都知供養佛陀的功德很大，將來感受的福報亦是無窮，自是不錯的事實，當知對於父母的孝養，其所得的福德，並不讓於供養佛陀。本生心地觀經報父母恩章中說：「若人至心供養佛，復有精勤修孝養，如是二人福無異，三世受報亦無窮」。做了佛弟子的人，如只知道對於佛陀的供養，而不知道對於父母的孝敬，甚至忤逆自己的父母，佛不認爲他是一個眞正的佛子。因對父母的忤逆不孝，做人的資格都不夠，還有什麼資格做佛弟子？佛決不只要我們對他恭敬供養就好，主要還在看他對父母的態度如何，才能對他有所稱許！

衆生大都向外求的，聽說佛在什麼地方，立卽就想去求見佛，殊不知佛是離你不遠的，亦可說在你的家中。雜寶藏經佛有啓示說：「若欲供養諸賢及佛，但供養父母，諸聖賢及佛，卽在家中」。還有，一般世人，特別是我們中國人，大都喜歡奉事天地鬼神的，以爲奉事了天地鬼神，就可邀得天神的恩寵，賜給我們種種的福德，其實孝親所得的感應，比奉事天地鬼神還要來得應驗。四十二章經說：「人事天地鬼神，

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佛法重視孝道的精神，到了怎樣的程度，不難於此窺見，怎麼可以不孝事自己的二親？

對於父母的孝順奉養，誰都承認而無異議的，但若父母做出一些不合人生道德的事，做子女的是不是一味的順從，那就大有值得探究的餘地。以佛法說，這不但不應順從，且要善巧的予以勸阻，不過態度要特別和善，不得疾言厲色似的對父母呵斥！所以要對父母勸諫，實因不道德事做不得，做了不但有損於人，對父母本身亦無益，這是做兒女的所不忍見到的。如自己是三寶弟子，父母却毀謗三寶，毀謗三寶的過失很重，將來要墮落苦趣的，而且墮落進去難得出來，做兒女的怎忍看到這幕悲劇的上演？所以務要想出善巧方便，使父母不對三寶起毀謗心！

現我說個童養媳對惡婆所表現的特別孝順：中國明朝時代，浙江紹興地方，有位王氏，是個相當潑辣的婦人，常與婆婆發生口角，動輒就罵婆婆爲老不死，王氏收養的童養媳，名叫劉蘭如，年只十二歲。看到婆婆對祖婆如此不孝，老感到不是味兒，但亦不敢隨便開口。有一次，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悄悄的走入婆婆房中，跪在婆婆的面前哭著說：「你這樣對祖婆不孝敬，媳婦在旁看慣了，將來以此爲榜樣怎辦」？王

氏聽了這話，默然一會，不特不責備童養媳，反而說：「你是我的好媳婦，以此良言來教我，使我頗有所悟」。她從此痛切悔改，成爲一孝順媳婦！

講到這裏，或有人說：佛法所講的孝道，的確是至理名言，且有過於儒家所說的孝行，但你們出家人，割愛辭親入於空門，既不能晨昏定省，又不能侍奉孝養，豈不是理論與行爲未能相互一致？言行不一，怎能獲得世人的如法奉行？不但一般人有這樣的存疑，就是知識群亦每以此作爲攻擊佛教的口實，認爲佛教是有違倫常的宗教！殊不知出家並無礙於對雙親的孝養，且是更高一層的實行大孝，不但要使父母現生的生活安定，並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如何能使父母獲得解脫，以期徹底的究竟的永恆的報答父母大恩大德，可見出家並不忘懷於父母的深恩重德！

現我不妨舉出我國高僧孝養父母的情形，作爲我們報答的楷模。約在中國北齊時代，有位高僧道紀法師，是精研成實論的專家，先後登講席說法三十餘年。到母親年邁時，爲了孝養老母，特回故鄉遊化。準備一副挑擔，當其出外說法，一頭擔著經書和佛像，一頭擔著親生的老母，在河南鄴城郊外，爲方圓七里的士女，宣講自著的全藏論一週，然後再到他處說法。鄉人見他擔母親自侍奉，深仰他的崇高僧格，不僅樂

意接受他的教化，且願代他侍奉其母，可是他婉拒了，認爲孝親是自己的事，不應由他人代替的，代替就不是眞孝。還有禪宗六祖惠能，把他的媽媽接到寺裏供養到老，誰說出家人不顧父母？

進一步說，佛法不特重視對於父母生前的孝養，而更重視對於父母死後的超度。因爲佛法認爲吾人生命，是在世間輪廻不息的，這個生命結束，還有新生命來，不是死了完了，但新生命究出現何處，不是我人所知道的，看他生前的行業如何而定。因此，佛法有超薦父母和宗親的一法，這可說是佛教孝道的一大開展，決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是迷信，如認追思和超拔宗親爲迷信，那眞不知世間還有什麼不是迷信？所以我望在座諸位，應認每年一度的誦經度亡，是我們應有的孝思表現，不要因人譏爲迷信，放棄這一有意義的孝行，最爲要緊！

眞誠誦經超度，確可救拔親人，是佛在經中說的，地藏經說得尤爲清楚，別人可以不信，佛子不能不信。舉事實說：中國過去有位靜之禪師，是一極孝順的獨生子，曾隨父親到四川去做事，不幸父親死在任所，靜之於傷心難過之餘，曾經想到自焚，以報父親大恩。當他正作這癡想時，忽有人對他說：「你爲什麼這樣傻？自焚能度父

親嗎？佛經明說捨身不如誦經，你爲什麼不誦經超度你父親」？他聽了頓有所悟，立即捨俗出家，專心一意的讀誦經典，以報父恩，而其已故的父親，亦因他的誦經功德，果然得到超昇，怎可說是無意義的迷信？

社會所以有人把佛教這一有意義的孝行善舉，看成是迷信行爲，亦可說事出有因，不是沒有理由的，那就是佛子在這一行動中，滲入了一些迷信成份，怎能怪世人作此指責？如在超度法會中，焚化紙錢、紙衣、紙箱、紙房、紙人、紙汽車等，可說全是無意義的迷信行爲，根本不是佛法所有的名堂，大智釋尊從不曾說過要我們這樣做，但很不幸的，就是部份佛教徒，爲了一味的隨俗，把這些都拉到佛教裏來，一般不明佛法的人，看到佛教寺廟有這些舉動，以爲是佛教傳過來的，於是一頂沉重的迷信大帽子，就戴到佛教的頭上來，實在是一大冤枉！

現我鄭重的對諸位說：誦經超度是絕對合乎佛法的，焚化紙錢是絕對不合佛法的。合乎佛法的應努力去做，不合佛法的應絕對避免，以免迷信的帽子戴在佛教的頭上，永遠沒有辦法除下來！當知焚化紙錢等，既毫無意義，亦浪費金錢。近日有人在報上這樣計算：「如果新加坡四十多萬個華人家中有十萬家，在七月裏平均各花十元去

買紙錢，則燒去的總數將達一百萬元」。以有用的金錢，燒無用的紙錢，對於宗親父母，究有什麼利益，這是值得諸位深思的。如拿這錢來做有益社會的事業，相信比對父母宗親要有益得多。可是世人就不肯這樣做，豈非怪事！

最後，爲了不忘宗本，爲了無盡孝思，我仍熱望諸位奉行佛法的孝道！同時謹請洽公老法師慈悲指正！（寬嚴記）

七月普度聲中談佛家孝道

獅城演說集

維摩經中所說往生淨土法

——佛曆二五一五年十一月七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今天我和諸位講的題目是：「維摩經中所說往生淨土法」，在未講這題目前，我想先說個事實：近來我國政府正領導全體人民，如火如荼的熱烈展開防汚化運動，以使新加坡成爲最清潔美化的都市，且新加坡的清潔美化，在東南亞的地區說，已是有口皆碑，爲人樂所稱道。

既然如此，爲什麼還要展開防汚化運動？這因空氣汚化與水流汚化，已經到了極爲嚴重的程度，對於人類的生命生存，亦已發生了極爲不利的影響，如果再不設法予以清潔，可能威脅人類生命生存，所以有再進一步的予以防汚必要。且這防汚化，已成各工業發達國家共有的問題。

本於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汚化與清潔，是相對待的，有汚化必然有清潔，有清潔亦必有汚化，這是現實世間的事實，人人都會體驗到的。而且不管什麼人，總

喜歡清潔，不樂意骯髒！如在同一汚穢與潔淨的地方，人們總愛站在潔淨的一面，可以得到最大的證明。

佛教擴大這一視野，認爲我們現在所居的這個世界是穢土，在這穢土外，另有淨土世界，就是基於這一相對的觀點而來，絕對不如一般人所認爲的是烏托邦，而是千眞萬確的有這樣清淨世界。當然，像這樣的清淨世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同行同願的大心之士莊嚴所成的！

在淨穢世界相對比較下：穢惡世界是衆苦充滿的，是黑暗重重的，是無限缺陷的，是諸不理想的，清淨世界是但有諸樂的，是光明照耀的，是沒有缺陷的，是最極理想的。因此，佛在很多大乘經中，要我們遠離這穢惡世界，求生清淨的世界，期能有以離苦得樂！

講到求生淨土，一般所知道的，是西方極樂淨土，或東方淨琉璃世界，但在般若經中，是說十方淨土隨願往生的，不限於某個淨土。至於往生淨土的方法，求生極樂淨土的人都知道，要具備信、願、行的三大資糧。這是諸位所常聽到的，而且依之去實行，所以現在不去談它。

現我所要和諸位說的，是維摩經中開示的往生淨土法。一般淨土行者，雖很少談到這個，但確是極爲實際的，果能依之去行，同樣可以往生淨土。如經香積佛品維摩詰對諸菩薩說：「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瘡疣，是指過失說。一般人在此世界，所以有種種過失，病就在於未能成就八法；菩薩成就了如下所說的八法，不但在這現實世界的一切活動，不會再有過失，而且成爲往生淨土的正行。現在逐一說明如下：

一、饒益衆生而不望報：這裏所說的饒益衆生，是指在穢土的行菩薩行。菩薩在穢土中化度衆生，完全是爲利益衆生而利益衆生的，於中決不含有絲毫爲自己的意念存在。因爲發心利生的菩薩，大都是發現到衆生的痛苦，才採取救度衆生的行動。原來衆生在這穢惡世間，是受種種痛苦之所襲擊的，不但不知道要求出離，甚至還將苦作樂，以爲這世間好玩得不得了，如你告訴他世間是苦，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說你不會享受，豈不是成爲我佛所說的可憐愍者？菩薩感到衆生的這樣愚癡顚倒，爲大悲心之所驅使，不得不來這世間利生，而當菩薩運用種種方便利生時，只知怎樣的使衆生離苦得樂，在諸衆生一日未獲得離苦前，決不放棄對諸衆生的化導啓廸，務必使得他

們衝出痛苦的重圍，衆生一日陷在痛苦的重圍中，菩薩的內心就一日不得安，那裏還會顧及本身的利益？就是這樣不休不息的利益衆生，甚至作出各式各樣的犧牲，以使衆生得到很大的利益，亦只認爲這是自己行其所當行，沒有一念希望衆生予以酬報的心理存在。所以一個眞正菩薩行者的饒益衆生，完全是無條件的，決不同一般世人，從功利的觀念出發。菩薩饒益衆生，若望衆生報答，那就成爲有所求，不是眞正的利生，亦卽沒有資格名爲菩薩了！

二、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衆生在這穢惡世界，是有各式各樣的苦惱的，諸如身心界，社會界，自然界，無不有其痛苦來逼迫衆生，而菩薩就是以拔衆生苦爲唯一悲願的，設或衆生的痛苦不能拔除，且又受不了痛苦襲擊時，菩薩會更進一步的代替衆生受苦，無論怎樣不忍衆生長期受痛苦的煎熬。像這樣的爲衆生，世間的一般人們，有那個可以做到？在此或有人問：佛法不是常說自作自受嗎？衆生所有的痛苦，菩薩怎能代替得了？以佛法的因果律說，自作的確還需自受，誰也無法代替得了的。大乘經中所以一再說到代衆生受苦，原因菩薩能將自己所作的功德，無所保留的施與衆生，使衆生受到自己施捨功德的感染，就能得到功德所得的福樂。像這樣的苦痛歸自己

，福樂歸他人，不是代替衆生受苦是什麼？再說，菩薩爲無盡悲願的驅使，明明是可出離生死的，但爲不棄捨一衆生，寧可在生死中沉淪，以不同的方法，感化受苦的衆生，務使衆生離苦得樂，即使衆生的剛强難化，亦不會不聞不問的加以放棄，像這樣的方便化導，使衆生受苦的時間縮短，當知這就是代衆生受苦！所以經中說的代衆生受苦與自作自受的因果律，不但不相違背，而且充分的表現了菩薩爲衆生所有的偉大而崇高的犧牲精神！

三、等心衆生謙下無礙：人類所以有層出不窮的問題發生，原因雖說很多，但人與人間的不平等，不能不說是主要因素。如各種人爲階級的劃分，就是各種紛爭的導火線！實際，人是生而平等的，人與人間應以平等心相待，果能人人平等相待，人與人間就不會發生衝突，而得無礙自在的到處充滿了和樂氣氛，怎可不以謙下其心的態度待人？這在多元種族的國度裏，尤須培養這種平等的精神！人如自認高人一等，必然就會氣昂昂的，不把別人看在眼裏，當更不會對人表現謙下的態度。可是人人都有自尊心的，你既不把別人看在眼裏，別人又怎會瞧得起你？這末一來，彼此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關係也就越來越惡化，要想謙下無礙的和樂共處，自然就做不到。人與人

間的關係如此，國族與國族間關係亦然，社會自然不得安寧，世界自亦不得和平！佛教是主平等的宗教，不但認爲人類是平等的，就是一切衆生亦是平等的，決不承認那個種族較爲高貴或低賤，生而爲人必然是平等的，沒有什麼有色人等的差別。以佛法說，所謂民族優秀論者，不過是自高自大的誇大狂，不但在理論上站不住脚，就是在事實上亦不得成立，人類以及衆生根本是平等的，不容有誰勝誰不如的分別，應以謙下其心的態度，相互尊重對方的人格才是！

四、於諸菩薩視之如佛：佛是人間的大覺者，具有深邃的智慧，廣大的福德，無盡的悲願，高度的威嚴，對這有所確切體認的，自然對佛生起虔誠的信仰和尊敬。可是一個初發心的菩薩，一切都還不能如法如律，所有的種種行爲活動，亦都還不怎樣理想。在凡夫肉眼看來，他與我們是一樣，有什麼值得尊敬？殊不知這想法是錯誤的，因不論怎麼說，你還是個未發心的眞正凡夫，而他已是發了菩提心的凡夫菩薩，你有那點可以與他相提並論？再說，他雖是個凡夫菩薩，但他所具有的功德，已經勝過二乘聖人，所以初心凡夫菩薩，不特不應予以輕視，且應視之如佛一樣的尊敬，因佛亦是由初心菩薩漸漸修成的，沒有初心的菩薩，那來最高的佛聖？華嚴經說：「發心

究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初心難」。要有初發大菩提心，才能成就一切智心。妙慧童女經中所說「見新發意菩薩生一切智心」，亦是此意。學佛的行人，果能以對佛一樣的心理，看待初發心的凡夫菩薩，初發心的凡夫菩薩，受到人們的這樣尊敬，自覺自己不是一個尋常的人，就會更加積極的去做宏法利生的大事！在座諸位可能有很多初發菩提心的菩薩，雖則我們肉眼發現不到，但不能說絕對沒有，所以對於每個學佛的行者，亦當如佛一樣的看待和尊敬！

五、所未聞經聞之不疑：大聖佛陀住世所說的教法，後世集爲經藏的雖說很多，但主要的不外小乘經典和大乘經典。當知佛說法，是適應衆生接受的程度而說的，不是自己要怎麼說就怎麼說，當然有其淺深次第的差別。現在我們聽聞如來所說的經典，如果是你聽慣了的，自己能夠理解得到，固然就會深信不疑，認爲這確是佛說的。一旦聽到從未聽過的甚深經典，或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或是自己不能做到的，就對他生起高度的懷疑，認爲這可能不是佛說的，因爲佛是大慈大悲的，怎會說出別人不懂或做不到的事理？如經中所說燒身、燒臂、燒指、燃燈以及犧牲無數頭目髓腦等。諸如此類難行的廣大行，那裏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再如經中說的法界無所住，菩提

無分別，菩薩等屬空，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衆生卽是佛，唯是一佛乘等。像這樣高妙的甚深理，那裏是一般人所能理解得到的？因此，聽了不但不信，甚至生起毀謗，說這是魔說而非佛說的，其過失多麼大？要知你做不到，不能說別人亦做不到，你聽不懂，不能說別人亦聽不懂。自己一時做不到或聽不懂，應責自己的業障重、善根薄、智慧淺，不應對所聞法生起懷疑，只要在佛法中，精進勇猛的，不斷的，深入的學習，久了自然就能了解和實行。

六、不與聲聞而相違背：聲聞與菩薩，雖則一以自利爲主，一以利他爲本，但如眞能通了佛法，兩者不是不可作合理的會通。要知聲聞佛法，雖是佛的方便施設，並不怎樣究竟圓滿，但它畢竟是出世佛法的根本，修學大乘佛法的菩薩，對於聲聞法亦應加以學習，作爲廣度衆生的資本。說實在的，以利生爲己任的菩薩，對於小乘佛法如不好好學習，不但大乘佛法失却堅固的基礎，就是度化衆生亦失去很好方便，因爲衆生不是每個都屬大乘根器，如有應以聲聞法得度的根性來，你若不知聲聞法，試問以什麼去化度他？所以菩薩應學習聲聞法，不得把它看成是與菩薩法的背道而馳，唯於此中應注意的，就是學儘管學，不得有所耽著，假定耽著聲聞，就很可能的成爲敗

壞菩薩！耽著聲聞法固不可，不學聲聞法更要不得，瑜伽菩薩戒本說：要安住淨戒律儀的菩薩，假定生起這樣的見解，樹立這樣的理論：謂修大乘佛法的菩薩，不應聽與聲聞乘相應的法教。因我所學的大乘佛法是最究竟圓滿的，還去學不究竟不圓滿的聲聞佛法做什麼？當知這是錯誤的思想而有違於大乘佛法精神的！戒本接著說：「菩薩尚於外道書論精勤研究，況於佛語」？是以求生淨土的行者，學的雖是大乘佛法，但決不可與聲聞法而相違背！

七、不嫉彼供不高己利：未斷煩惱的世間凡夫，可說有個共同的通病，就是不耐他榮，看到別人有什麼榮耀，自己總是酸溜溜的放不下，亦卽普通說的嫉妒，嫉妒這一大病，確是人類共通的，如果說有差別，只是輕重不同，誰也不敢說我沒有嫉妒。不過嫉妒心的生起，大抵是由別人比我强而來。我在妙慧童女經講記中說：「本來，世人的本事比我高、比我强、比我勝，我們應該生起歡喜心來以表讚歎才對。可是事實上，世人做人，大都喜歡自己勝過他人，不願別人勝過自己，假定別人有什麼勝過自己，就會生起嫉妒心來，甚至想出種種方法加以破壞」。這是現實世間隨時可見的。現以供養來說：同樣是個行菩薩道的菩薩，由於各自的福德因緣不同，眼見該菩薩

受到廣大的供養，我就妬火中燒的情不能已，認爲他是不應受這供養的。反過來說如果自己得到相當的利養，就又在同行同願者的面前高傲起來，處處表現出好像與衆不同，以爲自己有怎樣的殊勝功德！殊不知嫉妬他人的得供養固不對，爲自己得利養而高傲更是要不得。是以發心求生淨土的行者，要在「不嫉彼供，不高己利」的兩方面，調伏自己的內心，務要做到他人受供心生歡喜，己得利養心生慚愧，覺得自己的德行，不配受這樣供養的，有什麼值得高傲？

八、常省己過不訟彼短：生存在這世間的人，除了聖賢，沒有那個敢說我沒有錯誤，人各有他的過失和短處。我們做人，對他人的短處或過失，不應常掛在口上，爲之作義務宣傳，對自己的過失或缺點，則應經常的反省，不當隨便的忽略過去，佛教僧團中布薩，有請人爲自己覓過的。因爲自己總認爲是對的，很難發現自己的過錯，可是別人從旁觀察，則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人能善意的指出我的過錯，讓我如法的在僧衆前懺悔，使我的過錯消滅於無形，那他對我的功德多大，我應怎樣的去感謝他？可是世間大多數人，聽到別人的過失，總是提起精神來，津津有味的愛聽，唯恐他人所說的不夠詳細；一旦聽到有人指出自己的過錯，立刻就感到不大樂意，甚至視

對方爲仇敵！反過來，聽到讚美他人的善舉，就好像淹沒了自己的光彩，不但不願意聽，且可能會說這麼一句，某人那裏如你所說的那麼好？至於自己做了一點善事，是就唯恐別人不知，逢人便說到處宣揚。像這樣的態度，都不是正當的做人之道。我國古人說：「喜聞人過，不如喜聞己過；樂道己善，何如樂道人善」？又說：「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恥聞小人之惡」。做個世間的有道君子，或做佛法的淨土行人，應如現在所說的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才是！

上來所說的八法，是維摩居士告訴我們往生淨土的條件，一般修西方淨土的行者，雖很少談到和聽到這個，但確是極爲實際的往生法，亦是往生淨土最穩妥的法門。印順論師說這「是菩薩爲人爲法，對己對他的正常道」。前面的六點，雖則是有關佛法的，後面的兩點，却是做人應有的態度。眞正做個爲法爲人而又志求淨土的菩薩，果能照這正常道去實踐實行，往生淨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前面說過，淨土確實是有的，而且其環境的美滿，決不是濁惡世界的人所能想像的。佛陀洞察穢土衆生，受無邊苦患的纏擾，特爲我們開示淨土法門，讓衆生求生到淨土去！

淨土法門，是佛法中最殊勝最方便的法門。雖說十方皆有淨土，但我國向所盛行

的，是彌陀的極樂淨土。在末法時代的今日，由於工業科技的發達，人們終日爲工作忙碌，有所謂時間就是金錢之說，實難抽出多餘的時間，去修特殊的法門，唯有淨土念佛法門，行住坐臥二六時中，隨時隨地都可清修，不致妨礙工作時間，是以我望諸位把握機會，至心誠意的稱念彌陀聖號，以期得到彌陀的接引往生！這不是難事情，只消天天念佛，一定可以去的。到了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時常聽佛說法，就可漸漸的修行，一步一步的上進，終於達到成佛的目的！

諸位想一想：像這樣的淨土法門，是多麼的殊勝和方便？沒有遇到這樣的法門，還得想方設法的去求，現在得到這樣的法門，怎可輕易的放它過去？應該切切實實的，將一句佛號驀直念去，不得一心不亂誓不停止！同時還得了知一句萬德洪名的眞義，不得輕輕的把他看過。一些不知佛號的具有萬德，竟將一句佛號當作一個錢用，以爲現在念佛念得多，死後做鬼需要用的錢亦多，這眞是大錯特錯！不說佛號不可當作錢用，而且念佛果眞上了路道，就可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那裏還會在這世界做鬼？念佛而仍去做鬼，這證明了你沒有一心念佛，只是終日在鬼混！

現在這個世界，雖然有人說已進入談判時代，但戰爭的暗影仍籠罩在每個人的面

前，生命隨時有毀滅的危險，所以這充滿火藥氣味的世間，實在是不值得絲毫留戀！西方極樂世界，既沒有戰爭暗影，更無諸般的苦惱，以及人事的糾紛！像這樣一個理想的美滿而莊嚴的世界，不去還要到那裏去？諸位每星期三及週日，集合到這兒來念佛，的確走上了一條光明坦蕩的大路，唯願諸位不要空過這大好光陰，應當堅定不移的以求生西方爲素志，不受任何外來的誘惑力以動搖自己的旨趣！

最後，祝諸位成就淨土資糧得生淨土！

（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佛教有些什麼思想特質

——佛曆二五一六年九月六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林長！諸位居士！今天我和諸位所講的題目是：「佛教有些什麼思想特質」。『佛教，乃內本釋尊之特見，外冶印度文明而創立者』。其與印度固有文化思想關涉的深切，於此可以概見，亦是誰都可以想像得到的。

古代印度，不僅是個孕育文化的搖籃，而且是個宗教思想的發祥地，在大聖釋迦未誕生前，宗教哲學思想，就已非常發達。但因固有的文化思想，一向掌在婆羅門手中，受到婆羅門嚴密控制，根本沒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可言。可是到了釋尊快要出現的時代，一般不滿婆羅門專橫的學者，紛紛成立反婆羅門的思想集團，各姓新宗教的鼓吹者，亦皆不以婆羅門所說爲然，而成所謂新學派新宗教的時代，致使宗教界與思想界，同樣陷於極端的紊亂　使人無所適從，精神無限苦悶！

正在全民要求思想有一新的出路，宗教有一新的信仰時，乘此機運而出現於東北

部新興民族中的釋迦世尊，發揮偉大的感化，一清時代的混沌，開示宇宙的眞理，指導正確的人生，令人群走上光明坦蕩的正覺之路，以過其自由自在的正覺生活，不再感受思想上的苦悶！

佛教在這樣時代背景下創立，雖說是依佛陀的無師獨悟，有其獨特的思想見解，但對當時一般新舊思想，曾以或抑或揚的態度，不偏不倚的加以批判，從而吸取一般思想所長，以滋養自己的思想理論，不能說沒有。所以爲佛子者，不論怎樣强調佛教的獨特性，但總不能不承認有洗鍊了的當時一般思想，融合在佛教偉大思想的血液中！

敢以這樣說，任何一個不世出的聖者，當他成立一套思想體系時，雖以自己的獨特見解爲骨幹，但必然會採用當時各派思想的合理部份，以成自己博大思想的一環。從人類史上去看，不論什麼思想的產生，都不是突然出現的，總是從固有思想的醞釀中，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佛陀出現在印度創立佛教，其思想的圓融博大，怎不背負當時一般的思想？

在佛教的思想體系中，既含有當時各教派的思想，佛教思想的特質究竟何在，這

是每個人特別是佛法行者，所應要求了知的，如不能了知佛法思想的特質所在，信奉佛教與信奉其他宗教，又有什麼不同？何必定要信佛？我們所以信佛而不信仰其他宗教，就因佛教有他特有的思想，且不共於世間的。

佛教所持有的思想特徵，現我想舉出數條以作簡單的說明，不過每一思想特質，都不是各自獨立的，是彼此相互關聯的，如從這一觀點來加以考察，你將發現佛教思想的根柢，成爲佛法所流布的特質，亦爲佛教根本的立脚地。在佛法長期的流行中，雖說佛教的思想特質，貫串於大小乘佛教的各派各系，亦卽大小乘各派系學者，皆以保持佛教思想特質，爲其一貫的立場，因爲唯有如此，才能顯示佛教的純潔，才不致於使佛教偏差。但我現在要和諸位講的，是以原始佛教爲依據的。然則什麼是佛教的思想特質？就是佛陀、達磨、緣起、性空、中道等的數種，且每一種都關係於全體。

爲佛教思想特質之一的佛陀：在這世間流行的佛法，其創說是釋迦牟尼佛陀。「釋尊是人間的聖者，這本是歷史的事實，但釋尊又給予深刻的含義，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這是說：佛是人間的覺者，不在天上。天上沒有覺者，有的只是神、梵天、上帝、天主們他的使者。釋尊是人，不是天上的上帝，也沒冒

充上帝的兒子與使者，向人類說教……這佛出人間的論題，含有無神論的情調」。歷史上的佛陀就是如此，不含有任何神秘的氣氛！在佛教長期的流行中，由於佛弟子不見如來金色身，對佛陀生起高度的孺慕之情，乃於歷史的佛陀外，另立崇高而難以企及的理想佛陀，亦卽在歷史佛陀的身上，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好像使之離開事實愈遠。雖則如此，但這還是由於歷史佛陀介紹而來，所以在我們思考聯絡的一點上，仍然感到不外是歷史佛陀的延長，並不離開事實的佛陀，另有一個理想的佛陀，像一神論者所崇拜的大神那樣高高在上主宰一切！

基於歷史上的事實佛陀，所以佛的及門弟子，說到自己所奉行以及爲人所宣說的正法，始終是說：「吾等之法，世尊爲本，世尊眼目，世尊依處」。沒有一個離開歷史上的佛陀，另有所建立的。這足以證明佛弟子對於歷史佛陀的確信，而這一確信，在佛徒之間，不論到達怎樣的時代，亦卽不論離開佛陀多麼久遠，都是如此不變的。假定改變了這一立場，佛教就不可能成立。是以我們應深切的正確了知，就是普利人天的偉大佛教，是在最大最高完成人格的歷史佛陀體驗保證下成立的，不是莫須有毫無基礎的幻想出來的。所以佛教在各時代的流行中，不論有著怎樣重大的發展和變遷

，但從來沒有離開過人間佛陀的偉大人格與自覺！這是佛教所不同於其他教派所具有的最強的一個思想特徵。從這思想特質出發，不但肯定「理智的正覺，解脫的自由」，在人間佛陀的身上實現，我們亦可同樣的得到這樣的正覺與自由。試問世間其他宗教的教主，有那個像人間佛陀這樣平等與民主的？

爲佛教思想特質之二的達磨：達磨是印度話，中國譯爲「法」。印順論師說：「從佛法流行人間說，佛陀與僧伽是比法更具體的，更切實的，但佛陀是法的創覺者，僧伽是奉行佛法的大衆，不能離法而存在，所以法是佛法的重心所在」。離了創覺的法，沒有人間佛陀的出現，離了奉行的佛法，沒有和樂清淨的僧伽。前面說過，不論是歷史的佛陀，或者是理想的佛陀，都與其他宗教所說的神，是絕對不同的。佛之所以爲佛，是由證覺於法，體悟於法而來，吾人將來得以成佛，亦不外於實修體驗而悟於法，換句話說，體悟諸法眞理就是佛。然爲眞理之法而由吾人去體悟的，既不是佛所作的，亦不是餘人作的，而是本來如此，法爾自然的，亦可說是瀰漫於空際而無所不在的，不論佛出世或不出世，都是這樣永恆不變的存在，既從來沒有減少過，亦從來沒有增加過。可惜我人雖終日生活在這眞理法中，一時一刻一剎那的，沒有離開過

眞理法，但覿面相見不相識，所以始終漂流於眞理法外不得受用！

佛陀爲我們開示其法，並不是佛陀所創造的，只不過是將他所體悟到的，所證覺到的眞理之法，照那原來的樣子，用烘雲托月的方法，加以顯示而已。我們從佛陀的說法中，對於眞理之法，只是依稀彷彿的了解，要想眞正知道眞理之所以爲眞理，還得要像佛那樣，從實踐中去體悟。「因而，佛教的大本，與其說是在於佛陀，毋寧說是在於達磨」。佛法行者，「如初見其諦，經上稱爲『知法入法』；『不見於我，但見於法』；『於法無畏』。能見眞諦的智慧，稱爲『得淨法眼』」。眞諦之法雖說如此，但從佛陀大覺海中流露出來，是就成爲佛教一貫的教法。到了大乘高度發揚以後，一般大乘佛法行者，往往以法爲身的法身，較之以人格佛的應身來得殊勝，亦不外乎是這道理。遺教經說：『自今以後，我諸弟子輾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亦卽是對眞理之法的重視。所以佛教在長期流行中，不論我們對他作怎樣的想法，但佛教的基本觀念，不得不從佛的中心進入法的中心！

爲佛教思想特質之三的緣起：佛教在不斷流行中，逐漸以法爲中心，固然是不錯的，但法究指什麼？前雖略爲提及，而對法的解釋，雖有種種意義，但從理法的立場

講，要以緣起正法爲主，這緣起正法，就是佛其所體見法就是緣起。大小乘的經典中，佛都曾這樣說過：「見緣起則見法，見法則見佛」。是以要想面見佛陀，只要體見緣起法就可，不要一味的向外求見，外在所見的相好莊嚴佛，不是佛之所以爲佛的佛，所以金剛經說「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佛所體證的緣起正法，就是諸法的究竟眞理，不管什麼人，體悟了這緣起正法，就可被稱爲覺者，人間覺者的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就是悟達了這緣起理法。

緣起的意義，詳細的解釋，雖有很多種，但根本觀念，要爲「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簡單的說是「此故彼」，意顯萬有諸法的一切現象，都是從相互依存的關係而成立而存在。「凡是緣起的，沒有不是受著種種關係的局限與決定；受種種關係條件而決定其形態與作用的緣起法，卽不能不是無自性的」。從依存關係的緣起法中，悟達諸法的無自性空，不是歸於虛無絕滅，而是將自有自成的實自性的東西空去，以顯出諸法的本來眞相而已。到你把實自性的觀念捨去，所見的一切客觀現象，仍是緣起法則的流行。

緣起思想是佛教最重要的一個思想特質，爲佛法所特有而不共世間的。世間的各

種宗教哲學，雖各有它高深的思想理論，但他們絕對沒觸及到佛法所說的緣起思想，因爲他們對於任何課題的論說，容或有它獨特的見解，說得非常細緻和有條理，但到最後總要露出一個實體性的東西來，才能建立和說明一切。但是佛法的緣起說，在次第深化廣化的關係下，展開種種理說，然其一貫而根本的立場，認爲萬有諸法成立於關係之上的，離了關係，沒有所謂實體的存在。正因如此，所以佛教的宇宙觀與人生觀，與其餘學派的立場完全不同。

爲佛教思想特質之四的性空：佛教素被人們稱爲空門，我以爲這是非常正確的。不過一般不解佛法的人，特別是不解空義爲何的人，一聽說到空門，就以爲這是消極，並認進入空門的，是逃避現實而不敢面對現實積極奮鬪，這實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佛法說空，不但不是萬緣放下抱消極的態度，而且正是促進人們向上積極奮鬪，以達於圓滿境地的。世人無論做什麼有益人群的善事，總採取一些保留的態度，不能毫無條件的去做，原因就是不能了解自他的無自性空，不能了解財物的無實自體。通達緣起性空的佛法行者，雖明知自他的不可得，但爲救濟苦難的人群，不惜犧牲一切的，不論任何代價的，盡一己之力所能做得到的，去從事利濟的工作，這不是積極是

什麼？再如地獄是苦難的地方，爲一般人所不樂意去的，可是了達地獄性空的佛菩薩，却能表現「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深入地獄，莊嚴地獄，試問這不是積極是什麼？更有何積極過於此者？

空是佛教所共而又不共世間的思想特質。由於是佛教所共的，所以佛教各宗各派的學者，雖說空或有究竟不究竟的不同，但無不說空的。由於是不共世間的，所以世間各樣各式的學者，容或說到極爲高深的理論，但決不會說到空，甚至厭聞空，以爲空了，什麼都無所說亦不必說。其實，唯空才可成立一切，唯空才能有所進步。如以人類社會來說：假定是實有自性的，自性實有的，就是永恆如此的，不可稍微有所改變。果眞如此，人類社會還有什麼進步可言？人類社會所以進步到今天這種程度，實因它是無自性空的。再如貴林這座莊嚴宏偉的講堂，是依空而立的，假定沒有空，如何會有這座講堂的出現？世人都說諸法是有，佛法爲何偏要說空？不是佛法喜歡說空，而是指出諸法眞相，諸法是衆緣和合的，凡是緣生的，必然是無自性空的，不空就不是衆緣生的。唯空可以莊嚴淨土，唯空可以成熟衆生，唯空可以圓成正覺，唯空可成人間覺者，佛之所以稱爲空王，就是徹底的悟證諸法空性。

爲佛教思想特質之五的中道：佛法不是崇尚空談的宗教，而是要付於切實履踐的。實踐佛法的最大目的，是要怎樣增進這個人生，如何淨化這個人生，使人生從增進、淨化中，超越一般的人生。由於當時印度一般思想的時尚，不論什麼都是走極端的，所以在思想、行爲方面，動輒有失去它的健全性。佛陀深知這不是促進人生向上的正道，所以在鹿野苑最初爲五比丘說法，開宗明義的就揭示出不苦不樂的中道！

『有以爲佛法之所謂中，是不流於極端的縱欲，也不流於過甚的苦行，在此苦樂之間求取折中的態度，但這是斷章取義，不能正解八正道的所以爲中道。要知道，一般人的人生觀，卽人生歷程的路向，不是縱我的樂行，就是克己的苦行。研考這二端的動機，都是建立於情意的，卽是情本的人生觀，情本的法門』。這是不健全不正確的生活方針，爲佛法所絕對不取的，因爲這都是根源於情識的妄執而來，不能使人生得以向上、進步、淨化！

大聖釋迦發現一般人的人生觀各走極端，不但縱欲的快樂主義者，不是過的眞正的生活，就是克己的苦行主義者，生活亦不過得怎麼正常。必須揚棄或苦或樂的二邊

人生觀，方是眞正的生活之道。『自我以及世間，唯有以智爲前導，才可以改造人生，完成人生的理想。因此，不苦不樂的，智本的新人生觀，是佛法唯一的特質』。『所以不苦不樂的中道行，不是折中，而是從正見爲本的實踐中，不落於情本的苦樂二邊』。

在行爲的實踐中，固是運用不苦不樂的中道行；在理論的發揮上，亦是用的不有不無等的中道義。世人對於萬有諸法的說明，不是從有的方面出發，就是從無的方面出發，結果，不能體認法的圓整性。人間覺者的釋尊，深知偏於任何一邊的非是，特爲衆生開示遠離有無二邊的中道法，但這不是折中於有無，而是依於緣起的正見，體認諸法的緣起性，才說出這不落有無二邊之中道的。而這理論的中道，亦是佛法的特質，不是世間任何思想所及的。

如上所說「行的中道」與「理的中道」，不但顯示它爲佛法的思想特質，同時亦非各自獨立的，而可巧妙的使之聯繫起來，因爲兩種中道，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苦不樂是行的中道；不有不無等是理的中道，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實則行的中道裏，以正見爲先導，卽包有悟理的正見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

本論。同時，悟理卽是正行的項目；正見緣起，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依於正見緣起，能離斷常、有無等二邊的戲論，發爲人生的實踐，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

佛教另外還有一種中道的特色，就是對於人類社會的救濟。人類社會是由衆多個人的集合而成，離開個別的人，沒有全體的社會。所以對於人類社會的救濟，佛教仍以中道爲救濟的原則，所謂卽個人而社會的救濟，卽社會而個人的救濟，是卽遠離二邊的中道。如此救濟，不特顯示佛法的平等精神，高度的慈悲心亦從而流露出來，這是其他教派所沒有的。

上來所說五種佛教思想特質，在用言語來表達時，雖有它的前後次第，實則是彼此相關的，不容機械的劃分。如緣起、性空、中道三者，其義就是同一的，中道是依緣起而開顯的，緣起當下就是性空的，唯性空的才可成立緣起的一切。所以廻諍論說：『佛說空、緣起、中道爲一義』。這不是明顯的刻劃出三者的相關性？性空也罷，緣起也罷，中道也罷，統收起來，就是一個法字，沒有一個可以超出法的範圍。流行在這世間的一切佛法，是大聖釋迦牟尼所說的，如沒有佛爲我們衆生轉大法輪，我們

根本不知道有法，更不知道什麼是緣起、性空、中道，可見後四者又與佛陀有關。

佛教思想，一般說來，似乎是很複雜，但若了解上述的五種思想特質，對於整個佛法的思想系，也就思過其半，不難把握其中心！我們常說：佛教是今人類所急需的，但若以佛法來救濟人類，首得搞通佛法的思想，以佛法的正確思想，破除荼毒人類的邪惡思想，人類才能眞正的得救！（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堪爲清信女模範的末利夫人

——佛曆二五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講於星洲佛教居士林青年部——

一 前 言

諸位青年男女善友！今晚又是我來和諸位說點佛法，眞可說是彼此有著高度的法緣，應該爲此感到無限歡欣！現我所要講的題目是：「堪爲清信女模範的末利夫人」。

佛法，是全人類的佛法，亦卽人人可以學佛的，不是屬於特殊階級的有閑人物所信奉的，所以青年男女的應該學佛，可說天經地義的，不容有所懷疑的。一般不了解佛法的人，看到寺廟中禮佛念佛的，以老公公老婆婆的較多，就以爲佛法是老年人的佛法，青年不是學佛的時代，這是極大的錯誤！老年人的學佛，是以自己的身心修養爲主，對於社會大衆的事務，是不大過問的，可是佛法是利益廣大人群的，須要深入

社會從事救濟工作的，如沒有生龍活虎般的熱血青年加入，試問怎能到社會各階層去推動佛法？佛教需要青年的活動，才能成爲青年的佛教，才能處處有生氣的，呈現一股新春的氣息！

今天在座的都是青年，對於佛教前途的發展，應該當仁不讓的擔負起來，以期運用佛法利益人類。爲此，我特向諸位介紹一位堪作模範的末利夫人給大家知道，以堅定諸位對佛法的信心，並效法末利夫人的爲法爲人！

二　末利夫人的出身寒微

末利夫人的出身，本來是很微賤的，不過是舍衛城中大富長者耶若達家管理花園的園工，本名叫做黃頭。因她所管理的花園，種的全是末利花，所以人們就稱她末利，其原來的名字，反而沒人知道。種植花草，如果是自發自動的，當然會陶冶性情，感到無限的樂趣，但若被迫去當園丁，其所感受到的，自是另外一番滋味。

黃頭管理長者家的花園，由於花園的範圍廣大，種植的花草又是很多，每天由她一人去打理，種花的時候種花，澆水的時候澆水，除草的時候除草，施肥的時候施肥

，從朝到晚要做很多工作，的確是夠她辛苦了的。辛苦還是小事，如料理得不好，還要受主人的責罵，甚至被無情的鞭打，因而感人生的痛苦，不知何時才能離這苦惱。

長者的花園離開長者的居家，有很長的一段路途，所以她每天早晨去做工時，就將中午的一餐飯帶去，免得往返的跋涉之勞。有一天，如常帶飯到末利園去，恰巧碰到佛陀入城乞食，黃頭女工遠遠的見到佛陀，心裏就作這樣的想道：我現在之所以這樣窮苦，必然是由過去沒有好好的培福，現在這位沙門出來托鉢乞食，不管他是個怎樣身分的僧人，正是我培福的一個良好機會，我雖沒有其他的供奉，但身邊帶有中午所食的一盒飯，我一餐不吃飯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不如將這盒飯供養該沙門，或可使我脫去現實的痛苦，經過這樣的深思熟慮，就很虔誠的走到佛前，恭恭敬敬的將飯供養佛陀。

這樣發心供養以後，很歡喜的回到園中，做自己的日常工作，並未感到饑腸轆轆，有時想到今天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善事，還感到無限的快慰，我國說的『爲善最樂』，足以形容當時黃頭女工的心境。吾人現生的一切，雖是自作自受的，但不是不可改變的，只要肯得致力於善，隨時可使生命改觀。所以生命的苦樂，掌握在自己手中！

堪爲清信女模範的末利夫人

三　末利夫人的平步青雲

末利在花園中照常工作，不知什麼時候得以脫苦，可是沒有過了幾天，波斯匿王與他的大臣出來打獵，由於天氣太過炎熱，一般大臣，雖各分頭的去追逐群鹿，但波斯匿王却感到極大的疲倦，獨自走入末利園中休息。黃頭女工看到波斯匿王進來，雖不知他是怎樣的人物，但看他的舉動不同常人，於是福至心靈的聰敏起來，很慇懃的走到大王面前說：「大人！你來得很好，我竭誠歡迎你的光顧本園，本園得像你這樣的大人到來，實在感到光榮之至，園中的花草都會因你的到來而更光彩嫵媚」！

黃頭這樣向王表示敬意後，立刻又脫下自己身上的衣服，鋪在黃泥的地上，請大王坐在上面。同時，她看到國王大汗淋漓，便打了一盆水給國王洗面，見到國王脚上有塵土，又提了一桶水給國王洗脚，想到國王的口渴，更去拿了茶水給國王飲，接著又脫下一件衣服，鋪在國王身傍的地上，讓國王睡下來休息。同時徵得國王的同意，爲國王細心的按摩，以解除國王的疲勞。

國王受到黃頭無微不至的體貼侍奉，當時心中就作這樣想道：這個女人沒有需要

我的吩咐，就這樣慇懃周到的照顧我，確是極爲聰敏伶巧而又極爲難得的女孩，於是王問黃頭女工說：「你是那家的小姐？爲什麼在這園中」？黃頭回答說：「我那敢當叫做小姐，我只不過是耶若達長者家的一個女工而已，終日在此做種花澆水的工作」！

國王聽她這樣講，感到極大的驚訝，再仔細的看看她，覺得這麼一個秀外慧中的女孩，在此做園工的工作，未免太糟蹋了好人，於是要她去將耶若達長者請來花園，王見長者就對他說：「你這女工非常乖巧，我要把她帶進宮中，你需要多少錢，我都可以給你，甚至加倍的給你，不知你的意思怎樣？不過我很誠意的望你能讓給我」！

長者聽了國王這樣說，很驚奇的回答道：「大王！你不要開玩笑，她只是個女工，怎配做你夫人？不是我捨不得給你，而是實在身分不合」！大王又說：「你不管這個，只需說出要多少錢就是，其他我會作合理的安排」。長者很客氣的說：「大王如眞喜歡這個女子，儘管帶回宮中，不必說什麼錢」。大王是很民主的，不給錢是說不過去的，再三商洽的結果，如長者所說的數目交錢，將末利帶回宮中，於五百女人裏

面立爲第一夫人。

末利夫人入宮以後，脫離做女工的痛苦，心裏常常這樣想道：「我本是個極爲苦惱的人，現在竟然做爲第一夫人，不知那來的這個福德因緣」？思前想後，覺得今生沒有做過怎樣大的功德，只有一次曾經供養過一位沙門。於是派人去尋找她所形容的那位沙門，看看這究竟是位什麼人？一查之下，知道她所供養的一位沙門，不是普通的沙門，而是福慧圓滿的無上佛陀！這末一來，末利夫人的內心歡喜，實是無法可以形容得出來的！

接著，末利夫人又想：「我今得以做到第一夫人，完全是由供養佛的功德所感，佛陀這樣慈悲的加被於我，我當歸依偉大的佛陀，做個佛的在俗弟子」。這樣想後，就到佛前歸依，成爲一個眞正的清信女。

四　末利夫人的素服奉齋

末利夫人歸敬三寶，不如一般貴夫人的做做樣子，而是眞實的依照佛法實行，沒有一點第一夫人的嬌態。在她齋戒期中，總是如法如律的奉行齋戒，從不有違律制的

行爲，實在是個堪爲模範的在家學佛女子。這不是我們故意的虛讚，而是有事實根據的，現來簡單的說明如下：

佛在世時，有次住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位販賣珠寶的商人，名字叫做波利，領導五百商人到大海中去求寶。由於他們是一群善良的商人，風平浪靜的航行到大海中間，特有海神從大海中露出水面，對波利說：「我有一個問題問你，你如答得令我滿意，我會有無價之寶給你」。接著海神說：「你看我手中捧的水多？還是大海中的水多」？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如在一般人，必然認爲大海水多，手捧的水少！

可是波利的回答：「手中捧的水多，大海中的水少。爲什麼？要知海水是鹹的，雖說是有很多，但不能爲口渴的人解渴；而手中所捧的水，雖說是很少的，但因它是淡水，立刻可救口渴者的性命，繼續不斷的生存下去」！

海神聽到波利這樣的解說，感到非常的滿意和歡喜，立刻實踐他的諾言，將身上佩帶的八種香瓔綴以七寶，毫無恪惜的奉獻波利。而其他的採寶商人，亦得種種珍珠寶貝，滿懷歡喜的回到舍衛國的各自家中。

堪爲清信女模範的末利夫人

波利回到家中這樣想：「海神給我綴以七寶的八種香瓔，其價是不可估計的，亦是人間所沒有的，我把它留在家中，亦沒有什麼用場，不如將它奉獻給波斯匿王」。

波斯匿王得到這個香瓔，亦覺這是世所希有的珍貴寶物，可是像這樣的寶物，留著自己佩用是不相宜的，不如給與諸夫人中最漂亮的受用。國王這樣想了以後，立刻下令諸夫人，要她們盛裝出而排列，以便大王的挑選。一般夫人得到這個命令，立刻爭妍鬪麗的打扮起來，穿最漂亮的衣服，搽最香潔的香水，戴最貴重的飾物，集合在被指定的地方排列起來，以待國王好前來品評。

當波斯匿王到來一看，見所有的夫人都已到來，獨缺少一個末利夫人，因而王問侍女道：「末利夫人爲什麼不來」？侍女回說：「今是月之十五，爲持佛法齋的一日，爲遵守佛法的戒行，在這天中，絕對不著香花鬘，不香油塗身，不穿紅戴綠，絕對的素服不嚴，不便化裝出來」。大王又說：「如今她信佛法持佛法齋，佛戒不可毀犯，難道王命可以違背嗎」？特命侍女再請末利夫人出來。

如是往返經過三次，末利夫人不得不素服而出。她雖沒有稍作打扮，以本來的面目出現，可是她的那個素雅和自然美，在衆人中，『明如日月，倍好於常』。大王看

到她這樣美，驚爲天人，不禁加以敬重的問道：「你究竟有什麼崇高的道德，光彩奪目的超過一般常人」？末利夫人坦然回答說：「我時常感到自己的福薄，所以稟斯女人的身形，情態垢穢，日夜山積，生命又是無常的，深恐死了以後，墮入三惡道中，是以不得不月日奉佛法齋，精進的修學佛法，以期世世生生，蒙這福德之利，不再得受女身，女身實在有種種不方便的。今日不改素服而出，難免觸怒大王，原因在此，尙請鑒佑」！

大王聽了末利夫人這番說話，不但不責備她，反而很歡喜的，將波利奉獻的香瓔給她，以示對她的倍加愛敬。末利夫人很誠懇的辭謝說：「今天我奉持佛法齋，絕對不可著此裝飾品，否則，那我就要違犯如來的戒律，爲了成就我的齋戒淨行，敬請大王送給其他的夫人」！這是一般女人所做不到的，因爲一般女人都是喜愛裝飾品的。正因如此，國王亦老實的說：「最初我的動機，是要送給相好超勝的夫人，現在唯你是最美麗的，而你又能奉佛法齋，道志均極高人一等，是以特別以此相贈，如果夫人不肯接受，那我怎樣安置這個」？

末利夫人覺得大王的話亦是對的，所以接著就說：「大王不要爲這個憂愁，現我

想到一個處置辦法，想來大王亦可能會同意，就是現在請你屈意同到佛那裏去，將此香瓔奉獻佛陀，是最理想不過。同時藉此機會，請求佛陀開示，可使我們獲得累劫的福德」！大王認爲這不失爲一個辦法，於是就同到佛陀那裏去。到了，大王稟白佛言：「這是海神的香瓔，波利奉獻了給我，我的所有夫人，無一不求貪得，唯獨末利夫人，因持佛法齋戒，內心無所貪著，雖與亦不願取，眞是極爲難得，現在謹以上佛，請求慈悲接受」。末利夫人的沒貪心，從大王口中透露出來！

五　末利夫人的飲酒救人

末利夫人是個虔誠的佛弟子，不但歸依了三寶，而且受持了五戒，甚至還常受八關齋戒，並嚴格的如法奉行。五戒與八戒中，都有不飲酒一戒，這雖是遮戒，但爲放逸門，亦敗壞衆德，所以眞正做個佛弟子，除了遇到特殊的開緣，絕對滴酒不可沾唇的。末利夫人受了五、八戒，確能遵照佛制奉行不懈。平時不論大王怎樣勸她飲幾杯，總被末利夫人婉言謝絕，因此有時不免開罪大王，使大王感到不樂意。但爲了奉持佛戒，爲了不使將來的墮落，決不爲博得大王的歡心，違犯如來所授的淨戒。

可是後來爲了要救一個厨師的生命，特自動的陪波斯匿王大飲其酒。經過是這樣的：

波斯匿王有次邀約群臣到一個山上去打獵，臨離王宮的時候，忘記了吩咐厨子，準備回來受用的飯菜，及至打獵歸來，命令厨房開飯，厨師說沒有準備，於是王極震怒的說：我的肚子這樣的饑餓，身爲一國的國王，竟然得不到飯食，眞是太豈有此理！厨子就是要做飯菜的，現在既然不能夠盡職，立卽命令劊子手，將監厨修迦羅，綁了出去腰斬。群臣得到這個消息，大家集會共同商討說：在今全國當中，只有這個厨子，最爲忠良正直，所做的菜飯又極合王的口胃，如果遵命把他斬了，還有什麼人做出合國王口胃的飯菜？於是就將此情，報告末利夫人。

末利夫人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不勝爲厨師的生命憐惜，就想如何挽救的辦法：一方面通知劊子手，暫時不要腰斬監厨，一方面派人通知修迦羅，要他辦一桌最上等的酒席，而另方面自己又沐浴潔身，以最名貴的香水洒在自己的身上，以最嚴麗的服飾穿戴在自己身上，以待大王的來歸。大王從朝庭回到王宮，見到末利夫人的笑臉相迎，見到好酒美肉的雜陳一席，不禁感到心花怒放，瞋恚之心一時頓息，對於末利夫

人也就格外親暱！

大王略事休息，開始飲酒食肉，平時滴酒不沾唇的末利夫人，今日特殷勤的向大王敬酒，自己又是一杯一杯的陪飲，使得國王開心極了！就在大王歡喜之際，夫人說道：「今晚的菜肴好不好吃」？王回答說：「太好了，特別有夫人陪酒，使我渾忘了一切憂愁」！「可是你知這個美味可口的美食，是什麼人做的」？夫人問他。「這不是監厨修迦羅做的嗎？我的飲食向來是他做的」，大王這樣說。「不錯，這是修迦羅做的，可惜你只能喫到最後一餐，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喫到」！「爲什麼」？大王驚問。夫人回答說：「你不是命人腰斬他嗎？那還能再喫得到」？「已經斬了沒有？如未斬的話，請夫人通知監斬人不要斬他」。因末利夫人的飲酒，而救活了一個厨師。

受了五戒的佛弟子，是不應該飲酒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亦是天經地義的，但爲了救人一命，不妨可以開戒的。但畢竟這是違背戒律的，是不是合於佛制，末利夫人還不怎麼清楚，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帶著自悔自責的心情，滿面憂愁不安的，到了佛前說明自己飲酒的經過。佛不但不責備末利夫人，反而讚美她說：「像你這樣的犯戒，不特沒有過失，而且有大功德」！可見佛所制戒，是活潑潑的，不是爲求欲樂而

是爲了救人，是可開許的！

六　末利夫人的感王信佛

在普通世俗的家庭中，夫婦之間的宗教信仰，最好是同一的，就是丈夫先信佛的，就應勸夫人同樣的信佛，如果夫人先信佛的，就應勸丈夫同樣的信佛，唯有信仰的統一，才能夠精神融洽，如彼此的宗教信仰不同，到了星期天，先生要拉太太到教堂去禱告，太太要拖先生到寺廟去念經，這末一來，夫婦間的感情很難融洽無間，甚至你說你所信奉的宗教偉大，他說他所信奉的宗教高超，彼此爲宗教發生爭吵，這在世間隨時隨處可見的。爲了維持夫婦感情的美滿，同一宗教信仰是不可或缺的！

末利夫人深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她信奉佛後，想到怎樣使王信佛，乃運用各種的方法，勸波斯匿王亦信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因爲若是國王能夠奉佛，可以影響全國人民信佛的，所以勸王奉佛較勸一般丈夫信佛，更爲重要。可是國王在國家中居於最高的地位，一向認爲是應受萬民擁戴的，那裏可以去向宗教的教主膜拜，所以末利夫人雖用種種方法，今天勸，明天勸，總是不能勸醒國王信敬。所幸當時波斯

匿王沒有完全拒絕，只說慢慢來慢慢來，因而末利夫人也就沒有放棄設法爭取大王信佛，認爲到了因緣成熟時，會歸投到大覺慈尊的座下來的！

有一天，十七群童子比丘入城乞食，食已出城，到防脂羅河沐浴遊戲。恰巧被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在一個樓閣上遠遠的看到。大王不客氣的對夫人說：「你老是要我信佛，說佛法怎樣的好，你看這群青年比丘，竟是這樣的頑，其老師的如何，也就可想而知，試問有什麼可值得尊敬的？信奉這樣的人會有什麼利益？我看你不但不必再勸我信佛，就是你自己亦應放棄對佛的信仰」！末利夫人聽到國王這樣批評，不但沒有話說，而且感到很大慚愧，再也沒有勇氣反駁國王的批評，因爲這是親眼見到的事實。不過夫人對佛已有清淨信心，自也不會有不滿的表示！

大概國王信佛的因緣已經成熟，於中有位得到禪定天耳通的年少比丘，遙聞國王這樣的批評，於是就想感化國王，乃對這群少年比丘說：「你們在河中沐浴以後，趕快上岸來著衣，然後將鉢盛滿水放在面前，大家就地結跏趺坐的坐禪」。這群比丘很聽他的話，照著他所指示的靜坐。等到大家坐好，該得禪定的比丘，運用他的神通力，將諸比丘接昇虛空飛去。正在這個時候，末利夫人見了，立刻就請波斯匿王來看，

並說：「我所信奉尊敬的，都是作這樣行的，世間有誰超過這些比丘，這些比丘不值得信敬，還有什麼可值得信敬的」？

大王看了心想：佛的弟子尚且有這樣的神通妙用，佛陀的崇高偉大，必然是更加了不起的，於是王就生起信心，聽末利夫人的話，到佛陀座前歸依，佛爲大王說法，王得正確信解，於是成爲佛子。中阿含的愛生經，亦曾詳細的說到波斯匿王信佛的因緣，如該經後，波斯匿王自己表示說：「末利！從今日去，沙門瞿曇因此事是我師，我是彼弟子。末利！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僧，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終」。還有中本起品度波斯匿王品，亦說到大王信佛的因緣。不論各經說法有何不同，而大王的信佛，是由夫人的勸說則一。

七　末利夫人的勸女歸教

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信佛以後，得到佛法的很大受用，深知佛法對於人類確有很大的利益，當然要以佛法勸化他人亦來信奉。以大乘佛法說，一切衆生都要救度，對於自己的女兒，自更要設法勸她信奉佛教。波斯匿王和末利夫人就是這樣，在他們自

堪爲清信女模範的末利夫人

已信佛沒有好久，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兒。爲人父母的，對自己子女，總是特別愛護的，所以首先希望自己的女兒，也能見到慈悲的佛陀，聽到佛陀的說法，而於三寶生起恭敬尊重的清淨信心起來，成爲三寶的弟子。

首先，末利夫人對大王說：「勝鬘夫人是我們的女兒，我們既從佛法中得到法益，就應設法接引女兒也來信佛。當然，如果女兒遲鈍愚笨的，縱然想要接引她，她亦不會信奉佛法，如果女兒是邪知邪見的，不論怎樣接引她，她亦不易接受佛法。所幸我們的女兒不是這樣的人，而是『聰慧利根，通敏易悟』的，設若予以接引，定會信受佛法」。中國有句話說：「知子莫若父」，兒女聰敏或愚笨，能幹或不能幹，做父親的自很明白。根據這句話，我們還可套用一句來說：「知女莫若母」。末利夫人對於勝鬘的爲人，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說她聰慧利根、通敏易悟。

王及夫人雖想接引自己的女兒信佛，但女兒不在自己的面前，已遠嫁到阿踰闍國去了，怎麼辦？商量的結果，夫人對大王說：「還是立刻寫一封信給女兒，在信中讚揚佛陀的功德，派遣專人將信送到阿踰闍國，以啓發女兒對佛法生起信心」。

我以爲，做父母的信佛，一定要引子女信佛。近來常聽人說：「現在時代不同，

信仰崇尚自由，我們做父母的，發心信佛就好，子女信不信佛，或信其他宗教，由他們自由信仰，不必去勉强他們」。說實在的，這種態度是要不得的，理應設法勸導兒女信佛，因爲佛法對於吾人是有益的。當知與其留財產給兒女，不如勸兒女信佛法。如要找榜樣的話，波斯匿王與末利夫人，就是最好的榜樣。你看他們信佛未久，立刻就勸女兒信佛，諸位在家的信衆，亦應有這樣的精神！

王及夫人將信寫好，立刻派遣宮內的使人名旃提羅，將信送到阿踰闍國去，並且直入王宮，將其父母書信，恭敬的授與勝鬘夫人。勝鬘接到父母的來書，從內心中生起高度的歡喜。因爲信中是讚佛功德的，勝鬘看了以後，生起希有難得的心來，對佛懷著無限仰慕，而佛亦於空中顯現，勝鬘亦以清淨心向佛致敬，做爲虔誠的三寶弟子。

八 後 語

佛法是最平等的，任何人以清淨心來信佛，都可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生而爲人，不論貧富貴賤，不論男女老少，都應發心信佛，不但個人要虔誠的信佛，還要養成

堪爲清信女模範的末利夫人

佛化家庭，使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同樣的信佛，進而改造社會的不良風氣，並嚴穢惡世界成爲人間淨土！這一偉大重要的任務，落在青年佛子的身上，在僧衆日少的現時代中，這一重職大任，更要在座的在俗諸位青年男女，當仁不讓的負擔起來，佛教的前途，才有光明的希望。唯願諸位效法末利夫人的精神，將佛法推展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去！（靜芳記）

佛陀處理息諍的方法

——佛曆二五一七年三月四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在這現實世間，人與人的相處，不論是團體的共住，要想沒有思想上的衝突及口頭上的爭執，本來是絕對不可能的。不特一般俗人是這樣，就是宗教師間亦不免，如以學佛者來說，不特在俗的學佛行人會有爭執，就是出家的僧團之中亦有爭執，不特末法時代佛弟子間有爭執發生，就是佛在世時親住教團內，亦同樣的有爭執起。總說一句，現實人間，小自家庭社會，大至世界國家，無時無刻不在爭執中過活，以致我們每日觸目所見的，或是雙耳所聽的，皆是一片爭執之聲。可是不論個人或團體，如終日陷在爭執的氣氛中，不特難以獲得和諧安樂，更不能發揮自己的長才，以爲團體作有力的服務！以佛法說，現在正是鬪諍時代，所以世界每個角落，不是有小的磨擦，就是有大的鬪諍，搞得人人自危，生命沒有保障，怎能得到無有恐怖，無有罣礙的生存？可說這是時代的悲哀，亦是人類最大的不幸，實是值得每

個人自反自省的！

世人的爭執發生，原因當然很多的，或因錢財的處理不當，或因聲譽的受到損害，或因權力的遭遇挑戰，或由莫名其妙的原因，於是各種不同的爭執，就在這世界舞臺上陸續演出，而且愈演愈烈，似沒有終止的一天。想要人類停止爭執，我以爲，除非這世界上沒有了人，或者只剩下一個人，如果還有兩人以上，爭執一定會得發生，原因就是人人都認爲自己是對的，沒有那個肯得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面對面的爭執不已。

佛子的爭執發生，戒律中告訴我們，要由於四種原因，就是言諍、覓諍、犯諍、事諍。只要這四種諍因的存在，要想佛子的不諍，同樣是不可能的。教團的是否和樂清淨，或和樂清淨的程度如何，問題全看爭執的多少加以衡量。如同住的以道爲重，不因芝麻大的小事，諍得面紅耳赤的，鬧得天翻地覆的，甚至惡口相向的，或者互道其短的，事態或者還不至於嚴重，否則，勢必難以繼續的相處下去。現將律中所說的四種諍言，簡略的說明如下：

所謂言諍，就是語言上的共相諍論，這在世間可說是很多的，如兩人的傾談，本

來是很好的，由於對某論題，彼此各執一詞，於是不期然的，展開激烈論爭，誰也不讓一步，可是在一場唇槍舌劍的**諍**辯下，不但不能得到圓滿的結論，反而各自氣憤的不歡而散！佛弟子的**諍**辯，不是作無謂的口舌之爭，而是辨別法相的是非邪正。如同樣的一個論題，有人是這樣講的，有人是那樣講的，有說合乎毘尼的，有說不合毘尼的，有說是合法的，有說是非法的。諸如此類的共相**諍**論，是爲言**諍**。

所謂覓**諍**，就是尋覓他人過失所引起的**諍**論，這在世間同樣是很多的。如他人本沒有什麼錯誤，爲了使他惡名流布，在社會上不能抬頭，於是吹毛求疵的尋覓他的過咎，並且求得同伴結成勢力，硬說他人有這樣的錯誤，可是其人爲了保持自己的清譽，不承認自己有這樣的過失，於是雙方展開激烈的**諍**論。在教團中共住的佛子，同樣的會有這種現象，就是從破戒，破見，破威儀的三方面，尋覓他的過失，打擊他的聲譽，使人對他失去敬信。像這樣的發生**諍**論，自是最不道德的。

所謂犯**諍**，就是對所犯的錯誤行爲，發生是大是小，是輕是重的**諍**論。如某人的確做了不正當的行爲，在他自己亦承認了有這非法的行爲，可是同樣的罪惡行爲，不能不說有大小輕重，由於各自所處的立場，對這不免大大的**諍**論起來。以佛弟子說，

如你對所應遵守的戒律，確實犯了所不應犯的戒行，可是由於罪相的深細難以辨識，究是犯了輕戒還是重戒，論其罪行的各執一詞，有說是犯的重戒，有說是犯的輕戒，誰都認爲自己是對的，於是就展開了不妥協的諍競，是爲犯諍。

所謂事諍，廣泛的說，凡是人世間所發生的任何事情，由於彼此的觀點不同，處理方法的不同，不期然的就會互相諍論起來。因爲任何人總以爲自己的看法是對的，處理的方法是正確的，所以這個世間的諍論，就層出不窮的表現出來。佛法所說的事諍，就是對上述三諍事中，生起不肯讓步的諍論，是爲事諍。

家庭以及各個社團，有了爭執事情的發生，不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都是件不愉快的事，主持其事的或是該團體的領導層，自會感到相當的頭痛，亦欲設法予以合理的解決。佛陀在世，對於當時教團內部發生的爭執，當亦認爲是不幸的事，但佛最初對於爭執的雙方，只是曉以大義，告訴大家不可經常的發生爭執，以免發生教團的分裂，影響佛法化世的大用，期使發生爭執的彼此之間，自發自動的息諍而和樂共處，不致一味的爭執下去。

可是佛陀儘管採取了這個慈悲態度，但並沒有能夠感動發生爭執的雙方，吵吵鬧

鬧的事情仍不斷的發生，而且到了教團分子日漸增多，情形愈爲複雜以後，諍論的事情不特未見減少，竟因諍論而互罵而相打，佛乃不得不說出滅諍的方法，這就是戒律中所舉出的七滅諍法。在佛看來，大家都是爲學法亦卽爲求眞理而來，理應相敬如賓的和樂共住，同向解脫的大道努力邁進，怎可動輒的相互諍論，以妨礙彼此的佛法修學。

諍是從瞋出發的，特別在未斷煩惱的凡夫身上是如此，殊不知由瞋所生起的互相爭執，不特對於問題的解決無所補益，而且徒然的增加彼此的仇視和苦惱，所以眞正說來，與其因諍不能解決問題，始終處在對立的狀態中，不如互諒互讓而促成彼此的和諧，以友愛法樂的情懷，相互尊重對方的人格爲尙。因佛深深的體認到：人與人間所發生的仇恨，是不能用仇恨來消滅的，唯有寬恕才能消滅仇恨，如以仇恨對仇恨，只有增加仇恨而已。

是以大慈大悲的佛陀，見到僧衆的不能和樂相處，總以種種的方便善爲開導疏解，並且常設勸喩之緣，以誡僧衆不應輒相鬪諍。如佛成道第九年，在拘睒彌城外瞿師羅園過夏安居時，曾因某一比丘於無意中犯了戒，僧團中黨同伐異的發生了嚴重的爭

執，儼然的分爲兩個敵對的集團，一邊說他有犯，一邊說他無犯，佛乃慈悲的調和其間，要他們應如水乳般的和合融洽，好讓佛法有利發展。後來又集雙方於一堂，爲說長生王的本事，以證忍力的可貴。

故事的經過是這樣的：在久遠的過去，有伽奢國的國王梵施與拘薩羅國的國王長生，可以說是世仇，在他們父祖輩，就積下了深不可解的怨仇，所以到了他們這一代，仍然免不了兵戎相見。在國力上來講：梵施王的國家，不特在軍事上佔有絕對的優勢，就是財富上亦是第一經濟大國，拘薩羅國的長生王，無論在那方面，都不是他的對手，所以兩國一經交鋒，長生王的部隊立刻崩潰，全國領土也就爲梵施王的大軍之所佔領。

幸而長生王有自知之明，看到國家大勢已去，很快的與第一夫人棄國而逃，首先是到處流浪，終於到波羅奈國，假扮成爲螺髻婆羅門，匿居城外的陶師家中，以避一般熟人們的耳目。在這裏住了一個短時期，夫人竟然爲他生個兒子，取名長太子。到了長太子漸漸長大，時王暗暗的這樣在想：「梵施王雖佔領了我的整個國家，但因我的仍然活在人間，必然會怕我對他報復，勢必要探聽我的下落，以期加害我而除後患

」。

同時又想：「我是失國的國君，生命是不足惜的，就是偷生於人世，亦沒有什麼意義，但我年幼的兒子，亦隨我這樣死去，未免辜負了他的新生命，而且他已受了良好教育，如能進一步的學習各種技藝，將來必會成爲極其有用的人才，我雖不要他爲我報仇雪恥，但亦不忍心使他同歸於盡」。經過這麼一番縝密的思慮，終於告誡他的兒子，立卽設法離他遠去。這雖是人生的一大痛事，但高度的理智終於戰勝親情，使愛子獨自的走上逃亡之途。

當長生王忍痛的送別太子不久，不幸的事終於到來，就是長生王御用的理髮師，發現王的行踪所在，想到王的權力已失，再追隨王已無意義，同時爲了貪圖梵施王的巨額懸賞，竟昧起良心來忘記過去的故主，向梵施王告密出賣了長生王。梵施王得到這個寶貴的消息，立刻派遣軍警將長生王及其夫人拘捕而來，以繩索繫縛住他們遊街示衆，打惡聲鼓告訴人民，現在敵國的君王夫婦，已爲我們之所擄獲，就將爲他們執行死刑。

當這位被捕的國王夫婦，爲人押解在波羅奈大街遊行示衆時，他們唯一的愛子，

也在群衆中出現，看到父母受到這樣的凌辱，忍氣吞聲的感到無限悲痛之餘，曾經好幾次很衝動的，想跳到父母的面前，挽救父母的生命。長生王見到自己的愛子這樣悲傷，雖也爲死別感到極大的痛楚，但想到愛子的手無寸鐵，且在軍警的嚴密封鎖下，獨自一人能起什麼作用？於是高聲的對愛子暗示說：「怨無輕重，皆不足報，以怨報怨，怨終不除，唯有無怨，而除怨耳」。用現在的通俗話說，怨怨相報是無了時的，唯有無怨才能消滅怨仇，怨仇對怨仇是不能消滅怨仇的。如是像這樣的再三暗示，始遏抑了長生王子的衝動情緒，痛心飲泣的見到親愛的父母，活活的爲梵施王的部下處死。

這一幕慘劇演畢，群衆固然紛紛的散去，長生王子亦默默的離開。想到父母的這樣慘死，想到自己的前途渺茫，大有不知如何歸向之感。可是父母留下我這條命根，我總得設法繼續的活下去，於是喬裝一個年少的淨行人，在波羅奈城中，努力的學習種種技術、書籍、星、相、算術、圖畫、音樂，無一不精，特別是音樂更有獨到的造詣。後又應徵到梵施王的調象師處學習調象法，常愛一人在夜間彈琴唱歌，其音聲的美妙，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有一夜，琴音歌聲傳入梵施王的耳鼓，覺得這是從來所

沒有聽到過的，感到心胸無比的舒暢愉快。於是就命左右調查，這是什麼人彈唱的。得到的報告，是調象師新僱來的一青年，不但善於彈琴歌唱，而且是多才多藝的。

梵施王得到這個報告，立刻令喚青年的到來，並在他面前彈琴歌唱，確認歌聲的美妙好聽，且對這青年生起好感，就留他在禁城中聽用。由於長生王子的行爲端莊，做事的靈活敏捷，應對的恭謹有禮，言談的溫文爾雅，待人的虛懷若谷，確是不可多得的一個良好青年，所以很快的就得國王對他的信任。如梵施王第一夫人的住處，從來不讓任何人出入的，可是對這喬裝的年少淨行人，特別破例的讓他自由出入，可以想見國王對他信任到什麼程度。

過了一個相當時期，國王想要出去打獵，除了帶去四部兵衆，還帶年青的長生王子同行，以便有時讓他爲自己彈琴唱歌，並在身邊做點需要做的瑣事。打獵是辛苦的事，加上天氣的炎熱，所以王與四部衆，追逐了野鹿一會，感到相當的疲倦，就離開了四部衆，獨自到年輕人休息的地方去休息，並且枕著青年的膝部呼呼入睡。懷有報仇心理的人，不論那個，都會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錯過了這機會就難再得，長生王子亦不例外的這樣想。

當時他首先想到的：這位躺在我身邊的，是我父祖的世代怨仇，佔領了我的國土，奪取了我父祖的四部兵衆，搶走了我國家的庫藏財寶，最近又殺害了我慈愛的父母，如是深仇大恨的怨敵，現在落入我的手中，不解決他還等待何時？一邊心裏在作這樣想，一邊手頭就抽出寶劍，就當在這緊要關頭的一剎那，長生王子忽然想起父王的遺言：「怨無輕重，皆不足報，以怨報怨，怨終不除，唯有無怨，而除怨耳」，一想到此，立刻又將寶劍收起。

說來好像是有感通的，就在這時候，梵施王於睡夢中心神不定的驚醒起來說：「我夢見長生王子欲殺我頭，所以不能安然的入睡」。長生王子很鎮定的回答說：「這兒唯王與我二人，有什麼長生王子要來殺你？這是你心理的作用，不會有這樣事發生，儘可安安心心的睡去」。口裏雖則這樣講，但到王眞入睡時，他又要解決他的生命。如是抽劍按劍，前後經過三次，王亦再三的做著惡夢，並驚醒過來，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到了這個時候，長生王子毫無掩飾的回答說：「我就是長生王子，你佔領我國土，殘殺我的父母，這樣血海深仇，叫我怎能不報？但一想起我父的遺言，我又不得不

放劍入鞘，現我可以寬恕你，不再取你的頭顱，但你也得不再迫害我，讓我繼續的生存下去。要知現我結束你的生命，你的部屬又要解決我的生命，而我的親信必再解決他們的生命，如是怨怨相報下去，試問怎麼有個了時？所以以怨報怨，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何不息怨共相和合」？

梵施王聽了長生太子這番直率的自白，不但於心靈深處受到極大的感動，而且確實的體認到「以怨報怨」的非是，於是就與長生太子同坐一駕座車回去。爲了切實履行彼此間的息怨除諍，除了不再以仇恨對仇恨，並將佔領了的拘薩羅國的國土，奪取來的兵衆人民，搬回來的庫藏珍寶，無保留的全部還給長生太子。爲示兩國間長期友好共存共榮，特又莊嚴自己的女兒，嫁給長生太子爲妻。彼此兩國如水乳合的相安無事，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

佛陀說了這個解消仇恨怨懟的事實，接著又對兩派鬪諍的僧衆說：「你們靜心的想想，彼執利劍在手的長生太子，與梵施王有父祖的世代怨仇，本可一劍就砍下他的頭顱，但終於制止了仇恨的衝動，彼此言歸於好，猶若父子般的和合無間，這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停一停，佛接著說：「汝等出家爲道，同一師，同一學，如水乳合，

利益佛法安樂住。止！止！諸比丘！莫共鬪諍，共相罵詈，誹謗，互求長短。和合莫共諍！同一師學，如水乳合」。

佛爲使大家息諍，無限慈悲的，將這話連續的說三次，希望大家在教團中，共同的過教團生活，應和樂清淨的相處，不論什麽事情發生，都當向道上會，不當存有情見，以免鬧成感情破裂。這不僅是爲大家和樂相處，亦是爲佛法的利益人天。佛法流行在世間，是爲利益衆生的，亦確能令衆生得益，但如負有推動法輪重任的僧團，不能如水乳合般的融洽，試問怎能以佛法化世？亦怎能令群衆信受？所以教團的和合無諍，實有它的極爲重要性！

佛陀所說的息諍方法，當時雖爲教團大衆說，但仇恨不能消滅仇恨的這一原則，實可運用到家庭、社會、國家、世界每一方面去，亦卽任何集團發生了鬪諍，就得想想以怨除怨的不是辦法。現在時代的確已進步了，但人類的鬪諍並未稍減，甚至還有高唱以鬪諍解決一切問題，所以不是這裏發生酷烈的鬪諍，就是那裏一片鬪諍之聲，或是今爲親密的戰友，明又成爲鬪諍的死對頭，致使人與人間，沒有一點祥和之氣，怎不使人感到氣悶？

不過眞正說來，所謂恩恩怨怨，亦是緣起的，沒有它的實在性，今日認爲恩的，明日可能成爲怨，今日認爲怨的，不旋踵間又成爲恩。如了解到恩怨沒有決定性，試問還有什麼可爭執的？世間所以不斷的有爭執發生，不是由於意氣用事，就是由於利害關係。如從緣起的相關性，透視世間的一切，人與人間本是相互依存的，爲什麼不能和平共存？爲什麼非要鬪諍不可？爲什麼不能化敵爲友？爲什麼老是這樣的對立下去？爲什麼不能握手言歡？

人事的紛爭，世界的擾攘，實在搞得人們苦不堪言，如再不能控制各自衝動的情緒，化暴戾爲柔和，化瞋恚爲慈悲，繼續不斷的鬪諍不已，勢必從鬪諍殘殺中，導致人類的同歸於盡。爲使人類繼續生存而不致於毀滅，如何促成人與人間的和平相處，該是今日最爲切要的唯一課題。而這，我以爲，唯有踏著佛陀所教示的無諍之路前進，始能造成和合無爭的，充滿光明的人間淨土的出現。否則，人類世界唯有踏上毀滅的一途，其他還有什麼話說！（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弘一律師對地藏菩薩的禮讚

——佛曆二五一七年夏曆七月廿八日講於佛教居士林——

每年中國夏曆七月到來，我國佛教徒不少發心讀誦地藏本願經及稱念地藏菩薩聖號，特別是傳爲地藏大士示現道場的九華山，到了夏曆七月，中國各地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的齊向該山奔馳而來，甚至還有三步一拜或一步一拜的，其盛況眞的不是筆墨所能形容！從這，可以想見地藏菩薩的感人之深，或者說是地藏菩薩的悲願之切！

宇宙萬事萬物的生起，佛教說是由於因緣，這是誰都知道的，就是人與人間的關係，亦看因緣的如何爲定，甚至菩薩的度生，同樣是看因緣的相不相契，以決定他是否接受菩薩的教化。每個發菩提心的菩薩，雖都以度生爲己任，但若與某些衆生沒有緣，仍然不會受你感化的。不但菩薩如此，就是諸佛亦然。這在大乘經中，我佛常說到的。

大乘經中所說到的菩薩，有名有號的固然多得不可勝數，無名無號的更是多得數

如恆沙。但與娑婆世界閻浮衆生特別有緣的，不能不說是觀音菩薩與地藏菩薩，所以我國僧俗佛子所稱念的菩薩聖號，亦以此二大士爲最。不論走到那裏，不論什麼時候，我們都可聽到稱念二大士聖號的聲音，可以得到證明。觀音的有緣姑且不論，現在談談地藏的有大因緣。

地藏經卷中如來讚歎品說：「當知地藏菩薩有如是等不可說百千萬億大威神力，利益之事。閻浮衆生，於此大士有大因緣」。卷下地神護法品說：「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又見聞利益品說：「是地藏菩薩於閻浮衆生有緣，見聞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說不能盡」。佛在經中三次說到地藏菩薩於閻浮衆生有緣，所以稱念其聖號的特別多。

觀音菩薩聖號得到普徧稱念，淨土行者的大力宣揚，實是一個主要的因素。當知地藏聖號的爲人宣稱，大德高僧的有力推崇，同樣是個重大推動力。假定不是大德高僧一直强調菩薩的慈悲願力，一般佛子還是不知稱念的。菩薩得到大德高僧的推崇，主要當然還是由於有大因緣而來，如與衆生沒有大的因緣，縱然受到高度的推崇，亦還是沒有用的。

近代大德最爲推崇地藏大士的，當以弘一律師爲第一人。律師於一九二七年撰聯讚地藏菩薩並記云：「多劫荷慈恩，今居慶福寺，親得瞻仰禮敬承事供養地藏菩薩摩訶薩，並修占察懺儀。明歲，庚午，首涉十載，自幸餘生，獲逢聖教，豈無慶躍？碎身莫酬，攬筆成詞，輒申讚願，惟冀見聞隨喜，同證菩提」。這是律師於五十歲時記錄下來的句語。

於民國肇建後十年，律師於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跋中說：「改元後十年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爲亡母王太淑人六旬冥慶，敬寫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以此功德，回向亡母，早消業障，往生西方」。爲了紀念慈母的六十冥壽，爲表對於慈母的無盡孝思，特發心寫此懺儀回向。可見律師追念慈母的孝心，與地藏大士爲母發廣大願的孝心精神相吻合的。

最突出的，是聽地藏經所受到的感動。如亦幻法師說：「是年（一九三〇）十月十五日，天臺靜權法師來金仙寺宣講地藏經，彌陀要解。弘一法師參加聽法，兩個月沒有缺過一座。權法師從經義演繹到孝思在中國倫理學上之重要的時候，一師恆當著

大衆哽咽涕泣如雨，全體聽衆無不愕然驚懼。座上講師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講下去……因他確實感動極了」。如果律師沒有誠摯的孝意，怎麼會有這樣的至情流露？由此亦可看出律師的感動之深。

正因地藏經給律師所受的感動深切，所以很願此經得以普徧的流通。律師在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序中說：「余以本願章疏，惟有科注一部。淵文奧理，未契初機。乃勸宅梵撰白話解，而爲鈐鍵」。現在流行很廣而又衆多的地藏經白話解，就是由律師之請所撰成的。雖說胡宅梵居士亦曾以是經爲功課，熟讀深思，但若不是律師的勸請，可能沒有這部白話解的出現，一般人們欲想深解此經義趣，是亦就不可能，欲想共沐地藏宏恩，是亦同樣萬難。

在每年地藏菩薩的聖誕，律師往往有所表示：如一九二〇年手書十善業道經，跋說：「庚申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薩聖誕，演音敬寫十善業道經，回向法界衆生，願同修十善業道，以此淨因，決定往生極樂」。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爲地藏菩薩聖誕，律師在泉州淨峯寺，午後爲衆講九華山示迹大意。一九二六年七月，又曾手書地藏經見聞利益品行世。一九三二年律師在廈門萬壽岩著地藏菩薩聖德大觀一卷，敍說

：「自惟鬆染以來，至心歸依地藏菩薩十有五載，受恩最厚，久欲輯錄教迹，流傳於世，讚揚聖德，而報深恩，今其時矣」。

又律師在廈門時，遇到盧世侯居士，是位地藏菩薩的崇奉者。時正發心刺血繪地藏菩薩聖像，律師見到非常歡喜，當卽勸他畫地藏菩薩九華垂迹圖。居士奉律師的慈命，不但很樂意的接受，而且特地到九華山觀禮聖迹。當每幅垂迹圖畫成時，律師皆隨喜的爲之題讚，因而此垂迹圖，博得各方面的尊重，因這是名書家名畫家所共合成，更顯出地藏大士的聖德。

對此，一九三三年閏五月，律師爲盧世侯所繪地藏菩薩九華垂迹圖題讚附記中說：「壬申仲冬，余來禾島，始識世侯居士，時方集錄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居士割指瀝血，爲繪聖像，捧持入山，余感其誠曰：請續畫九華垂迹。爾後世侯往青陽觀禮聖迹，復遊錢塘富春，逮於四月，藻繪已訖，余爲忭喜，略輟讚詞，併輯一帙，冀以光顯往迹，式酬聖德焉耳」。到了一九三九年，諸弟子爲印金剛經及九華垂迹圖，以爲律師六十壽，以顯律師崇重大士。

同年律師在永春普濟寺，曾著有「修淨業宣誦地藏經爲助行」。一九四〇年地藏

誕日，律師在永春講「普勸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於此有前言說：「余來永春，迄今一年有半。在去夏時，王夢惺居士等將來普濟寺，請余講經……及秋七月，余以掩關習禪，乃不果往……今日適逢地藏王菩薩聖誕，故乘此勝緣，爲講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要旨，以資紀念」。律師對地藏聖德的宣揚，可說不遺餘力的盡形壽而爲。

一般稱念地藏聖號的，只知有地藏本願經，但據弘一律師與李圓淨書，謂除地藏本願經、地藏十輪經、占察善惡業報經，被世稱爲地藏三經外，金剛三昧經的最後一品，亦是地藏菩薩所說。其他載有地藏菩薩聖號的經典很多。雖多數皆稱地藏菩薩，但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則稱爲地藏王菩薩。信中律師誠摯的說：「朽人受菩薩慈恩甚深，故據所知，拉雜寫出，以奉慧覽。蒲益大師靈峯宗論中，屢有關於地藏菩薩之著作，亦乞仁者披閱之」。

律師雖以重興南山律宗爲志，但亦以西方彌陀淨土爲歸，爲什麼要勸修淨宗的道侶，兼誦地藏菩薩本願經？這有沒有他的所本？律師爲此特舉例說：「地藏十輪經云：「當生淨佛國，導師之所居；乘於無上乘，速得最勝智」。又說：「當生淨佛土，

遠離諸過惡；住彼證菩提，今離諸瞋忿」。又說：「如是菩薩福德智慧速疾圓滿，不久安住清淨佛國，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又說：「速往淨佛國，證得大菩提」。諸如此類的文句，經中很多。

律師復舉占察善惡業報經說：「地藏菩薩言：『若人欲生他方現在淨國者，應當隨彼世界佛之名字，專意誦念，一心不亂，如是觀察者，決定得生彼佛淨國，善根增長，速獲不退』。故蕅益大師依占察經立懺法，謂欲隨意往生淨佛國土者，應受持修行此懺悔法。懺法中發願文云：捨生他世，生在佛前；面奉彌陀，歷侍諸佛，親蒙授記，廻入塵勞；普會群迷，同歸秘藏」。此爲兼誦地藏經，作爲往生淨土的助行之最大證明，是以不是律師隨便主張。

這末講來，我們在這七月，讀誦地藏本願經，稱念地藏的聖號，不要誤以爲恐墮地獄，而得地藏大士的救濟，當知地藏不是專度地獄衆生的，而是效法釋尊大無畏精神，來此穢惡的娑婆世界，普度一切的罪苦衆生。如地藏十輪經卷一說：「我今學世尊，發如是大願，當於此穢土，得無上菩提」。所以經中又說：「地藏已於無量無數大劫，五濁惡世無佛世界，成熟有情」。從這可知地藏菩薩的慈悲願力，是要在穢惡

世界度諸罪苦衆生的。

講到救度罪苦衆生，雖說是以一切罪苦衆生爲所救濟的對象，但地藏菩薩的慈悲願力，爲佛子甚至爲世人所了知的，似乎是以救度地獄衆生爲其主要的任務。殊不知這個想法，並不完全正確的。衆生因罪業墮地獄裏去受極大苦，菩薩本其無盡的願力，當要設法把他救出來，但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亦卽不忍衆生長期的在地獄中受苦。所以要深入地獄去化度他們，使他們離地獄苦得人天樂，甚至超昇他們到極樂世界去，享受淨土中的種種快樂。

但這只是地藏菩薩度生的一面，而在地藏菩薩度生的本願，是要每個衆生不墮地獄，就可化度他們得到解脫。所以眞正說來，地藏菩薩雖常在地獄度生，但亦經常的在這人世間，苦口婆心的以種種逼切語，教化難調難伏的剛强衆生，告訴他們，什麼事情是可做的，什麼事情是不可做的，如何做人才可不墮地獄，是爲眞正的度地獄衆生。假定不在人間化導世人斷惡修善，讓世人造惡墮入地獄，才用種種方法去救度他們，雖不失菩薩悲心但已落於下乘。

在座諸位，不論是長期或唯在七月持誦地藏經及稱念聖號，首要打破錯誤觀念的

，就是不要希望死後墮入地獄，請求地藏菩薩的救度，而應在這現實的人間，依於地藏經的指示，如法如律的做個像樣的人，千萬不要做損人利己的事，當知佛法所說的因果，絕對是纖毫不爽的，現在做人如果任意的造種種惡，將來的受苦沒有任何人可代替。地藏經地獄名號品說：「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是故衆生莫輕小惡以爲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岐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如是因果昭然，怎可有所忽視？

做人，特別是做個佛法行人，當然不作惡而行衆善爲最理想，但若造諸惡業，特別是毀謗大乘，則必墮惡道無疑，但地藏經閻浮衆生業感品說：「若遇善知識，勸令一彈指間，歸依地藏菩薩，是諸衆生即得解脫三惡道報」。所以對自己的前途，亦不必感到悲觀失望。諸位是誠敬的佛子，亦是禮念地藏大士的，不但可得解脫三惡道報，且必證得無上菩提無疑。

獅城演說集

地藏菩薩的深弘誓願

——佛曆二五一七年八月十日講於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團——

諸位居士！今天來到貴團和諸位講點佛法，可說是個極爲難得的殊勝因緣，本人特別感到高度的歡喜！貴團自成立以來，對於法輪的推動，表現得相當積極，可以想見諸位是怎樣的熱忱爲法！在這末法時代，世界人心陷溺，已經到了難以想像的頂點，假定不以佛法來拯救，人類未來的前途，眞將是不堪設想！是以如何推動如來法輪，將人類從危險邊緣，迅速的導向安全點，該是每個佛子應有的責任。諸位是一群在家學佛的青年，皆有自己本位所應做的事業，能夠每週抽出寶貴的時間，作自修化他的工作，實是極值得讚美的！

現在是中國夏曆的七月，亦是佛教最忙的一月。因爲，十五的盂蘭法會，固然是在這月舉行，三十的地藏法會同樣是在這月舉行，所以僧俗弟子爲此就大忙特忙起來。不過這個忙，在佛教來說，是有深長意義的，因爲盂蘭法會和地藏法會，都以提倡

孝道爲其主題，而中國又是個極爲重視孝道的國家，所以參加這兩大法會的特別多。這兩大法會所以說它以提倡孝道爲其主題，因這兩大法會所依據的盂蘭盆經及地藏本願經，向被認爲是我佛爲諸弟子所說的孝經。孝是世出世法所共尊重，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亦爲任何人不可廢。

當知孝順現在的父母師僧，濟拔過去父母及諸宗親等，爲做人應有的基本德行，如忽略了這點，人之所以爲人，是就成爲問題。諸位每週集合到這裏，虔誠的誦念地藏經，既是作爲個人的修持，亦是超薦過去的宗親，可說是極爲適合時宜的。因此，今我要對諸位講的一個題目是：「地藏菩薩的深弘誓願」。

願在佛法行者，特別是度生的菩薩，可說是非常重要的，亦是絕對不可少的，如進一步說，不特學佛的人需要有願，就是在俗的人亦要有願。佛法所說的發願，就是儒家所說的立志。發願或立志之所以重要，從事實上去觀察，不難明白的發現，就是吾人不論做什麼事，細小的事也好，巨大的事也好，世間的事也好，出世的事也好，均非具有堅定不移的崇高志願不可，否則的話，那就什麼事都做不成。我們不妨試想一想：想要做大事的，那個不希望自己的事業有所成就？發心學佛的，那個不希望自

己得以了生脫死？求生淨土的，那個不希望自己得以往生蓮邦？可是眞能達到目的的究有幾人？問題就在志願的有無和是否堅固，有志願而又堅固的，必能達到所要達的目的。

願，古德解說爲：「希須樂欲之意，志求滿足之稱」。論其自體，在大乘說，就是菩提心，亦卽法華經所說的一切智願，所以有時就直接的說爲菩提願，是指內心熱烈的欲求而言。學佛的菩薩，是以大覺爲所追求的最高目標，是以度生爲所擔負的最大任務，但這都不是苟且所能從事的，必須具有眞誠的願欲，才能切實的努力去行。如諸菩薩在菩提道上，精進勇猛無懈無倦的邁進，目的無非是爲滿足自己所發的心願，假定沒有願力在鞭策著自己，要想不惜犧牲生命的上求下化，那是確實很難做到的。有了願力推動著自己前進，在菩提大道上，不論遇到怎樣困難和阻力，都可以堅定的志願，予以强有力的克服。是以佛法行者，特別是大乘菩薩，當其決定要踏上菩提大道時，沒有不立其深弘誓願的。

智度論中曾討論到願的不可缺少：「一切菩薩所修的行業，都是極爲清淨，以此清淨的業因，必得清淨的樂果，爲什麼還要立願？譬如種田的人家，只要勤勞的耕耘

，到了收割的時期，自然會得到穀子，那裏說要發願才會有收成？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當知作福如沒有願，是就絕對無所樹立。唯有以願爲導御，所行始能有所成。作福尚且要願，何況是莊嚴佛界的大事？莊嚴佛界的這件大事，不是獨行功德所能完成的，一定要有願力的資助。如牛有股力量可以拖車，但若沒有御者的駕御，要想有所到達是不可能的。當知莊嚴佛界的大願，也是如此。所修的福德如牛，所發的大願猶如御者，唯有以願駕御福德，才能到達無上佛果」。華嚴經卷第七十七說：「一切佛事，從大願起」，更可看出願的重要性。

省庵大師的勸發菩提心文劈頭就說：「入道要門，發心爲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衆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廻；雖是修行，總是徒勞辛苦」。從這幾句的敍說中，發心及願力的重要，明白的透露了出來。以「願立則衆生可度」一言，事實確是如此的。世出世間最大的難事，我以爲無過於是度生，因爲所要度的衆生，不特有無量無邊的那麼多，而且根性亦是各各不同的，你要他這樣，他偏要那樣，你要他那樣，他偏要這樣，很難個個如法如律的，照著菩薩的指示去做。因爲穢惡世界的衆生，誠如地藏菩薩對佛說的：「

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脫獲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惡緣念念增益」。又說：「習惡衆生，從纖毫間，便至無量」。閻羅王衆讚歎品說：「然諸衆生脫獲罪報，未久之間又墮惡道」。又說：「自是閻浮衆生，結惡習重，旋出旋入」。教化像這樣的衆生，如沒有堅定的志願，怎麼能夠繼續下去？所以唯有立願，始可度諸衆生。

立志發願固是每個菩薩所應具有的，但任何一位菩薩的願力，沒有地藏菩薩的願力來得深重。地神護法品說：「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諸菩薩誓願深重……如文殊、普賢、觀音、彌勒，亦化百千身形度於六道，其願尚有畢竟。是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切衆生所發誓願劫數，如千百億恆河沙」。不特沒有畢竟的時候，亦是超過其他所有菩薩的，所以稱爲大願地藏王菩薩。而其大願怎樣，現從地藏經中舉出幾種來說明，就可知道地藏菩薩的願力弘深。

一、忉利天宮品說：「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爲是罪苦六道衆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這是長者子在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前所發的度生大願，一直到釋迦出世的時代，甚至到今天的末法時代，他要度衆生的心願，一些也沒有退轉，仍舊努力做菩薩，不願立刻去成佛。

二、忉利天宮品又說：「婆羅門女如夢歸，悟此事已，便於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之前，立弘誓願，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衆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這是婆羅門女在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的前面，所立的這個弘誓大願，以報覺華定自在王如來，救度她的母親，脫地獄苦而得上生天堂的大恩德。

三、閻浮衆生業感品說：「一王發願早成佛道，當度是輩令使無餘；一王發願若不先度罪苦衆生，令是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發願度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佛的發願，就是自己先成了佛，然後再倒駕慈航，入苦海中度衆生；一種是菩薩發願，就是先度盡了所有衆生，然後自己方成佛道。現在這兩位小國王的發願不同，就是如此。經中續說：「佛告定自在王菩薩：一王發願早成佛者，卽一切智成就如來是；一王發願永度罪苦衆生未願成佛者，卽地藏菩薩是」。菩薩一切修行，都以願爲先導，你是怎樣的發願，就會怎樣的去行。自己願先成佛，自然就直向佛道前進而得先成佛道；自己願後成佛，自然就以度生爲唯一的要務，使得很多衆生都已解脫或證正覺，而自己仍在生死中度生。

四、閻浮衆生業感品又說：「十方諸佛慈哀愍我，聽我爲母所發廣大誓願，若得

我母永離三途及斯下賤，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却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衆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這次發這樣的大願，爲使大願的圓滿實現，特求恆河沙數世界的諸佛，慈悲哀愍於他，助成他的願心，更是證明他的願力廣大。

如上四次所發的願心，都是要度盡六道衆生先成佛，然後自己方成佛道，是以講到地藏的大願，佛教界把它總結說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以顯示地藏願力的廣大無邊。因爲無量無數各類不同的衆生，要想一個不遺的度盡，固是很難做到，就是要想空諸地獄的所有罪苦有情，亦不是如所說的那樣簡單容易。

地藏經觀衆生業緣品，形容墮入無間地獄衆生難以出離說：「動經億劫，求出無期，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展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諸位想一想看：「無間罪報，其事如是」，而墮地獄的衆生，猶如大地之土那樣的多，而從地獄出來來到人間的，又如爪上之塵那樣的少，說是「地獄未空

，誓不成佛」，其願力的深重宏偉，豈是一般菩薩所能及？

從上種種的分析，不論就那角度說，願力確是極爲重要的。無論做什麼有益人群及諸衆生的事，如沒有願力的支持，必會虎頭蛇尾，不能徹始徹終。佛法所說的發願，在向菩提大道的前進中，好像現在機器的發動機，不論是部怎樣精美優良的機器，亦不論你是一個技術多麼高超的技師，如果沒有發動機，要想使這部機器開動，那是決不可能的。吾人發心學佛，如何樹立志願，如何開動這發動機，該是最極重要的一大課題。志願這一發動機，一旦被你開動了，不但可以立卽開步走，就是中途遇到怎樣的困難，亦會被你一一克服，決不致於退轉下來，成爲一個敗壞菩薩。

發心菩薩終於得成佛道，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以願力爲其先導，則是大乘經中所一再强調的。做菩薩而不發願，說是能成就菩提，將是一不思議事，所以眞正的菩薩，不但要發通願，還要發各別願。地藏菩薩所發的願心，所以稱爲深弘誓願，因他早於塵點劫前，就以荷負六道罪苦衆生爲己任，並願恆處幽冥界內，度化地獄中的罪苦衆生，或使他們已經成佛，或使他們暫住聲聞緣覺，而自己仍然忍苦忍難的在地獄中度生，直至地獄衆生空了，並使地獄莊嚴起來，然後自己才成佛道，此眞所謂「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的大願。

現在的時代是進步了，人類的生活是提高了，一般說來，什麼似乎都比過去好，實際說來，人類的苦難現在比過去多，人類的危險現在比過去大，不但做人一點大意不得，而人類需要佛法的滋潤，較之過去任何一個時代尤爲殷切，所以我望諸位效法地藏的發廣大願，以佛法去度化一切衆生，特別是衆生中的人類。最後請大家同聲稱念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從虎年說到「日日是好日」

——佛曆二五一八年夏曆正月十七日講於佛教青年弘法團——

團長！諸位團友！時間過得眞快，才說要過年了，而年又已過去，值此新春之際，再度來此說法，特先循於俗例，敬向諸位教友，虔致恭賀之意，亦卽恭祝諸位在這年中，不論世俗的業務，或是學佛的道業，都比去年一年，有著大大進展，更爲佛法發心！

今年歲次甲寅，亦卽所謂虎年，所以今晚我所講的題目是：「從虎年說到日日是好日」。我之所以講這題目，因爲從新聞傳播中，或是從彼此談話中，都認爲虎年是凶年，不但可能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而且日常生活中所應做的喜事，亦都在被禁止之例，要竭力的予以避免！

殊不知這完全是無稽之談，亦可說是不良的迷信習俗，在我們學佛的人來說，實不足以這爲訓的！如果虎年是凶年，在這年中每一日，豈不亦成爲不吉祥日？假定每

日眞的是不吉祥，那我們還要奮鬪做什麼？整個社會豈不皆要停頓下來？試問如此成何話說？

爲了却除一般人的這個迷信，亦卽糾正一般人這錯誤觀念，所以我特擧這題目來講，本於「日日是好日」的禪語，證明日日都是好的，沒有一日是不好的，既日日是好日，終其虎年一年，當然亦是好年，沒有如習俗所說的虎年是凶年，這是我們首先加以肯定的！

諸位是要知道的，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年月時日，是由人從無限延續的時間長流中所劃分出來的，並不是時間流的本身有著這些名稱，因爲吾人生存在這世間，不能沒有時間的計算，有時亦卽不能沒有時間的觀念，所以古今各國的有識之士，運用他們的心思，集中他們的精力，替人們算出年月時日，過去雖說各國有其不同的曆法，但到近代科學發達了以後，特別是天文學發達了以後，對於宇宙空間有了新的認識，當然要依科學證驗到的，亦卽要依科學精密計算出的，作爲我們對於年月時日的看法，不可再一味的固執傳說的傳說！

現代天文學上告訴我們：地球雖不是安穩在空間某一角落的東西，但它畢竟還是

要受自然律的支配，就是受著太陽的吸引，循著一定的軌道和週期，繞著太陽旋轉，這個旋轉一週的時間，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年之長，它的長度，是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如是週期的一年，稱爲地球的公轉。從這地球公轉的週期之間，由於寒暖氣候的變化不同，再把它分爲春夏秋冬的四季，使我們對時間本身的觀念，有更清楚的一層認識！

不息旋轉的地球，除了週期的繞太陽公轉，還有每二十四小時的，在空間作不斷的旋轉，而這旋轉的運動，在天文學上，叫做地球的自轉，其於自轉的過程中，向日的半球是晝，背日的半球是夜，對日有著向背的現象。地球自轉的最大一個特點，在於它的等速運動，卽是二十四小時一週，使得一晝夜的長短，時常差不多相等的，因而給予人類一個不變的標準計時單位，就是將一日之長，劃分二十四小時，每時分爲六十分，每分分成六十秒，比秒更短的時間，雖還可用十分、百分、千分等分數表示，但現在人們都用秒爲計算時間的最小單位。

一日既從地球的自轉計算出來的，而繞軸自轉的地球運動，有著它的一定的軌律，不是漫無標的的亂轉。人類在這地球的出現，最多不過是一百萬年，在人類尙未到

這地球來，地球已很有軌律的，在那兒公轉又自轉，過去已經轉了幾多億年，我們固然尚無法知道，未來還要轉它幾多億年。不管芸芸衆生在這地球上，是怎樣的活動和死生，但地球本身總是循著自己的軌律公轉和自轉，沒有一時一刻停息過的。像這樣有節奏的轉動著的地球，因隨地軸自轉而表現的一日，百千萬億年來都是如此，試問有什麼好壞日子的差別？

從時間長流中，依於天然運轉，分出年月時日，可說全是人爲，依佛法說，是屬假名安立，求其實在自體，根本了不可得，自體尚且不可得，還有什麼好和壞，所以在一日中，計執那一天是好日，或那一天是不吉日，更是吾人的虛妄分別，實在不值智者一笑的，更可看出人的小家氣！一日的好或壞，依純正佛法說，決不繫於日的本身，而看吾人對於日的如何運用。你能善用這一日的，這日就是好日，若不善用這一日的，那就不是好日，證知時日的好壞，全在吾人一念間，所以每當一日到來時，首當問問自己一念心，如何度過到來的這一日？

假定在一日中，我們不空過它，或作個己的身心修養，或爲廣大人群謀福利，這日對於你，無疑是大好日子，有什麼日子可選擇的？設若你去做種種罪惡的事，或本

瞋心於一日中去殺人，或本貪心於一天內去偷盜，這日對於你，無疑是大凶日子，不論事前選擇一個什麼好的日子，對你都是大不利的。可見人在日日當中，所遭遇的吉凶禍福，全由自己之所造成，與日好壞根本無關。一般不明此理的人，妄據陰陽、五行、天干、地支的迷信之說，作種種不同的配合，以判定日期的吉凶，作爲選擇良辰美日的張本，不能不說是個極爲可笑的事！

擇日的迷信行爲，或說某日不吉祥，古代早已有人不予置信。據中國古代堪輿經所說，往亡日是個最不吉祥的日子，所以在這日中，拜官上任，出軍征討，固不可以，遠行歸家，嫁娶尋醫，亦不可以，理由是不吉利，如果有所行事，一定沒好結果。可是平吳統一天下的晉武帝，因爲北方慕容超犯境，決意於這日起兵去征討。諸將根據堪輿經的迷信說，堅決反對在這不吉利日用兵。但是雄才大略的晉武帝，根本不相信這個迷信說，反而對諸將領愷切曉諭道：「我往彼亡，吉孰大焉」，是個最好日子，爲什麼不用兵？結果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使之無條件的歸降！

像這樣向迷信挑戰的，古書裏的記載有很多，現在不去一一的引說。總而言之，不依個人事情的決定，應當怎樣的去做，而迷信五行說的選日，來決定自己的應行應

止，不特是毫無意義，亦可說極爲無聊，身爲佛子的我們，不論從那方面說，都當從傳說的迷信中，勇敢的無畏的突圍出來，不要再在迷信網中鑽來鑽去，徒使自己爲迷信所縛而苦惱！佛教是正信而非迷信的宗教，佛陀對於任何問題的觀察，都是透過理智加以分析的，決不容我們迷信像這吉凶禍福的選日之說，應當堂堂正正在每日中，做個像像樣樣的人，才是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

然而使吾人感到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不但過去人們，對於選日極爲重視，即使人類知識領域，擴展到像今天範圍，仍然有人重視選日。如在俗的人們，工廠開設，商號開張，房屋建築，出門遠行，男女嫁娶，延醫服藥等，無不要從曆書中擇定佳日，或請懂得看日的代爲擇定，如果選擇不到好的日子，寧可將事延遲慢慢舉行，這是多麼躭誤大事的迷信行爲？不特俗人如此，很多出家同道，亦未能夠免俗。如佛像的開光，寺院的落成，捨俗的出家，具戒的求受，以及其他種種，無不要先選日，假定不擇佳日，或稍有點不順，就感不大自然，認是不擇日的結果！

在禪宗五家七派中，爲雲門宗開山祖的雲門文偃禪師，深感選擇良辰美日的迷信之舉，不知誤了多少大事，所以有次在上堂說法時，特垂語學人說：「十五日以前不

問汝，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所以自代的說出這句答案，實因雲門當時說出上兩句時，座下大衆悉皆茫然，沒有一個敢以作出答覆，只好由自己來個轉語，而這「日日是好日」的轉語，成爲千古的名言，直流傳至於今日，仍爲佛門的學者，甚至一般人所樂道。可知這句極爲尋常的話，實在有它相當的份量，我們千萬不可把它等閑的過去！

當知我們在日日生活中，所應特別予以注意之點，絕對不是選擇什麼日子，作爲我們行爲活動方針，而是怎樣的在每一時刻，發揮自己整個生命價值，不特在卽身的現在，自覺沒有空過時日，就是到了千秋萬世以後，亦被人們認爲你在某個歷史過程中，活得的確相當要得，沒有辜負你的生命，亦未浪費你的時光，像這樣一日一日的過去，其一日才是眞正有意義！如果每日從朝至暮的打混過去，使極有價值的大好生命，就這樣胡裏胡塗的葬送掉，不特未能使這生命向上增進，甚至有墮入三途的可能，那就眞的「如入寶山空手回」，未免太可惜了！

如果人人知道「日日是好日」，而且人人可以運用這好日，所謂「日日是好日」的名言妙義，就不爲那個人所獨佔有，而是人人所能享受得到的了。設若經常在好日

壞日中轉來轉去，認爲是壞日的什麼都不敢做，那我敢說在你生命歷程，必將一事無成，如你是個佛法行人，亦將同樣一無所得！當知時間的長流，無始以來一直都在這樣流的，而且還要繼續不斷的這樣流下去，眞是如環無端的無始無終，那容我們從中區別什麼好日壞日？一般所以這樣分別，甚而至於從中選擇，不過是妄情執著而已，亦卽衆生的顚倒使然，絕對沒有絲毫事實的！

雲門祖師所唱「日日是好日」的這話，固然有它的深長意義，值得我們特別留意，並且時刻予以緊記！但從佛法的立場講，佛在大小乘經典中，曾清楚的告訴我們，就是修學佛法得解脫，根本是不需要待時的，什麼時候將八聖道修成功，或所修的禪定智慧成就，就在什麼時候獲得解脫。譬如火得柴薪，就會燃燒起來，無漏智慧生時，便能燒諸煩惱，那裏要待什麼時間？卽或有時隨世俗法，說人待時始得善根成熟，或爲佛法的久住結時戒，但爲修道得涅槃及修禪定智慧，是絕對不待時的。「譬如好染一入便成，心淨人亦如是，聞法卽染得法眼淨，是名不待時」。

可是印度諸外道法，都說是要待時節的；有說太陽未出時可以受法，太陽出來了以後不可受法；有說太陽出來了以後可以受法，太陽沒有出來時不可受法；有說白天

可以受法，到了夜間不可受法；有說夜間可以受法，在白天中不可受法。諸如此類的有著種種異說，但在佛陀看來，像這諸外道的說法，雜有錯誤的邪見在裏面的，不但不能得到解脫，且將墮入三惡趣去，即或有時將至天上，但在無常的支配下，仍要墮落下來受苦！是諸外道所說待時受法，不是一切智人的正說，爲佛法之所不取，所以這是不值我人信受的，我們應信佛說不待時得解脫！

今年是虎年，從歷史所得的經驗，認爲是不吉祥的一年，但如我們上面所說，日日既然是個好日，積三百餘日而成的一年，怎麼會變成可怕的凶年？所以虎年是凶年說，實是不足信的妄說！雖說虎是獸類中的殘暴動物，但牠也不是隨便傷害人的，你如善意的對待牠，並不是眞的見人就要吞噬。不過有時爲了自衛，或爲了覓取食物，你遇到了牠，不免成爲牠的裹腹品！如你能夠鎭定心神，不會見到老虎就怕，不會對牠有所動作，牠很可能搖搖尾巴，走向別一個地方去，保持彼此間的互不侵犯，試問老虎又有什麼可怕？

現在說個高僧與老虎友善的故事，作爲今晚講題的結束。中國晉朝義熙年間，有位有名的法安高僧，曾經遊化到新陽縣，該縣患虎災有年，每晚必有一二人爲虎攫去

從虎年說到「日日是好日」

，以致人心惶惶不安，晚上老早就關門閉戶，因而法安禪師，只好在一棵樹下，通宵達旦的坐禪，快要天亮的時候，看到老虎背著一個人，放在大樹的北邊，見到法安禪師，端坐不動樣子，不但不傷害他，反而跳伏其前，法安爲說法受戒，老虎動也不動的，好像很用心在聽，到了說法受戒完，老虎自動的離去，虎患亦由此而息。可見虎與人之間的關係，沒有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樣過不去！

雲門文偃是位大徹大悟的禪宗祖師，接化學人有他獨特的作風，所以他說「日日是好日」這句話，的確值得我們終身的記取，如眞奉行，亦是值得我們拳拳服膺的奉行「日日是好日」，那你眞的會受用不盡！所以值此虎年的開始，不但不要爲虎的凶暴嚇倒，而且要「虎虎有生氣」的打起精神做人，從「日日是好日」中，日行一善，淨化自己的心理，扭轉當前的惡劣環境，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願，爲人類謀取最大的福利！果眞如此，虎年不是一個最好的一年？日日不是一個最好的一日？我以此祝諸位的福慧二嚴，亦願與諸位以此共勉，淨化自己的人生，莊嚴人間的淨土！（寬嚴記）

以佛法談虎年

——佛曆二五一八年夏曆正月十九日講於佛教居士林——

時輪在極有節奏的不斷向前推進中，穩健如牛的牛年，已靜悄悄的掠過我們生命逝去，虎虎生氣的虎年，則極匆匆的進入我們生命旅程。當這牛虎交替的新年而新年的熱潮，又已過去之際，我們應冷靜的好好的想一想，當要怎樣度過這個新來的虎年，以期不致爲這凶猛無比，殘暴不仁的老虎之所吞噬，並且將如何的化殘暴爲仁慈！

老虎在動物的獸類中，向來被人視爲凶猛殘暴的，亦被人群之所深惡痛絕的，更是爲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因爲虎有一股雄威，而且據說其威有三，不論什麼人，一攖老虎威，沒有不傷身失命的。所以誰也沒有膽識，敢以觸動老虎之威，所謂虎威不可以侮，正是這一逼眞寫照。假定有誰要去和老虎碰一碰，那無異是拿自己生命開玩笑！

老虎所以令人可畏，主要在於牠的威猛，當牠張牙舞爪的，要向吾人撲來時，立

即嚇得全身骨軟筋酥，失去了一切可能的抵抗力，豈不成爲老虎的豐盛一餐！試問如何逃脫你的生命？正因猛虎令人見了喪膽，所以一聽說何處有老虎，人們都會奔走相告，提高大家對此警覺，甚至集合大家力量，或將老虎予以驅走，或將老虎予以撲殺！

不論老虎是怎樣凶猛，唯在深山大谷之中，才能發揮牠的威力，設若一旦進入平原，牠的威勢就會失去，所以有「虎落平陽被犬欺」之說。如果豢養在動物園裏的穽檻之中，更是一點威猛亦發不出來，到了肚子餓的時候，還會搖尾乞憐求食，即或有時發起虎威，亦衝不出穽檻以外，過不一會兒，仍然乖乖的，過牠被豢養的虎牢生活！

虎是凶猛的獸類，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一般的人們，在日常的生活中，不特不願見到虎，甚至不敢講到虎，因而我國的民間，向來有一句俗語，就是「談虎色變」。虎的令人可怕，到了什麼程度，於此可以想見。這也難怪人們這樣懼怕，小說中說，虎若「三天不食人身肉，擺尾搖頭自銼牙」，是則牠見到人，豈肯放過之理！虎在獸類之中，雖說窮凶極惡，見到人就想吃，甚至被人描繪爲：「抬頭呼風，

天上飛禽皆喪膽；低頭飲水，水內魚蝦盡亡魂」。至於人被老虎吃掉，死後還要爲虎服務，逃脫不了虎的掌握。但以佛法來看，虎也有人性的，亦可有佛性的，不必相驚相怕的，如所傳說的可怕。只要吾人無意去傷害牠，牠亦不致非吃掉吾人而後快！

當然，說動物具有人性和人的性格，在過去會被人指爲妄談，亦被認爲是最不合科學，像佛教禪宗大德說狗子有佛性，就爲一般世人，特別知識份子，不能予以首肯。可是到了現代，先進科學家們，對幾種高等動物的行爲，經過一番縝密觀察研究，將一向以來的看法，完全予以改變過來，認爲高等動物，確具人類所表現的惻隱行爲！

一般將虎狼都看成可怕的獸類，所以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說。狼的不是善類，當然也就可知。可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動物行爲學家赫拍，對遙遠地區的狼群，進行研究兩年以後，發現了人所從來沒有見到過的事實，就是一群野狼，不但在洞穴中撫育幼狼，而且在出獵前，集合一起嗥叫，並向首領致敬。同時他還發現：一隻黑色的大雄狼，每晚從河床爬上來，溜進一座木屋門內，將一塊大肉餵牠受傷的同伴，直至受傷的狼痊癒，能夠回到狼群爲止，這不是狼所表現的人的惻隱行爲

是什麼？所以任何凶猛的動物，在牠們同類間都互相關懷！

其實這在佛法中，一向都作這樣看，認爲一般所說的慈愛，不僅是人類所共有的，實爲諸有情所共具的，就是極爲殘忍的老虎，亦同樣的具有慈愛心。如古德詠虎詞說：「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這是多麼有力的生動的一個描寫？而從這個描寫中，證知凶猛的老虎，亦有牠父子之情，彼此相互關照的！

凶猛殘忍的老虎，「三天不食人身肉」，雖說牙癢癢的，感到極不自在，但爲「萬物之靈」的人類，果能以善意的對待牠，牠亦會對你很友善的，所以有時見人就要吞噬，實亦爲了自己生命生存。如馬戲團裏的馴獸師，面對他多年馴熟的老虎，不特不會對他有所傷害，而且極自然的受他指揮。再如動物園裏的豢獸師，終日爲牠的生活而服務，每天一見到他送飲食來，或是來爲牠清潔住處，虎總是很客氣的對待他，很少撲到豢獸師的身上，給予他的一個致命傷害，證知百獸震恐的猛虎，未嘗沒有牠善良一面，亦即本具的慈愛之性，並未完全的泯滅不存！

佛教所說的降龍伏虎，固是膾炙人口的掌故，就是很多的高僧大德，亦經常的與

虎群爲伍，甚至與虎生活在一起，有人以爲這是宗教家的點綴，以顯示高僧的法力不可思議。殊不知這是以慈悲心，懾伏老虎的最勝方便，並不是爲了宗教點綴，更不是文人能捧高僧，而是的確有其事實的，如沒有一點事實存在，文人怎可以隨便亂道？深山窮谷中有老虎潛藏，特別是在古代那個時候，這是誰也不能予以否認，一個僧人在深山中修行，如果沒有相當深厚道力，處處自然流露慈悲心行，鮮有不爲餓虎之所裹腹！老虎與高僧的相處共住，顯示兩者皆具慈愛心性！

站在一切衆生皆本具有慈悲心的這一觀點來說，猛虎與高僧相處得互不侵犯，我以爲是件極自然的事，並不是什麼大奇特的事，一般人所以覺得很奇特，不過很少看到這現象，而且以爲是不可能的。爲了使大家生信起見，亦即顯示高僧大德們，確有這樣非凡的德行，現我從高僧傳的記載中，舉出幾位高僧與猛虎相處的事實來一談。

在中國隋末大亂的時候，有一位住在揚州安樂寺的智聰禪師，是位極有道行的高僧，由於世亂的生活不安定，雖經常的數日不食，但誦念法華經不輟。在他誦經的檯旁，常有四隻老虎圍繞，好像與他一同修行。說來眞難令人置信，就是禪師用食的時候，老虎亦樂意的隨之用食，設禪師不用飲食的時候，老虎也就學他一樣的不食。

禪師不食，有法樂和禪悅的支持，並不覺得怎樣饑餓，可是老虎一連數日不食，不免影響生命的生存。禪師見到這種情形，很憐愍的對老虎說：「我的壽不會太長，不用飲食沒有關係，你們爲什麼亦不吃，這裏有的是飲食，還是吃點比較好」！身旁的老虎，似知禪師意，一直的搖頭，不願意進餐，試想老虎多麼的識得人性和曲順人意？

當老虎與高僧都在關懷對方的時候，忽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翁，腋下夾著一隻船來到他們面前，很客氣而又很誠懇的對智聰禪師說：「你是一位有道高僧，應當以法度化衆生，靜坐這兒不是辦法，如你願到棲霞地方，長期居住弘法利生，那就請你趕快上船，我會送你到目的地」。聰師聽了，覺得未嘗不是辦法，於是就想上船而去。不意就在這個時候，與他爲伴的四隻老虎，滿面流著熱淚，大有依依不捨的情勢，聰師覩狀，亦覺不忍，就對四隻老虎說：「我的這次離去，目的是爲度生，很多苦惱衆生，需要我去救濟，不去有失慈悲，你們如果願意，亦可與我同去，我們相處這麼久，實不忍離開你們」！老虎聽到禪師這麼說，也就欣然的與禪師同乘船去。

但不思議的事出現，就是船到南岸，老人忽然不見，不知去向那裏，禪師知道這是佛菩薩的示現，所以就領四隻老虎，安住棲霞山的舍利塔中，終日精進勇猛的修行

辦道，道風很快的傳播出去，聞風而來歸投的甚衆，達到弘法利生的目的，沒有辜負那位八十多歲的老翁。

隨伴禪師在此在彼自行化他的四隻老虎，不特與禪師相處得融洽無間，沒有半點要想侵害禪師的意念，簡直可以說是禪師的護法，前後左右的保護著禪師，讓禪師安心的自行化他。如果禪師沒有高度的德行，或是猛虎沒有相當的人性，怎麼能夠做到這樣互相體貼，互不侵犯？

再如梁晉安王的時代，有位有名的法聰禪師，居常靜坐修禪，而所坐的是繩床，不是一般的木床。可是每當他在坐禪時，繩床的兩邊各有一老虎，既好像是陪他坐禪，又好像是在保護他，眞是馴伏得不得了。有次梁晉安王來禮謁禪師，當走進堂內時，發現兩隻老虎在禪師左右，嚇得不敢向前進，眞是進退維谷，不知怎樣是好，法聰禪師見這情形，立卽以手按頭著地，令老虎們緊閉雙目，然後請王到己面前，安王才得向師展禮！

賓主經過寒暄以後，晉安王表達來意說：「我們所住的境內，近經常的鬧虎患，致人民深感不安，大家得知禪師德行高超，今見老虎侍奉左右，眞可說是名不虛傳，

懇請禪師救救地方人民，以爲人群消滅虎麼，立卽入於禪定觀察，說來又是不可思議，過了沒有一會兒，突有十七大虎來，禪師出定爲牠們說三歸五戒，告誡牠們好好守本分，勿犯此間善良百姓，免得大家惶惶不安！

禪師對老虎說歸戒後，復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老虎的頸項上。同時對晉安王說：「現在你可回去，滿了七日再來」！到了約定的日期，晉安王特來設齋，供養僧衆，可是到受供時，繫有衣布的諸虎亦來，同樣給牠們飲食，並爲牠們解去衣布，從此不再有虎爲患。過了沒有多日，有窮凶極惡的賊黨數十人，來聰禪師的住處，擬劫取所施的財物，遇到猛虎在路中怒吼，攔住賊黨的去路，使得賊黨不敢前去搶劫，更可證明老虎具有善良的人性！

諸如此類的高僧與猛虎的共同生活，彼此始終保持親密和友善的關係，在高僧傳記載著的，可說到處皆是。由於這些都是事實的記載，而且有爲當時人所親見的，抹煞既抹煞不了，否認亦否認不得，所以一般文人學士，特據具體事實，爲之歌誦讚美，那裏可以說是吹捧？如以爲這是文人捧高僧，或以爲是宗教界的點綴，才眞離譜太

遠！

老虎凶惡殘暴，確實是不錯的，但有牠的我們現在是人，當然具有人性，以爲人是萬物之靈，殊不知號爲萬物之靈的人，內在亦帶著獸性的成分。「如人的性格發展到極其分別的」。如一個喪失人性，背信忘義，殘暴酷毒，喪失人性，這與禽獸是沒有動輒進行最殘酷的大屠殺，不是殺掉你的頭，就是斬斷你的腰，或不將你置於死地，而折磨你不成人形，還有一些狠心腸的人，有時給你一個極爲溫和的笑臉，有時對你進行無情的追擊撕殺，諸如此類，不是猛虎的獸性是什麼？

有人說現在是個空前瘋狂的時代，人類正隨時隨地排演最殘酷的殺戮慘劇，有將地球上的人們消滅乾淨的可能，諸位想想看，這不是泯滅人性發展獸性是什麼？這不是比一般人所畏懼的凶惡猛虎更爲可怕是什麼？所以當這虎年開始，雖有人從歷史發現，多次世界人類災禍的發生，甚至要吞噬人類的不幸大事，都是在虎年出現，而且剛好是甲寅的虎年，於是有人推想這個虎年，世界可能又將面臨嚴重事件的發生，因而惶惶終日不能自安！其實這不是什麼虎年的問題，關鍵仍在世界上的每個

人，如何處理及改善個己的心性問題。

佛法認爲人具有人的人性，亦有衆生的通性及特性，站在修學佛法的立場講，最主要的一個前提，就是重視人性的合理化，本於佛法的人生正行，淨化自己的善良人性，使人性的充分發展，從而使本有的覺性，亦徹底的開顯出來，終於達到成佛目的。世界自然光輝燦爛，人生自然清淨瑩潔，到了那個時候，還怕什麼虎年？在未到達這個境界以前，我們人類特別是衆生所共有的特性，應儘量的設法使它減輕，進而對它無所保留的揚棄。最後，恭祝諸位人性得到淨化進展完成，圓滿福慧兩大莊嚴！（寬嚴記）

防止犯罪的根本之道

——佛曆二五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講於佛教居士林——

犯罪問題是現代世界的一個嚴重問題，不僅成爲我國社會最爲熱門的新聞，亦爲世界各大都市所最沸騰的新聞，換句話說，犯罪浪潮已經席捲了世界各地，使得各國大多數的人民，陷於罪惡深淵中無以自拔，不免令人大有末日來臨之感！不信，請閱每日新聞報導：不是這裏有了謀殺案的發生，就是那裏有了械劫案的出現，不是這裏鬧著罪大惡極的輪姦案，就是那裏發生不可饒恕的欺騙罪。諸如此類的犯罪行爲，都是佛法所要絕對禁止的殺盜淫妄的重戒，而世人偏偏要向這四方面恣意發展，犯罪慘劇怎不在這黑漆纏繞的世界舞臺，層出不窮的一幕一幕的上演？所以如何設法遏止各種罪惡的泛濫，自是成爲今日社會的一大課題，否則，人類社會就將成爲罪惡重鎮！

要想遏止罪惡泛濫，首當了知罪惡根源，如不從本源處著手，罪惡無法予以遏止。講到罪惡本源，一般宗教及諸學說，雖有各種說法，但以佛法觀點言，只是一個「

欲」字，在身心的內在，起著推動作用，亦卽以欲爲造成各種罪惡的根源。因爲人類不但有欲，而且還是欲望無窮，總是無休止的欲求一切。俗語有說：「人生萬事不離欲」；心理學說：「唯欲支持生命生存」。可見「欲」爲人生現象中，最爲原始的原動力，吾人的一切行爲活動，無不直接或間接地基於欲望而行，如離開欲的推動力，敢說人們沒有一事可以做成，吾人對於欲之所以爲欲豈可忽視？

進一步說，不特現實人生的一切活動是基於欲，就是衆生在生死輪迴中不得解脫，亦由於强有力的欲之所繫縛。佛在經中開示輪迴之因時，曾這樣明晰的告訴我們說：縛諸衆生於生死中輪轉不息，據我所見到的唯是欲縛，除了欲縛，更不見有一縛縛諸衆生。不但佛說生命現象由於欲，印度奧義書中，亦說「人是從欲而成立的」。甚至有些大哲學家，亦說生命的本質在欲。這末說來，如說欲爲人生問題的出發點，並不爲過。因在一般的人事現象裏，不論什麼事情的發生，固決不能離開欲，就是在世界舞臺上，生命的換來換去，亦是離不開欲的。

從某一方面說，欲並不是完全不好的，像佛法所說的善法欲，就是向上、向善、向光明的動力。如沒有這善法欲的推動，人們不會走上人生正道或佛法大道的。且經

論中還說到「欲爲勤依」的這話，就是對自己所好樂的善事，認爲那是暢適自己本懷的，或會自己可得身心解脫的，不期然的就會自發自動的精進勇猛的去做，並熱望這個善事很快就可得到成就，不達到目的決不中止，是則所謂善法欲，不特不爲佛法所排拒，且是佛法所要引發生起的。但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就是這個爲信修趣證重要因素的善法欲，一般人固然對之非常生疏，是以佛法說到欲時，每重於染欲方面，並認欲是不好的，能繫縛衆生在生死中，應予以極端的厭離！

欲是內心所起的一種希求，並對所希求的求其滿足，而勤求無窮的欲望，像這樣的欲求，如向物欲發展，自然是染法欲，爲佛法所斥責。因欲是不可縱的，過於在這方面發展，就會發生種種問題。世間財物以及吾人所求的一切，不像空氣那樣的，可以予取予求的取之不盡，如果不能如吾人的所求，就不免產生重大的痛苦。義品說：「趣求諸欲人，常起於希望，所欲若不遂，惱壞如箭中」。這從有所求的人，在態度上的表現，可以明顯看出的。不但在求的時候，無法得到或滿足自己的所求，會覺得痛苦不堪，即或有時眞的如求所得，亦不一定就是快樂，因爲人

類的欲望，永遠是不能滿足，當初得到某種所求時，或以爲是夠了，但不旋踵之間，就又生起另一種欲望，希望得到更理想所要得的，所以人總是無止境的苦苦追求不已，那有什麼快樂可言？

再說人們對於物欲的追求，不是那個人如此，而是人人如此的，俗語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這意思。既然人人都有他的欲求，到了彼此欲求相碰時，就會誰也不讓誰的，發生你死我活的鬥爭，於是社會問題也就跟著而來。不特無關的人，爲欲相諍相鬥，就是親如骨肉的家人，到了緊要關頭，亦會爲欲相諍不讓，甚至打得頭破血流，這在現實世間隨時隨處可以見到的。佛陀深深的了解這點，所以於中含苦陰經說：「以欲爲本故，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親族展轉共諍，更相說惡，況復他人」？從欲出發所產生的人世間的鬥爭，能說不刻畫得入木三分？誰又能夠否認這一血淋淋的事實？我佛對於人類各種問題的考察，認爲人們所以做到六親不認，根本在於無窮之欲，不得不說這是我佛的如實知見，我們更應體認無限的欲求，對人世間的糾紛關係多麼重大？

現實社會各個問題的發生，固然是以欲爲本的，就是世界大事如國與國間的戰爭

，又何嘗不是由欲所引發的？中含苦陰經接著說：「以欲爲本故，王王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因共相諍故，以種種器杖轉向加害，或以手撲、石擲，或以杖打、刀斫」。世界兩次大戰的爆發，進行無情慘烈的狂殺，或是進行不斷的鬥爭，其殘酷的程度，可說歷史空前，天地變了顏色，不是早爲我佛之所透露？因爲世界無數次的國與國戰爭，不論其程度大小，都是爲了掠奪豐富的資源，或是爲了兼併弱小的領土，所謂正義之戰，只是說說而已。如各國的統治者，沒有貪得無厭的欲求，世界怎會發生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的戰爭？正因王王有著無窮無盡的欲望，所以就接二連三的發生慘絕人寰，泯滅人性，屠光殺盡的世界大戰。

人類所追求的物欲，雖有無量無邊之多，但佛法將之歸納起來，一般總是說爲五欲，如常講的色、聲、香、味、觸的五種可意境界，對這發生喜樂希求，念念不捨有所耽著，說名爲欲。如是五欲有股力量，誑惑世間一切凡夫，令其對之深生愛著，所以其過患是很重的，經中有時將它說爲地獄的五條根。意顯吾人爲這五欲塵境迷惑，不能看破它，識透它，反而對它作無厭的追求，將來必墮地獄無疑！色等五欲的過患，平時常常講到的，現在不去多說它，只將財、色、名、食、睡的五欲中財、色提出

來談談，以示今日社會犯罪泛濫的兩大動因。

可尊可貴的金銀財寶，世人沒有不愛著的，特別是現在這個時代，各大都市的絢爛繁華，可說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論是見到或聽到的是踏進社會的每個角落，不給人以極大的誘惑，總想對這科學賜於人群的高度物質文明，好好的快樂的享受一番，爲了享受時代的物欲之樂，不得不拚命的向錢眼裏鑽，因爲沒有相當的金錢，以供自己的揮霍運用，要想享受現代都市的物質生活，誰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於是想盡種種方法弄錢，錢一到手，就又「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亂花亂用，根本不知如何對金錢的愛惜，以致造成個人生活的糜爛，敗壞社會良好的風氣，到了逼不得已時，爲了生存欲的驅使，爲了享受慣了不勞而獲的物質生活，最後只好鋌而走險的踏上犯罪一途，爲社會製造許多無法解決的頭痛問題。

如現在所常發生的勒索、搶奪、盜竊、械刼，甚至爲謀財而分屍，都會傷天害理的做出來，於是各種犯罪的案件，就在社會上繼續不斷的出現，而社會的安寧也就成爲問題。說實在的，做人如果什麼都從怎樣得到金錢心理出發，沒有不爲外界的物欲所誘惑，亦沒有不造成彌天大罪的。證知現社會的很多犯罪行爲，是由追求物質生活

妄求金錢而來的。所以一個只知如何滿足己欲望的人，一味不擇手段的唯利是圖，還會顧到什麼仁義道德？更那裏知道什麼叫做犯罪？自然而然的把心一橫，什麼寡廉鮮恥的罪惡之事，都會無所顧忌的大膽做出。

世人所以不惜犯罪以求金銀錢物，最大病根在於一個貪字。且以謀財分屍說：不論平時是個怎樣有著親屬的關係，或是怎樣極爲親密的好友，一旦見到對方著大把的金錢，或是爲了金錢發生爭執時，什麼親屬之情朋友之義，都會忘得一乾二淨的放到腦後，要解決你的生命就解決你的生命，決不再念什麼情誼的，其心腸的狠毒，甚過毒蛇猛獸！可是他就沒有想到，當支解他人的生命體時，已爲自己造下了無間重罪，死後墮入地獄受萬死萬生的痛苦，就是在現法中，一旦事發敗露，亦要受國家法律的嚴厲制裁。這是因果的定律，無法可以逃避的。

不幸世人昧於因果的事實，或對因果之理的根本不信，甚至誤以爲這個生命結束了，就與草木同腐，什麼都成過去，還有什麼可畏？所以狠起心來，只要金錢到手，什麼都可以做。此從新聞報導中，亦可得其中消息。假定做人能對因果深信不疑，任你怎樣要他將刀砍下，他也決不敢動一動手，任你怎樣鼓勵他去械刼，他想想也是不

肯幹的，因爲這不是開玩笑的事，而是一報還一報的，決不可能讓你逍遙自在的，血債血還，錢債錢還！但是當今之世，一般自以爲時髦的人物，不特不能深信因果，反譏因果說爲迷信，於是爲求錢財而造萬劫不復的重罪。

生命生存在這世間，不能沒有它的生活資具，或作生活資具媒介的金錢，沒有就不能繼續生存，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所以做人謀取錢財，自亦不是厚非的事。問題看你錢財是怎樣來的。一般俗人，如依正常的職業而謀得資生物的具足，不但是應該的，而且是合理的。況且世間一切正當的職業，都可取得生活的來源，理當從事正當職業以自營生。假定以不正當的手段，從貪污、敲詐、剝削、欺騙，或械劫銀行，或擋路搶奪，或監守自盜，或竊取公款，或謀財害命，或分屍支解，是都非法的取得。以佛法說，這不但是要不得的，而且構成重大罪惡。

現實世間是有種種不美滿的，貧富懸殊現象的存在，亦是不可否定的事實，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雖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站在佛法的立場講，富有者的過去培植固然是一原因，現在的不斷努力亦是一大要素。貧窮者是由過去未曾惠施的結果，現生的不求上進自亦是一大原因，所以什麼都看自己怎樣做來做決定。因此，人生在世間

，以佛法來說：金錢的貧困不是眞正的貧困，內心的貧困才是眞正的貧困。物質的缺乏不是眞正的缺乏，德行的缺乏才是眞正的缺乏。怎可爲了物質生活的享受，去求不應得的非分之財，致使自己成爲人人所不齒的罪犯？

可愛可悅的男女色相，世人沒有不染著的，特別是現在的這個時代，由於色情的到處暴露，益發使人心旌搖搖的不能自主，無時無刻不在作著熱烈的追求，甚至梯山航海，披星戴月，往返奔走，以求達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卽或由此犯罪亦在所不惜。中國古語說的「萬惡淫爲首」，可以爲此作一佐證。是以對於男女形色的互相染著，愛戀，實是各種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不特色情本身是罪惡之源，有很多的凶殺案，亦由追奪女人而來，這從社會新聞中，可以屢屢見到的。還有爲了愛著女色，博取女子的歡心，在女子身上用錢用得過多，無法供其無限制的揮霍，終於走上貪汚、盜竊、詐騙等的一途，是則所謂爲求錢財所發生的犯罪案件，亦類由色欲而來。或有一些無知的女子，吃了一兩次男子的虧，爲了對他採取報復，終於陷入罪惡網羅，受苦受罪的還是自己。俗語有說：「十件犯案九件姦，只有一件爲錢財」。是則今日各種犯罪案的不斷發生，能說不是由於男女關係的放縱所促成？

如被視爲超級强國的美利堅，在科技各種方面的進步，固可說得上是第一流的，但犯罪案件的激增，亦不得不把它列居世界的第一位。美國是個富有的國家，美國人的生活不成問題，爲什麼會有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發生？追究起來問題很簡單，由於男女關係的太過隨便，以致造成犯罪案件的直線上升，誰也無法予以遏止！加上時代的所謂嬉皮女之流，盡量穿著奇裝異服，或是暴露自己肉體，於是促人想入非非的，自然而然的就去犯罪，證明性的放縱爲犯罪日益增加的最大根源。色情狂流如不遏止，犯罪禍水還要更加泛濫，有心世道者不得不特別注意。

以佛法說，色欲不僅爲犯罪的最大根源，亦爲種種煩惱擾亂所住之處。吾人的一念心，如終日著於色欲，不特無由近於聖道，身且會被欲火燒壞。經說：「色如熱金丸」，不論什麼人，看來都喜愛，但絕對碰不得，如一碰到就會被燒。是則色欲的禍害，實比洪水猛獸，還要令人可畏！如頻婆王爲貪愛色欲，不顧國家社稷的重大，甘冒極大的危險，身入敵國的境內，去與淫女阿梵波羅纏綿。優塡王以愛樂色欲的關係，竟然大動肝火的，截去五百仙人的手足，造成不可挽救的重大罪惡。色欲的誘人犯罪，在在處處都是，吾人能不爲之警惕？

中國古人說：「則知淫人之流毒，實較之殺人更大，而淫人之造孽，亦較之殺人更重」。又說：「淫人一身，無異殺人三世」。原因殺人只不過殺其一身，但如敗壞一人的節操，不特使其醜聲遠揚，而且使其一門中人，無不感到高度的羞恥，心痛猶如刀割一樣的難受！而且在欲海中翻滾的每一個人，無一不是爲恩愛奴，作色情魔，汝愛我心，我愛汝色的恩愛酬繆，曠劫相續無有了期，豈不成爲生命的一大痛事？當知愛欲的味固然是最深的，而愛欲的過患亦是最重的，所以人類男女色欲的相纏，成爲社會犯罪的嚴重問題。如是泛濫成災的色欲過患，應該予以有效的遏止，否則，人類勢必在欲海中沉淪無以超脫！

中國有人說：「世間唯有財、色二者，最是迷惑人，最敗壞人」。這是一語道破的至理名言，值得每個人無時或忘的記取。試看世間多少傷風敗德的事，由此而引發的？世間多少重重罪惡的事，由此而造出的？所以要想遏止犯罪洪流向社會的沖擊，不得不從財、色這兩方面，予以强有力的著手。人類如不覺醒財、色禍患是怎樣的廣大，自發自動的對之有所節制，反一味的在這兩方面作無限制的發展，認爲唯有如此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那就不論有多少有心人，高呼如何防止犯罪的發生，犯罪行爲不

特不會因此而減少，且極可能變本加厲的花樣百出的，更多犯罪案件表現出來，使得社會更加紊亂不安！

爲什麼問題會這樣的嚴重？當知財與色的兩者，的確是導人犯罪的根源，是誘人作惡的魔鬼，是使人墮落的禍首，是以眞欲防止現實社會種種犯罪行爲，我以爲嚴格控制財、色二欲的泛濫，實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當知人的貪心是很大的，對於金錢及物欲的追求，總是求之又求，從來不知滿足自己的心意，自然就會打歪主意以犯罪！應知人的欲心亦是很大的，對於色欲的愛好，亦是無有厭足的，而且喜新厭舊的，不斷的追求歡樂，於是什麼荒徑怪誕的醜惡淫事，都會不期然的任意做出，甚至殘暴淫虐，無所不用其極，犯罪浪潮當就滾滾而來！佛法認爲財、色爲罪惡淵藪，唯有看破識透他們的眞面目，方不致於爲其迷惑而犯罪！

貪求財、色既是罪大惡極，要想世人對之不妄貪求，最有效的辦法，當時曉以因果之理，告訴大家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的定律，應各安分的做個像樣的人，不得妄事追求，如是，犯罪問題就可獲得理想的解決。進而告訴人們所追求的欲樂，只不過是欲具，假名爲欲而已，並不是眞正欲，眞正的欲還是吾人內心的貪，所以經說：「世

諸妙境非眞欲，眞欲謂人分別貪」。煩惱欲，才是眞正的欲體。因而果不爲欲而犯罪，不但呵欲、厭欲、離欲，最根本的還是在斷煩惱欲。煩惱欲眞的得以斷除，犯罪案件自然不會發生，社會就會安寧，世界也就太平！（寬嚴記）

獅城演說集

求生淨土與創造人間淨土

——佛曆二五一九年爲佛教青年弘法團慶祝十週年寫——

衆生的存在，是存在於所佔領的空間之上，衆生的活動，是活動於廣大的空間之內。任何有生命的動物，高級的也好，低級的也好，他的生存與活動，是在一個一定的環境之中，決不能兩脚掛空的無所依住。所以空中飛的，陸上行的，海內游的，一切不同類型的生命，莫不有他生存的天地。不特世間的衆生如此，就是佛菩薩亦然。

依佛法說，能活動的生命是正報，所活動的場所是依報；正報名爲有情世間，依報名爲國土世間；國土世間有淨穢的差別，有情世間有苦樂的不同。吾人發心依照佛法修學，所要做的事情，雖說有無量無邊的那麼多，但若把它總括起來，實不外於「淨化世間以進趣出世之寂滅」。

以淨化國土世間說，就是將那穢惡的世間淨化爲清淨的世間；以淨化有情世間說，就是將那苦痛的身心淨化爲快樂的身心。如要將這兩大任務達到圓滿完成，主要工

夫在於做到一個「淨」字，而淨之所以爲淨，在於內心的清淨。印順論師根據經義，曾經說了這樣的四句話：「心淨衆生淨，心淨國土淨，佛門無量義，一以淨爲本」。可見佛法的精義在一「淨」字。是以修學佛法的行人，應在如何做到「淨」字這一點上痛下工夫，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

不過，由於衆生的根性不同，喜愛不同，對於清淨所下的工夫，自然也就有所差別。

如小乘根性的有情，見到人世間的充滿的苦痛，乃積極的要求滅除無始來的惑、業、苦的三雜染，入於滅身情智的清淨涅槃宮中，不願再在這穢惡，不發生任何一點興趣。

大乘行者不然！菩薩以爲：個己的身心清淨，固然是很要緊的；國土清淨的工作，也不可絲毫忽略，所以大般若經說，菩薩在修行的過程中，是「攝受大願無邊淨土」的。因爲，菩薩以救度衆生爲本，爲了攝化無邊的衆生，同來修學佛法，必先爲衆生造成一個理想的美滿環境，是以如何淨佛國土，就成爲菩薩的重大任務。

這麼說來，佛法的修學者，可以常作這樣的反省：我之學佛，是專爲個己的身心清淨？還是兼爲求得國土的清淨？假定只是爲了自身的清淨，老實不客氣的說，那你就是個自了漢，不能完成學佛的最高目的，假定從自身的清淨，進而做到國土清淨，那你的所行所爲，就與大乘精神相應，最後必能達到成佛的最高目的！

這樣說來，我們知道，淨土思想與大乘佛法，是有著深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印順論師的淨土新論說：「淨土的信仰，不可誹謗，離淨土就無大乘，淨土是契合乎大乘思想的」。淨土信仰既深契乎大乘佛法的思想，那他當然也就成爲佛法中的一極重要法門。所以淨土法門，在中國佛教界流行得極廣，並且早已深入了民間。

但是由於彌陀淨土的偏頗發展，致使一般佛法行者，只知有彌陀淨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再也不知有其他淨土。如是，從重視西方淨土而產生一股逆流，就是根本否定有西方淨土的存在。其實，過分強調彌陀淨土，是怎樣的方便、直捷、簡易固不必，至於根本推翻，卻也大可不必。總之，這兩大思想流，都是有所偏的！

有很多重視淨土的行者說：佛法之所以值得信仰，就是由於有淨土思想，如果沒有淨土這一法門，佛法也就沒有什麼可信仰和值得學習的了。這雖說得過火一點，但

並不是沒有它的部分理由。現我敢以肯定的這樣說：佛法所說的淨土，絕對是有的，不如一般所想像的是烏托邦，假定這樣想，那他根本沒有了解佛法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我得告訴諸位的，就是佛法所說的淨土，不限於西方淨土，佛在經中開示吾人，是「十方淨土隨願往生」的。我之所以說絕對有淨土，一方面固是仰信如來的所說不虛，一方面也是從事實上所獲得的確信。

諸位要知道，世間的一切，從緣起的觀點去看，沒有那一樣是絕對的，一切無不是相對的存在。根據相對論來講：現實既有穢惡的國土，必有與之相對待的清淨國土，誰也不可武斷的說，無盡虛空中的無邊世界，每一國土都與我們娑婆世界一樣是穢惡充滿的。

舉最現實的例子說：如有很多的佛教道場，在某個時期內，還是一座齷齪的荒地，待經過人工改造建設後，居然成了一座巍峨莊嚴的道場。雖說外在的環境，還是那樣的濁惡，而道場內的環境，却可說是清淨莊嚴。

又如一座美麗的花園，如有人在那兒整理清潔，自然成爲遊人嚮往的好去處。假使因了特殊因緣，沒有人去照顧它，讓它蔓草橫生，任人便溺，不久必會成爲一塊污

穢的荒地。可見淨穢完全在於有情的如何去行。

如我們現在所住的這個世界，人人都知道是個濁惡世界，可是到了彌勒下生成佛時，本來不淨的此土，却轉爲清淨國土；後來由於彌勒的入滅，人心又漸漸的三毒熾盛起來，本來清淨的這個國土，就又漸漸的變爲不淨，可見國土的淨穢是隨有情的淨穢而來。

印度是娑婆濁世的國土之一，不特古代是很骯髒的，就是現在也還很汚穢的。但維摩經裏告訴我們：維摩詰居士所住的毘耶離大城，儘管是雜染不清淨的，而維摩詰的家裏，却是一塵不染的淨若天宮。法華經裏又告訴我們說：「娑婆世界坦然平正，其諸菩薩咸處其中」。如來壽量品更說：「神通力如是，於阿僧祇劫，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穩，天人常充滿。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衆生所遊樂」。從這看來，所謂淨土，並不離開穢土，卽在穢土之中，寓有清淨國土，問題在於我們自己怎樣去做。

話雖這麼說，可是事實上，我們所住的國土是一濁惡的國土，必須予以合理的淨化，始能改變它的面貌。不然，我們身處在這世間中，四週圍的環境，總是逼惱著身

心，不能獲得身心自在。是以怎樣建立人間淨土，實爲當前佛子的重要課題，無可否認的，當前這個世界，不但充滿穢惡，而且太過險惡，重視淨土的行者，決不能一走了事，必須本於佛法的悲願，爲這個世界多多設想，唯有將這世間轉化爲淨土，人類才能獲得安全美滿的生活，不致爲這世界的動亂，而感受生存的威脅！當今人類生活在恐怖中，原因就在於沒有安定的理想環境！

佛法所說的淨土，不特重視外在國土的淨化，而尤重於有情身心的淨化，如果身心不能得到淨化，外在環境不論是怎樣的淨化，居處其中的有情，仍不能得到安寧。怎樣才能得到有情的身心淨化？印順論師在淨土新論中說：「衆生身心的淨化，做到無我無我所，這決不是由於發展自我，而從嚴密的統制中得來。從佛法的立場看，世間一般的思想，都是從我我所出發的；所以都難於達到理想的境地。佛教的淨土思想，是應人類的共同要求而出現的，而達到淨土的理想與方法，和世間的一般思想不同。即佛法是在無我無我所的磐石上，去實現自由平等的淨土」。

像這樣一個平等自由的淨土實現，不能寄望於專心求生淨土的行者，亦不能寄望勤求解脫的老修行者，唯有寄望於富有朝氣、熱血沸騰、精力充沛、至誠創造人間淨

土的佛教青年。因爲佛教青年有股直往無難的毅力，不完成人間淨土的創造，誓不中途而止的。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團，本此願力而成立，迄今已十週年，在這十年當中，始終不懈的以弘揚如來大法爲職志，以創造人間淨土爲唯一的旨趣，確實爲佛教做了不少有益人群的事業，誠是難能可貴！爲了檢討這十年的成果，策勵未來的更爲精進，乃出特刊以紀念之。索文於余，特草此文以爲隨喜。